

刊叢記傳人名界世

甘地自叙傳

譯松天張



行印局書界世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0934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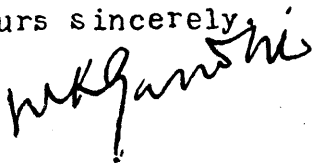
影合蘭羅曼羅與地甘
(年一三九一)

Ashram,
Sabarmati,
7-12-28.

Dear Friend,

I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and
the booklet containing the translated
collection of my writings.

Yours sincerely,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cursive script, which appears to be 'Mahatma Gandhi', written in dark ink.

名簽其及函文英地甘

序一

牛若望

張君天松，近譯「甘地自敘傳」，關於甘地畢生爲印度的自由解放而奮鬥的生活，在他的自傳中有極詳盡的敘述。張君致力文化工作有年，去年他主持南京益世報編務時，與我朝夕相見，我們會計劃審照我國現社會的需求，擬從事著譯若干有系統及有價值的專著，惜限於時間，未能實現。張君今在上海紡織界服務，仍以餘暇致力寫作，最近來信要我爲他譯的「甘地自敘傳」寫一篇序。我想：此書問世後，裨益讀者，當不在淺，因爲甘地的生活，可以作我們的師表，他的行動，可以作我們的標準；若要認識甘地畢生整個的生活，思想及行爲，莫如讀他的自傳。張君翻譯這部書的勞績，是值得贊許揄揚的。

我常常想：一個人的生活，思想，和地理環境，傳統文化有很密切的關係。東海有聖人，西海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這固然是一句有名的哲言，但所謂同，同中有異，印度的環境，產生了印度的佛家哲學，希臘的環境，產生了希臘的哲學，中國的環境，產生了儒家的哲學；這是空間的關係。除了空間的關係以外，還有時間關係。即以我國而論，歷代人民的生活不同，思想也有區別；在我國如此，在其他地方亦然；在哲學思想如此，在宗教信仰亦然。

爲研究或批評一種學說，或認識一個人的生活，最要緊的是客觀的看法，而不是主觀的立場；如果用主觀的看法，去批評人，最後只能形成莊周惠施兩個人所扮演的「子非魚」，「子非我」那一套把戲。我說我們批評人，或是研究一種學說，該站在客觀的立場，要竭力避免主觀的立場，但純粹客觀而不帶一點主觀色彩，恐怕是不可能，因爲人多少總有點自私，因此就不能沒有主觀，所以要完全澈底了解一個人的思想，是極不容易

的一件事情。

甘地，無疑的是現世的一個偉人，他七十多年的生活，中間也會經過幾度變遷，他的一生歷史，更值得我們欽佩，他對於印度人的影響，他和世界各國所發生的關係，絕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完全概括的；然而他偉大的成就，豐富的貢獻是導源於他的宗教信仰。

甘地對於宗教有極虔誠的信仰，因為他對於宗教有虔誠的信仰，他胸懷中才有熱烈的情感，他眼見印度人到處受英國人的欺壓，倡導不合作主義，同英國人奮鬥，他一生致力於印度獨立自由的運動，雖然沒有見到印度完全自由而即喪身於槍彈之下，他雖身死，而精神常在，印度人必因着他的死，受到無限的感召，力謀國內的統一，而外求獨立的權利。

甘地雖然是一個虔誠的宗教信徒，他生平是信仰印度教的，印度教的派別很多，他並不沾滯於那一派那一系；就是對於基督，也很崇拜，他對於基督所創立的教會，也會經和基督教的人研討過：「我時常有機會和我的信基督教的的朋友們參加這種內在的辯論，但是他們的答覆，不能使我滿意，因此我不但不當基督教為最完美或最崇高的宗教，我也更不相信印度教是最崇高的。」所謂最完美和最崇高的兩個副詞，我們不能知道在甘地心目中，究竟作何解釋。不過在普通的看法，很容易明白。那麼現在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問題，我們信仰宗教，是不是認為那個宗教是真的，因為宗教所追求的，該是至高的真理，否則宗教便失掉了它的價值。在甘地的心目中，基督教既不能滿足他的要求，印度教他也不承認是完美的，那麼也就沒有什麼宗教可以使他完全滿意的了。無怪乎他對基督教在若干點上他都不相信。他曾經說：「我奉行的是服役的宗教，因為我思想過，只有用這唯一的法則，可以獲得上帝，服役這一個名詞，在我是當作服勞印度的解釋。」他這個服役的宗教，可以說

根本不是宗教本身，而是宗教用以獲得目的的方法，在這段話裏面，他也說得明白，因此上下文便不免有矛盾。這是一個純憑直覺的情感而不用理智思索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甘地是一個極熱誠的宗教信徒，可是對於不易把握的宗教抽象哲理，尤其關於啓示的宗教深邃的信條，便不易於瞭解，有時憑藉自己的一點理想，發現出宗教理論中，似乎有些衝突，不易了然。因此他在自敘傳八六至八七頁上（指原著），對於基督的幾端基本信條，便不能接受而相信。

「我不能置信；若使不做一個基督徒，便不能得救升天的事實。」這是許多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對於基督教攻擊的一點，他們攻擊是由於不瞭解所謂基督徒一詞的含義。做基督徒，有三種方式：第一是內心和形式上都是基督徒，這是一個真基督徒，他不只內心信，接受教中的各種儀式，而行動也表徵他的信仰；第二是內心是基督徒，形式上不是基督徒，這樣的是在內心裏和行動上和基督徒一樣，只因爲一時分辨不清那一種宗教是基督教，所以不會接受基督教形式；第三種是形式上是基督徒，而內心和行動上則反基督之道而行。無疑的前兩種人，都可稱爲基督徒，第三種人便不能稱爲基督徒。甘地雖然在形式上，不會接受過基督的儀式，在若干基督教的教條上，也沒有接受，但他的內心，和行動上的表現，和真基督徒很相近，能否升天，我們固然不敢下一個絕對肯定的斷語，但可以說他升天的可能，因爲他未曾接受基督教的信條，不是出於惡意，而是因爲沒有機緣，使他接受；——他們的答覆，不能使我滿意。」這是外在的原因，不能歸罪於他。

甘地看宗教是一種服役，而且他把這種服役的對象，只是對他本國的服役：「服役這一個名詞，在我是當作服勞印度的解釋。」他這個服役的對象，未免太狹隘了；耶穌的服役，不是只限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而是整個的人類，「天上地下的權柄，完全交給我，」意思是一切人類，都在他服務的範圍以內，「你交給我

的人，沒有失落一個，「所以基督的精神，充溢了整個世界，這是基督偉大之所在，而甘地則不免於國家思想太深，而不成爲世界主義。話雖如此，但甘地確因着他熱誠的宗教信仰，形成了他不凡的思想，和超衆的行動，我們不能不佩服他崇高的精神。

我們如果再去注意人類的歷史，成大功，立大業的人，大抵是具有極熱誠的宗教信仰之人，耶穌基督無論矣，因爲他非常人，有其特殊情形；古人無論矣，就拿現代的人來說，孫中山先生領導我國民族革命，推翻專制政體，建立共和國，他一生的遭遇，可說是艱苦備至，但他從來不灰心，不喪氣，在無辦法中想辦法，「在無希望中仍希望」，我們只讀他倫敦被難時的一段歷史，使我們景仰他精神的卓越，佩服他胸襟的爽朗，他之所如能如此，實得力於熱誠宗教信仰；他臨逝世時，不只留政治的遺囑，還留下有宗教遺囑，囑咐他的同志同道，繼續與魔鬼奮鬥，肅清人間的魔氛。可惜這道遺囑，不知什麼原因沒有公佈，所以知之者少。再看我們現在全國領袖，國府主席蔣介石先生，他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志，完其未了事功，領導國民軍北伐，奠定國家統一的局面，繼即作全面抗戰，把外患救平，倡導新生活運動，矯正國人習氣，完全納入正軌，這種不屈不撓的毅力，刻苦篤實的生活，也是得力於宗教的信仰；因此他在西安蒙難之後，發表的一篇演說，把他個人得力於宗教的實況，完全道出，他還諄諄叮囑國人要有宗教信仰。又每逢教會節日，他也必作廣播演講，發揮宗教精義，啓發國人宗教信仰。

在我國如是，在其他國家也何嘗不然，現在世界的幾位領袖，大部份是有宗教信仰者。

甘地的精神，固然值得我們欽佩景仰，而我們固有的賢哲，國父孫中山，主席蔣介石，他們的精湛的思想，崇正的品德，都是我們生活的師表標準。我們要接受他們的思想，要全部接受，他們都是篤實的宗教信仰

徒，信仰加強他們的力量，以此力量完成他們偉大的事功。我們要想達到他所期望的目的，這種由宗教信仰而來的力量，是不可忽視的。

三十七年四月四日午若望寫於南京寄廬

序二

楊家駱

當代世界人物中，甘地是最愛慕的一個。因為他是崇高篤切的理想家，同時也是堅苦卓絕的實踐者。異言之：他是哲人，同時也是社會運動者；他是宗教家，同時也是革命者。

一般人以為理想與實踐是永遠相距的兩端，無法使之接近，或合而為一的。在平常談話中，我們時常可以聽到批評某人太理想，某人太實際。或者說，理想雖好，可惜不合事實；或者說，事實如此，非理論所能解釋。李石曾先生有兩句名言：「無悖於理想，最切乎實際。」就是認為理想與實際是可以接近的，是可以合一的。在我則以為如果理想不能見諸實踐，這意念可諡為幻想；實踐不依憑其理想，這行為可諡為盲動。

甘地自喊出「沙蒂雅格刺哈」(Satyagraha 原意為擁護真理。但一般人當牠作不合作、消極抵抗、非武力抵抗等解。其實不合作、消極抵抗、非武力抵抗等，祇是擁護真理，在印度此時此地的一種手段而已。)一語來，信徒雲集，渾所謂「不可觸」的「賤民」也在內。他和他們都立誓不說謊話，不用暴力，不積私財，反屠茹素，從自身的嚴肅生活擴大到領導印度實行自治。對妨礙自治的英帝國斷絕往來，促其覺悟，如抵制英貨，不進英人設立的學校。受僱於英人的印人，都辭職不幹了。他勸人民不穿英布，而自事紡織；他勸人民反對鹽稅，而自造私鹽。這是一種不合作運動，有些人誤會為不抵抗主義，其實是大錯而特錯的。因為不抵抗與非武力反抗，兩者相差甚遠。甘地對參加非武力反抗者的誠條是：不發怒、不辱罵、被擊時不反抗，被捕時束手受縛，決不侮辱敵人。他甚至要他的門徒幫助被不遵命令的印人襲擊的英國軍警。他痛恨暴力，他也痛恨以暴易暴。可是他以為有一樣東西比暴力更壞的，那就是懦弱。一九二一年却利却拉事件發生，有許多暴民燒死

了許多英國巡捕。這一來使甘地大爲震驚，稱之爲「像喜馬拉雅山一樣的大錯誤」，自認感召力不夠，遂實行第一次的絕食，以懺悔誠信未孚的罪愆。此後爲印度教徒與回教徒兄弟鬩牆，絕食了二十一天；爲印度最低階級的民衆被人歧視，絕食二十一天；爲一個女門徒犯罪，絕食二十一天。一九四二年又因爲反對印度總督克里浦斯的政策絕食。此外他爲印度而被英吏捕逮下獄，更非一次。法官在宣讀判決時，起立對囚徒甘地致敬。甘地亦於聞判之後，向法官致謝。近年他深居於印度中部西華格拉姆（意即服務之村）小村的一座茅屋裏。這個小村，是印度鄉村中文盲、貧窮、污穢及疾病聚匯之處，自從一九三七年甘地卜居於此，現在已經成爲模範村了，夜校、紡織班、衛生中心區、科學農場、都極活躍，於是證明了舉世認爲「不可觸」的「賤民」，祇是爲階級觀念的餘毒所封鎖而形成，天下並無真正在本質上不能平等的人！

現在印度已獨立了，這皆是甘地崇高篤切的理想與堅苦卓絕的實踐所獲的果實。今天大公報社論上說，甘地祇實現了民族主義。其實他實現民族主義，不過是在印度此時此地擁護真理的一種表現而已；甘地何嘗忘了比民族更大一圈的世界，又何嘗忘了比民族更進一步的民生。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高揚爲正氣而戰的旗幟，甘地號召一百二十萬印軍助英作戰，死亡達九十八萬五千人。雖然「民族自決」的希望是被騙了，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他仍鼓勵民衆出兵，以助英國從事反軸心的戰爭。在甘地心目中，極權國家是人類的公敵，不能以印度對英國統治的不滿，因而妨礙英國對公敵戰爭的進行。他的擁護真理，見諸實踐，是從個人行爲直到有生之倫，不惟反對人與人間使用暴力，而且反對人對其他生物爲口腹之欲而加以屠殺，所以素食運動，在他是非常注意的。他覺得各個民族，應有獨立自主的權利，在世界上國界未泯滅前，薩克遜民族可有國家，印度民族自應亦有國家。我想他對其他民族，亦具同樣的看法，

不過就他身處之地所能領導的範圍，或第一步應領導的範圍，是印度罷了。甘地對英國是痛恨其帝國主義，不是任何英國人。至於在印度的英國官吏軍警，不過是受命令而執行那政策的人，祇要使他們因在執行上行不通而促起覺悟，也就够了，不必以暴力去殺那些作爲工具而無辜的人。所以他覺得民族革命，是可藉和平而堅定的手段以獲得，不必一定要廝殺一陣，纔覺得痛快。還有，他知道倘組織武力，對付英國，或可使其目的早達，然而武力一組成，即使達到民族革命的目的，亦必成爲印度依恃武力的政府，將來不幸以此武力加於國內，豈不是以暴易暴。世俗的人看到近世革命史，多恃武力完成，誤會武力爲革命唯一的工具，但很少看到這種武力所發生的弊端。甘地獨具隻眼，可以說是以哲人的見解，宗教家的精神，去完成社會運動與革命。哲人不爲社會運動者，其學說無由印證以取信；社會運動倘非哲人，其運動即無理論的歸宿。至於我稱他爲宗教家，是指其舍己救人，不惜殉道的精神；我稱他爲革命家，是指其抗英獨立，廢除階級的事實，可以說是比任何宗教家與革命家更偉大的或更廣義的宗教家與革命家。

我讀過一本 Rene Fillop Miller 著的「列寧與甘地」，中文有伍光建、董人驥二譯本。這書是很有趣味的，將在寒帶與熱帶兩個領導人物合寫在一本書裏，雖各有成就，然而從思想到行爲，這兩人無一不相反。著者對兩個人的歷史業績與人格，祇是比較，並無抑揚。然而在我讀過這書之後，對甘地佩服之至，而對列寧，則殊表不滿。我覺到列寧有些像摩罕墨德，一手拿着可蘭經，一手拿着寶劍。摩罕墨德人格毅力，固可敬佩，但這種方法，實在危險。譬如由馬克斯一傳而爲列寧再傳而爲史丹林，可蘭經難免變成寶劍的幌子。我不反對俄國實行他所謂的社會主義，也不反對他宣傳他所謂的社會主義。然而社會主義，並非祇此一種，別無他種。姑不批評他以其所謂的社會主義，對內造成極權政府如何剝奪人民思想、生活的自由，祇就其以此作爲對外侵

略的工具，不惜以暴力、掠奪、陰謀以妨害他國而言，已是無可恕了。社會主義之應普遍實現於各國，爲必然而無可更疑的事實，但各國有其社會主義的需要，社會主義自然會產生於各國民衆的努力，無勞俄國的越俎代庖。且各國所需的社會主義，必非一式，更非作爲俄國附庸之所謂社會主義。俄國因爲那口寶劍，所以連那本可蘭經也使人懷疑起來了。就今日國際情勢言之，資本主義國家之包圍俄國，固爲不應，然而也未始不是那口寶劍所召引而來的。老實說，資本主義已自腐蝕，社會主義，已自推動，何勞俄國假借救世主的身位，來實現其侵略之實呢？我覺得社會主義應產於社會，成於社會，非產於侵略，成於獨裁。甘地擁護真理，不知對此世局，是否如此看法？

還有甘地的每日生活，頗能引起我的興趣。他每天夜間二時起身，所有重思想及寫作，皆產於二時至五時這三個鐘頭內。五時再睡，天亮才醒，午後再睡二小時，至八時洗澡後入眠。上下午則忙於處理事務，接見門徒和人民。這種規律生活，數十年如一日，與我所敬愛而且共編世界學典的老人李石曾先生，完全相似。李先生對真理的擁護與實踐，容與甘地有大同小異之處，但對反屠茹素，則完全相同。李先生勸我吃素，我已遵行。又勸我日間早起，以代替我晚睡寫文的習慣，我亦曾試行，但是失敗了。因爲有好多回，我早睡預備早起，結果一覺醒來，仍然是旭日已昇，反而失去了我晚上最清靜的運思寫文時間。然而我對早睡夜起，仍認爲比我那晚睡爲佳，總有一天要作到它。

在我看過「列寧與甘地」一書後，又曾看過陳作樑、謝濟澤、明耀五所譯的三本「甘地傳」，都不能令我滿意。甘地早年會寫過他一段生命史，名爲「沙蒂雅格刺哈」，後又在獄中口述一生經歷，由獄中的伴侶用印度語記下後譯成英文，刊於甘地自辦的報紙上，並由甘地自己校閱全文，發表完畢後，出了單行本，名爲「我

對真理的經歷」。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英國朋友安德魯，根據上述兩部書，並加上一些關於甘地的其他文獻，寫成了這本「甘地自敘傳」，書成後分印英美兩版，風行全球，中國明耀五譯本，似從此出。在歐洲大陸，法國喬治德卡米爾女士，根據安德魯英文本譯成法文，這法文載有法國文豪羅曼羅蘭的一篇長序，羅曼羅蘭是分析人性的聖手，這篇序有如法譯本的花冠，現在我所謂讀的張天松譯本就是從這法文本譯出。在我得讀甘地傳中，是最滿意的一本。天松兄要我介紹世界書局出版，並要我寫一篇序，我於是大膽的將我對甘地的看法寫出，向天松兄請教！

寫到這裏，使我回憶在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初，天松兄訪我於南京中國學典館，這是我們訂交之始。七七事變前夕，我到一家旅館去回拜他，同至一家西人所設的咖啡館中談天，大家都以為局面即將大變，次晨報上便以大字載出七七事變的消息。從此我們未再見面，到八一三事變後，我於遷館入川的途中，曾致函天松兄，但已無法得到覆信。後聞其在滬入中美日報服務，不久就為日人捕逮下獄。天松兄備歷艱危，想寫一篇追敘的文字，後讀法文本甘地自敘傳，覺得以一己所歷，較諸甘地實在不算什麼，於是着手譯成這本書，所以對甘地的一生，深能體驗，關於這一點，也是我所願以舉告於讀者的。

三十七年一月八日於世界學院中國學典館

序二

阿特里雅

甘地，在印度以「穆哈德瑪甘地」見稱，其意義即作偉大的靈魂（或譯聖雄）的甘地解，是印度自有偉大的（釋迦牟尼）菩薩以後所產生的最偉大的人物。他恰如菩薩一樣，他的名字已為全世界所知道了。甘地不僅是一個偉大的印度人而且還是一個（世界的）偉大人物。他將被尊為世界最偉大人物中的一人；估計他生前對於同一時代的人那樣廣遠的影響，在歷史上實難於找出一個可以和他並駕齊驅的人。至於他死後對於人類所發生的影響，是否可以像和基督及菩薩一樣受到世人同等的尊敬，這一點還是留待世人來論定吧。

在印度人看來甘地是一個救世主，其意義有時還不止於此，他曾經採用不合作及非武力的抵抗以解放印度，他施給世界以一種新的政治技巧，這是凡屬一個脆弱而又堅決受到壓迫的社會所可利用以推翻一個外國的統治的唯一方法。

整個甘地主義在未來的歷史上是否將被採作為人類或民族的政治方針，還成為疑問，因為如欲將他付諸實行，是需要具有一種靈智的先見，一種對於道德價值的信仰，和一種非常的自我約束及自我犧牲，這些條件只有在偶一出世的個人身上才屬可能，而在今日之下的文明却並不以產生這樣的人物為目的，人類之中常有兇惡殘忍之徒，他們對於他人的善意每遲鈍無所感覺，而只是迷信武力，侵略及征服，因此便不得不需要合法的強力來把他們撲滅。

不管世人對於甘地主義怎樣加以批評指摘，甘地自身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他的偉大在於對人類的愛，他對於窮人及被壓迫者的同情，以及他的大無畏和堅決的精神。若使人類只要能够步從他的後塵，人都可以變成爲

神聖了。可是人類過去的歷史明白表現出縱使有過不少偉大的導師，人類却老是停留在原來的地方而無所進步，故不論整個的人類將來的命運如何，甘地對於少數敬德持修的個人終將常常是一道光明，他的自傳對於這些善良的人，可以作為一部偉大的聖經引據。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六日，南京。

（本序作者阿特里雅教授，為印度貝拿勒斯大學哲學系主任兼訪美教授，頃應書局請為拙譯「甘地自敘傳」特撰英文序一篇。阿特里雅教授精諳英語，得有文學博士學位，彼以印度學者立場，抒述對於其同國偉人之觀察，足資我人參考，茲將原文及譯文並刊卷首，以餉讀者。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八日張天松識於海文小樓。）

FOREWORD

BY

B. L. Atreya, M. A., D. Litt.,

UNIVERSITY PROFESSOR AND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BENARES HINDU UNIVERSITY, INDIA

Birla Visiting Professor to America

Gandhi, known in India as Mahatma Gandhi—i. e. the great-souled Gandhi, was the greatest man India has produced after the Great Buddha. Like that of Lord Buddha, his name is known all the world over. Gandhi was not only a great Indian, but a great man. He will be count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men the world has ever produced; and it is difficult to say as to who ranks equal to him in history, considering the extent of influence in one's own life time over one's own age. We leave it to the judgment of the public to judge his posthumous influence over mankind to compare him in this respect with Christ and the Buddha.

To India Gandhi has been a saviour in more senses than one, and in having liberated India by non-violent resistance and non-cooperation, he has given the world a new technique in politics which is the only method of overthrowing a foreign rule left to any weak but determined oppressed community.

Whether Gandhism as a whole will ever be accepted in future history as human or national policy or programme is doubtful, as to be put into practice it needs a

spiritual outlook, a faith in moral values and an extraordinary self-control and self-sacrifice which are possible in case of rare individuals, at the production of whom the present-day civilization does not aim, and as human race may always have fiends and brutes who are too blunt to be influenced by goodness of others and who believe in power violence, aggression, and conquest, and so have to be put down by legalized force.

Despite the criticism that may be levelled against Gandhism Gandhi was a great personality and his greatness lies in love of humanity, his sympathy for the poor and oppressed, his fearlessness,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If humanity could only follow him it will become divine. Its past history, however, shows that it has ever remained where it was, despite all its great teachers. Whatever the fate of humanity as a whole, Gandhi will always stand as a beacon light to the individual travellers on the path of moral and spiritual perfection, and it is for them that his auto-biography will serve as a great Bible.

B. L. Atreya

NANKING,

THE 16th February, 1948.

英文譯本序

安德魯

這一部自敘傳原名「我對於真理的經歷」，其中大部份的材料，根據穆哈德瑪（譯義偉大的靈魂）甘地的口述，是他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間，因國事被鋼禁的長時間中，用印度語向他的一個獄伴敘述的。不久即由甘地的契友穆哈實譚山與畢雅南拉爾二氏譯成英文，逐日在甘地辦的「古雅刺蒂」日報上連續披露，同時並由作者親自校閱。在英文辭句方面，得到史拉德女史（譯者按：她有一個別署，在阿斯蘭學院中，名米刺蓓恩）協助校閱。這些文章全部已由亞美達巴的那華齊文印書館彙印出版，為八開本二大巨冊，內容篇幅共計一千二百餘頁，凡西方的讀書界如欲窺讀原文者，可向上述的印書館購備。我還參閱過另外一部有價值的著作，那是甘地敘述他在南非洲時所遭遇的經驗，書名「沙蒂雅格刺哈」（譯者按：「沙蒂」辭義為公平，「格刺哈」為奮力；合稱為公平的奮力。或可譯為「精神之力」。甘地於一九一九年二月，發起「沙蒂雅格刺哈」運動，凡參加者必須諾許（一）不服從「精神之力」委員會所宣布的認為不公平的法律；（二）遵循真理的途徑；（三）對於敵人的生命身體財產不施用暴力）。經華齊高文譚山譯成英文，發行者為印度瑪達刺德里普里加納剛柔。我得自由採用上述的各種材料，摘要節略，發見英文的譯者，都能保存原作者的思想與他的智慧，這在我個人，是應該表示萬分的欽佩。當我披覽這二本著作時，曾經嘗試探尋過穆哈德瑪甘地的自身操行，在他的一切著作中經常可以發見這三種主要的美德；那就是真理（沙蒂亞），親切的慈愛（阿希姆薩）與

內心的純潔（婆羅門夏里亞），第一與第二種德行，合併而成爲心靈上的一種永久的召喚，喚起他的無盡的意欲，貫穿這個將死亡的軀壳以期無損及那精神上的最後的實體。人類生活的大管絃樂隊所要求的是在求真理與愛的諧和。但是要做這樂隊的指揮長是很困苦的，要獲得成功，非得把那個充滿肉慾偏情的軀體與靈魂整個拋棄不可。在穆哈德瑪甘地的一切著作中，同時還時常折返着內心的純潔的音調，至於愛與真理則等於是統治樂曲的音符。穆哈德瑪甘地確信惟有內心純潔的人可以看見神，他還給純潔下了一個具體而又簡易的定義。就是應該放棄結婚的生活以期完全禁絕一切性的關係，凡是欲尋覓神的人們都應該實踐這一種犧牲，在他自己也常發揚這一種德操。

在穆哈德瑪甘地的自敘傳中，作者自稱在他所有的寫作中老是始終追求靈的方向。他告訴我們，這一個方向的指標的確授予以適度的措施。便憑恃這個真摯的努力，用強烈的熱情，在神與人類的面前把他內心的祕密披露出來，把他的罪惡和他的德操顯呈於光天白日之下，據我個人的私見，這一點却使甘地的作品成爲一種生動實錄的因素。

在未展開這本書的讀者之前，有兩個問題是需要加以說明的。

（一）在這一本書裏，並非出於我本心所欲，摒除了那在脫蘭斯瓦爾（譯者按：爲英領南非之一省，面積十一萬方里，首邑名比勒陀利亞，金鑛產額居世界第一。十九世紀，部耳人會建南非洲共和國於此，一九〇二年爲英人所併。）所以發生的最混亂而又最延長的消極抵抗的鬭爭史實。因爲關於這一件事變的經過，不易節述，經過數次的猶豫躊躇，我只好暫且捨棄，等將來寫另一本著作時再行補敘了。可是穆哈德瑪甘地的生涯却並不會因此而中斷，因爲我會不厭其詳地把他在納塔耳（譯者按：英領南非聯邦之一省，面積三萬五千方里，

首邑名彼得馬利堡，初爲荷蘭人殖民地，一八四三年爲英人所併，演成的消極抵抗原原本本描寫出來，這可算是甘地在南非洲所從事的精神偉業的一大成就。

(二)關於甘地常採用的爲了解決人生問題以期接近真理的循環絕食制度，也略去恕不贅述。關於這個主題，甘地曾經寫過不少文章，因爲他所佔的篇幅太多了，我無法在這裏轉載，除此之外，我還要表示我對於刪去這些文字的不得已的苦衷，因爲據甘地經驗所得，他宣稱並未對於人生發生錯誤的幻影，而且他提出證明以爲他是一個大膽的冒險家，他是怎樣運用他的智慧採取特殊的方法，這些方法據說是合乎科學原理的而用以發覺真理的不二法門。

自從這一本書編印以來，印度的情勢愈形嚴重起來了。似乎已經達到山窮水盡的光景。穆哈德瑪甘地又被鋼禁在牢獄裏了。但是舉世都知道他的影響已成爲印度問題最重要的因子之一了。若使印度和英國的有識之士彼此間的思潮並不完全迂遠的話，那麼是當然需要有一本關於研究甘地性格資料充實的著作。在我的第一作品中（書名「穆哈德瑪甘地的理想」），我曾說明甘地的思想和他的意見，至於編印這本書的旨趣，是要把他的生活用簡易的方式提綱挈要備供西方讀者作參考。

我會本乎同樣的旨趣，用過同樣的體裁，發刊過一本太戈爾的「致友人書」，若使我的體力還能支持，我極願另外再撰述一本作品，以完成關於太戈爾的性格描寫，像在這一本書中我完成描寫甘地的性格一樣。因爲我有一種堅強的確信，如能與這二個人物周旋一下，西方的人士才可以批判東方。

編纂這一本書時所感到的主要困難我業已說過，就是在極狹窄的空間中遇着大批矛盾不滿意的材料。不少次數，我不得不捨棄那些已經選擇好的資料，同時還要把許多不能犧牲的文件編在書中。每當決定了採用某種

正確的材料時，所有的工作又應當另起爐灶重新開始。可是在這個工作的過程中，我獲得有一部份的經驗，我希望這一次的敘述能够駁制得住讀者。我會經特別努力設法使西方的讀者易於理解本書，而不致對於東方的事物有所不明瞭的地方。我還誠懇期望讀者同時參考一下我的第一本作品：「甘地的理想」。

我很愉快得知在本書的美國版本卷首，刊有紐約信徒團教會約翰海納士福爾默士介紹的美國讀者的一篇導言，自敘傳的原文並已在「統一」報上連續發表。這篇對於研究甘地的分析文章，內容很深刻正確，在美國所發生的效果，正如羅曼羅蘭在歐洲所得的收穫一樣。（譯者按：法國文學家羅曼羅蘭曾於一九二二年著有「甘地」一書，並於一九二四年出版海蘭納哈德用法文譯的甘地的「少年印度」，卷首著有導言一篇，又於一九三一年出版喬治德卡米爾法文譯本「甘地自敘傳」卷首，也有羅曼羅蘭寫的一篇序文。）

他最初本來打算親自料理出版的事宜，但定一道命令把他派遣到近東方面，我則動身到了西方，我們二人得到了穆哈德瑪的完全同意，我們決定由我一人在完成那第一冊本書後，再賡續從事準備編寫這第二部書。我在寫這兩冊書時是保持着約翰海納士福爾默士對於甘地所抱的與我同樣的見解和同情。我能够爲了這一個共同的動機而佔有他的友誼在我覺得是一件很大的快樂。

法文譯本序

羅曼羅蘭

一個真理的探究者

這本偉大的書，其性質不能和西方偉大作家們的自敘傳相比，例如盧騷和托爾斯泰等，他們的自傳，不是作顧影自憐的告白，便是屬於道德說教式的作品，——至於今日一般耽美主義者的著述，更不必提起了。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甘地在他的著作卷首，發表了一篇很顯明的導言，竭力替自己作辯護，這篇文章却經安德魯刪除了，不能印在這本書中，我認爲是一件遺憾的事。

這一本書，是一本實行者的書，同時也是關於實行工作的書，是今日一切實幹的人們的一部愛讀書。我並不說他可以作爲點化的寶笈，在甘地自己也並不願意那樣；他從沒有自己誇負是一個權威，不過只是供備他人自由理解的一種借鑑而已。但是每一個人在這裏可以發見許多根據事實的豐富的教訓，關於自我及他人的實行影響——尤其是對於今日的國民各個人及民衆的問題。

甘地給這本著作題了一個很正確的書名，叫做「我對於真理的經歷」。其重心即在「經歷」這二個字上；因爲真理是宇宙間的一種實體，他是附屬於經驗的，正如最近的愛因斯坦一樣，從埋首於加里福尼亞的米契松實驗場中，企首仰望着學理的光明。

整部的書，整個甘地的生涯，是一串基於事實的經驗論理的鎖鏈。這一串鎖鏈，從他童年時代激發良知起，從來沒有中斷過，忍耐地在擴展，從這一個網眼到那一個網眼，織成了一個大綱，已張羅了三萬萬的印度人……即有囊括全球人類的趨勢，但還沒有宣告完成。他很忠實地說道：

「我的全體企劃還不能抽出一個確定的結論……我對於這些企劃非常重視……我的結論在我看來都是絕對正確的……但是離開我認為可以達到經驗中的圓滿階段還很遙遠哩。我對於這些經驗沒有其他更進一步的見解，而只是像一個學者對於學問所抱的態度一般無異。即使他已經嚴格地注意到瑣細的緊要部份，他決不會自己誇負他的結論已經確定了的；但是他始終保留着敏銳的目光以期待可能性的實現……」

這對於我們是一個指示，我們不但可以明瞭甘地所積貯的經驗，同時也可以把我們自身的經驗，我們採用的方法和我們的道理觀念，作一下比較的對照。

甘地充其量至多只是一個卑謙的真理探究者而已。但是在他探究的過程裏，究竟有怎樣的不屈不撓的勇敢！……至於他的卑謙美德值得我們效法的，他在真理之前表示卑謙。可是請問究竟什麼是叫做真理呢？

「我對於真理的經歷」

甘地自敘傳的原來題名，為「我對於真理的經歷」。他並不像畢拉多（譯者按：畢拉多為審訊耶穌的法官）那樣地口吻問道：「真理是什麼？」真理，原是一種出發點。但是在一般熱中於演繹派哲理的論理學者看起來，所謂出發點可以說老是一種弱點。（或者，也可以算是一種堅強的據點。）斯賓挪莎（譯者按：斯賓挪莎一六三二年生，一六七七年卒。荷蘭籍的猶太哲學家，是一個汎神論者。）與甘地都認為無論在思想方面或

實行方面，真理是一種出發點。因為出發點的自身便是從人類心靈上迸射出來的熱情主要發揮點。真理便是生命的動機，若使缺乏了這個動機，熱情也沒有存在的意義而將自行滅亡了。

對於甘地，真理就 他的生命的鵠的，他是爲了真理而生活。他的一生經驗，是先在他自己本身並在他人身上檢點着真理的正確性和他的效能。

「我活着，我死時，我存在，都是爲了探究，這個唯一的目標……我的一切行爲，所說的和所寫的，我對於政治場合的一切企劃，都是趨向一個目的……但是我從沒有中止我的信仰，凡是在他人可能成爲事實的，也必可能在我們中間實現，我的經驗並不關鎖在沉默的書齋中，而却是在白晝向人作公開的表白。」

他的真理，這真理是銘刻在他的根性裏面。

純潔的道德與率直

我們來檢討一下，從童年時代起，他的本性的純潔的狀態吧。

純潔，這個本性是由他的種族遺傳給他的。純潔而又堅強像鋼一般。一個十足實行的，正直的與健全的種族。（譯者按：甘地生於印度西北部的一個獨立省的坡班達爾城（一名白城），他出身的宗族，據說本是一個勇敢的和活潑的族，族中的特性，崇尚實際，又具有經營商業的特長。）一個年老的父親，是一個政治家，只受着實幹的教育，知道領導幾百個人。一個母親具有堅強的優美德性和不屈不撓的意志，她在宗教實踐方面是一個嚴格的克己慎修的信徒。（譯者按：甘地嚴守絕食齋戒的嚴格紀律即受他母親的影響。）

純潔的道德。實踐的意識。鐵的意志。這是三種特色的性格線條。

純潔的道德觀念，在甘地孩子的心靈上很早就確定了，他童年時在讀書方面和看戲方面，（除了道德的觀點以外，不能引起他的興趣）使他感動的是道德的箴言，（例如以德報怨的故事）這在其他普通的孩子是無動於中或者要表示懷疑的。後來，到了成人時期，他在披閱宗教書籍時，如「季達」（譯者按：印度教中有一部經典名「巴格華季達」，甘地曾宣稱，他覺得沒有一件事比着「季達」經中的樂詩，更能使他滿意。他承認會從「季達」經中，尋得他的勇氣和指導那消極的不抵抗主義的祕訣。）和「新約」時，（譯者按：甘地於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發表文字聲稱，他的消極的抵抗主義，是在一八九三年讀完了「新約」上，耶穌登山宣講真福八端實訓後才得到暗示。）他所得到的印象是偏於道德的內容。（譯者按：甘地會稱：「我對於印度教的經典之信仰，並不是句句都要接受牠。不論何種解釋，無論牠是多麼深奧，假如牠是和理智或道德相違背，則我必定不願受牠的拘束。」）至於關於天國的部份不能引起他多大的注意。（譯者按：甘地曾在他的「自敘傳」導言中，明白地寫道：「關於神的定義有許多的解說註釋，……令人如墮五里霧中……但是我只崇拜真理是我的上帝。」）

他自己承認，在一般人所謂真正的宗教感情，在他身上是很遲發覺的，在童年時，他沒有對於神的活潑信仰。他從來沒有研究過宗教的形而上學，也並不關心在他本地奉行的神祕的精神生理學，過了長久的時間，他才開始對於「瑜伽」略有一些經驗，（譯者按：瑜伽爲梵語，相應之義。「唯義述記」稱：相應有五義：一與境相應，二與行相應，三與理相應，四與果相應，五與機相應，其修行法，有制慾，勤行，正坐，止息，拘束，內省，靜慮，三昧八種，其名雖有與佛教同，但其修行根本上與佛教迥別，故稱瑜伽派，爲印度哲學之一派，在佛家目之爲外道。）但是，他不久即行放棄，不再重新研究，一則因爲他沒有時間，二則也感不到多大

的興味……他似乎本能地認識着「瑜伽」的幾種方式，那或許是一種道德的「瑜伽」，是混合着「伽瑪」（行為）「白格蒂」（愛）與「耆那那堯伽」（理知）三者的平均行為而已。

但是甘地最重要的性格，從他幼時起已經發表出來，他是一個「無能說謊」的孩子。——這在知識方面或許是一個凡庸鈍才，在好奇心方面或許是膜不相關——但是在道德現實上，却可以說毫無缺點：那是純粹無半點虛偽的率直，在生理上差不多是不可能完全無缺陷的，熬忍着難堪的苦痛，當這個真實遭遇危險時，毫不思索地，而只是做到使人懷疑的地步。

這種令人可欽佩的純潔德性，可以發揮廣大出去，率真這一點可以推廣到其他一切道德的範疇，果然他的率直的名聲漸漸散播開來了，他很早便覺醒一切的道德，都是他自身要持行的，他不能有規避及疏忽的地方。（要知道在道德範疇中有幾個角落是不容易耕耘的呀！）但是在那邊，是沒有定根的葛藤之類「不欺詐」的常春藤呀。

自卑自謙化成爲零

此外，一種健全而又極爲平衡的理知，毫不騷擾激動甘地的想像，也不刺激他的頭腦，或心境中的情感。他從童年起，即很有興趣地從事研究幾何學，他最疑慮的是一般富於幻想及愛好詩歌的孩子們，他曾經很肯定說：「凡是一個題目只需要用理知的力量去解答的決不會是難的。」

這種性格，使他從小起，一切都傾向着實行的方面。他的真理和理知，在他心目中，認爲若使只都是關閉在他的思想中而不付諸實行，那一定都要失敗的。爲了要表現真理，他認爲應該在外表上促其實現，這種實踐

的行爲，漸漸地必然會招致更廣泛的集體行動。但是請人們不要弄錯！在出發點上，最初是不會有博愛的胸襟。這一種崇高愛情的熱狂，曾經熾燃過古代自由思想者方濟各普渡衆生的熱誠。（譯者按：方濟各一名五傷方濟各，是天主教中的聖人，一一八二年生，一二二六年卒。他於一二〇九年，創立方濟各會，除專務修行外，並以學術傳教爲目的，甘地有一個英函朋友叫貝爾遜的在南菲初遇甘地時，第一個印象，使他不加思索便聯想到聖方濟各。）那是真理的一種內在律，他要使他自身實踐躬行，最初是曖昧的，但終於欲達到真理十全的境界！用他的行爲的鑄子和剪刀從大石塊中解放出他自身的雕像！他用着偉大的率真態度，宣布道：

「我的民族的（人類的）事業，只是我所企圖各種活動中的一部份，其目的要把我的靈魂脫出奴隸桎梏……這樣看來，我的事業也無非是一種自私自利的思慮罷了。」

可是說這樣話的人，他已經犧牲了他所有的財物，他的自身，他的情慾，他的私益，他的整個自己，爲了大衆謀福利！他還不能引爲滿足……

「我應該把我化成爲零……」

他的自我實踐，澈底地向着這個有限的「零」而發展，這個「零」便是宇宙間的萬有——單純的存在。

甘地生活的一切途徑，都是絕對率真的，凡是引導着我向自身同化者——這個自身便是印度思想中最自然的一種步驟。但是大部份的印度人，尤其是大神祕主義者，往往是一蹴而就的，或者在恍惚的熱情狀態中而達到的，至於甘地則是循規蹈矩漸漸地前進，運用着理知的膠着性的強韌與熱誠而推進。

他從來沒有說過他已經達到了目的地。他常在前進……這裏是一個偉大的印度宗教的最率真的供狀，他步着經過六十年心靈上苦鬪的旅程，是和「羅摩衍那」（譯者按：羅摩衍那爲印度古代二大史詩中的一種，相傳

爲跋彌仙人所作，共七卷，凡二萬四千頌，敘拘利羅國王子羅摩爲父放逐，居山中十餘年，後得國及征服魔王事。）有同樣的偉大性：

「我還沒有尋獲到神（真理）。但是我仍舊在探究他。我準備在這個探究中犧牲我所有的一切。我卽或還不能實現這個純粹的「真理」，我應該把持着我意像中相對的真理。牠是我的燈塔和星座。……但是如果人們在這些楮頁中會喚起少許驕傲的念頭，那麼在我的探究中必犯有錯誤的事件，所有我認爲理性的閃光僅屬於海市蜃樓一般的幻像罷了。……真理的探究者應該自卑自謙，把自己看作連塵埃都不如……除此以外，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發見真理的閃光。」

這是真正探究真理者所具有的謙讓的熱狂，也是真正的學者所應有的態度，也是使一切的印度人可以和歐洲大部份的有識之士互相接近的一種美德。甘地所用的是和我們自由思想的人們同一的工具；就是運用知慧觀察，演繹，根據經歷的事實以收取合理的實驗成績效果。

靈肉二方的貞潔

我們追躡甘地一生所歷的經驗，牠正是衆人都能認識的，即使最愚笨的人也會了解的。甘地曾經說過：「我漸漸地確信起來，凡是我所能做的事，即使是一個兒童也可能得到的……」

事實的經驗先鍛鍊他的肉體，而後又影響到他的青春的心靈。他具有控制自我的紀律精神，這個紀律是生理的同時又是心理的。在生理上，他應該遵守他種族中奉行的極爲嚴厲的身體的清潔。這個清潔的要求擴張到心靈方面，應該洗滌污穢與羞恥幼年的甘地並沒有違背這種約束。他曾經昭示我們關於這個英雄（十三歲的男

孩子已經結婚了。)爲恐懼而苦惱着：他對於一切都懷恐懼——黑夜，幻影，賊，蛇等等……他還爲肉慾所苦惱着，他恐懼淫婦，到了今日他追述以往的事，還是露出恐怖的神情……他認爲二者都是他的敵人……人們知道他是用了極艱巨的毅力而控制自己。但是很少有人明瞭他不斷苦鬥的精神。他是一個多麼諒靜，超俗，純潔的人物吓！……這是一種極大的勝利，是一個給勝利的人們看的絕好的榜樣！在他年紀約摸近二十歲的時候，他便開始從事他的生活建設的第一個計劃，棄絕世俗，征服自己，他並不說這種努力在他好像是一種職分一樣，不！但是在他看來卻像是一種逸樂……「他在誘惑我。」

這種棄絕世俗的逸樂如欲實現起來以控制身體是需要用最嚴格的方法，甘地最先用的是絕食，這是由他身經體驗而常引爲是最奇妙的一種愉快。但是在一切絕食齋戒之中要以「婆羅門夏里亞」(內心的純潔)爲至上，他是純粹貞潔的法律。這一個男孩子，年紀很輕時，即舉行早熟的結婚禮，因此便已感覺到肉慾的需要了。到了後來，經過長久時期後，他才想到採用這種靈驗的方劑以解放他的靈魂。(譯者按：羅曼羅蘭在「甘地傳」中會寫道：「性的問題，在印度是一個特別困難的問題。童婚已使肉體上和道德上的能力萎頓。男性的腦中，只存着滿足肉慾的心念。」)

一九〇六年，甘地在納塔爾，他沉思爲了實踐他的職分是需要持守純粹的貞潔，他有雙重的職分，第一是「成就」自己；第二是爲人類「服務」。(譯者按：即成己成人之義。)他覺得應該甚至斷絕家室的關係。他很激昂地宣着終身實踐「婆羅門夏里亞」的誓願。

「我應該自承，我那時還沒有完全明白我所許下的誓願，其範圍非常廣泛。直到今天，我還不能征服那些隨時發生的許多困難。……」

不單是肉體方面的困難，還應該在心靈方面摒絕一切不潔的念頭……

「我並不缺乏意志，也不是沒有勇氣，可是我還不能完全做到這樣的地步……」

但是他對於這個優美的法則，毫不表示懷疑的態度，他說：

「若使生活上沒有了『婆羅門夏里亞』，在我看來似乎就要無味，而且和獸類無異了。……

人之所以爲人是爲了他能够抑制自己的緣故。」

這是千古不朽的一句至理名言，不論在歐洲或亞洲，或者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或者是一個宗教的信徒，凡屬偉人都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若使你要成爲偉人，先把你自已限止起來！捨棄一切，你可以成爲偉人！」

這一種捨棄，在甘地方面，並不像在其他的苦修者，基督徒，或印度人那樣的實行隱遯。隱遯世外，是一種逃避，等於是一種敗退。甘地是否定着這樣的捨棄。他認爲那不是勝利者所應做的。捨棄可分兩種：入世的或者出世的。

宗教思想的活力

甘地於是決心走向事業的大道。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到一件事，他所受到的唯一一個活着的人的宗教影響，——因爲甘地從來沒有（這在探究神的一個印度人可以算是例外）跟從過一個宗教的導師——那是他的一個同省人，和甘地同樣，在做買賣的時候，不會忘記作心靈方面的思索。（譯者按：甘地從英國回到印度後，他在印度認識了詩人雷香。）上帝從不加害實行善事的有堅強信仰的人們。在西方我們可以舉出不少顯著的例子：

亨利白勒蒙在他的「法國宗教情緒文學史」中，描述過幾件非常的場合。但是這些例子，在東方更具有重大的價值。因為那是兩種權力的累積，一種是屬於強烈的宗教集中權，一種是從行動的實踐意志發出來的。他們預定這個瘦小孱弱的二十四歲的男子，在一八九三年動身到南非洲去，當一家公司裏的法律顧問，後來竟成爲印度全體人民的一位大人物了。

在那個時期他並沒有顧慮到他未來的遭遇。但是他所期待的都是意外的遭遇，時常需要在他身上湧現出來理智的強力以便應付。他剛卸下行裝，他便蒙受一種侮辱，在幾天以內，他接一接二地蒙受着二次，三次，四次，五次的侮辱。（譯者按：甘地於一八九三年在荷蘭的脫蘭斯瓦爾地方，從旅館和車上被拉出來，幾回受辱，受打，和受踢。假如不是他已訂定了留在南非洲一年的契約，他一定立刻跑回印度。）憎惡，殘暴，反抗。這個胆怯而又短小的印度人，說起話來有些口吃的樣子，冒着生命的危險，被侮辱的正感常會征服恐懼的。他到了相當的時期自然也會激怒的。

但是他有一種令人欽佩的一種自恃的平衡力，從不把他投到暴力的反抗中去。他老是腳踏著地，能够實現對於壓迫者爭得高貴的勝利，那是冷靜的，澄清的而又潔白的正義，他拒絕作報復的舉動。

這在他個人自己實踐這種精神可以說是無關緊要的，只要他並不同樣施在他的周圍的人們便是了，可是他卻欲跳起身來担负責任：因爲他們都是他的生活要素的延長部份。他並不是屬於胸襟狹窄的個人主義的一流人物，他們猶如加音（譯者按：舊約「聖經」中記有兄弟二人，長名亞伯耳，幼名加音，加音嫉忌其兄而殺之。）一般地說道：「你可會叫我保衛我的哥哥嗎？」至於在甘地心目中的這一個「我」，則猶列寧和其他一切的偉人一樣，是屬於一切人類的——這個「我」也就是「你」……他這樣說道：

「若使你的行為反對正義，給我知道了，我並不作聲而我寬容你做去——不公正的，那就是我！」

因此，他勉強在非洲駐住時，他並不滿意於取得他的同胞們的權利的保障。（譯者按：甘地在將離開非洲時知道南非政府將剝奪印人的選舉權，他覺得保衛他們是他的責任，他決計將身獻給他們而仍留住非洲。）他以道義的教育栽培他們，他提高他們的思想而督率他們好像摩西在埃及指揮他的流亡的人民一樣。當他第一次向羣衆作公開談話時，宗教的思想在甘地身上變成了一種活力。這是頗足令人注意的事！他自己說過：要使思想成爲活力，應該向民衆講話，應該有行動。離羣索居的個人默想是不够用的。因爲在甘地看來遁世獨居無所作爲是一種無用的死學問。

這並不是說他不作默想，請問有誰比他做過更虔誠的默想嗎？但是他所默想的都好像是良好的麵包的酵母一樣，是關於行動的醞釀。當他留居在南非洲，他並沒有減少他的宗教教育，常流覽宗教經典。但是他在使他感動的新的信仰之光底下從事誦讀，他的真正的宗教，是「服役的宗教：因爲我思想過，只有用這唯一的法則，可以獲得上帝。」

打破種族階級觀念

甘地所服役的是全印的民衆。因爲，雖則他的出身和氣質都是屬於一種「小資產階級」，但是他從來沒有表示過階級的區別。即在他青年時，他還沒有受到思想上的訓練，他對於階級的觀念很淡薄，而且對於他的種族所加於他的懲罰也表示毫不關心的樣子。（譯者按：一八八七年甘地年才十八歲，他的種族中人竭力反對他到英國去留學，他仍舊很鎮靜地去了，便受到摒除法律保護以外的宣判。他說：「種族對於這個問題毫無干

係。」等到回印以後，他毫無爭執地也毫不恐慌地聽讓種族把他驅逐出族。他會宣稱——這是他的一種特殊性質——在他的心裏不能把人類分出高下的差異，不論是親戚，朋友，同胞或外國人，在他是一視同仁的。他說：「這是我的一種本性。」

一九一五年他在亞美達巴創立阿斯蘭學院時，他規定第一個條件，絕對否認「不可接觸」的制度。（譯者按：所謂「不可接觸」是印度最下賤的人民，或稱帕利亞人。甘地常說：「不可接觸」是魔鬼所發明的。「我寧粉骨碎屍而不願捨棄了我的被壓迫階級的弟兄……假如我要再生，則我來世願作一個「不可接觸」的帕利亞人，以分擔加於他們的悲痛，侮辱，和危難，使我能竭力奮鬥，使他們脫離了不幸的苦海。」他曾以身作則，收了一個七歲的「不可接觸」女孩子做他的義女。這不是一種徒然的空洞論調，他便在一個「不可接觸」的家庭中設立阿斯蘭學院。輿論方面都在攻訐他；甚至於發生了社會同盟絕交的風潮以示威脅，即在他自己的家族裏，也遭遇着反抗的危難。他並不表示讓步，不肯屈服！他準備離開那個地方，而住居到「不可接觸」的區域中去，跟他們一樣靠做手工藝過活。後來，幸得一個富友意外的幫助避免了這件事情的爆發。但是那是很顯明的，甘地對於這個階級不平等及超越階級的問題，是毫無躊躇餘地的。人家說到他是為他的民衆服役，那準是指稱全印度的民衆。

他是爲了印度而服役，他的一生境遇把他位置於戰鬥的崗位。他也並不稍存猶豫，他知道這個爲大衆服役應該普及到全世界的人類！在非洲他閱讀托爾斯泰的作品，他因此更確信無量的愛可能普及全世界的。

他是怎樣的服役印度呢？

他在南非洲，發見了那些手無武器而且奴隸成性的民衆，同時他們又是甘心順受侮辱與屈服，體面喪盡而

恬不知恥。他的第一步工作，便是提高他們自尊的警覺心，並曉諭他們應盡的義務和應得的合法權利。對於他們並不需要多少的經驗，只消像用一塊濕布般就可以驚醒他們的迷夢。那些民衆都是習於放棄權益，甘地訓導以榮耀的感覺，鼓動以勇敢的精神。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七年間在德爾班（譯者按：或譯德班，是南菲聯邦納塔爾省的港埠，位置優良，港灣深闊，近以東亞南菲間已開駛專輪，今成爲世界重要的港埠。）發生的事件，那種基於道德的反抗運動竟覺醒了一般驚愕的歐洲人士和印度的人民。從這第一聲霹靂爆發後，印度人的集團便開始受到他的敵人尊視了。

效忠於不列顛帝國

這個時期，甘地還沒有考慮到把印度解脫出不列顛帝國的問題，當一八九九年英人和部耳人作戰時，他還很率真地信服不列顛帝國只是爲了謀世界的幸福而存在的呢。即使在他良心的法庭前，他明知部耳人（譯者按：部耳人爲荷蘭人的後裔，十九世中葉移植於南非，一八八〇年建立脫蘭斯瓦爾共和國及奧治自由國，一九〇二年爲英所滅。）與組魯人（譯者按：組魯人是非洲班圖族的一支，現居英領南非邦納塔耳東北部，十九世紀初年曾建立國家，占地頗廣，後爲英所併。）的反抗是合理的，但是他却以爲他的責任應該和不列顛的忠君勤王主義聯合起來，但是到了後來他承認他當初的幼稚思想。（譯者按：一八九九年英人與部耳人交戰時，甘地曾組織一隊印人的救護隊，爲英人服務。）

這個忠於英國君王的主義，雖經過甘地多次煩惱的經驗，而還不能貫徹，一九一四年的八月初，甘地在倫敦，適逢歐戰爆發。他這時還是依舊信賴英國人的組織體制，最少限度他還信仰英國人的品性，他毫不猶豫地

貢獻英國以印度的合作，從事救護的事業。

甘地的轉變是很遲緩的。他是一個有耐性而又固執的人物；當他相信了某些事件是公正的，一定需要累積着經驗與反駁，才後可以使他捐棄舊念。（一九一八年在德利公會議中，（譯者按：德利或譯特里，為印度首府，一九一二年英領印度總督自加爾各答移駐於此。）雖則由正實的安特魯（甘地的英友）提出了異議，驚醒以協約國所訂立密約的醜行污點，甘地卻仍舊堅持效忠於帝國，他到印度去招募新兵。（譯者按：據羅曼羅蘭的「甘地傳」載稱：一九一八年的初春，協約國的軍隊正在最危急的時期。戰時會議在德利舉行時，暗示印度獨立的時光已經近了。全印度一心一意信託，而甘地答應英國政府為英盡忠效勞，印度總共派出了九十八萬五千兵士，做了極重大的犧牲。）但是從此以後便發生了很嚴重的騷擾了。甘地在他發表對於徵兵的反對論調中，也曾斥責叛變的行爲。他的良心在煽動，他終於不支而生了重病。在他生平，這是第一次生重病，幾乎成爲不治，他喪失了一切生的樂趣；他不願再繼續活在世界上。德國失敗及戰事結束的新聞傳來了，他得悉印度的募兵們可以免除兵役了，便把他從死中救回過來。一九一九年乘提出「牢力」條例的機會，（譯者按：英政府在簽了停戰公約後，不但不給印度以所允諾的自由，反而剝奪他所有的一切自由。英政府的立法院在德里開會，提議頒布「牢力」條例，對印度予以不信任的侮辱，條例的目的，在於確定實行在戰時所施於印度的防衛條例，例如組織祕密偵緝隊，新聞檢查處，及其他一切苛虐的壓迫。）印度的「自主」運動即公開地走向爭取獨立的大道了。（譯者按：「自主」的原文爲「斯華羅傑」，「斯華」爲自己，「羅傑」爲政府，合併即作自主解。這個字來源很古，在「吠阿」經中已經有了。但是甘地引用他，使他成爲政治上的術語了。）

獻身捨己領導羣衆

但是這些長久的時間並不是虛擲的，甘地將照他的習慣，經過着一種遲緩的，忍耐的與透澈的準備，即在帝國幹部範圍之內，確立關於印度合羣精神的必要的紀律。

他第一步，即對在他左右的人們闡揚他的獻身法則，他利用各種機會和演說家，新聞記者，信仰的導師與行動者的領袖保持接觸，每天向公眾把他的思想披露出來，他從來不爲他一個人着想，但是爲集團，爲民衆着想，他有一種天賦的才能，可以把他的同伴們所發生的複雜錯亂的思想，經他加以仲裁，便可以澄清，而成爲全體思想的指導者。

這樣一來，各方面的不同意見的人們自然會團結起來，成爲一個集團了。也就可以由甘地隨意支配的了。——在一個總則之下：他常在雙方劇烈鬭爭之中設法尋取和解的一途，在罵詈中寬求寬恕，與非暴力的方法，這都是出於不可動搖的剛健態度。要一直等到和解完全絕望了，非到不能不行動的時候，他才後毫不猶豫地立刻把他自己或他的一方面的人物犧牲了。他有四個印度的青年書記本來當作他的兒子一般看待的。一種危險發生了，那是一九〇四年的黑死病癘疫……「我決定把四個人都犧牲了。……」他曾在菲尼克斯創立了一個托爾斯泰學說的墾殖地，是由他的親戚，朋友，尤其是由他的私淑的弟子們所組成的。到了一種印度犧牲運動的鐘聲響了，那是爲了反抗（一九一三年）岬角法院的不公平的判決而發動的……「我決定把他們都做了犧牲品。……」這不是一句空話！在監獄裏，所有男人，女人和小孩子們，都瘦斃了。

相反的，當集團方面有了不正當的行動，應當受到懲罰的時候，甘地却讓他自己一人來受罰。他公開地爲

衆人受贖罪。

原來，這一種集團行動的實踐，其基礎是根據於一種宗教性的捨身原則，這個原則或許是要引起重大的辯難的：「上帝渴求人的犧牲熱誠。」還有這樣的一種假定：「一個善良靈魂的虔敬的犧牲，其成就決不會空洞無益的。」

但是要記住這個原則或這種假定，在甘地至少有過一百次的經驗了，我們統計一下他所造成的偉大的業績，我們便不能不信服呀。

此外，這一個人羣的管理者自身是嚴格的清教徒，但是却從來沒有遭遇過關於清靜方面的困難，在多次緊急行動的危險場合中，有不少細心胆小的人民都潔身引退了。當他在非洲發動紐喀斯德爾礦夫罷工時，在他部隊中有不少是受過刑事裁判的犯人，其中有的是殺人犯，竊盜，或風化案的犯人。但是他却處之泰然。他說：「我不信我有裁判這些人們道德方面的權力。要在這個部隊裏由我來試行一種甄別的工作，那是一件愚笨的事。我的責任是在於領導罷工，我不應該把我自己混進到其他任何一種改進的工作裏去。我應該監視在這個營中，衆人是否遵守有關道德的一切章則，但是我並沒有審查過每一個罷工者過去的行爲。」

這不是一個萎頓的「理想者」的高調，而是出於一個勇猛的行動者的語法，一個列寧沒有提出過異議，甘地——至少在他的羣衆行動的出發點上——並沒有以這些羣衆的思想作爲答覆，他把他所統領的他們的行動作爲答覆，他們的行動都是嚴格地遵守紀律，他即用這個紀律來行動，他鍛鍊羣衆的思想。

非暴力運動的開展

在那個時期，他逐漸地開始確保一種神聖的軍隊，加以試驗，他並不予以縱容。他爲這種神祕的希望所支持着，只消有一個純粹廉潔的人便足以應付大局，靠了他的犧牲可以使全體獲得勝利。——在實際上，他不是已獲得勝利了嗎？

甘地的非暴力的「軍事學校」是強制着一種長期的，紀律的與困難的鍛鍊。他並不注意到競賽的獎勵方法，也不濫用容易取巧的成功方法。他教授他的弟子們以極正確表格的例證，他時常以身作則耳提面命。他很細心地估量抵抗的力量。這樣準備好了以後，他就身先士卒，開始行動非達到目的不罷休。凡是跟從他的都有強力的自覺心，同時他們都昧於使他們的意志的集中點。甘地經常監視這種羣衆運動，以保持他的道德性的原則，而不使陷入於政治的歧途。但是却可以因此而獲得政治上的效益。因爲甘地的政治，可以脫胎換骨，不是屬於一黨或一國的，而是屬於全世界的公理與正義。這對於盎格魯撒克遜的敵人們發生一種像迅雷一般的效果。使這些善於賭博的賭徒們不得不在這些印度人的騎士前表示屈服了，雖則早先還是蔑視他們的。他們都承認，（從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四年起）他們在這種非暴力的戰術之前一籌莫展，無能應付。他們都希望，他們的賭博對手（已經不能算是敵人）會採用強暴的武力，好像在歐洲常應用的軍事方法一樣：若使能够那樣倒反而容易應付解決。

這「沙蒂雅格刺哈」（精神之力）的將領第一次奏捷是在非洲，即一九一四年和史默資（南非聯邦首相）簽訂條約的事件。第二次奏捷，則在印度，即一九一八年在（貝哈爾）香賓藍發生的田地革命試驗成功。這二次的勝利雖未引起世人多大的注意，可是他的影響却很重要的。因爲正如甘地所說的：「牠是發動印度民衆不服從運動實踐的第一課。」此後，這種試驗場合的範圍漸漸地擴張出去。到了一九一九年，乘着「牢力」條

例的機會，甘地發出一道「哈爾多爾」的命令。（譯者按：「哈爾多爾」原文起源於回文，在印文作「罷工」解。是一種宗教服喪性的停工，這一天的廿四小時中，停止一切的工作，終日清心祈禱禁食。甘地爲了特別尊重人民情願爲公理與自由的永久理想而犧牲自己的決心——這完全是宗教性的。於一九一八年四月六日宣布此日爲禁食祈禱之日，並命令全印度實行「停工」作爲「精神之力」運動的開始第一步。）

甘地雖則善於運用他的智慧，不過他的工作做得太快了一步：印度對於這個偉大的「沙蒂雅格刺哈」運動還沒有成熟，以致使「哈爾多爾」很快地變成了暴動。甘地馬上中止他的試驗，他毫不猶豫命令把「沙蒂雅格刺哈」停止進行；他肅清他的部屬中的激烈份子。他自己說過，他是他們的領袖。依照他的偉大的道德法則，他懲罰自己。他以領袖的身分，公開禁食三日，代補贖他的人民所犯的過失。因爲這些民衆，等於是他的肢體，他自己是元首，他們合成的一體是無法分開來的。

甘地發見他的民衆還沒有訓練成熟，而且又不曾完全明瞭不服從的真正意義。他重新把他們施以教育，他着重於鍛鍊意志，及修心的工夫，使他們成爲全印人民的發動幹部，及廣大部隊的小頭目。

震撼了帝國的基礎

甘地訓練他的民衆，從不隱祕，都是採取公開的方式。領袖，神聖的聯隊，和廣大的軍隊都是共同行動，在一個爲他們看來還是一塊新的土地上公開從事練習；他們的努力豈不是爲了人道嗎？他們豈不是第一次發動廣大的民衆，採用嚴格的科學方法，提倡不用暴力的戰術以反抗一個廣大的帝國嗎？他們在暗中摸索前進，但是用着鎮定的脚步踏在陌生的土地上，每一次突進爲他們等於是一種新的發現。

在一九一九年德利舉行的回印公會議中，甘地忽然發覺一種新的啓示，「不合作」——這是他第一次用的一個名詞，在那個時期，離開他的實力的發展還很遠哩。

就在這幾年間，「迦地」的運動勃興，（譯者按：「迦地」一名「迦打」，即手工織布的印度名稱，這是家庭工藝的復興，提倡用手搖紡車以救濟印度貧乏的一種良方，同時也是反抗英國工業的一種武器。）在甘地也認爲是一種最有益益的實驗，牠是曠古未有的一種新的嘗試，——雖則在「文明」世界的人士嘲笑他，到現在還抱着輕蔑的態度——可是在事實上却已顯出有效力的勝利了。

最後，另外又是一種啓示，這一次出於集體的力量了，就是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在那浦舉行的全印度國民會議中，由全印一萬四千個代表一致通過採用非暴力的「沙蒂雅格刺哈」。甘地本人只提出了實施時的兩種特別的場合。而却是其他的會議份子慫恿他付諸實行，激動他出來主持這種偉大的戰略，其最大的目的，經過二十三年的醞釀期望，是要實現「施華羅傑」（自主），全印度的獨立。

這種崇高的理想便在這種形態中顯明地成爲普遍的運動了。一切的人民都跟隨他們精神上的領袖，服從這個領袖的言論，他是所有衆人的呼聲。這個呼聲就是行動。一衆人的有組織的行動。

在甘地的一生過程中，我們從沒有看見過一個理論家從他的思想方面下過詮釋或強制他作理論上的說明。但是我們所見到的是一連串有關公衆行動的命令，他指導那個社會的集團，在本能的衝動及暗中摸索的情狀之下，用他的智慧決定應走的道路，等到他一旦考慮成熟決定了以後，即毫不動搖地非一直貫徹到終點不止。

這個「終點」——在這篇隨筆的開端，我們已經說過了——今日還沒到達到圓滿的階段。

甘地的目光太遠了，而且他太過於認真，太是固執着實驗的真理，終還不能說他已達到了他的終點。他正

在前進，他已經走了許多路，還要繼續邁進，一直等到人間的弱點陷落為止。

可是我們不妨觀照一下他在三十年中，領導着他的民衆已經跋涉過多少不可思議的驛程。在三十年前，一個渺小的「苦力」律師，在南非洲受人腳踢侮辱的今日已掌握了三萬萬人的全權。他最近和歐洲及世界最驕傲的帝國總督面對面簽訂一張可以使世界改換面目的條約，這個和約震撼了那個超越在尼尼物及巴比倫（譯者按：尼尼物爲古代亞洲亞細亞王國的首府。巴比倫爲古代東方最偉大宏麗的都會。）以上的大英帝國的基礎。今日我們當還能回憶起在九年以前，（譯者按：本序作於一九三一年，九年前指一九二二年事。）我們歐洲的政治界並不重視印度的命運，有不少人抱着嫉忌的觀望態度，因爲大家第一次注意到這個亞洲的「巨魂」（穆哈德瑪）他素來是沒沒無聞的，大家聽到他宣布非暴力革命的使命時都不禁聳聳肩胛表示輕蔑而且發怒。賭局已結束了。這一輩人都輸了。我們呢，向前邁進！

東西思潮的交流

在這一篇關於一個西方帝國與一個孱弱的印度老人的敘史詩的對照裏，世界的人士最近都變成了驚愕的觀客，我們西方的羣衆平日素拖着戰鬥的雄雞姿態，所看到只是關於歐亞二洲的決鬥，至於我個人，則看到了人道兩方面的一個樹牆。是人道兩方面的好合。思想上的兩股潮流將匯流在一起而混合爲一。

這兩股潮流已經在甘地的身上混合爲一了，他所蒙受的影響，不僅是亞洲的，他同時還受到歐洲最優良的高等教育。

在西方，甘地得以認識他的祖國與他的種族的偉大性。他十八歲時，兩個英國的通神論者使他從愛狄文安

諸德的譯文中認識了「季達」經，在他認為是關於認識真理的一部卓絕的書。白拉槐資基夫人引起他研究印度教的興趣，這在他本來是視為一種羞辱的。一個老頑固的英國人叫菲律賓力克賓扣脫的，把他素來視為不足為奇的印度歷史及歷代的叛逆史在他面前展開出來，賈利爾啓示他以伊斯蘭教和穆罕默德的英雄世界。過了若干年後，在非洲，托爾斯泰成爲獨立思想，深奧道德與絕對真理的不可思議的模範。這是他第一次和托爾斯泰周旋，便好像在高山擁抱着那一幅宇宙之愛的鳥瞰圖一樣。安諾德的「亞細亞的光明」啓示他以超世絕倫的菩薩的笑顏。他誦讀通神學會翻譯的「優婆尼沙曇」經最後又一個英國朋友叫亨利波拉克的借給他一本羅斯金（譯者按：英國文藝批評家，一八一九年生，一九〇〇年卒，初撰藝術論文後轉筆鋒於社會問題。）著的「直到終點」，在他的朦朧心靈上又發生了一種磁電作用。這是從羅斯金的作品中，他受到最深刻的信念，社會革命前驅者的歐洲給予他以決戰衝擊的短瞬時間；牠的強制行爲，驚醒了他以勞動者的法律，這法律將成爲世界的主宰。

我們要注意到另一件事，有些人以爲西方的基督教思想對於甘地發生過很大的影響，其實並不盡然，自然不用隱諱，他曾經受到「新約」聖經（特別是登山寶訓）在道德方面極深的感動；因爲他在那裏發現了他的捨棄自身的理想。除此以外他並沒有其他新的發見。與其說他崇拜基督還不如說他崇拜菩薩更來得適當，他爲了菩薩愛一切的生物，所以覺得他的崇高，在哲學上的觀點，他認爲基督教徒的原則在他看來並沒有什麼異常之處。「在犧牲的一點，在我看來印度教徒超出在基督徒以上。如果要我承認基督教是一切宗教中最完美的，這是不可能的。但我也並不相信印度教是最崇高的宗教。」

那可以說是歐洲近代的世俗思想：羅斯金，托爾斯泰，賈利爾，安諾德等等都給予他以思想上的影響，現

在輪到了甘地，在他的理知的行動中再加以發揚光大。

在這個行動中，他經常受到歐洲人士的支持。甘地若使沒有得到同情於他的有識歐洲人士的忠實的及熱誠的援助，他或者難於獲得像今日那樣的勝利。

其中有一個便是介紹這本書於歐洲讀書界的安特魯君，是甘地手下的一名健將，從納塔爾初次發動「沙蒂雅格刺哈」起，已參與其事了，他在一九一四年又做了甘地與史默資簽訂和約的見證人。他覺得在非洲及印度輔助甘地並不叫他滿意，用了十年工夫旅行各地實際調查印度人的狀態；他的足跡踏遍廣大的不列顛帝國的國土：錫蘭，澳洲，馬六甲，新西蘭，香港，並遊歷東非及南非洲。他常和低賤的印度窮苦大眾廝混在一起，他專門調查雅片問題，在一九二八年的亞桑禁煙會議上，他寫了一篇有名的報告書的序文。他的年事雖已高大，但是並不減削他對於正義的一股熱情。

（譯者按：羅曼羅蘭寫這篇序文時在一九三一年三月間，原文揭載在喬治德卡米爾女士法譯本「甘地自敘傳」的卷首，這法譯本是根據着安特魯的「甘地自敘傳」而編成的。）

甘地自叙傳目錄

序一（牛若望）

序二（楊家駱）

序三（阿特里雅）

英文譯本序（安德魯）

法文譯本序（羅曼羅蘭）

第一章 誕生與家庭

我的耿直的父親 我的虔敬的母親 一個平凡的小學生 一個失職的教師 二齣動

人的戲曲 童年的訂婚與結婚 新婚第一夜

第二章 在公立中學

迴避體育訓練 習字英語與幾何 梵文與波斯文 結識了一個損友 肉食者的一席

話 破題兒第一遭喫肉 偷喫肉的內疚 從墮落窟中脫逃 對於妻子的暴行 吸

烟不遂實行自殺 誠實的懺悔罪狀 我看護臥病的父親 終身莫贖的罪污

第三章 青春初期

宗教的斷片觀念 印度教與基督教 以德報怨的教訓 升入大學後的徬徨 準備到

英國去留學 家族大會的裁決 從孟買到南安普吞

第四章 倫敦生活……………三九

我變成蔬食主義者 學舞不成學提琴 極力節約安步當車 偕女友登山遊覽 吐露

結婚的真情 涉獵印度教經典 讀新約全書有感 對於無神論的反感 訪問馬寧大

主教 研究印度的歷史

第五章 歸返印度……………五三

獲悉母親去世噩耗 詩人兼珠寶商人 我的熱情的哥哥 改良印度兒童教育 婆羅

門出身的廚司 氣焰萬丈的英吏 英國大人的氣度 烏烟瘴氣的世界

第六章 到納塔耳……………六四

南非洲的印度人 頭巾問題的糾紛 乘火車遭遇侮辱 蠻橫的馬車稽查 旅館拒絕

印度旅客 坐頭等火車的糾紛 邂逅黑人投宿旅社

第七章 在普萊多利亞……………七五

在南非的宣教師 參與禱告禮拜 對於贖罪的見解 發起印度商人集會 律師的成

功祕訣 涉訟法庭兩敗俱傷 律師的真正任務 禁止人行道上行走 參加惠靈登大

會 我對於基督教的見解 涉獵各種宗教書籍 接受宗教服役原則 不損友誼的絕交

第八章 德爾班的騷擾……………九二

路透社的歪曲報道 納塔耳的歐洲會議 引起了軒然大波 兩種不同的勸告 橫遭

羣衆包圍毆辱 喬裝警察虎口餘生 提高了印度人的威信 大事化小有事化無

第九章 部耳人的戰爭…………… 一〇四

不列顛屬民的地位 一篇效忠帝國的演辭 印度人的勞績

第十章 黑死病…………… 一〇九

我雇用歐洲女書記 一個特出的女書記 創辦印度輿論週刊 不可接觸者的區域

急救黑死病患者 一個殉職的女護士

第十一章 堅持到底…………… 一一七

茶館裏交識的朋友 縱火燒毀印度人區 無利可圖的事業 羅斯金的「堅持到底」

菲尼克斯殖民地 天無絕人之路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第十二章 組魯人的「叛逆」…………… 一二七

我當救護隊軍曹 我默想獨身問題 對於獨身問題的探究 獵擊人類式的戰爭 沙

蒂雅格刺哈的定義 醫師的欺瞞義務 我妻的勇氣 水療法的無效 真理把持的實例

第十三章 精神的訓練…………… 一三八

以身作則的訓練 廢除體刑制度 小麥中的莠 贖罪與絕食 絕食的困苦與效能

我與妻的爭執 我的賢淑的妻

第十四章 納塔耳的真理把持…………… 一四六

發動真理把持運動 真理把持參加者 否認婚姻效力的判決 一羣婦女鬥爭者 我

的策略與計劃 自告奮勇的我妻 三個月的監禁

第十五章 消極的抵抗 一五四

幾個勇敢的姊妹們 真理把持的要領 罷工者的苦衷 良莠不齊的罷工者 步行四

十五公里 和鑛主們的談判 罷工者的出發及駐紮 甜蜜的回憶 堅忍的精神

等待政府逮捕的一羣

第十六章 入獄與勝利 一六五

第一次被捕交保 與監獄警官為友 煤礦變成監獄 政府的鐵血政策 一個急智的

勇士 我從牢獄釋放出來 三條復工的條件 鐵路職工罷工風潮 俠義精神的表現

簽訂一種臨時協定 第一次歐戰爆發

第十七章 邁返 一七九

詩人太戈爾 印度公僕會 戈卡爾的死耗 申請入會的挫折 二百萬人的盛會

實踐節食的誓願 髮束與聖紐 創設真理學院 限期廢止契約制度 真理把持者的

成功

第十八章 香賓藍 一九六

洗滌靛藍的污點 可珍貴的友誼 律師退為書記 警察署長的致候 從事實際的工

作 人類最高的法律 訟案的撤回 一種大膽的試驗 鄉民的陳述書

第十九章 凱刺 二〇九

一羣義務女教師 施藥及衛生事宜 只有蔽身的布片 請願免征田賦 真理把持者
的宣言 人民的公僕 偷洋蔥的賊

第二十章 戰爭公會議 二二〇

印度教與回教徒 卡里法問題 我與印度總督 募集補充兵運動 禁不住妻的引誘

極度衰弱後的反應 一個古怪的冰醫師 我飲羊乳的原因

第二十一章 牢力法案 二二三

沙漠中的吶喊 反對鹽稅發賣禁書 我變成紳士囚徒 悲慘恐怖的一幕 與警察署

長辯論 喜馬拉雅山般的錯誤 不服從運動失敗的原因

第二十二章 安里察公會議 二四四

印度教與回教聯合會 護牛與抵制英貨 不合作運動的來由 英王的改革方案

第二十三章 紡織土布運動 二五一

紡織土布 實行手工紡織 織布廠主一席談 給婦女們找工作 全印度國民議會

向讀者告別

譯者跋

甘地自叙傳

張天松譯

第一章 誕生與家庭

我的耿直的父親

甘地的家族屬於巴尼亞宗族（譯者按：印度教對於種姓制度共分四級，第一種姓是婆羅門即智識和宗教階級，第二種姓是刹帝利，即軍人和政治階級，第三種姓是吠舍，即工商階級，第四種姓是首陀，即勞工階級，巴尼亞宗教則為吠舍種姓的分支，其原始的工作屬於商業及農業。）他最初出身好像是做小本紀經的，但是，共有三代是歷任喀蒂亞華（按喀蒂亞華是印度西端一個小的半島，劃分有不少的印度聯邦，其中在喇其谷。）許多邦國的首相。我的祖父于堂香甘地，稱呼為奧大甘地者，是一個道根堅固的人物。政治上的陰謀強迫他離開坡班達爾（一名白城）。在那裏他曾為當地叫「地王」（按：每聯邦的首相都往往被尊稱為「地王」。）後即出亡到朱那迦特。在那裏，他用左手向奈華李致敬。有一個人看到了這種禮貌上的過失嘖有煩言，他便這樣解釋他的理由道：「我的右手已經為坡班達爾服勞了。」

奧大甘地喪失了他的花燭妻後娶了一個填房。他的第一個妻生了四個兒子，第二個妻則生了兩個。在我童年時，我從來沒有猜想過奧大甘地的兒子們不是由一個母親所產生的。這六個弟兄中的第五個名賈刺瑪香甘

地，人家稱他爲賈白甘地；第六個名都西大甘地。這兩個弟兄，先後都做過坡班達爾的首相。賈白甘地就是我的父親。他最先在喇其谷做了若干時期的首相，後來又在王家納做首相。在他死的時候已經辭去了喇其谷首相的職位而退隱了。

賈白甘地一共結了四次婚，他的妻都接連死了。他在第一及第二次結婚中，生了兩個女兒。他的最後一個妻叫普麗蓓，生了一個女兒，三個兒子，我是最小的一個。

我的父親熱愛他的民族，耿直，勇敢而慷慨；他是有激烈的性格。他是多情善感，有時耽悅肉體的快樂；因爲他在四十歲以後還作第四次的結婚。但是他清廉自守，無論在家裏或在外面享有絕對公正無私的盛譽。他對於國家的忠誠是頗著名的。有一天，一個政務官講述到他的王公時用了侮蔑的口氣，我的父親奮起攻擊他。那個政務官惱羞成怒，要求賈白甘地向他道歉。我的父親嚴加拒絕，他便被監禁了若干小時。但是，等到政治官探悉賈白甘地是有不屈不撓的勇氣，他便下令把他恢復了自由。

我的父親從來沒有收括財富的野心，他遺傳給我們以有限的財產。他除了過着實際的生活以外並沒有受到任何的教育。他對於歷史地理都是茫然無知。但是，他由於在事實上所獲的經驗幫助他解決最錯雜的事情使他能够領導一百多人。他受到極少的宗教訓練；但是他在寺院的參拜中及聽聆印度教的說教時獲得了這種修養。在他暮年時，他聽從一個教養頗深的婆羅門（僧侶）的勸告誦念「季達」經，他每天常來我家，在禮拜的時間用着高的聲調，朗誦着聖經的章節。

我的虔敬的母親

我的母親給我一種極深刻的聖潔的回憶印象，她是一個篤行的宗教徒，從來沒有吃過一頓不做禱告的餐食，她每天必到寺院裏去成爲日常的功課，日子雖已很遙遠，可是我仍能回憶起來，她從來沒有遺忘奉行宗教的齋戒，她選擇了幾種最難實行的善願而毫不懈怠地謹奉遵守。即使有了疾病，她也並不爲是一種充足的理由而托故放棄。我還記得我的母親爲了遵守一個特別的斷食善願，甚至於害了一疾病。接連二天或三天禁食在她是不足爲奇的常事。在齋戒期中她每天只吃一頓已成爲一種習慣了，她還認爲不滿意在這個時期內，甚至於每隔一天兩天內必有一天整日絕食。還有一次，她宣誓在沒有看見太陽以後，她不取食任何東西。在這幾天中，我們一羣小孩子，老是望着天空以便發見了太陽可以去通報我們的母親。在多雨的季節，有時整個一天看不見太陽；我記得有幾天，我們看到了太陽的突然出現，我們急忙到家裏去向我們的母親報告新聞。她於是走出屋外要親眼看一下太陽，但是，在那個時候，太陽又隱沒不見了，她仍舊守好齋戒。她很高興地說：「那沒有什麼要緊，神不要我在今天吃飯。」她重新進去做她的家務。

我的母親有一種很沉着的判斷力。她頗關心政治的局勢，宮廷中的貴婦們都極推重她的智慧。我時常跟從她，因此在童年時即獲得有特殊的優權出入宮闈，我還能記得我的母親和薩希泰谷孀母劇烈論爭的往事光景。

一個平凡的小學生

我誕生在坡班達爾，時爲一八六九年十月二日，我的童年生活便在這裏過去，後進了當地的小學受初次的教育。

我克服了很大的困難才弄明白乘法表，在這一個時期中所發生的事件至今猶能回憶者，只是和幾個男孩子

勾結着戲弄教師的頑皮事情，使我想起在那個時候，我的明悟與記憶應該是很少的發達的吧。

我大約在七歲的時候，我的父親離開坡班達爾膺任喇其谷宮廷中的官職。我就被送進喇其谷初級小學校，我對於這一個時期的事情都能完全記憶清楚，例如我記得起許多教師們的姓名和各人的性格。在坡班達爾，正像在喇其谷一樣，關於我讀書方面沒有可以記載的事，大約我是一個極平凡的學生罷了。後來我進了另一個附近的小學校，不久，十二歲時進了公立中學校。我記得在這一一個我的短促的生活過程裏，我從來沒有向我的教師或我的同學們說過一句謊話。那個時候我很胆怯常避開一切的同伴。我的唯一的伴侶只有書本和我的課業。我有一個準時到學校的習慣，等到一下課，即跑回家裏。我像脫逃一般爲了要避免和人家談話，因爲我害怕人家要取笑嘲弄我。

一個失職的教師

我在公立中學第一年考試時發生了一件事，覺得有在這裏附帶報告的價值，視察員祁爾氏到學校裏來參觀，他出了五個字句叫我們默寫。其中有一句是『湯罐』。我不知道他的正確的寫法。教師暗底裏用他的鞋尖向我做暗示，但是我並不明白他的意思。我怎樣會知道他原來要我偷抄隣座一個同學在石板上所寫的這一個字呢，我只知道教師的責任是在監督我們。這一次測驗的結果，所有的學生，除了我一個人外，都沒有把『湯罐』這個字寫錯。只有我一個人是愚笨的，那一位教師事後設法使我知道的愚笨的原因，但是仍舊不免使他失望，偷抄這一個勾當在我是決不願意學習的，可是自發生了這件事故後，我並不減少對於我的師長的敬意，因爲我每次對於我的長輩有什麼過失時終是盲目的，到了後來，我發現我的教師還犯有其他的過失，但是我仍不減少

我對於他的尊重。因為我能遵守對於尊長的綱紀而從不判斷他們行爲的是非。

二 齣動人的戲曲

另外還有二件事，也在同樣的年代發生，時常留在我的記憶中。

平常我憎惡課外的讀物。我每日必完成我的課題；因為我害怕受到教師的譴責。因此，我雖學習我的功課，但是我的思想往往並不集中在功課上。這樣在繁忙的功課之外，當然沒有餘暇去讀補充的讀物了。可是，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了我父親買來的一本書上，那是一齣描述希刺華那孝行的戲曲，我讀時得到極大的益處。在差不多同一個時期，家裏來了一隊旅行劇團。其中有一幕劇情，表現希刺華那雙肩縛了背帶，馱着他的喪明的父母在旅行各地。書本和演劇在我的思想上留下了一種不可消滅的痕跡。我對自己說：『這是應該效法的一個榜樣。』希刺華那的父母痛悼他們兒子死時的一幕悲苦的劇情至今還歷歷如在目前。這一種可歌可泣的戲曲使我深受感動，我曾經用我父親買給我的手風琴演習這動人的曲子。

還有一本戲曲也會給我以同樣的影響。在這個時期，我得到父親的准許去看一齣叫做『哈里香特刺』的戲，是由某劇團上演的。這次的表演使我狂喜，大有百看不厭的情景。這齣戲曲常迴繞在我的心目中，我也曾經多次上演過。我夜以繼日地這樣自問：『爲什麼世界上的人類不都像哈里香特刺那樣的率真呢？』這一齣戲曲激動我的唯一思想，便是學取哈里香特刺一生所經歷的過程而去追蹤真理。我在文字方面確信哈里香特刺的故事。我每次回憶着他會情不自禁地流眼淚。今天，我的判斷力才告訴我哈里香特刺不能成爲歷史上的實際人物。但是，在我個人，哈里香特刺與希刺華那都是活潑潑的實際人物；到了今日，我自信，無論看書或看戲，

我還是能像從前一樣地深受感動。

童年的訂婚與結婚

我知道若使我要做一個忠實的真理崇拜者，我便應該嚙飲無數杯的苦爵，這些都是無法避免的。這是一件悲痛的責任，我必須先把我自己在十三歲結婚的事實先在這裏做個詳細的報告。今日當我看到在我監護之下的同樣年齡的孩子們，我想到我自己的結婚，我不能不抱怨自己而慶幸他們能逃避與我同樣的運命。我看不到有利於像我那樣不合理的結婚的任何道德上的論辯。

請讀者們不要發生誤解，我說的是我的結婚事件而不是訂婚。因為在喀蒂亞華關於這兩件事都有不同的儀式。訂婚是青年男子和少女雙方父母間互相交換的一種預約，牠並不是不可違背的。若使男子死了並不能強制少女守寡，這僅是家長間的一種協商，並不取得子女們的同意。而且往往他們自己都不會知道的。我好像曾經訂過三次婚約，雖則我完全不知道在什麼年代先後舉行過儀式。人家後來告訴我，最初人家給我選擇的兩個少女，一先一後都死去了；所以我便陸續行了三次訂婚的手續，我還有一些模糊的回憶印像，我的第三次訂婚是在我七歲的那一年。這也是人家告訴了我而知道的。我現在要敘述的不是關於訂婚的事，而是在我記憶中最清楚的結婚事件。

我們兄弟共有三人，這是人人所知道的，最大的哥哥早已結婚了，我的父母決定要把我的二哥和一個堂兄及我的結婚禮在同一個吉日舉行，家人並不關心着我們的幸福也不注意到我們的願望，那只不過是顧慮到我們家庭方面的經濟及便利問題罷了，在印度，結婚不是一件平常的小事情，新婚夫婦的家長們往往爲了舉行婚事

而有破產的，他們浪費了時間和金錢，耗費着許多月份在製衣服，購備首飾，及準備筵席的預算，男女雙宅都各在儀式及膳食方面爭奇鬪勝，女人們不管有沒有好的嗓子都要拚命地唱歌唱得聲嘶力竭，有時甚至於唱到臥病，這樣的喧囂熱鬧終要騷擾得隣居不寧才肯罷休。在隣居的人們，也視若常事，他們雖耳聞那些聒亂的聲浪後看到了那揚天的灰塵垃圾及喜宴後狼籍的殘物，他們並不驚奇，因為他們都知道到了某一個時期，他們也將如法泡製還敬他們的隣居的呀。

我的父母爲了想到同一個日期中，可以解決這些令人頭痛，繁文褥節，而且可以節省金錢同時減少排場。因爲若使把我們的婚禮分三次舉行，那一定還要耗費更多的錢財。我的父親和我的伯父年紀都已很老了，我們都是最小的兒子。他們自然都願意在未死以前參與這樣一種最後的家庭喜慶。爲了這種種的原因，於是三組的婚禮便決定下來了，我在前面已經說到，大家開始在幾個月中忙碌地從事籌備工作了。

新婚第一夜

我們看到了家人準備的情形才知道我們未來的婚禮，我對於這一件事所有的觀念，只是穿着華麗的新衣，鼓鉦的巡迴，儀仗的遊行，精美的宴席，和多了一個和我共同遊戲的陌生小姑娘罷了，至於生理上的慾望是到了後來才發覺的，我預備隱祕我的羞事，不過只報告幾點似乎值得公開的事實。

我同我的哥哥都從喇其谷被送到坡班達爾，我的父親雖位至「地王」，他是一個國家的公僕，而且頗得薩希泰谷的寵信。他直等到將近主持婚禮的吉期才得請假，薩希泰谷特地派了一輛專程的雙馬車送我的父親回到故鄉，這樣的一輛馬車預算可以減少兩天的旅行日期。但是時運不濟，却發生了一件不幸的意外事故。原來從

喇其谷到坡班達爾如乘普通車輛須走五天的路程。我的父親則預備在三天之內趕到故鄉，但是當他乘的那輛雙馬車走到第三個驛站時車身忽然翻覆了，我的父親受了重傷。他同我們一樣擔心着婚禮或將蒙受影響，但是日期早已決定了，怎樣可以再延遲長期呢！我只知道沉溺在幼稚的快樂中，甚至於把父親的可憐的遭遇都放到腦後去了。

我在我的父母心目中，向來是一個孝順的兒子，但是我可並不因此而減少着肉慾的引誘。我也聽過關於子女們應當犧牲一切幸福奉侍父母的教訓。可是，爲了懲罰我對於快樂的耽悅竟發生了一件變故，我後來要把牠敘述出來，從此以後，我便不敢再湧現在我的思想中了。尼希古拉郎咏唱道：『雖則我們用盡氣力，若不根絕慾望而欲捨棄事物，那是徒勞無用的呀！』每次我朗誦到或聽到這一句說話時，我便要回想起那一件意外的變故而使我羞愧得無地自容。

我的父親雖已負傷，但仍舊專心主持婚禮，臉上裝出很健康的神情，我每次回憶舊事時，在今日還能看見他在舉行婚禮各種儀式時所坐的位子。我自己覺得我不應該到了後來責難我的父親在我年紀很輕時即舉行結婚；因爲在那一天，我覺得一切都圓滿，愉快而又正常。我在那時也急於需要結婚；我的父親的一切舉措歷歷在目，使我深受感動，現在回想起來是不應該加以謗議的。

我能够把當時結婚的情形作一次詳細描的寫。我能够追述當初我們怎樣履行『七步』的儀式；（譯者按：『七步』印語稱爲『薩普筍巴地』是由新婚夫婦在互相宣誓彼此忠信獻身之後，履行這種儀式，此後婚事即不能取消了。）新婚者怎樣彼此把糕餅放在對方的口中；（這種糕餅名『剛薩爾』，是用麥粉及糖合製，在舉行婚禮後須共同進食。）我們怎樣開始同居起來。

兩個無邪的孩子毫無所知地就被投入生活的大洋中了。我的嫂嫂給我準備好了第一夜的一切知識。我不知道誰把所有的知識告訴了我的妻。我從來沒有問過她我也不願意問她。讀者們或者會明白我們當初是怎樣地緊張而又冒昧。我們那時的確是太膽小了，我不知道怎樣對她說話而也不知是否應該和她說話？關於這個主題，一切旁人的意見和指示都是歸於無用的。……我們後來漸漸地認識我們的性情，而很自由地互相交談起來。我們是同樣的年齡。但是我並沒有等多多少時候，我便確定了我做丈夫的權利。

第二章 在公立中學

迴避體育訓練

我結婚時還在公立中學讀書，我的三個哥哥和我都在同一個中學裏。大哥哥的班次很高，那和我在同一日期結婚的哥哥則僅比我高一班。我們的學業爲了受結婚的影響而延遲了一年。我的二哥受到更不幸的結果，他後來甚至於輟讀不再求學了。老天知道有多少的青年爲了這樣的場合而愁苦。因爲只有在印度的社會制度中，結婚和求學這兩件事是採取平行方式的。

我個人則仍繼續讀書。因在學校裏我獲得教師們的愛護，終算沒有把我當作一個懶惰學生看待。每一個學期，學校裏把我的品行報告單及分數遞進表寄給我的父母，都是列入優等。時間雖很久遠，我還能回憶我的天資並不聰明但是我很謹慎我的品行。若使我偶然犯了輕微的過失，我必流淚痛悔。當我覺得應受（或者至少在教師目光中認爲應受）一種譴責時，那是使我異常難堪的。有一天，我受到了一種體罰。這個懲罰在我自己已是明知是無辜被冤曲的，所以在受了罰後，我不禁哀泣起來。那個時候我正在第一班或第二班讀書。

等到我升至第七班時，又發生了一件意外事故，那時候的校長是陶刺白其愛杜爾其祿米，在學生中間都認爲他是一個可親近的人物，因爲他是一個公正的同時管理有方的教師。他曾經發出一個布告凡屬高級班裏的學生都應該受體操及球戲的訓練。我一向是厭惡學校中的一切運動，在沒有受到強制以前，我從沒有參加過足球或其他的球戲。我所以迴避這種運動的理由，一則爲了我的膽小，二則在我視爲那是可笑的事情。我在那個時

期具有一種謬誤的成見，以爲體育和學校中的遊戲不應列爲教育的一環，今日我才發見體育在教育上所佔的地位實不亞於智育。可是我也得聲明一下，我那時的體格並不能說壞；因爲我是明白在野外作長途步行的益處；爲了實踐這個訓言，我就養成了走路的習慣。直到如今我還保持這種習慣，而這種散步使我造就成一種堅強的體格。

我對於運動不感到興趣的另一理由，是爲了我有一股孝順父親的熱誠。每次等到教課剛完畢，我就急不及待地跑回到家裏去服侍父親，後來學校中規定的必修體育課程，就在這個時間內舉行，我曾經請求祁米先生寬免我參加體操以便能夠歸侍父親，但是他並不接受我的請求。有一次，記得是星期六，上午有功課，課後我即回家，但是下午四點鐘須上體操課。我那時並沒有錶，有雲的天氣使我弄錯了鐘點。等到我趕到學校裏，其餘的同學都早已散課了。到了第二天早上，祁米先生看點名簿發覺我的缺課。他查問我缺課的理由，我便將經過的情形向他解釋一遍，但是他並不信我的話而罰我付一筆小數目的罰金。

我的罪名是說謊飾非！這使我覺得是很難受的。怎樣可以證明我是無辜的呢？想不出方法，我難過得哭起來了。我明白一個言必有信的人同時也應該是一個細心遇到的人。那次的疏忽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例子。我還能彷彿記得我終於付了那一筆罰金。我的父親後來寫信給校長，告訴他在學校散課以後需要我回家料理家務，這樣一來，我便得邀准可以不再上體操課了。

習字英語與幾何

我雖則並不爲了忽視運動而蒙受損失，我今日却另爲一種失策而感到苦悶。在求學時期我並不以爲練字體

也是教育要素的一環，一直到了我在英國留學時還是毫不重視習字的一道。後來我在南非洲時，看見許多律師和生長在當地受當地教育的青年們都寫得一手好字，我自己覺得很慚愧，而且深悔這個缺陷。我知道凡是惡劣的書法是容易被認為受着不完備教育的一種記號。後來我雖努力設法要改善我的字體，但是已經太遲了。我在青年時代所犯的疏忽不能再補救了。目前在我認為凡是教授小孩子學習寫字以前應該先教他們學習繪畫。讓小孩子們用觀察的方法練習字體罷，教他們用和描畫花鳥物件時同樣的方法。孩子學會了繪畫後自然更容易學習寫成很美觀的字體。

在我做中學生時代還有兩件回憶值得敘述的。

我爲了結婚的原因，在學期上荒廢了一年工夫，教師願意恢復我的學程便把我跳升一班，那是只有成績特殊優良的學生才可以享到這種特權。我在第三班裏不到六個月內，經過了考試便升到第四班裏了。在我們的教育制度中是以英文爲官定的語言，在開頭幾天我便覺得如湯沉在大海中一樣。幾何學一科在我是認爲一種困難的新的課目，而且是用英文講的更使我不容易領悟。教員教得很賣力，但是我聽了仍舊沒頭沒腦。因此我時常意氣銷沉表示失望，願意自動退降到第三班去，因爲我感覺到二年的科目要在一年中修畢，於我是太重了。但是這樣一來不但使我個人失面子，而且要使我的教師信望失墜，因爲他鑒於我的勤學而把我推薦升班的。爲了這雙重的原因，我仍舊留守我的班次。因此，我仍努力學習，等到練習到安格里特（公元前第三世紀的希臘幾何學者）第十三命題時，我便豁然開朗覺得一切都很容易解答了。一個題目只需要用理知的力量去解答的決不會難的。從那個時候起，我對於幾何學感覺容易而發生很大的興味。

梵文與波斯文

梵文一科在我覺得也是一種困難的課業。學習幾何學只要憑着記憶力便够了，至於學習梵文非得背誦不可。在第四班時便有這個課目了。等到我升入第六班時，我對於牠更覺得勇氣全無。教師是一詞很嚴厲的師長，我怕做他的學生。恰巧有一個教波斯文的教師和他做着對壘，教波斯文的教師人很寬容。同學們中互相私語說波斯文很容易學習而且兩位教師對待學生很和善。波斯文的「易學」引誘着我，有一天，我去聽講了一課。教梵文的教師很難過，他責備我道：「你怎樣可以忘記你是一個「梵希那華」」（譯者按：凡信仰唯一最高神的弟子，都被稱為「梵希那華」，他們絕對禁止殺害任何動物的生命而嚴行素食。他們養成慈悲及愛的情感。）父親的兒子？爲什麼不學習你的原來宗教的言語？若使你感覺到困難的地方，爲什麼不到我這裏來呢？我願意盡我的可能力量好好地給你講解梵文，你若使能按部就班學習，一定會有進步，將來可以獲得許多有益的受用。你不必失望。請你重新再來聽我的梵文課程。」

這一席的和善的話使我聽了不覺面紅耳赤。我不能辜負我的師長的厚意。到了今天我對於克里希那漢卡潘地亞掬示很大的感激熱忱，因爲若使我在當年並不稍許學習他所教授的梵文，我不會在後來對於我們的聖書發生興味。我現在深悔沒有對於這種語文獲得更完備的知識，從今以後，我感覺到所有的一切印度青年，不論是男孩子或小姑娘，都應該研究學習梵文的課目。

現在，我確信在印度高級的教育課目中，在本地方言之外，應該列入印度文，梵文，波斯文，亞刺伯文，及英文，這一張課目表不再會令人望而生畏，若使我們的教育制度是有系統規律的，若使學生們以解脫強迫學

習外國語的桎梏，我相信對於研究這些言語並不是一件討厭的事而應該是覺得愉快的事，因為若使對於一種言語有了科學的知識，也可以在研究其他的言語時得到不少的便利。

結識了一個損友

我在公立中學時結識了幾個窗友，其中有二人，一先一後都與我堪稱爲莫逆之交。其中一友相交的時期，並不長久，雖則我把他謬托知己，可是他爲了看見我另外結識了別一個朋友，我們的友誼便中斷了。我對於第二次的友誼，却視爲我的生活史上的一大悲劇。這友誼的維持頗長久，爲了我抱着規勸改善的懷抱。這個同伴原來是我哥哥的一個朋友，他們兩人都是同班的同學。

我認識我的朋友的朋友的弱點，但我那時把這個同學當做爲一個忠實的朋友。我的母親，哥哥和妻都預先警告我說我已交了一個損友。我是一個自信力頗強的丈夫，不聽從我妻的意見，但是，最先我不敢違背我的母親和哥哥的意旨。可是，後來我和他們辯論，我告訴他們道：「我也發覺在這個青年身上你們所舉發的弱點，但是你們並沒有發見他的長處。他不會勾引我走入邪路，因爲我和他來往其目的是要規勸他改善。我確信如果他能糾正他的短處，他一定能够變成爲一個出色的人物。我請你們不要擔心我這個主意。」

我知道他們並不滿意，但是他們接受了我的解釋而仍放任我與他來往。我到了後來才發覺我的估計是錯誤的。凡是一個人要規勸他所親近的人歸正者，在這個時期內便不應該再和他有過於親密的感情。真正的友誼，是在這世界上罕見的一種，心靈上的交相契合。只有在兩個意氣相投的人能够把友誼持久，而彼此可以發生互相影響的効果。在友誼上並不是隨便會有改善任何一個人性的機會，我深信一切凡屬排斥他人而專有的親密友

誼是應該避免的，因為，人類對於道德的薰化終不及對於罪惡那樣的容易被誘惑。凡是欲做神的朋友，最好一人獨行或者做整個世界的公友。我自己竟會鑄成大錯，我雖竭力欲培養成一種親密的友誼而結果却終歸於遭遇失敗。

肉食者的一席話

當我認識那一個朋友時，在喇其谷恰巧發生了一種「革新」的風潮。他告訴我，在我們的教師中有許多人在私底下祕密喫肉飲酒，他還舉出在喇其谷聞人的名字，說他們也是屬於同一個組織，而且公立中學的學生們也有參加的。我一聽到這個消息，便覺得很悲苦而又驚奇；我問我的朋友關於這些事實的理由。

他說：「我們所以變成爲衰弱的民族，是爲了我們不把肉類當做食料的緣故。你知道我是一個很強壯的，時又是一個著名的賽跑家，不是別的原因，因爲我是一個肉食者。凡是吃肉類的人們，從不會生瘡癤，也不會有腫瘤，卽或偶然染患，也可以很快地痊愈。我們的師長和其他有聲望的人們，他們都實行肉食，而並沒有變成魯鈍懦弱的人物。他們都認識肉食的效能。你也應該和我們同樣，靈不靈不妨一試，試後你便可以知道將獲得多少的力量了。」

關於這一大篇肉食者利益的話，他不止一次向我誘勸進言。我的哥哥也聽從了他的說話，竭力支持他的理論。我在我的哥哥和那個同學旁邊自然是一個容易被說服的弱者，他們兩人都是比我強壯，堅忍而又高貴，那個朋友有許多使我欽佩的地方：他能夠長距離的賽跑而且跑得非常的快，他又擅長跳高及跳遠，他可以忍受無論那一種的體罰，他經常在我面前自誇，大凡一個人最容易羨慕在他身上發見着自己不會的特長，我對於那

個朋友的所有絕技深致敬佩，這自然而然會使我發生學習和模倣他的心理和志願，我既不會跑也不會跳，爲什麼我不把身體鍛鍊得像他同樣的強壯呢？

我原來是一個很膽小的人。我畏懼賊，幻影與蛇。晚上我不敢出門，黑夜更使我充滿着恐怖。在黑暗中我幾乎不能入睡，因爲，我會馬上想像到鬼怪，賊，和蛇蝎，三者會接踵來襲擊我。在夜裏不點燈，我就不能睡眠。我的年輕的妻休息在我的身邊我怎樣可以把我的恐懼心理告訴她呢？我知道她是比我胆子大得多，這豈不是一件怪難爲情的事嗎？她不怕幻影，不怕蛇。她在黑暗中敢隨便往那裏跑。我那個朋友深知道這一切的弱點。他曾經對我說，他可以把活潑潑的蛇提在手裏，他膽敢和賊挑戰而且絕對不相信有鬼怪。這都是受自肉食肉食的賜予。

那個時期，當地流行着一支南爾曼的歌曲：

「英國人多麼強悍有力

他驅使短小的印度人奔走

因爲他是猪肉的大食客

他高長得像子午線一樣」

這些理論對於我，發生很重大的影響，不久我終被說服了。我開始思索着肉類是能使我強壯有益的，肉類能使我膽大有力，若使當地的人民都能吃肉，英國人很快地便可以被驅逐出境。

破題兒第一遭喫肉

於是約定好了一個開始肉食的日期那是應該私下祕密舉行的。甘地的家族都是「梵希那華」的篤行者。我的父母都有很堅強的信仰，在我的家裏還有他們自己的私廟。在古雅刺，印度耆那教的勢力很普及，（譯者按：耆那教爲印度教中的一派，與佛教同時創立。這一派教門以不殺害生物爲基本的教律。在西印度方面，許多梵希那華的信徒，也接受著耆那教中禁止殺生的信條。）隨時隨地，都可以發生戒殺素食的影響。在古雅刺無論是梵希那華信徒，或耆那教信徒，都是嚴厲地排斥肉食。我是從小在這種宗教的傳統中生長起來，我是非常孝順我父母的，若使他們發覺我接觸着一塊肉的時候便要認爲是他們的一種墮落，此外，我對真理的愛好也使我特別發生躊躇的心理，我知道我喫起肉來便不得不隱瞞住我的父母，但是，我的心思我完全傾向於「革新」的一方面，則不是想在味覺上嘗試一下鮮味的問題，因爲我沒有想到肉類是有一種特別的滋味的，我只是打算變成一個強壯勇敢的人，而且希望我的同胞都能變成同我一樣，那末我們可以征服英國人而使印度得到自由的解放了。那個時期我還沒有聽到有人喊用「斯華羅傑」（自主政府）的名詞，但是我已懂得了所謂自由的意思。一種「革新」的熱狂使我變成了盲目者，我自以爲這一件隱瞞我的父母的祕密勾當，是並不損毀真理的。

日子到了，我很難描寫當日的情境。一方面，在我身上有一股「革新」的熱心，在最初，混雜着對於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的憧憬。另一方面，覺得我像一個做賊一般的偷偷摸摸的行爲是可羞恥的。我難於說明這兩種交織的思想中，究竟那一種使我發生以更大的影響。我們動身在河邊去找尋一個孤立的角落，在那裏，我看到了有生以來第一次瞥見的肉。我們也有英國式的麵包。這些食品中覺得沒有一件是有滋味的。肉是硬得像皮革一樣，我無法把牠吞下。我而且覺得欲作嘔，毫無食慾把牠丟了。

這一個晚上我不得安眠。一種夢魔襲擊着我，我每欲試行睡眠好像有一隻山羊在向我叫，我嚇得跳醒轉來

深自悔恨。但是我想到我的行為是等於一種責任而不是只顧口腹的享受，這樣一來我的心神似乎安靜了一些。

偷喫肉的内疚

我的朋友並不是一個爲了細故即綏退的人物。他準備好了許多精美的食品，都是以肉類烹製的，很巧妙地放在我的面前。至於會食的場所，我們不再選取河邊孤立的角落了，而是在一座大建築物的食堂中，有桌椅數事，那是我的朋友與那裏的主持人預先接洽就妥的。這樣的一種引餌收到很好的效果。我壓制住了對於英麵包的厭惡，我摒棄了對於山羊的惻隱心理，我變成了一個肉食的愛好者，如果沒有整塊的肉可啖，在菜裏和一些肉類也好。

這樣經過了一年的時間。但是前後只舉行過五六次的會食，因爲食堂裏並不是天天可供我們借用，而且我們有時也無力辦理價值頗爲昂貴的肉類饌品。我自己沒有錢可擔負這種「革新」的費用。因此每次終是由我的朋友供給一切必要的資金，我不知道他的金錢來自何處。但是，我的朋友時常會弄到錢用；因爲他曾經宣過誓，有志把我造就爲一個肉食者。他的金錢來源是有限的；因此我們此後舉行會食的次數也漸漸地減少起來了。

每次我有參加這種秘密會食的機會，我就不在家裏喫飯。我的母親自然照常叫我回家吃飯她要知道我不吃飯的原因。我只好這樣回答：

「今天我沒有食慾，我有些胃口痛。」

我這樣的撒謊，心裏是並不是沒有內疚的，我明知若使我的父母發覺了我私底下偷吃肉的事情他們一定要

震怒，認爲是一種莫大的罪惡，因此我的心中異常難過，像在噬咬一般，我只能自言自語：「雖則吃肉是對於「革新」食料必需的一種要素，但是瞞住了父親而出此行爲是一種重大的不孝，最好在我父母活着的時候，不要參預這一類的事情，等到父母去世以後，我可以自由了，我不是可以公開吃肉了嗎，我預備此後暫不吃肉了。」

我把我這個決心告訴了我的朋友，以後便不再跟他共同會食了，我的父母始終不知道他們的兩個兒子所做的行爲，我爲了不願意欺騙我的父母就不再和肉接觸了，但是，我並沒有和我的朋友斷絕，因爲我還抱着欲把他規勸遷善的強烈的志願，可是在不知不覺間却伏下了不祥的導線。

從墮落窟中脫逃

這同一個同學曾經引誘我幾乎做了一件離叛我妻子的勾當。我的朋友一天把我帶到一家妓院中去。他把所有應付的門檻都告訴我聽。一切都在事前準備好了。而且賬單也付清了。我便跌進了那個墮落的銷金窟裏，但是慈悲無量的神明保佑我使我克制自己，我在那個罪淵中突然變成了盲子和啞子，我沒有實現我的朋友的期望而急忙逃出來，好像有人在詈罵我，我羞得入地無門溜走了。

但是，從那時起，我經常感謝搭救我的神明。我記得在我的生活史上一共還有過四次相彷彿的事件，而差不多都是靠了我的好運道或不如說是我的個人的自制力幫助着我沒有跌倒。根據嚴格的道德學觀察起來，這幾件事故都應視爲已犯了罪惡一樣；因爲肉慾的順從是和行爲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照一般的情形說來，一個人沒有在生理上犯罪的是可以認爲已經解脫了的。我認爲我已脫離了罪惡便是根據這一種的意見。

在有些行爲中，如果能發生遁逃的情景那是一種意外的僥倖，無論是已經逃避了或者伺候着的都能算是善事一個人，等到他的神智清醒時，便應該感謝神明，這一種脫逃是出於神明的仁愛賜予。因爲我們知道人類是最容易受到那些不易抵抗的誘惑，一不經意，便要跌入陷阱，同時我們也知道在間不容髮的一刹那間神明也會賦給人類以一種力量而把他挽救起來。這一切的經過是怎樣發展的？人類的意志到了那一點是可以自主的？而到了那一點他會給環境所播弄？到了什麼場合他是被搬上了舞台？一切都是神祕得無法加以分析的。

但是，往下去……這一切並沒有完全暴露我的朋友的朋友的危險友誼。因爲，在我沒有張開眼睛看清楚在我意外發見的種種過失以前，我還要啜飲着許多杯的苦爵哩。那都是後來的事情，暫且按下不提。

對於妻子的暴行

我和那個朋友的過從來往，竟變成爲我和妻子發生口角的原因之一。我是一個很忠實的丈夫，同時醋性很強烈。那個朋友燃起我的妬火，使我對於我的妻子發生了重大的猜疑。我並不懷疑我朋友的說話，我深悔我不應該聽信那些不負責任的挑撥言語，直到如今，我還不能饒恕我自己所加施於我妻子身上的暴行。只有印度的女人能够默默地接受這種試驗，所以我也把我的妻子作爲可以容忍的一種試驗品看待了。一個僕人如果被猜疑可以放棄他的職務，一個做兒子的，如發生同樣情形，也可以離開他父親的家庭，一個朋友，也可以割絕友誼。至於做了妻子的女人，即使她猜疑她的丈夫有不端行爲，她只好緘默不語。但是，若使她的丈夫對她有所懷疑時，她是一切都完了。她可以到什麼地方去呢？一個印度婦女是不能到法院裏去要求離婚的。法律對她是毫無保障的。因此，我對於我把妻子置於悲苦絕境的行爲，是無論如何不能自行寬恕的。

等到我後來認識了「亞喜姆沙」的真諦，（譯者按：「亞」是不的意思，「喜姆沙」作傷害解，併合起來是不傷害一切生物或非暴力解。他的積極的意義，等於是愛。）我就解脫了嫉妬的鳩毒。我於是發見了「婆羅門夏里亞」的榮耀，（譯者按：「婆羅門夏里亞」，字義上指稱導引傾向神明的一種修行。實際的意義，是抑制自己尤其是在節慾的一端。也可以譯作內心的純潔。）我才瞭解妻子不是附屬於男人的一種婢奴，而是他的伴侶，他的內助，是同甘共苦的平等合作者，她是和丈夫有同樣自由取決的權利。我想到那些疑惑與嫉妬的黑暗日子，我便充滿了對於我的瘋狂及兇暴行為的厭惡，我悔恨我捧獻給我的朋友以盲目的愚誠。

吸烟不遂實行自殺

我在這裏還應該敘述在我結婚前後所犯的幾件毛病。

我和一個親戚都染上了吸香烟的嗜好，我們並不是真的上了烟癮或者愛好聞烟草的香味。我們只不過覺得在嘴裏能噴出烟的雲霧來是一件有趣的玩意兒罷了。我的伯父是有吸捲烟的習慣，看見他吸烟，我們便發生了模倣他的念頭。但是，我們沒有錢化。我們只好竊取我的伯父所丟棄的香烟蒂尾了。

這些香烟蒂尾並不易於找到，而且所剩留的烟草不多，我們便偷取僕人所積貯的少數錢幣去購買印度的香烟。可是，最困難的問題就是我們不能堂堂皇皇在我們的家長面前吸烟，而必須隱藏起來。在幾個星期中，我們用了偷來的錢幣，居然囤了不少的印度香烟。同時我們打聽知道有某一種的植物是可以當烟吸的。我們便四出採集而作新的嘗試。但是，我們並不滿意這一種的嘗試。一種自立的要求忽然開始煽動着我們。我們覺得什麼事都非經我們的家長許可後便不能行動，那簡直是一種不堪忍受的苛刻待遇。到了最後，單是爲了覺得生活

乏味的原因，我們竟然決定實行自殺！

但是我們採用什麼方法呢？到什麼地方去買毒藥？我們知道曼陀羅華的子含有強烈的毒質。我們便到草原中去搜尋採集。黃昏薄暮是最理想的時分，我們都到甘大其孟第的寺廟裏去，把燈盞灌滿了油液，我們很迅速地跑進到殿堂內，揀好一個幽靜的角落。但是，我們想到若使我們不能立刻就死去的情景，我們的勇氣頓時消退了。我們又考慮到我們究竟爲了什麼原因要走上這一條死的末路？爲什麼不妨再忍受一下那些不得獨立的壓迫呢？可是我們仍舊吞下了二、三顆的曼陀羅華的結子，我們不敢再多吃了。我們兩人，現在卻各自有氣無力地和死作抵抗的鬪爭了。我們那時決定到羅無其瑪第那邊去，把我們的心神鎮靜一下，趕掉自殺的念頭。我才明白實行自殺並沒有像計劃中的那樣容易。從此以後，每次我聽到有人說到要自殺的事件，我對於這種宣告，是不會再有動於中的了。

這一次企圖自殺未遂的結果，終算戒絕了我們吸香烟蒂尾及偷錢的惡習。從這個時期起，一直到了我成年的時候，我不再有吸烟的欲望了。這個習慣在我看來是一種野蠻的，污穢的而又有害的不良習慣。我終不理解爲什麼在這個世界上會存在着烟草的奇癖。我在旅行時如車廂中充滿了烟氣我便要覺得窒息而迫切需要設法獲得清鮮的空氣。

誠實的懺悔罪狀

但是，過了若干時期後，我又犯了更重大的偷竊罪行。那一次剽竊是在我十五歲時所幹的。我偷的是我那個吃肉的哥哥一副鐲環上的一片金子。這個哥哥曾經簽訂一張二十五個盧比（印度貨幣單位，每盧比含純金

○·四八八—五九公分大約合英幣一先令六辨士。的借契。在他手腕上戴着一隻純金的鐲環。取下一小片金子來並不是一件難事。

這樣一來，債務是償清了，我是不能再擔任其他的負累了，從此宣誓不再行竊，而且下了決心想把所有一切經過情形在我父親面前招供出來。但是我不敢說出口來。我並不畏懼我父親的毆打，因為我記不起來他好像從沒有打過我們中任何一人。我所憂慮的倒是恐怕使他老人家傷心。但是，在我終以為我應該冒險一次，因為若使不做一次完備的懺悔是不能洗滌我的罪衍。最後，我決定用書面寫述我的供狀遞給我的父親求他寬恕。我於是寫在一張紙上親自呈給我的父親。我不單承認我的罪狀，而且要求施行一種懲罰。在這一封信狀的末尾我請求父親不要為了我的醜行而自行懲罰，同時我提出此後永不再蹈覆轍的保證。

我獻呈這一封信給我父親時渾身發生抖顫。我的父親因患痔瘻臥在床上。他的床是以很簡單的木板拼成的。我把我的罪狀展開在他面前而坐侍在他的身旁。他一面讀一面眼淚像珠子般滾流在他的雙頰，同時又濕潤着紙張。我的父親稍把眼睛緊閉一下，即把信扯碎了。他最初是坐起來讀我的供狀，後來重新躺下去了。我看見我父親苦痛的情形不禁淚如雨下。若使我是一個畫家的話，我在今日還是很容易地把這一幅的情景可以描畫出來，因為一切都歷歷在我的眼前。這些愛的眼淚洗滌了我的心靈拭抹了我的罪污。只有親自經驗這樣愛情的人才能認識這種價值，正如詩篇中所吟咏的一樣：

「世間惟有

受到愛矢創傷的人

能認識愛的力量」

這對於我是得了「亞喜姆沙」的一個教訓。我不能找到在我父親的情感以上的其他情感了。到了今日我才知道那完全是從純粹的「亞喜姆沙」激發出來的。當這樣的「亞喜姆沙」懷抱了一切事物，什麼都會全部變化。他的能力是無量無涯的。這種崇高的寬恕並不出於我父親的本性。我當時以爲他必會震怒而且一定要敲擊着額角而厲色斥責我的。但是他却非常鎮靜，我想那是爲了我肯全部懺悔的原因。一種誠實的懺悔，同時能提出下次不再重犯的志願，如對着有權聆聽的人傾訴着，那可以算是最純正的一種悔罪表示。我知道我的懺悔是獲得了我父親的信任，所以他是用了超出他的本性以外的慈愛對待我了。

我看護臥病的父親

這裏敘述的幾件事實都是在我十六歲那一年發生的。我的父親臥病不起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我的母親得到家裏一個老僕的幫助和我都做了他的看護。我專門擔任護士的一切工作。例如藥裏創傷，授給藥水，及準備種種應用的藥劑等。每天晚上我給父親按摩腿部，直到父親入睡或他命我休息時才退出他的臥房。這些工作在我覺得是很親熱的，我記得我從來沒有疏忽過半點。我除了每天穿着衣服之外，所餘下來的空閒時間，完全支配在公立中學與服侍父親這二方面。在父親覺得平靜時，我得到他的准許，偶在晚上到戶外去散步片刻。

就在這一個時期內，我的妻子期待一個孩子。這一種光景，直到今天我還感覺到那是雙重的羞慚。第一，我並沒考慮到在我度着學生生活的時代不應該生出孩子來。其次，我的生理上的慾望比了我做學生的責任心和我對於父母的孝順責任更來得強烈。每一天晚上，當我忙着爲父親按摩腿部時，我的心神却神遊在我的臥房裏了。在這種情景之下，無論在宗教方面，及人情方面，都是禁止我發生性的關係。可是我在向父親行禮以

後，終是好像脫出了監視一般一直回到我的臥房中去。

我的父親症狀一天沉重一天起來。「亞宇梵第克」的醫師們試用着香油，「哈經」們則試用牠們的膏藥，（譯者按：「亞宇梵第克」是一種印度教的醫法，其治療完全根據「吠陀」經上所載的而施行。至於回教中的醫法，名爲「宇那尼」，醫師則名「哈經」）本地的走方郎中，則試用各種草頭方，一個英國籍的外科醫師也曾診治過，最後的運命，他勸用外科的手術。但是家庭中的醫藥顧問却表示反對。他的理由是年紀大的人不宜施用外科手術。這個醫師在我家裏是具有管轄的權力而且是一個名醫，他的說話頗得家族的重視。於是大家便放棄了用手術的計劃而把所已準備好的藥品都丟棄了。我則堅信以爲如果那個家庭醫師肯不加以干涉，我父親的痔瘡必會很迅速地痊癒。於是家人又決定延請一個孟買有名的外科醫師治療。但是神明却另有一種的決定。病勢到了危急時，誰可以指示靈藥呢？我的父親從孟買回來時帶了所有應用的器具，但是那手術對他不生什麼效力。他知道不能再長久生活下去而感到失望。他一天孱弱一天下去。人家要他在床上便溺，但是直到他臨終時，他堅加拒絕，而要起床解決便溺。因爲「梵希那華」關於身體外部保持清潔的規條是非常嚴厲的。

這樣的清潔行爲，無疑是一種重要的衛生措施。但是西方的醫學界不是可以使病人臥在床上更換衣服，甚至洗滌的嗎？可以使病人毫無妨礙地臥在床上，同時使床鋪保持整潔，一些沒有污穢。我認爲這種清潔的措施是合乎「梵希那華」的原則。可是我父親那樣堅決欲起床的毅然意志，實在使我對於我父親增加了崇拜的敬意。

終身莫贖的罪污

驚耗之夜終於到了。我的叔父本來住在喇其谷，他一得到我父親病倒的消息即趕來探視。

他們兄弟二人有很和洽的感情，這一天，我的叔父整日沒有離開我父親的床頭，他打發開了我們，他一個人堅要留在那裏。沒有一個人會想到這是我的父親最後運命的一夜。他的病狀是非常危篤的。

大約在十點鐘及十一點光景。我正在按摩我父親的腿部，我的叔父叫我起來，我聽從他的話便走到臥房裏去，我的妻子，已經睡得很濃了，可憐的孩子，我已回來了她怎樣可以安睡。我把她喚醒了。五六分鐘後，僕人來敲房門。我急忙跳起身來，我只聽見他說：「快起來，你的父親病勢惡化，」我一聽到「惡化」二字急忙起身離床。

「告訴我，究竟如何？」

「你的父親已經死了。」

我覺得一切完了，我不禁號啕痛哭起來，我覺得羞慚而又孤零，我跑到我母親的房裏去，若使我不盲從我的情慾，我還可以延長我給父親按摩的時刻，我可以伴送我的父親咽住最後一口氣，那也可以減輕我的良心的責備痛苦。我的父親本來是可以死在我的臂抱中的，現在，却由我的叔父獲得這一個榮譽了，他平日是異常敬愛他的哥哥，所以應該得到這樣的一種報酬，我的父親早已預感到他將去世，留下這樣一個字條：「請預備一切後事」，他拔出了臂腕裏的咒符，並脫除了那一根掛着沉香珠的金鍊條，不到半響他便死了。

我的羞慚，前面已經說過，完全是起於我的生理上的貪慾，不前不後却發動在我父親彌留的時刻，正是我應該護侍在側的時刻。

這是我終身莫贖的一大罪污，是一生永不能忘懷的一大恨事，雖則我對於父母的孝順是極忠實的，我預備

拋棄世間的一切而奉養他們，可是在我良心上終是覺得有一塊很重的東西在壓迫，因為我的心靈還是不能解脫慾情的桎梏。

從此以後，我雖則不失為一個忠實的丈夫，但是我終自為一個墮落的浪蕩兒。爲了要解脫這一種桎梏是需要經過相當的長時期，我應該經歷其他許多的實驗而才使我的心靈重新恢復寧靜。

在結束這一章關於敘述我的雙重的羞慚事件以前，我還要附帶提到一件事，便是我的妻子生產下了一個虛弱的孩子，不到三四天便夭折了。不必再作其他的檢舉了。我的行爲便可以給已婚的人們做一個絕好的榜樣。

第二章 青春初期

宗教的斷片觀念

從六七歲起一直到十六歲止，我在公立中學裏學得不少關於各種事情的智識，不過關於宗教方面的却是例外。我得承認凡是教師們不用心講解的我都並不提出詢問。但是，從我周圍的環境中，我也零零星星地得到關於宗教的斷片觀念。我用到「宗教」這一個名詞時，是指稱他的廣義的意思，即作為自我成就的解釋。

我是生長在信奉「梵希那華」的家庭裏，我應該不時到家廟裏，但是在家廟裏的祭祀並不使我感到興味，我並不愛好那些浮華的盛儀。我還聽到關於幾種不道德行為的流言，因此更使我失掉了信賴的心理。

但是使我不遽行猜疑的，却是受了我的奶媽的影響，她是我家裏的老傭人，她非常疼愛我，她的名字叫郎白，每次當我受到幻影驚恐的時候，她教我連連誦念「羅摩」的名號。我只用以壯我的膽子而並未有多大的信心，在我年紀很輕時，我便採用這個方法以療治我的膽怯。雖則時期並不長，可是，在孩提時代所播散了的好種子並不是徒勞無益的。直到如今，我凡是遇到百無聊賴的時候，還常常誦念「羅摩」的名號以自消遣，那是應該歸功於我那個溫良的奶媽。

在同一個時期中，我有一個堂兄，他是「羅摩衍那」的篤信者，承他不棄把朗誦「羅摩讚頌」的方法，教我及我的哥哥同時學習，我們都能按着音調誦唱，每天清晨在洗澡以後即當早課背誦。在坡班達爾時我們照例朗誦，已成為一種習慣了。但是等到我們遷移到喇其谷時，即不奉行了。我對於這些聖書上的誦唱，原也並沒

有多大的信心，只不過自己覺得能够用正確的拼音背誦「羅摩讚頌」，引爲是一件值得誇耀的事而已。

可是有一件事會留給我以極深刻的印象，那是在我父親前宣讀「羅摩衍那」的往事。我的父親有一個時期會在坡班達爾養病。在那裏，他每天晚上聽讀「羅摩衍那」。宣讀者是一個篤信「羅摩」的人名叫賴達穆羅茶特皮蘭希華。人家都說他會染患癩症，據說不用藥石，只用了供奉在皮蘭希華廟中大神像前的聖樹葉搽在癩瘡上誦念「羅摩」的名號而告痊癒的。是真是假？雖不得而知。但是我們都確信這是一件事實，因爲賴達穆羅茶在癩症痊愈以後，即開始宣讀「羅摩衍那」。他有一個流暢諧和的聲音，詠唱對句及四行詩，中間穿插以演講詞，並引致旁聽者共同參加合唱。我那時只有十三歲，但是我完全還能回憶被他的宣讀所控制的情景，這就是我奉行「羅摩衍那」的初步，我認爲這是一部最偉大的作品。

印度教與基督教

過了若干月後，我們都移住在喇其谷。在這裏不再宣讀「羅摩衍那」了。可是大家還得研究「巴伽華」（譯者按：「巴伽華」是印度著名的一種古史詠歌，總名爲「富蘭那」，成於公元第五世紀至第十四世間，表現印度教初期的神學作品，鼓吹對於濕婆派及毗濕奴派（即梵希那華）宗派的信仰爲目的。）我有時也傾聽宣誦，但是難於激起靈感。到了現在，我才了解「巴伽華」是一種可以喚起神祕熱誠的書本。我在古雅刺蒂時曾加以披誦頗感興趣。當我在德里舉行二十一天的禁食時期，我聽着潘弟瑪棠穆罕瑪拉維雅讀原書的章節，我發生一種感想，以爲最好能在我童年時，由一個像他那樣熱心的人誦念，那更能引起我的興味。因爲在每一個人的本性裏，一切最初的印象都能發生根深蒂固的作用，我覺得在我幼年時期不能多認識這一類的作品，真是

一種不能彌補的遺憾。

可是在喇其谷時，我得到關於印度度教各種支派自由信仰的基本知識。因為我的父親與母親，除了參拜家廟之外，還往來於羅摩廟及息外廟。有許多的清淨派的僧侶不時到我的家裏訪問我的父親，他們還同意和非清淨派的我們共同進食。他們和我的父親講談宗教及世俗的問題。我的父親還結交回教徒與柏爾西人，他時常很尊敬地恭聽他們的說教。我爲了在他病時當看護的緣故，得常參與這樣的交際。於是就獲得了各種宗教，信仰自由的觀念。

在這一時期對於基督教卻是一個例外。我對於他抱轉着一種憎厭的成見。那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爲那時有些基督教的傳道者站在公立中學附近的牆壁角裏，大聲高談，詈罵印度教及教門中敬奉的神明，我覺得實在不能容忍。我雖只聽到一次，但是這一次的經驗也儘够使我發生惡感了。即在那個時期，我聽見一個頗有名望的印度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事件。據人家傳述，在他受洗禮的一天，他須進城吃牛肉喝酒，而且須更換穿衣服，從此以後散步時須穿西裝而不能忘記戴帽子。這些事情都使我聽了激怒。因爲我以爲是一種宗教強迫你吃牛肉飲酒及更換服裝者不配冠以宗教的名稱。我同時還聽到那些新的基督教皈依者都在開始詈罵他們祖宗所信仰的宗教，並譏嘲他們自己的國土風俗。這些都變成爲我厭忌基督教的原因了。（譯者按：關於「自敘傳」中的這一節，曾引起在喇其谷一個住有四十年時期的傳道者史各脫提出抗議。甘地曾接受史各脫的話難但是他表示他所敘述的，完全是在童年所聽見的事件。）

以德報怨的教訓

雖則我對於各種宗教抱着自由信仰的態度，但是不能當作我對於神明有活潑的信心。在這個時期，我偶然在我父親的藏書中發現了一部「瑪拏士無利蒂」（譯者按：「瑪拏士無利蒂」是印度教中一部古舊的法典他維護種姓階級的制度。其中並包含關於創造及人類原始的傳說。）創造的歷史和其他的逸話並不使我發生深刻的印象，相反地，牠却使我傾向於無神論的方面。

我對於我的一個堂兄的智慧力，深致欽佩。我曾經提出我的懷疑思想，但是他也不能給我解決，他用書面回答道：「到了你年老時，你自然會解決你的疑惑。像你現在那樣的年歲，不應該提出這些問題來。」我便不再作聲，但是並不再鼓起勇氣來了。我終覺得在「瑪拏士無利蒂」中關於食糧的部份似乎違反日常的實踐。那些章節中所寫的都不能使我得到解決的滿足。

「瑪拏士無利蒂」也毫不涉及「亞喜姆沙」（不殺害生物）的方式，我以前曾經講過關於我嘗試吃肉的經過，「瑪拏士無利蒂」也彷彿支持這一種營養的方法，我而且還覺得他所主張殺除蛇虱及其他的獸類都是完全配合道德的，在那個時期，我記得會殺滅虱蟲，我認為那些行爲，都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我終於信服道德是一切行爲的基礎，真理就是一切道德的本體。於是真理便成爲我的唯一的對像了。他每天擴展開來，從此以後，我的真理的定義逐漸發揚光大起來了。

古辣雅蒂的一首教訓詩，深印在我的心上及記憶中。尤其是「以德報怨」的訓戒成爲我的主要的處世準則了。我對於這一個課題發生極熾烈的熱情，而便開始躬行實踐，這裏是我認爲偉大的幾行字句：

以盛饌答人布施一杯水，

泥首地上答他人的敬禮。

以金銀答人施給一銅元，
若汝命被救須捨身盡義。
該遵守賢人的嘉言懿行，
當十倍還敬輕微的服勞。
平等待人才是高貴精神，
以德報怨可以獲致幸福。

升入大學後的徬徨

當我在公立中學考試完後，我的家族要我繼續求學升入大學。在巴物那伽及孟買二地各有大學一所。在巴物那的大學取費較廉，我就決定報名進沙瑪達大學。入學以後便覺得如沉溺在大洋中一樣。一切都覺得困難，我無法領悟教授們的講課。這不是他們的過失。這座大學中的教授們都是被認為第一流的人才。我只怪自己太不行了。在第一個學期末，我就輟學回到老家。

在瑪物氏達物地方，我們有一個老友同時也是我們家庭中的顧問，他是一個博學而又機敏的婆羅門。在我的放假期中他來探視我們。他和我的母親及我的哥哥談論，極關心我求學的事情。他知道我在沙瑪達大學中，就說道：「時代已經變動了，你們中無論是誰若使不先受一種準備的基本教育，沒有一個可以有希望取代你們父親「地王」的資格。但是，這一個年輕人既然還在繼續求學，你們應該幫助他取得「地王」的職位。至少要再讀四五年書可以獲得一張大學畢業文憑，但也只能尋到一件不重要的職務，而不能做到「地王」的地位。若

使他要研究法律，像我的兒子一樣，那是還需要更長久的歲月，在這個時期中，有大批法律的人才，都要競奪着「地王」的職位。我替你們打算，莫如打發他到英國去留學。我的兒子甘伐郎曾經表示過在那裏要做一個律師是極容易的事。過了三年以後他可以畢業回來，一切費用不會超出四千或五千盧比的。

約希氏——我們是稱呼他爲敬愛的瑪物氏達物——（譯者按，印度人在每一個人名後加上一個「氏」字即所以表示尊敬。在談話中和在書寫時同樣應用。例如甘地氏，約希氏等。）旋過身來問我道，「你願意到英國去呢還是在此地繼續求學？」但是我對於二者都不感興趣，我爲了困難的課程而喪失了勇氣，我當時曾提出了我有意變更學業，選習醫學科的代表。

我的哥哥即打斷我的意見。「這有背我們父親的意旨。他對於你的未來職業曾經作過這樣的表示：我們都是信奉「梵希那華」的人，絕對不能從事解剖屍體的工作，父親指定你將來當一名辯護士。」

約希氏也表示同意道：「有了一張醫學文憑，不能使你當「地王」，我願望你將來可能的話能成爲「地王」，或做一個傑出的人物。這樣你可以擔負起家庭中的最重大的責任。時代變化很快，此後的日子，愈弄愈難過。你最好能當一名律師，那是一條上策。」

準備到英國去留學

約希氏走了，我就開始築起空中樓閣來了。我的哥哥是一個有實際思想的人物。不知道他將怎樣籌集我旅行的需用款項？人家可能對於像我這樣的一個青年表示信任而讓我一個人獨自流浪國外？我的母親是心腸極軟的，她是捨不得放我和她離別她對我說：「伯父現在是我們的族長，應該第一個和他商量。若使他同意我們再

從長計議你的出發事件罷。」

我看到了我的伯父，先行了敬禮再把一切事情告訴了他。他思索了一下，答道：「我想這件事未見得是和我們的宗教相合的。據我所知道的，我不得不表示疑慮。我見過幾個大律師他們的生活和歐洲人毫沒有分別，在食事方面也毫不拘謹，雪茄煙常不離口。他穿的服裝也和英國人同樣的鄙野，這一切都和我們的家族傳統不相符合。我馬上要參加入聖地巡禮了，我沒有多少的年齡可活了。在我行將入木的當兒，怎樣可以准許你遠涉重洋到英國去呢？但是我不願阻你成行，最重要的還是務須得到你的母親許可。若使她答應你，那是你的好運氣！告訴她我並不預備干涉，我祝福你萬事如意。」

回到了喇其谷後，我報告一切經過的情形，我的母親，可是還有反對的意思，她早已探悉了許多瑣屑的情報。有人告訴她，年輕的男子到了英國便會喪失一切的道德。還有人說，到了那邊非吃肉飲酒不能過活。她問我：「你對於這幾件事有什麼感想？」我答道：「敬愛的母親，你難道不相信我麼？我不說謊。我可宣誓決不觸這些東西。若使真有危險，約希氏會放我出發的麼？」

她說：「我當然相信你，但是你在遠方叫我何從查察呢？我現在不能決定，不知怎樣才好。讓我去和貝夏里氏史華米商量一下罷。」

貝夏里氏史華米是莫特巴尼亞宗族出身（譯者按：他和甘地的家庭屬於同一個種姓分支。）那時已經出家做僧侶了。他和約希氏一樣都是我的家庭顧問。他來扶助我！「我可以叫這個青年舉行三種誓願，才後准許他去就是了。」他監督我宣誓，我立下了在英國保持潔德，並不飲酒吃肉的三種誓言。這樣一來，我的母親便祝福我而許我遠行了。

家族大會的裁決

我受了母親祝福後，即放出勝利的脚步走向孟買，留下了我的妻和幾個月的嬰孩在家裏。但是，一到了孟買朋友們告訴我的哥哥不願在十一月以前讓我啓行，因為在六月及七月中，印度洋氣候異常惡劣。有一個人得到一件確實的報告，說是有一艘郵船新近遭遇風浪沉沒。因此我的哥哥不肯負起在短時期中讓我出洋的責任。他叫一個朋友陪我暫留孟買，他回到喇其谷去料理他的事務。他把我的旅費寄存在一個表兄處，同時給我介紹了幾個朋友，以備我在需要的時候可以獲得支援。我在孟買感到很煩悶，不時幻想着出發到英國去的情景。

在這個時期，我的家庭對於我到外國去的事件還沒有確實的決定。在巴尼亞種族中以前從沒有過一個人到英國去過，我既然敢這樣做，我就變成了一個例外的人。我的族姓中便召集一次大會，要我出席。我不知怎樣會集中我的勇氣？我毫不畏怯也並無點猶豫而在大會中出現了。大會的主席是我的一個很疏遠的親戚，和我父親有過挺好的關係，他這樣詰問我道：「你到英國去的計劃似乎不能獲得家族公衆意見的贊成，我們的宗教禁止我們到外國去旅行。同時我們調查清楚凡是在那邊過日子是不能不違背我們宗教中的律例，而必須照歐洲人的習慣飲食的。」

我這樣回答道：「我不相信到英國去旅行是有背我們的宗教的。我的志願是要去再求深造，我已經對我的母親鄭重宣誓過決不干犯你們所憂慮的三件事情了。我可以確保這個誓願會保護我的。」

「但是，我們要警告你在那邊是不可能保守我們的宗教。看在我和你父親及你的交誼上你應服從我的意見。」

「我知道這些交誼，你是我的長輩，但是恕我不能接受這個意見，我的決定是不能變更了。我父親的一個朋友，也是我們的家庭顧問，他是一個博學的婆羅門，並不反對我到英國去，而且我的母親和我的哥哥都已准許我成行了。」

「那末你不服從家族中的命令嗎？」

「我不能，家族方面不能干涉這一件事。」

這樣一來却使大會的主席惱怒了。他咒罵我，我則鎮靜不動聲色，他便發出這個號令道：「這個青年從今天起當認為犯背族法的人，凡是援助他或者和他作伴的人應處罰一個盧比四個安那。」（安那為印度貨幣，值一盧比十分之一。）

這個命令對於我毫不發生作用，我離開了大會主席，但是我私下自問不知我的哥哥將作怎樣的表示，我應該慶幸，他坦然自若寫信告訴我，雖則家族大會的主席出了那一道命令，我是常可以獲得他的贊助。

從孟買到南安普吞

至於我便開始準備行裝，我得知有一個律師叫汝那伽特的將於九月四日搭船到英國去。我去看我的哥哥所給我介紹的幾個朋友，他們都勸我不要錯過和這樣一個同伴共作旅行的機會。我便不敢荒廢時間，打電報給我的哥哥求他准許我成行。我要求我的表兄給我款項。但是，他引證家族大會主席的命令，他答稱不敢冒險，恐遭家族大會的制裁。最後我找到一個世交，我向他告借旅費及雜用費。我請他向我的哥哥索償。那個朋友，不但答應幫助我，他同時還對我慰勉有加。

我用了一部份金錢付了我的航海費用。我就料理行裝。另外有一個朋友，他是有過出門的經驗幫助我置備衣服及應用的物件。有許多衣服很中我的意思，但也有一部份是不中意的。我最初厭惡頸前的領帶但到了後來倒反而愜意起來了。我還覺得短的外套是鄙野不合禮節的。但是，這些厭惡的心理却敵不住我要到英國的那種熱忱。我的行囊準備得很充實而且有過剩的模樣。我的朋友們爲我包了一個床位是和幻那伽特律師同一房艙，他們把我介紹給他。這是一個富於處世經驗的中年人。至於我是一個不懂人情世故的十六歲的青年。

九月四日我們從孟買啓纜，在月底到了南安普吞（或譯作掃桑波敦，在英京倫敦西南的海港，爲大西洋航路的重要起點。）在船上，我穿着黑色西裝，我的朋友們特地給我做了一身白色的法蘭絨衣褲，預備我在登岸時穿的。我們下船是在九月末的時季，我發見只有我一個人穿那樣的服式，我已經把所有的行李箱籠甚至於鑰匙都交給旅行社了，因爲我注意到許多旅客都是這樣辦理的。我覺得一個人穿着白色服裝弄得渾身非常侷促不安，到了旅館裏，我才知道我的行李非等到第二天後，那是星期日，無法送到，我在南安普吞打過一個電報給梅萱博士，他當天晚上八點鐘即來看我。他用很誠摯的神情表示歡迎我的蒞臨，但是看到我的白色法蘭絨服裝也不免露出微晒的樣子。在交談的當兒，我無意中把他的一頂高帽子弄糟了，因爲我看見牠是光滑異常，偶然把我的手逆勢撫摸一下，弄得毛絨都倒豎起來了。這對於我的將來是一個很好的教訓。這是我對於見習歐洲禮節的第一個課題。

我不時惦念着我的家鄉。尤其是懷念我的母親。晚上，我禁不住流淌眼淚而家裏種種的往事都湧現在腦裏，阻我不能入眠。這樣的苦痛是無法解除，而且也想不出治療或減輕的方法。這裏的一切，無論是人物，房屋和生活的方式，在我看來彷彿都是奇異不可思議的。我對於英國式的禮儀茫然一無所知，非得樣樣自己留意

習不可。還有一件不如意的事情，那是關於我的素食誓願。我所能吃的菜肴，都是淡而無味而且大半是吃了要嘔吐的。我陷入於進退兩難的夾縫中。我在英國不能忍受一切，但是要回到印度去罷也變爲不可能的事了。我既然到了英國，我對自己說，至少要住上三年。

第四章 倫敦生活

我變成蔬食主義者

梅筭博士在我的房裏視察了一下所有的陳設；他搖頭表示不贊成的樣子。他說：「這些都是不適合的。到英國來留學，不僅是繼續再求深造，而且也應該見習英國的生活和習俗；因此你需要住在一個英國人的家庭裏。依我看來，最好先暫住在我的一个朋友家裏，他可以照拂你。」

我接受了這樣一個熱誠的建議，我就搬進到他那個朋友的住所。那個人很和善可親，把我當作他的兄弟一樣看待，傳授我英國的生活方式。我的食事却變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我不能吃那些只用沸水煮熟而不加調味的青菜，我們的飯司務不會用其他的燒法，早上我們有麥糊吃會使人滿意，但是在午餐及晚餐時我常覺得飢餓，這個朋友時常勸我吃肉，我援引我的誓願而不聽從他們的誘勸，午餐及晚餐，我們吃菠菜，麵包及糖漿，我有時食欲非常亢進；但是我羞於開口多要二三小塊的麵包，似乎那是不合式的，午餐及晚餐時，沒有牛乳可飲，有一天這個朋友看不慣這種情形他對我說：「若使你是我的兄弟，我老早已把你趕往門外去了。對於一個不識字又不知這裏生活條件的母親的宣誓有什麼價值呢？你的宣誓，是不發生効力的，若使在法庭上宣誓也將被視為不合法的。遵守這樣的一種許願等於是迷信的行爲。這種頑固在這裏爲你是毫無益處的。你曾經向我承認過你從前早已食欲很強地吃過肉了。那個時候你並不是在必須的光景而居然吃肉，但是現在到了成爲生活主要條件之一的時候你反而拒絕吃肉了。」但是我只裝做耳聾沒有聽見。

這個朋友老是不斷和我辯論，我則以長期的沉默表示抗議。每一天，我祈求神明而終於得到了保佑。我對於神並沒有多大清楚的觀念。那是從我的奶媽郎白所散播的種子裏所滋長而成的一種信心。

在城中巡遊時，某天偶然發見在番靈頓街有一家蔬菜館。這個尋獲使我感覺到像一個孩子獲得他所需要的東西同樣的歡喜。在門口，我看見有出售關於素食的書籍，其中有一本是沙爾脫著的「擁護蔬食制度」。我出一先令的代價買了一本，再一直走進菜館。在那裏，我吃着自從到了英國以後第一次的美食。神明來幫助我了。

我把沙爾脫的書從頭到尾看完了得到一種很深的印象。從這一天起，我可以宣稱，在食道樂方面已變成了一個蔬食主義者，從此我更祝福着那次在我母親前宣誓的時辰。最初我是爲了要實踐宣誓的原因而禁絕肉食；但是，私底下常在作這樣的一種企圖，我希望所有的印度人將來都變成爲咬肉的人民。我不能忍耐地期待着，有一天，我可以自由公開地在許多同胞的面前吃肉而且引導我的門人共同參加這肉食的集團。但是，從今以後我已選取了蔬食的制度，而且決定以宣傳蔬食主義作爲我的任務了。

學舞不成學提琴

我從孟買帶來的衣服，如今在英國似乎都不能穿着了，於是我到海陸軍制服店裏去定製新的衣服，我同時出十九個先令買了一隻高頂禮帽，我還不滿足，另在蓬路用十個英鎊買了一身衣服，同時要求我的善良而又慷慨的哥哥寄一根雙折的金鍊練來。帶上一個現成打好的領結不大雅觀，我學習打領結及領帶的方法。在印度時，只有每次當理髮師到家裏來給人修面時可以有鏡子照，平時視鏡子爲一種奢侈品。如今，每天早上我須化

去十分鐘的光陰，對着一面很大的鏡子打領結，同時把頭髮梳成流行的分路。我的頭髮並不柔軟，每天須用刷子費了大氣力把他壓平。每一次當我戴帽或脫帽時，必定要用手把頭髮撫摸整理一下。

履行這樣一切的手續還不能算數，我還得要學習其他的瑣屑事件，才可以把我造就為一個英國式的紳士。在我看來學習跳舞也是一件不可少的功課，我就訂了三個英鎊的契約，為償付最初三個星期的學費。我只能學習六次教課；我不能再作一種合乎音節的動作，既不能追躡音樂，也不會按合節拍。那叫我怎樣辦好呢？有一則寓言，說到一個獨身的隱士最先養了一隻貓為使羣鼠遠離。後來為了要餵牛奶給貓飲便養了一頭母牛，最後為了要看守牛便雇用了一個牧童。我的慾望正和那個隱士一般地貪得無已。我有志學習提琴為使我的耳朵能傾聽西方的音樂。於是出了三個英鎊買了一支提琴還化了少數學習的費用。我找到了第三個教師教我演講，初期的學費我付了一個基尼。（英國舊時金幣，值二十一先令。）他叫我買了一本皮爾著的『演講完成法』作為課本。但是這一本書對於我發生了一種警鈴的作用而使我覺醒了，我對自己說：我的命運不會支配我終老在英國的，學習那些演詞究竟有什麼用處呢？跳舞怎樣會使我變成一個紳士呢？在印度學習提琴不是要方便得多呢？我是一個留學生，我得專心我的學業。若使我的氣度能變成一個紳士那是最好沒有的事，否則，我應該放棄這一種企圖。

我便把我這個思想，寫信告訴教我演講的教師，請他改授其他的課題。我向跳舞教師也發出了一封婉辭的信，我親自去看教我提琴的女教師，請她隨便出多少錢把我的提琴出讓給她。她很和善地款待我；我把我以前的錯誤觀念告訴了她，她却鼓勵我決定另外改變學習其他的主要樂器。這個醉心又延長了差不多三個月。但是我對於衣裝方面的美觀關心却仍與年俱增。從此以後，我轉變為一個學生了。

極力節約安步當車

希望人們不要以為關於我嘗試跳舞及其他類似的事件在我的生活史中是最脆弱的時代。我在這個時代並沒有失掉我的理知，雖在醉心的當兒而內心也時在作省察。我對於每一分錢的用途都記上帳目。在審查我的開支費用時，我發覺我應該極力從事節省。我於是決定把我的生活消費減為半數。在我的消費指數上有許多是耗在車資方面。在一個英國人的家庭裏過日子，就是等於每一個星期刻板地付帳，同時還須履行請的義務，不時請居停的家屬吃飯或邀約外遊。這些酬酢須要他耗一筆旅費。若使朋友是一個婦女，依照習俗須由男人償付一切費用。在外面進餐又是一筆額外的支出，因為在家庭中每星期一次的帳單上，並不把那在外面進餐的錢扣除。在我覺得有許多不必要的消費是可以節約的，即預備從此以後，要設法迴避那些含有浪費性質的引誘了。

我決定遷居住所，從那一個居住已久的家庭移出，另外去租住公寓，這樣或者可以獲得新的經驗，我選擇一家離我求學地方可在半小時內步行即達的公寓，以節省車資，以前我是常乘車子，而還須另外抽出散步的時間，這一次新的布置却可以一舉二得，既省車資同時又得到散步的機會，每天我要步行八英里或十二英里，我養成這一個長路步行的習慣使我在英國留學時期沒有生病而獲得相當的康健。不久以後，我偶然讀到關於討論簡單生活的幾本著作，我就放棄了那一家公寓，而租一間有爐竈的房間；我自己炊製早餐，每天至多化二十分鐘的光陰，因為我只煮熟麥糊並煮沸水沖飲可也。每天午餐終在外面，夜餐則在家裏吃麵包飲可而已，我每天的生活費只用到一先令六辨士。在這個時代我的課程很繁重，我靠了這種簡單的生活方式獲得許多研究的光陰而得以完成考試。這種節約不但不使我發生厭倦，而在我的內心及外表上反而得到好的轉變。我的生活更趨

於樸實，而中心的愉快是無限量的。

偕女友登山遊覽

在四十年前，在英國的印度留學生爲數極少。當時盛行一種風氣，即使已經結了婚的都要裝做尙未結婚的獨身漢。因爲在英國各小學及中學的學生都是獨身漢，求學生活和結婚是被認爲不能相容的，在很久以前，印度也沿傳着這種優良的制度，但是到了現在，却盛行着少年早婚的習尙，這在英國是從未舉行的。於是，在英國的印度青年都羞於承認他們已經結過婚了，我也傳染上了這種惡風，雖則我早已結婚而且已經做了一個兒子的父親。但却仍舊把自己當做一個獨身漢模樣。但是我的作偽並沒有得到好的酬報。我的膽怯和沉默態度却阻止我沒有被捲入深的漩渦裏。

有一天，我在假期中寄寓在溫脫諾的某家庭裏。那裏有一種風俗，房東姑娘須招待來賓出外遊覽。我的居停的女兒領導我到溫諾四週的風景豔麗的山嶺上去。我並不是一個低能的步行者，但是我的同伴走得比我快，她常常把我落在她背後，而嘴裏滔滔不絕地嘍舌。我只好說一個「是」或者「否」，或最多說一聲：「是呀，真是多麼華美呀！」她好像一隻鳥一樣地遠走高飛，至於我自問我們不知到什麼時可以回去。最後，我們到了山頂上。接着就要下山了。那一個年才二十一歲的少女，穿了高跟鞋，像一枝箭一般地敏捷下降。我在下降時因爲不能和她競爭而感到羞慚。年輕的姑娘攜了我的手臂，向我微笑，她慇懃地鼓勵我，向我建議她來找尋我或來挽曳我。我費了很大的氣力，匍匐前進，總算到達了山麓。我的同伴放聲大笑並喝采叫好，這樣更使我弄得慚愧無地自容。

吐露結婚的真情

但是我不能老是安然無事，因為神明要把我從說謊的束縛中解脫出來，有一天我到白利登去，在那裏的旅館裏我遇見一個略有資產的寡婦，那是在留學時期第一年中所發生的事件，在餐單上的菜名，是用我不識的法文所寫的，我恰巧和那一個老婦人同坐一桌，她看見我是一個外國人便過來幫我的忙：「你該是外國人吧，你好像很有些爲難，爲什麼你不點菜？」我向她道謝，把我的困難情形告訴了她，說明我不懂法文的原因，我無法知道那幾種是蔬菜的名字。

她說：「讓我來幫助你。我來給你說明菜單，指點你可吃的東西。」就在這一次的邂逅中，開始了我們的友誼，這個友誼維持得很久，在我英國留學時期直到很久以後還繼續存在。在別的場合中，這一位孀婦給我介紹幾個少女同時設法使我獲得和她們有交談的機會。有一個少女，是和她同居在一起的，好像對我另垂青眼，我們不時得到促膝對談的機會。

起初，我對於這樣的交際頗覺得無聊。我既不會找到交談的題材，又不善於打趣說笑。但是，這一個少女却領我走上正軌。我開始得了許多新的知識，到了後來，每逢星期日，我反變成不耐煩地期待着和我的年輕女友互作有興趣的談話。

老婦人每一天進行着她的企劃中的步驟。她開始注意着我們的會晤。她或許是有計劃的。我因此感到非常苦悶。我自己這樣暗想：若使我早把我已結婚的事件告訴了那位可敬愛的婦人，那麼她不會牽想到我們訂婚的這一個念頭的吧？但是亡羊補牢，未爲晚也，我現在應該把真相告訴她，以免發生其他的困難問題。

我於是寫了一封信給她，信中的大意如下：

「自從我們在白利登會見以來，你老是很誠摯地待我，好像母親一般地照顧我。承你美意關懷我的婚姻而給我介紹了不少姑娘。與其讓事情發展下去，還不如讓我向你表白我是有負你的盛情。在我們相識的時候，我便應該告訴你我是已經結過婚了。我知道在英國的印度學生們都隱匿他們的結婚事實，而我也那樣做了。現在，我發覺我不應該那樣做了。我得告訴你我在童年時已經結婚而且做了一個兒子的父親了。我很難過沒有及早對你說。但是我慶幸神明現在給我宣布真實的勇氣。你肯原諒我嗎？我向你宣誓我對於你給我所介紹的少女是沒有過於親密的權利。我知道我的有限責任。你不知道我已成婚，所以你希望我們能實現訂婚。爲了防患未然起見，我應該向你宣布真情。

你收到這一封信後，若使你認爲我是不配受到你的款待，我可以保證我決不再來打擾你。我欠了你一筆永遠還不清的債，我終身不會忘記你的熱忱與好意。」

涉臘印度教經典

我會把那封信再三加以修改。信寄出了以後，我覺得如釋重負一般。在送信人回來時，帶來了一封回信內容措辭大致如下：

「我已經收到你的信了，你那樣的率直坦白够使得我們覺得很大的愉快，我們高興異常。你自己引咎的謊話是可以原諒的。你使我們得以明白你的真情是值得稱道的。我仍舊要邀請你到我家裏來，下星期日我們等候你來，我們急於欲知道關於你的童年結婚故事，我們可以盡量地有說有笑，我應該告訴你我們的友誼決不會爲

了這件事故而蒙受一些影響。」

我就這樣擺脫了說謊的苦惱，從此以後，遇到必要時我總是毫不躊躇地談論到我的結婚事件。

在我留英第二年的年底，我遇見二個通神論者，他們是兄弟二人，都是獨身男子，他們同我討論着「季達」經。他們讀過愛狄文安諾德爵士翻譯的「天上歌」，他們邀請我和他們同讀原文。我有些膽小，因為我從沒有讀過用梵文或用古雅辣蒂文寫的「天上歌」。我便告訴他們我對於「季達」經是毫無一點知識，不過我也說明我是樂於研究這本經典，雖則我的譯文根底很淺，可是我希望我能指出譯文中與原文不相符合的地方。於是我就開始與他們共同研究「季達」經了。在第二章中，有幾句經言對於我發生了極深刻的印象。

「凡人放任縱慾者必感受絕大之騷擾，隨此騷擾而生劇烈之興奮，由興奮而生忿怒，由忿怒而狂，由狂而失記憶，由失記憶而失理智，失理智而終於失落一切。」

這一本經書在我看來是一種無上價值的作品，「季達」經中的真諦漸漸地在我心頭滋長起來，最後的結果，使我今日把牠視為認識真理的一部至上的寶筏，在我悲苦的時候，牠成爲一種莫大的支援者，我後來披閱一切的英文譯本我認爲安諾德的譯得最好。牠譯得最忠實而且不像是譯文一樣。我雖則和那兩個朋友同讀「季達」經，但我不能說對牠已經研究有所心得。等到過了若干年以後，我才把牠作爲我的日常讀物。

這兩個年輕朋友還給我推薦愛狄文安諾德爵士的「亞細亞的光明」，我覺得這本著作似乎比「巴伽華季達」經更有興趣。當我開始加以披閱，即無法中止輟讀。（譯者按：據民國三十年九月十七日日本同盟社通訊稱：甘地於七月二十六日「對日公開書」開端曾作此語：「余在五十餘年前，約十八歲時，攻讀於倫敦，其時閱讀安諾德之作品頗多，文中大半介紹日本情形，是以學得日本民族之無數超人長處。」）他們也領我到白拉槐資

基俱樂部去，給我介紹白拉槐資基夫人與蓓桑夫人。蓓桑夫人新近加入「通神學者會」，我和她便討論各種問題而發生爭辯。我的朋友們都勸我加入「通神學者會」，但是我加以婉辭道：「我對於自身奉行的宗教也只有很膚淺的知識，我不願參加任何一種宗教的支派。」我記得我讀過白拉槐資基夫人著的「通神學啓蒙」，我即有志誦讀關於研究印度教的著作，而打破了一般傳教士所宣傳的關於印度教全是迷信的理論。

讀新約全書有感

在差不多同一個時期內我在孟却斯德一家吃蔬食的家庭宿舍中遇見一個很善良的基督教徒。他和我談論到基督教義。我把在喇其谷的往事講給他聽。他表示很難過的神情。他說：「我是一個蔬食主義者，我並不飲酒。不錯，有很多的基督教徒既吃肉而又飲酒；但是聖書上並不規定肉食或飲酒的制度。請你查閱聖經便知分曉。」我接受他的意見，他便授了一本聖經給我。我記不得清楚了，好像他有多種版本的聖經出售，我買了一本有插圖及備忘錄的聖經。我開始流覽，但是無法卒讀「舊約全書」。我讀完了「創世紀」，但是後面的幾章使我昏昏欲睡。可是我仍舊勉強讀下去，用了很大的努力而覺得茫無頭緒。我最厭惡的是「民數紀」。

但是，「新約全書」却使我發生一種異樣的印象，尤其是「登山寶訓」使我深深地受到感動。我會把「季達」經來互作對照。讀到這樣的章節道：「我告訴你們不要反抗那個虐待你們的人，相反地，若使有人打你的右頰，把另一頰面呈給他。若使有人欲控訴你想拿你的袍子，把你的外套都放棄了吧。」叫我看了爲之狂喜而不禁聯想到夏瑪白德的詩句「以盛饌客人佈施一杯水」來了。我的未成熟的理智嘗試把「季達」經，「亞細亞的光明」及「登山寶訓」三種訓戒混雜在一起。宗教的最高方式莫如爲捨棄的歌念，牠實在給我以很大的引

誘。

這一本讀物促進我的讀書慾而使我發生誦讀其他宗教教主的傳記。一個朋友向我推薦賈利爾的「英雄與英雄崇拜」。(譯者按：賈利爾或譯喀來爾，爲英國著名史學家，一七九五年生，一八八一年卒。著有「席勒爾傳」，「法國革命」，「腓特烈大王史傳」等。「英雄與英雄崇拜」在中國有曾虛白中譯本。)我讀了「英雄猶如預言家」一章後，即認識了伊斯蘭預言家的偉大，果敢，與英武的生活。

我在這個時期，爲了要準備考試，沒有多餘的光陰可以研究宗教，但是，我立志等到將來再讀其他宗教的書籍並研究各種主要宗教的教義。

對於無神論的反感

我怎樣不學習得關於無神論的一點事物呢？每一個印度人都知道勃萊道的名字和他的無神論。我讀過這一類問題的書籍不過書名都忘記了。牠們對於我並不發生作用，因爲我早已經歷過無神主義的大沙漠了。蓓桑夫人有很明瞭的理解，她從無神論者轉變而爲有神論者，因此，她鼓勵我唾棄無神主義。我曾經看過她的一本「我怎樣變成通神論者」。

勃萊道在這個時候去世了。他被葬在白魯克塢公墓。我和僑居在倫敦的所有印度人都去執紼送喪。有幾個牧師也在送葬的行列中。在舉行葬禮畢後的歸途上，我們在一個小車站等候火車。在人羣中有一個無神派的選手問一個牧師道：

「先生，你當然信仰上帝的存在吧？」

「我相信的。」牧師低聲回答。

「你也相信地球的圓圍共有二萬八千英里。」那一個無神論的選手露出矜誇的笑容問道，「請你告訴我上帝有多少高度，他在什麼地方？」

「我們只知道一件事，他住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裏。」

「請不要把我們當作孩子看待。」

那個選手向我們投了一種勝利的瞥視。牧師則保持一種謙讓的沉默。

這一段的對話，更使我對於無神論者起了一種反感。

就在這個當兒，那刺楊韓香特刺到英國來了，我知道他是一個著作家，我在馬寧小姐家裏的印度國民協會中遇見他，每次在她家裏，我往往靜坐一隅，沒有人和我談話，我從不開口，她給我介紹那刺楊韓香特刺，他不懂英文，他的服裝很奇怪，一條厚的長褲子，一襲栗色的外套，污穢又襤褸照柏爾西人的服式，既無領又無結，戴了一頂羊毛的小圓頂帽而留着長鬚，他身材短小體格孱弱，他的圓臉上隱有小的麻斑，鼻子不尖也不平，這樣古怪的一個人物，穿了這樣奇特的服裝，在路上行走怎樣不會引起人們的注目呢。

我們每天會面。在我們兩人間的想法和行動上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我們都是蔬食者，因此往往共同進餐。這個時期我每週用十七個先令而且自己烹飪。有時，我到他寓所去，有時，他到我的房裏來。我的烹飪是照英國的方法。那刺楊韓香特刺只喜歡嘗印度式的風味。我會煮蘆參湯，他嘲笑我的口味。有一天，他用椒鹽炒熟了許多扁豆帶給我吃，我覺得極為甘美。這樣我們便實行互相交換烹調的方法。我把我的菜肴送給他，他把他的帶來給我。

訪問馬寧大主教

馬寧大主教的名字變成衆人口碑中的人物。碼頭罷工的人們都靠了約翰朋與馬寧大主教的努力而告復工。我把狄司刺愛里在獻呈禮物時所發見大主教簡易質樸的生活講給那刺楊韓香特刺聽。

他說：「我願意去看這一位賢明的人。」

「這是一個名人，你怎樣和他見面？」

「請你用我的名義寫一封信給他。說我是一個著作家，我要以個人的名義祝賀他的人道主義立場的事業。我請你當我的翻譯，因為我不懂得英文。」

我按照這個意思寫了一封信。過了兩天或三天後，我們收到馬寧大主教的一張約我們會見的照片。我穿了拜客的常服。那刺楊韓香特刺老是那樣地打扮穿了那一件外套和長袴。我想愚弄他，但是他反唇相譏道：「你們這一輩自以爲文明的人，都是卑怯之徒。偉大的人物從不以貌取人，他們只思索人們的內心。」

我們走入大主教的寓所。我們剛才坐定，一個年老高長而又瘦弱的人進來和我們握手。那刺楊韓香特刺向他致敬道：

「我不願意化費你的光陰。我聽見許多人講論到你，我特地來鳴謝你對於罷工工人們所做的善舉。我有一個習慣是愛訪問世界賢明的人物，所以我也敢來打擾你了。」

大主教回答道：「承你們光臨，我覺得很榮幸。我希望你們在倫敦一切都能如意而能和本地的人物發生關係。願上主保佑你們！」他說到這裏，站起身來，便和我們告別了。

一天，那刺楊韓香特刺只穿了一件襯衫，並用一幅長布袱裹在身上來看我，這種裝束在印度時我們常穿着的，我的房東太太開門後，急忙來尋我，滿面是驚怕的神情：「有一個癡狂的人欲看你。」我走到門口一看，原來是那刺楊韓香特刺穿了印度的布袱，我也不免覺得吃了一驚，可是他臉上老是微笑地裝做滿不在乎的樣子。「路上的孩子們不是要和你打趣嗎？」

「正是如此。他們都跟在我的後面竄跑，但是我並不理睬他們，他們安靜下去了。」

那刺楊韓香特刺在倫敦住了幾個月後，他到巴黎去了。他開始學習法文而且從事翻譯法文書籍。我也懂得一些法文所以他把譯文給我看。我覺得那不是譯文而簡直可以說是一種新的創作。

他終於實現了他旅行美國的計劃。他克服了極大的困難才弄到一張甲板的票子。當他抵達美國時，爲了穿着「猥服」而被拘押起來因爲他老是在大庭廣衆之間穿了那一幅布袱的印度長衣。我記得他不久即得恢復自由。

研究印度的歷史

在英國加入辯護士的席位是相當容易的，可是，要執行律務却很困難。我只學習法律的理論，但是我不知道訴訟的程序。我曾經很有興味地研究過法律與法典，但是我不知道怎樣運用在實際的方面。

當我研究法學時期，曾發生許多疑問，我把我的苦悶告訴我的朋友。其中有一個朋友同我去徵求達白談諾羅的意見。雖則我有一封在印度時人家給我寫的介紹信，但我自問我是沒有資格去打擾像他那樣有名望的人。每一次我知道他舉行演講時，我終是去參聽的；我坐在會場的一角，我終是聽得悠然神往。他爲了要和學

生們有接觸的機會，設立了一個集會。我也參加這個會以便親受他的誨教，他是很誠摯地和敬仰他的學生們交談。過了若干時期，我鼓起勇氣把人家寫的介紹信寄給他。他答道：「你可以隨便提出問題來問我。」但是我並沒有利用過這種機緣。

我還記得好像是同一個朋友介紹我去看佛烈得潘克脫。這是一個保守派的人物，但是他却非常愛護印度的學生。許多印度學生們常去請教他，我也請求和他會見，他接受了。我終身不會忘記這一次的訪問。他招待我像一個朋友一樣而嘲笑我的悲觀主義道：「你應該深信要做律師沒有其他更重要的條件，只要誠實和勤謹你就可以養活你的生命。其他的一切事由並不是完全錯綜複雜的。請你把你所有知道的常識範圍告訴我。」

我把我研究所得的一些淺薄知識披瀝出來，他起初有一些驚愕。但是不久，他面含笑容道：「我明白你的苦悶的原因了。你的常識還不足够。你對於世故人情一點都不知道。你即連你自己本國的歷史也不知道。一個律師應該研究人類的性格，每一個印度人應該知道印度的歷史。那好像和法律的實踐沒有什麼關係，但是你應該在這一方面去受教育。我想你連凱與馬萊松的『叛亂史』都沒有讀過，最好還要讀一二本討論人類性格的書籍。」

我非常感謝這一個可尊敬的朋友給我的指示。這些意見雖不對我立刻發生效果；但是他的慈愛直刺我心。他的笑容老是留在我的記憶中；我明白成功的主要條件並不在乎其他的靈巧而只需要誠實及勤勉。當我理解這個真諦，我便覺得有些安心起來了。我得通過考試而我的英國留學生活也宣告結束了。

第五章 迴歸印度

獲悉母親去世噩耗

現在是到了離開英國的時期，我在六月中搭乘桑亞號迴返。我們航行到亞拉伯海面時信候風已經起來了，經過亞丁時遇到惡劣的天氣，中途並不下碇，一直駛達孟買。船上差不多所有的旅客多感受暈症；我則安然無恙仍可留在甲板上欣賞那些驟雨狂浪。自從許多旅客感到痛苦後，只有二三個人進餐，大家都把放麥糊的盆子牢牢地放在膝頭以免溢流出來。

外面的暴風雨正是我的內心暴風雨的一種象徵。但是，前者既無法使我搖撼，後者更使我處之泰然。我的宗族中已經醞釀着一種暴風雨，等我歸家時立刻便要發動了。同時我還打算着怎樣毫無經驗地去執行未來的律師業務。可是，我既然會以革新家自命，我便自問怎樣可以獲得革新處理的方法。那裏知道後來還有更多的事實，都是為當時所意料不到的哩。

我的哥哥從喀蒂亞趕到碼頭上來迎接我。他早已認識了梅筭博士和他的兄弟，梅筭博士的兄弟堅欲我們到他家中去逗留了幾天。我們兩家的友誼從英國開始締結，現在重在印度廣續，後來一直維持到很長久的時期。在旅途中，我老是惦念着我的母親。我還不知道她已經不在人世可以再懷抱我了。我獲悉了悲痛的噩耗後，我即依遵習俗舉行沐浴。我的母親是在我留學英國的時期中突然死的，我的哥哥不願我在異鄉受到這個意外的打擊，所以祕不使我知曉，但是這一次知道了事實真相，我的悲哀並不因此而稍減；但是，關於這個問題按下不

必贅述。總之，我的悲痛和我父親死時同樣地深刻。我學生最可懷戀的期望現在都已粉碎無餘了。我不能復憶當初是怎樣地表示我的深沉的苦痛。不過，我那時還能鎮靜，抑止我的眼淚而咬緊牙根準備接受生活的鍛鍊好像沒有發生任何事故一樣。

詩人兼珠寶商人

梅筭博士給我介紹認識了許多朋友，其中有一個是他的兄弟叫雷華香卡雅齊方，我們二人後來成爲終生的莫逆。在這個時期，有一件事應該記錄的，就是我認識了詩人雷香，是梅筭博士長兄的女婿，是雷華香卡雅齊方珠寶店的合股人。他年紀還沒有二十五歲以上，但是當第一次會見時，我便信他是一個博學多才的人物，有很強的記憶力，梅筭博士曾經叫我做過一次測驗。我便從我所知道的外國語中尋出幾個陌生的詞句，念給詩人聽。他絲毫不錯地，很流利地能够順序背誦出來。我非常羨慕，他的天賦的特長，同時更欽佩他對於聖書豐富的知識，他的無瑕的性格以及他的躬行實踐的精神，實是令人景仰。他的一生目標即爲修身篤行。在他的嘴邊在他的心版上常銘刻這幾行莫克筭郎的句子：

「我只有在日常的行爲中可以獲得降福。」

「他實在是支持莫克筭郎的生命線。」

雷香所經手的營業爲數總在幾十萬盧比以上，他是珍珠和鋼鑽的鑒別專家。他對於無論什麼事從不感到過困難的問題。

可是，他的生活的目標並不集中在俗務的方面。他的生活鵠的，是在期望面對面可以看見神明。在他的桌

子上，在各種雜物中，常放置宗教書籍和他的日記簿。他付印的各種著作，大半都選自他的日記。他在料理完畢重要的業務以後，立刻便從事撰述關於檢討奧祕思想的著作，完全不像是一個商人的模樣，而變成了一個真正追求真理的人物。我不止一次地曾對他做過觀察，當他在俗務紛忙時，也常會沉浸在靈的思索中。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在某種環境中失落他的思想。我在俗務上沒有和他發生過任何的關係，可是，我們的友誼却很密切。我是一個接受委託訟務的辯護士，但是每一次我去看他，他老是和我作宗教問題的辯論。雖則我還只是一個在暗中摸索者，我却也稍具和他作爭論的能力，他的談話使我發生極濃厚的興趣。從這個時期起，我遇見許多神學教授們，我嘗試研究各種宗教教主的教理：但是，沒有一個人會給我以比雷香更深刻的印象。他的智慧在我看來是和他的道力熱心具有同等的卓絕。我深信他不會把我拖曳到邪路上去，相反地，他常常把他的內在思想披示我。因此，在我精神上感到痛苦時，惟有他可以作我的收容所。

我的熱情的哥哥

我對於雷香雖備致欽佩，可是我不能選他作我的「神師」。這個位置還空待着，我正在物色而尚未求得。我信仰印度「神師」的理論，而且知道他在精神成就方面所佔居的重要性，在教義中有大部分的真理，沒有一種真正的知識無需乎「神師」的指導，若使在膚淺的學術方面，一個資望不足的師長，嚴格地說起來還可以寬容得下，但是，至於在靈學方面，則決不能以一個不完備的師長充任。祇有對於靈學有充分知識的師長才可以被選為「神師」。爲了到達完成的境界，必須要繼續不斷地努力，因此每一個人要有一位資望符合的「神師」。我們做人的任務，便是爲了完成自己而努力奮鬥。每一個人自身可以收到相當的效果，其餘的只好委手於神

明了。雖則我並不選擇雷香做我心靈的「神師」，但是在許多與景裏，他是我的嚮導和助手。有三個現代的人物在我生活上發生深刻的印象，而且不斷地在吸引我。第一個是雷香的活躍交接；第二個是托爾斯泰的著作「天國在我們的心中」，第三個是羅斯金的「堅持到底」。

我的哥哥在我身上寄托有很大的期望。他熱中於榮華富貴，他對於不幸的人們常慈悲為懷慷慨好施。他的性情又很和善，因此結識了許多朋友，他希望靠了朋友們的幫助，可以使我能接受許多的案件。他爲了要我獲得有資力的當事人起見，他不僅增高我們的生活消費，只要能够有利於我執行律務的各種條件，他從沒有疏忽過半點。

我的宗族中對於我的出洋問題而掀起的風潮，直到我歸來時還沒有平息；結果在宗族分成爲兩個陣營，其中一個立刻表示歡迎我，而另一個則仍設法和我隔絕來往。我的哥哥爲了要對前者表示聯絡感情起見，在我來到喇其谷以前，先叫我到那錫克的聖河去沐浴，同時籌備回到喇其谷後，設一盛筵招待宗族中人。我對於這些都毫無意見，但是爲了不忍辜負哥哥的一片熱情和好意，我便機械式地完全由他佈置，我唯言是從。因此關於我復返宗族的種種阻礙，也漸漸地平靜下去了。

改良印度兒童教育

我從不打算要求那個拒絕過我的團體重新許我參加。我並不對於族黨中的領袖懷抱有什麼惡感。有些人都嫌忌我；但是我始終謹慎地避免和他們發生感情上的摩擦。我充分尊重宗族所下的驅逐我出族門的命令。依照那命令所規定的條款，家族中任何一份子，包括我的岳父舅姨等，都不准留我，即連一杯清水都不許給我。

他們準備陽奉陰違；但是，我不願意人家偷偷摸摸地做，除非是取公開的形式我才会接受。

我爲了嚴密檢點自身的行爲，終算沒有引起族黨中任何的責難。從此以後，凡是曾經宣布逐我出族的親戚族黨們，都對我表示好感和慷慨。他們幫助我的事業，我也爲族中盡力報答。我堅信這些良好的結果完全是出於我的不抵抗原因。若使我利用宗族中兩種對立的集團，而欲設法要求重入族門，那末將激怒族黨的領袖，而恐永無解除糾紛的可能了。我從英國回來以後決不會平靜無事，而恐將捲入紛擾的旋渦中，而我不得不強做出虛僞的行爲了。

我和妻的關係並非出於我自己的意思。我在英國時並沒有療愈我的妬疾。我對於最細微的事情都對她表示懷疑而常常覺得她不能稱愜我的欲望。我決定幫助我的妻讀書習字，但是，我不時使性子而使她橫受冤屈。有一天，我甚至於把她拖到她父親家裏去，一直等到她接受了許多痛苦以後才答應接她回來。到了後來，我知道這些舉動無非都是我一個人的瘋狂。

我有一種改良兒童教育的計劃。我的哥哥生有不少的孩子，我到英國時還在襁褓中的嬰孩，現在已經四歲了。我打算給這些孩子們施以體操的訓練，使他們得以強健，而且還要利用我的個人經驗訓育他們。我相信如得我哥哥的援助，多少終會有一點好的成績。我老是喜歡和兒童們廝混在一起，一直到如今，我還保持和兒童共同遊戲的習慣。我常常想着我是一個優秀的兒童教師。

婆羅門出身的廚司

關於食物需要加以改良，是沒有異議的餘地，在我家裏已經備就了茶和咖啡。我的哥哥從我回家以後，便

設計造成一種英國的寡圍氣；我們現在都使用義大利出品的陶磁和其他以前僅在喜慶日應用的器皿。我的「革新」運動影響到設備革新的方面。我還輸入麥糊的吃法，並以可可替代茶和咖啡。我已經穿着皮鞋和襪。我還穿西裝，全部生活都實行歐化了。

每天置辦新的必需物件，於是開支日增無已。我們終於在門口繫縛了一頭白象。但是，這樣的浩大開支將怎樣維持下去呢？欲在喇其谷執行我的業務是一件愚蠢的事。因為我只勉強具有一個印度本地訟師的學識，而我却希望獲得十倍的律務公費。當然沒有一個當事人會來委託我辦理案件的了。若使有人來找我，爲了我愛擺闊架子再加上了我的淺陋學識，那不是又要叫我平空添加起一筆債務來嗎？

朋友們勸我到孟買去住若干時期，以便見習高等法院的訴訟程序，研究印度的法律，同時可以探討辯護的理由。我接受這個意見而便束裝就道。在孟買我僱用了一個和我同樣沒有資格的廚司，他名叫刺維香卡，是一個「婆羅門」出身的人物。我並不把他當作僕役看待，而却視爲家人一樣。他把水倒在身上，但從不洗澡，他披穿的布袂污穢不堪，他對於印度教的聖書茫然毫無所知。但是我到那裏去可以物色一個較爲良好的廚司呢？有一天，我問他道：「刺維香卡，你對於烹調或者是一個外行，但是你至少也得知道日常禮拜的儀式吧？」

「禮拜嗎？我們的禮拜是犁具，鋤頭是我們的日常功課。這就是我所有『婆羅門』的本色。（譯者按：印度的『婆羅門』原爲知識階級，至於農民則屬於『吠耆』階級。）我只能寄食在你門下，否則我便要歸田作農夫去了。」

我這樣還像是刺維香卡的主人嗎？他的懶惰加重着我的工作。我開始分任烹調一半的瑣務，我也嘗試仿照英國的方法烹製蔬菜。我買了一隻爐灶，我自己指揮，叫刺維香卡做助手。在我個人方面，覺得和刺維香卡共

同進食並沒有什麼不自然的地方，日子久了，他也漸漸習慣，毫無拘束地，實行共食的制度。我們就這樣愉快地度着同居的生活。不過有一件阻礙的事情；刺維香卡曾經宣誓終身不洗澡，他堅決拒絕不肯洗滌盆盥。

在孟買，我無法住居在四五個月以上；因為我只有消費支出而無分文的收入。我知道要在孟買執行業務已經完全絕望了，我就離開此城而重返喇其谷，成立了一個事務所業務還算發達。每月靠撰述訴狀的收入，平均約有三百盧比。我的工作多半都是由我哥哥介紹而來的，因為他有固定的主顧。他把所有重要的案件都去委託著名的律師，而把貧苦當事人簽訂貿易契約的事件都交給我承辦。

氣焰萬丈的英吏

我應該承認在那個時期，我會對於禁止撥給佣金的制度表示讓步。我知道律費佣金的支配，各地是不同的，在孟買，佣金是應給承攬人的，至於在喇其谷則應該付給介紹案件的訟師。兩地的律師都由抽出百分之若干成，作為佣金。我的哥哥曾提出這樣的一種意見：「你可知道，我是和另一個訟師合夥的我是常在設法要把對於你有利益的一切事件交你承辦。但是若使你拒絕撥付佣金給我的合夥人，我一定要遇到不少的麻煩。因為你我二人共同合組一個事務所，你的謝金收入都存入我們的帳項上，我自動會結出我的部份帳目，但是我的合夥人對於此中情形却並不明瞭。他的立場是不相同的。若使他把同樣的案件交由別的律師承辦，他一定可以獲得一筆佣金。」我被這個異議所說服了，而且我明白若使我要執行律師的業務，我就不能採用我的支配佣金的原則。

在同一個時期內，我受到有生以來一個重大的打擊。我並不是不知道英國的官吏是怎樣的一種人物，可是

我以前，從沒有和他直接會面的機會。我的哥哥曾經做過坡班達爾已經作故的「刺那」的顧問兼祕書，在當年威赫過一時的，他現在被人控訴，告發他在任期內曾供給一種虛偽的情報。這件案卷已經送到政治公署裏了。我在英國留學時曾認識現任該公署裏的長官。我的哥哥想起了我和他既有交情，便要求我給他做一次說項。他說，至少或者可以挽救這一件不利的事由。

我却不能同意這個建議；因為我知道若在英國，利用這種無意義的晤會是目為不正當的。若使我的哥哥果真有了過，我的先容有什麼效力呢？若使他是無辜，他可以按照規則遞呈辯狀俾得水落石出，是非可以大白於天下的，但是我的哥哥並不贊同。他說：「你不知道喀蒂亞華地方的情形。你還得需要見習一切的人情世故。這裏只講權勢。你是我的弟弟你不能迴避你的責任，你向你所認識的一個官吏，替我說一句有利的話，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嗎，若使諉推起來，未免太對不起我了。」

我無法拒絕，我只好硬了頭皮打算去和那個長官週旋一下。我知道我是沒有去和他會見的資格，而且知道這件事情是容易弄僵而且有背我的良心。但是我嘗試申請，而終於獲得了謁見他的許可。

英國大人的氣度

我和那一個長官重敘舊誼，但是，我立刻發覺在喀蒂亞華和在英國完全不同，而且一個長官的神氣，在休假期中又和供職時截然差異。他雖招待我，但提起往事好像有一股寒氣籠罩在他的臉上，他用強硬的口氣說：「你到這裏來一定不會利用這一種關係的吧？」可是我把我的場合告訴了他。他不耐煩地答道：「你的哥哥是一個陰謀家，我不願再聽下去了，我沒有空。若使你的哥哥有所辯白，他依照規例提出聲辯更好了。」這樣的

答覆或許是合理的。但是自私自義是盲目的，我仍舊繼續我的敘述。他突然站起來，聲色俱厲地說道：「出去！」我說：「請聽我講下去。」這更使他激怒了。他召喚僕人來，命他領我到門口。僕人進來時我還表示猶豫的樣子，他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拖出了屋子。

我立刻寫了一張字條叫人送給他：「你侮辱我而且叫僕人襲擊我。若使你不向我道歉，我將依法控訴你。」傳令勤務很迅快地把回信送給我。內容寫道：「你對我粗野無禮，我要求你出去而你不肯聽話。我沒有別的法子，只好叫我的僕人領你到門口。他先請你離開辦公室，你沒有照樣做。他只能強迫你出去了。你有自由權儘可以控訴我。」

拿了回信我踉蹌地回到家裏，把一切經過的情形講給我的哥哥聽。他很難過不知道怎樣可以安慰我。他去和一個訟師商量；因為我不知道控訴一個「英國大人」的程序。恰巧梅管爵士爲了一件訟事從孟買趕到喇其谷來。但是，像我這樣一個年輕的律師怎樣敢冒昧去見他呢？我就託一個訟師傳遞給他關於我的事件的書面報告而徵求他的指示。他答道：「告訴甘地聽，這是司空見慣的常事。他因爲才從英國來，所以渾身都是蓬勃的朝氣。他並不認識英國的官吏們，若使他要過愉快的日子而要在這裏玩遊的話，還是勸他扯碎了這一封信而忘了侮辱吧，否則他或許要吃更大的虧呢，告訴他還要多多學習做人之道。」

這一個忠告比吃毒藥還要苦，但是我只好吞嚥下去。我只好唾面自乾忍受了那一次的侮辱，但是我也得到一個教訓。我對自己說：「從此以後我永不再做那樣的傻事，我也永不再作那樣私情的干求了。」我真的不再重蹈覆轍，這一件事轉變了我的生活過程。

我去看那個政治長官，當然是我的錯誤。但是他的忿怒和咆哮的性子，是越出了我的誤會成份以外。我是

無論如何不應該受他的驅逐。在事實上，我在公署裏逗留沒有在五分鐘以上，他已不耐煩地聽我的說話了。他理應有禮貌地要求我走開。但是權力張大了他的錯亂的狂氣，到了後來我才知道他並沒有忍耐的德性。

烏烟瘴氣的世界

若使我在在此城繼續執行我的律師業務，大部份的活動必要到政治公署去。但是，如欲我和那一個英國長官釋嫌言好在我是做不到的，我不願意要求他開恩受他的優待。我既然宣布在先要依法控訴他，我是不能毫無表示。在這個時候，我便開始注意到當地最瑣細的政治事務。喀蒂亞華是一個小聯邦的部落，當然占有極豐富的政治冒險的收穫。聯邦與官吏間勾結共同幹着小的陰謀詭計，成爲日常的事件，王公們也時常被此餽贈，賄賂做着掩耳盜鈴的勾當。這一種烏烟瘴氣的環境使我覺得窒息，要在這裏過着廉潔正直的生活幾乎是不可能解決的一件大問題。到了最後，我竟失望了，我的哥哥也注意到我的苦悶癥結所在。我們彼此心裏都很明白我欲脫離這種充斥陰謀的環境除非能在地找到一個職位。但是，若使不同流合污，我又無法獲得一個法官或法院院長的職位，若使和政治長官發生爭執的時候，那終是要妨害我的業務的。

坡班達爾是受英國政府的監督。我在本城的工作，就是需要獲得王公最大的權力。爲了農民們不堪負擔重苛的田賦，我得去見行政長官。這個長官雖則是一個印度人，但在我看來却比「英國大人」來得更傲慢。因此，在我的業務交涉中，又受到了一種挫折。我看上去我的當事人們不能伸張正義；可是我也無法相助。我至多只能向那一個英國政治長官去作呼籲，或者去求見總督。總督也早表示過：「我拒絕干涉」，若使能够找到一種法律或一種規例可作爲根據的話，或者會至少有挽救的希望；但是，在這裏「英國大人」的意志便是法

律，我頻於絕望，我只希望能遠離這個充斥陰謀的地方。

恰巧有一個坡班達爾公司的總經理寫一封信給我的哥哥：「我」在南非洲有重要的事務要辦理。我們正在進行一件訟案；我們要求的目標共有四萬英鎊。案子已經進行很久了；我們已經聘請了幾個幹練的律師和訟師承辦案子。若使你能打發你的弟弟到那邊去，爲我們爲他都可以有利益。他可以幫我們許多的忙；他可以參觀一個新的世界，而且可以從事新的交際。」

我的哥哥和我考慮這個新的提議。我不明白是要代表出庭辯護還是只當一個法律顧問，可是，我有意接受這個聘任。我的哥哥便介紹我去看達達阿度拉公司的股東雅梵西。他對我說：「那不是一件困難的工作。我們有不少歐洲的朋友可以介紹給你認識。你對於我們公司是有用處的，因爲我們的商業信札大半都是用英文的，你可以擔任這一部門的工作。你是我們的上賓，所有一切費用都可由公司供給。」

我問：「我須服務多少時期？共有多少酬金？」

「至少在一年以上。你的來回川資，由我們負擔，你可以搭乘頭等艙位，酬金是一百零五個英鎊。」

原來我不是以律師的資格出任新職，而是做公司的雇員，但無論怎樣，我願意離開印度。我暗想：這是一個參觀新世界及發生新的友誼的絕好機會。而且我可以寄交我的哥哥一百零五個英鎊作爲家用。我就並不討價還價接受了聘約，而準備立刻到南非洲去。

第六章 到納塔耳

南非洲的印度人

阿杜拉在德爾班港等候我。船隻泊碇在那裏。我觀察到船上來歡迎旅客的人們，發見人們對於印度人並不表示尊敬。我不能不注意到那些認識阿杜拉的人們，對於他行禮時終是含有輕浮的神情，我爲之怫然不悅。阿杜拉却視爲習慣不以爲奇。人家都詫異的目光注視我。我的服裝和其他的印度人所穿的不同。我穿了一件常禮服戴包一幅小的頭巾。

阿杜拉是不識字的，但是有豐富的處世經驗。他有極聰明的頭腦，他靠着堅強的記憶力，也能講普通常用的英國話，這對於他的業務上有不少的便利，因爲他可以和銀行的行長，歐洲的商人，以及和律師等接洽談判各項事務。當地的印度人都很尊敬他。他的公司營業非常發達。阿杜拉雖具有這些特長，但是他有一個短處，他的猜疑心很厲害。

他是一個回教徒，常引以爲自豪，而且喜歡討論回教的哲理。雖則他不識亞刺伯文，但是他對於「可蘭」經和回教文學有很廣泛的知識。他時常愛好引經據典，因此我也獲得了一些關於回教實踐方面的知識。有時我們兩人談得投機時，常長時期辯論各種宗教問題。

在我到達當地後的第二三天，他領我到德爾班的法院去，他給我介紹了不少人物而請我坐在他的律師座旁。法官不時注視我，最後他要求我把頭巾除了，我加以拒絕，而即走出法院。在這裏，我又準備作一次新的

奮鬪。阿杜拉給我解釋有一部份印度人須要脫除頭巾的理由。他說，只有穿回教徒服飾的人有戴頭巾的權利，其他的一切印度人，凡進法院往往須把頭巾脫除下來。

爲了要明瞭這種狡獪的歧視，我便着手作詳細的調查。在二，三日中，我得知印度人是被區別爲許多種的集團。一種是信回教的商人都自視爲「亞刺伯人」。一種是印度教人，一種是祇教的僧侶。印度教的僧侶則獨立不隸屬於任何的集團；其中也有一部份自視爲「亞刺伯人」的。祇教的僧侶則自稱爲波斯人。這三種集團中間，彼此都發生社交的關係；但是，最重要的是黨派，是由達摩爾人，自由或不自由的勞工，是德勒古或北部的印度人所組成。凡是訂定契約的勞工們，（譯者按：契約上所規定的條件，視勞工彷彿同奴隸一樣。）到達納塔耳至少須工作五年。其他的三種集團和這一個黨派只發生事務上的關係。英國人稱呼他們爲「苦力」，爲了大多數的印度人都屬於勞工的階級，所以一切的印度人，常被稱呼爲「苦力」或「剝面」了。

我在法院中原來是被人目爲「苦力律師」。做買賣的則稱爲「苦力商」，「苦力」的原來意義漸漸地遺忘了所有的印度人都被稱爲「苦力」。回教徒的商人提出抗議道：「我是亞刺伯人，不是苦力。」或說：「我是商人。」若使是懂禮貌的英國人即會表示道歉。

頭巾問題的糾紛

在這種情形之下戴包頭巾成爲一件很重要的事。脫除頭巾等於是遭受一種侮辱。爲了要避免麻煩及消除不愉快的糾紛起見，我就預備不包印度式的頭巾而戴英國式的帽子。但是阿杜拉並不贊同我的意見。他說：「若使你那樣做，將更不方便，因爲將連累及一般戴頭巾的人。你在平日還是包頭巾的好。若使你戴了英國式帽子

人家要把你當作咖啡店的侍役看待了。」

這是一種經驗之談。擁護印度式的頭巾固然是激於愛國的熱誠，但是輕視咖啡店侍役也未免胸襟太狹了。在訂立有契約的印度人中，有印度教徒，回教徒及基督教徒。凡信基督教者都是印度教移民的子弟們，受到了勸化而皈依基督的。在一八九三年，基督教徒為數已頗衆多，他們穿着英國式的服裝，他們大半都是在旅館裏當侍役，阿杜拉所提到的戴英國帽子人物即指稱這一種階級。在當地人的心目中，凡當咖啡店侍役者都好像是剝奪身分的一種賤業。

我便接受了阿杜拉的勸告。關於我在法院中發生的頭巾糾紛問題，我曾寫了一封信在當地報紙上發表出來。即成為輿論界論辯的一個題材。我到達德爾班只有幾天，而意外地遭遇到頭巾的事故！我便給南非洲的報紙宣傳出去了。有一部份人士雖向我表示同感，但也有大多數的人却嚴厲責備我的輕舉妄動。

過了七八天後，我離開德爾班。人家給我定了一張頭等座位的火車票。照普通習慣還應該另付五個先令租用被氈臥具。阿杜拉也勸我租用，但是我表示倔強，並不是爲了固執或節省的原因，堅決拒絕這種陋規。阿杜拉警告我道：「請你仔細思量，這裏的情形和在印度不同。多謝神明，我們是有錢可使用。只要爲你能够受用的，請勿加以拒絕吧。」

火車到達納塔耳的首邑馬里堡，已經是晚上九點鐘了。車站送上臥具來，一個查票員問我可欲租備一副，我表示拒絕，他走開去了。那時來了一個旅客，他把我從頭到脚看了一遍，他看見我是一個「有色」的人。這好像使他發生有些錯亂的樣子，他走開了；後來和一個火車上的雇員同來。他們兩人相安無事，但又來了另一個查票員，他過來對我說：

「來，到貨車裏去。」

「但是，看我買的是頭等座票。」

「這不相干，我叫你到貨車裏去。」

「我在德班爾上車時就坐在這裏，我所以願留在這裏。」

「你不准留在這裏，你若是不願走開的話，我要叫車警來把你拖出去了。」

「隨你的便，我不願走出去。」

路警來了，他執住我的手把我推到外面去。我的行李也攆出了。我拒絕走進另一個車廂，車子駛行去了。我走到等車室裏去，拿了一隻手提袋，行李放在外面，由車站腳夫看守。

乘火車遭遇侮辱

那時正是冬季天氣，在南非非洲高層地帶冬季是酷寒的。馬里堡又位置於拔海千米突的高處，所以更覺凜寒。我的大衣放在行李箱中，爲了避免重新受到侮辱我不敢要求把箱子打開來，便渾身發抖地坐在等車室裏。裏面黑暗異常。半夜三更有一個旅客走進來，他或許要和我攀談，但是我並沒有喋喋嚙舌的性癖。

我開始思索我的責任。我還是爲了確定我的權利而從事奮鬥呢或者回到印度去？還是忍耐一下到普萊多利亞去先辦理我的職務，才後再回到印度？若使我立刻回到印度去那便要放棄我的責任了。我所受到的虐待是很難堪的。這是一種賤視有色人種流行病的徵象。若使可能的話，我應該拔除這種病態的根源，準備受受一切的不利的結果而去尋覓打破歧視有色人種成見的觀念。

我終於決定乘下一班的火車到普萊多利亞去。到了第二天，我發了一個長電報給鐵道公司的總裁，我同時也拍電給阿杜拉請他去訪問總裁。他袒護公司管理人員的行爲，但是他回話早已訓令車站站長使我能够平安到達目的地。阿杜拉通電馬利堡的印度商人及其他各城的朋友們，使一路上可以隨時照料我。所以每經一個車站，便有幾個商人來找我，備加慰問，他們並敘述他們過去所經歷的種種磨難困苦。他們告訴我，我所遭到的事故是司空見慣的。印度人在乘頭等及二等車時，不時受到鐵道公司職員或白種旅客的侮辱。白天我傾聽講述這些悲苦的歷史。夜車來了，人家已給我租定了一副臥具。在德爾班時我拒絕租用，在馬利堡我却買了一張床舖的票子。

蠻橫的馬車稽查

早上火車到達却勒士登。那時在却勒士登與約翰斯堡間還未通火車。在斯笈台登停候有一輛載客的合乘馬車。我持有一張馬車票，爲了在馬利堡遭遇事故而還沒有使用過，阿杜拉也早已打過一個電報給却勒士登馬車公司的管理員了。

但是這個管理員看見我是一個外方人，他只想找出一種阻止我乘車的藉口理由，他對我說：「你的票子已經失却時效了。」我告訴他仍屬有效的理由。他忽然轉到一個念頭，並不是爲了沒有空位，但是爲了另外的原因，一般的旅客都得坐在車中的座位上；可是在他心目中，我被視爲一個「苦力」，而且是一個外方人，稽查員以爲我不配和其他的白種旅客同坐在一起。在座席的外邊另有兩個隙位，其中有一個普通是備給馱夫坐的。這一天，他坐到車內而把他的原位讓給我。我知道那又是一種不公正的侮辱行爲，但是我只好忍氣吞聲地由他

支配。因爲我無法強行到車中去，若使表示反抗，馬車便要離我而去，我不是又要延誤旅程，而且到了第二天又不知要發生怎樣的事呢！因此，我咬緊了牙根，很興趣地坐在馬車夫的身旁。

將近三點鐘，馬車到達柏特谷。稽查員現在却想坐我的位子了，因爲他打那吸煙時或許要呼吸一些新鮮的空氣。他問馬夫借了一幅污穢的布舖在踏脚板上，他對我說：「剃面，坐到這裏來，我要坐在馬夫身旁。」我覺得那種侮辱太不成話了。我在盛怒之下，回答道：「那是你叫我坐在這個位子，我本來是應該坐到車中去的。我已經够受你的欺侮了。現在，你想坐到外面來吸煙，而要叫我坐在你的腳邊。我不答應，我預備坐到裏面去。」我提出了這一篇說話表示反抗。他走近我前用力打我一下巴掌，抓住我的臂膀想拉我下去。我拉往在車旁的銅欄杆上，情願手指受傷，不肯下車。許多旅客們都看見這一幕情景！那個蠻不講理的稽查，罵我，拉我，打我，而我則冷靜自若，他力大而我則懦弱。有幾個旅客似乎看不過去，出來排解：「放下了他吧，他說得有理。若使他不能等留在那邊，還是讓他進來和我坐在一起吧。」

稽查喊道：「沒有危險嗎？」

他好像表示輕蔑的樣子而突然停止毆打我了，他雖放下了我的臂膀，而嘴裏重又咒罵我，而且叫坐在另一空位的僕役坐到踏脚板上，他自己坐了那一個空位上去。

旅客們都回到各人的原位。在一聲呼嘯下，合乘馬車發出雷鳴的響聲出發了。我的心亂跳不停，私下忖度不知道可能安達我的目的地，稽查不時用兇暴的目光注視我，並伸手指，嘴裏嗚嗚不休道：「等一會到了那邊再給顏色你看……」我默不作聲，暗自禱告神明保佑我。

夜上過去，我們到達斯當台東，我看見了印度人的臉便深深地呼了一口欣慰的氣，當我從車上走下來，那

些朋友們告訴我道：「我們在這裏等候你，預備迎接你到伊沙的家裏去。我們會接到阿杜拉打來的一個電報。」我覺得很愉快，便到伊沙哈奇蘇瑪開設的店舖裏去。我把剛才所經歷的一切講給他們聽。他們一面勸慰我，一面也把他們不幸的遭遇講給我聽。

旅館拒絕印度旅客

我要馬車公司的總經理知悉這一件事，我就寫了一封信把我親歷的一切敘述在信裏，特別請他注意那一個稽查對我表示威脅的行動，我要求他在第二天動身時，須在車裏得到一個座位和其他的旅客同坐在一起，公司的總管回信道：「我們從斯當台東起有更大的合乘馬車，雇用別的馭夫駕駛。你告發的那一個稽查明天不在車上，你可以和其他旅客同坐在一起。」這樣我就安心下來了，我也不願追究那個侮辱我的稽查，這件事便宣告了結。

第二天早上，伊沙的僕人送我到驛站上，我獲得一個很小的座位，便在當天晚上，安全地到了約翰斯堡。斯當台東是一個小村落而約翰斯堡是一個大城市。阿杜拉也曾拍電約約翰斯堡，他曾把莫哈瑪卡桑剛路廷的公司名字及地址寫給我。公司裏派了一個僕人在驛站上等候我；我並沒有看見他，他也不認識我。我就決定住旅館去，我叫了一部車子直駛國民大旅館，我見了經理要求開一個房間，他把我注視一下，片刻後執禮甚恭地回答道：「對不起，房間都已客滿了。」我就叫馬夫一直駛到莫哈瑪卡桑剛路廷的公司裏去。那裏，我找到了阿白度伽尼，他表示歡迎我優加招待。等到我告訴了他剛才找旅館的事情，他不禁哈哈大笑道：「你怎樣會希望人家准許你開房間呢？」

「爲什麼不能呢？」

「你且在這裏住下幾天你自然會明白一切。在這裏我們已經算是很受優待的了。若使我們要賺錢的話，我們便得逆來順受一切的侮辱。」他便縷述在南非洲印度人們所受到的種種虐待事情。

最後，他對我說：「這個地方是不適宜像你那樣的人住居的。你明天就動身到普萊多利亞去吧，你應該乘三等火車去。在脫蘭斯瓦爾的情形比納塔爾還要更惡劣，印度人從來不准買頭等或二等票的。」

「你們爲什麼不設法要求改善這種待遇呢？」

「我們也曾提出過抗議；但是，我得承認，我們的同胞們倒也不一定堅持欲坐頭等或二等車旅行。」

坐頭等火車的糾紛

我要來了一份鐵道公司的章程，仔細看了一遍。我發見了一個缺點。在脫蘭斯瓦爾所頒布的市政規則原文，既不正確而又疏忽；至於鐵道公司的章程那更是了草得很。

我對阿白度伽尼說：「我欲乘頭等車旅行，若使做不到，我還是另外乘馬車到普萊多利亞去。好在路程不遠只有五十公里。」

阿白度伽尼給我說明時間與旅費二者都不經濟，他對於我坐頭等車的主張却表示贊同，不過我們須先向站長請求一下。我就寫了一封信，特別說明我是一個律師，平日旅行時常乘頭等車的。並且聲稱我需要立刻到普萊多利亞去，沒有多少的時間可等待。我自己到車站去等回音，我覺得我親自去不是沒有理由。我想到車站站長方面的答覆多半是無利於我的。在他的心目中一定是對我抱持有「苦力」律師的成見。我就預備穿了英國式

服裝去看他，當面說服他使我能買到一張頭等票。於是我穿起了一件禮服到車站去。我摸出一個金鎊放在買票的小窗口，說要買一張頭等票。

「是你寫過信給我嗎？」

「正是。請你就把票子給我吧，我今天就要到普萊多利亞去。」

那一個微笑答道：「我並不是脫蘭斯瓦爾本地人，我是荷蘭人；我知道你的心境，我對於你很表同情。我就給你一張頭等票；但是有一個附帶條件，若使查票員要你坐到三等裏去，你不要把我也牽涉在內。你不能攻擊鐵道公司。我知道你是一位正人君子，祝你一路平安。」

他說罷便授給我一張票子，我向他道謝而且答應照他的話而行。

阿白度伽尼和我一同到車站，他看見這意外的成就表示欣慰。但是他叮囑我道：「你能平安到達普萊多利亞，那是再好沒有的事。但是，我擔心查票員不肯讓你坐在頭等車裏；因為他若使不加干涉，要引起旅客們的反對。」

我於是揀了頭等車廂，火車開行了。在傑米斯東，來了一個查票員。他看見我坐在那裏，面現怒容用手指着三等車。我把我買的頭等票給他看。他說：「這不相干，到三等裏去！」

在車廂裏只有一個英國人旅客。他要求查票員走開：「這是什麼意思，為什麼要麻煩這一位先生？你不看見他持有頭等票嗎？我和這位先生共同旅行毫沒有一點不便。」他旋轉頭來對我說：「請在這裏坐下。」

查票員嗷嗷不休道：「你既然願意和一個「苦力」同在一起，也不管你們了。」他就走開去了。

邂逅黑人投宿旅社

大約晚上八點鐘模樣，火車抵達普萊多利亞。

我盼望達達阿白度的律師派人在車站上立刻接我。

我知道在那裏不會碰見一個印度人的，所以決定不住到印度人的屋子裏，那一個律師並沒有派人到車站。後來我才明白那一天恰巧是星期日，要去找人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弄到迷惑起來，不知道到那裏去好；因為，我擔心着沒有一家旅館肯招留我投宿。

一八九三年的普萊多利亞的火車站和今日的情景完全不同，燈光暗淡異常，旅客們稀少零落。我讓所有的旅客們在前面先走；我打算等到收票員將結束他的職務時，我把票子投給他乘便請指點我一家小旅社或者任何一個下榻的地方；否則我就要在車站上過夜了。我得承認，我那時還躊躇了片刻，因為惟恐又將受到人家的侮辱。

車站上的旅客都走完了，我把票子交給收票員並且向他提出指數的請求。他很有禮貌地答覆我；可是，我明白，他是無法幫助我。但是在我們身旁，有一個美洲的黑人，他也參加談話：「我看出你是一個外方人，你在這裏是人地生疏。若使你願意跟我走，我可以領你到的一個美國朋友開設的一家小旅社去。我想他會招待你的。」

我雖則稍存懷疑，但是，終於向他道謝而接受了他的建議，他領我到了瓊斯東家庭旅社，他和經理在私底下先商洽了一下。結果答應我留宿一夜，不過有一個附帶條件，就是我須在房裏進餐。

那個經理說：「我可以對你保證，我對於有色人種是毫無成見的，但是我的主顧都是歐洲人，若使我准許你到食堂進餐，我的主顧們都要不悅甚至於都要離開他去的。」

我答道：「我感謝你的好意款留，好在我只住一夜。我要開始見習這裏的風俗，我很諒解你的苦衷。在我房間裏吃飯也沒有什麼不方便，我希望明天就可以另外設法找一個去處。」

我就走進到房間裏去。我獨自一人在空想：我的晚餐。旅社中的客人並不多，我想侍役不久便會把飯送進來的吧。但是，瓊斯東本人自己來了。他說：「要你在房裏用膳，真是抱歉得很。我曾經向我的主顧們徵求過意見，請你和他們同在食堂進餐，他們都表示同意，你可以悉從尊便，請你一同到食堂裏去，你可以隨你所欲在這裏住下去。」

我重又向他道謝。我走到食堂裏去很痛快地飽吃了一頓晚餐。

第七章 在普萊多利亞

在南非的宣教師

第二天早上，我拿了阿杜拉的介紹信去看巴凱辯護士。他表示很歡迎的樣子，而且把當地的情形告訴我道：「在這裏我們沒有工作可支配給你，我們不需要律師，因為我們已經有了很練達的顧問。若使遇到有困難事務時，我會來請你提供補充的意見供我們的參考。你到這裏來可以對於我的當事人有許多便利的地方。以後關於接洽一切事實，都煩勞你做中間人，這樣，你一定也會有利可獲的。這裏的人對於有色人種抱持有很深的偏見，你要找一個寄宿的地方倒不是容易的事，可是，我認識一個貧婦，她的丈夫是一個商人。我想她可以收留你，因為她可以多一些進益。」

他領我到這一個婦女的家裏，和她私下商洽妥了。她同意我做她的房客，每星期付房租三十五先令。

巴凱是一個在俗的基督教宣教師。他放棄了他的事務所而從事一種教會的事業。他的生活境况頗佳。他不時和我通信，他的信札常討論同樣的題目。他頌揚基督教的美德而宣稱：人類如不承認耶穌是上帝唯一的兒子而又是人世的救主，不能獲得永恆的和平。

在第一次晤談時，巴凱便詢問我對於宗教的信念。我對他說：「我是生長在印度教的家庭裏，但是我並不理解印度教中的教義，對於其他宗教更缺乏認識。事實上我不知道我將皈依那一種宗教。我有志對於印度教的教理先作一次透切的研究，若使可能的話，我還預備研究其他的各種宗教。」

巴凱對於我的宣言表示滿意。他說：「我是南非洲傳教總會的領袖之一。我會獻金捐建一座教堂，我經常在那裏傳道。我對於有色人種是毫無成見。我物色到許多同道的弟兄們，每天，在一點鐘聚會，我們共同作禱告數分鐘，祈求獲得和平及光明。若使你肯參加入我們的集會，在我是覺得很榮幸的事；我要把你介紹給我的昆仲們，他們一定很快樂得和你爲友；我想你也一定高興和他們做伴侶。我還要將宗教的書籍給你，在一切書中當然要推「聖經」爲第一部書了。」我向巴凱道謝，我答應如果可能的話，我預備參加他們的禱告。他就對我說：「明天，十點鐘，我在這裏候你，我們一同去舉行禱告。」說罷，二個人便分手了。

參與禱告禮拜

我沒有思索的時間立刻就到瓊斯東的家裏，我付了帳單就到新的寓所去吃午餐。房東太太已經預備好一道蔬菜。不久我就習慣這一種的家庭生活，後來我又拿了阿杜拉寫的介紹信去看一個朋友，承他見告在南非洲的印度人所遭遇的種種窘辱。他堅要請我住在他的家裏。我向他表示謝意，告訴他我已經有了寄宿的地方。他對我表示，我如有需要的時候，不必拘束，儘可以和他商量。

到了夜間，我回到寓所進晚餐，在房間裏獨自深思。在當地我無法立刻找到工作。那末巴凱究竟爲什麼要保證我有厚利可圖呢？我和他的弟兄們交際以後就可以有錢可賺嗎？我研究基督教教義可到達什麼程度？我怎樣可以理解基督教的真諦，同時可以完全認識我自己的宗教？我只能作這一個決定：我依照上帝的意旨，跟隨巴凱的集團從事探討。若使在我沒有完全明瞭印度教以前，我不想去皈依其他的宗教，默想至此，我就入睡了。

到了第二天一點鐘，我參加巴凱的禱告集會。在那裏我被引見哈里斯小姐賈白小姐，高亞德君及其他的人物。大家都跪下禱告，我也學習他們的樣式。那些禱告詞都是祈求上帝賞賜各人所需要的恩惠。日常禱告的大旨，無非是求平安過日子，並求上帝啓發心的門戶。在禱告時另外添加了一首經文是爲我而誦念的：「主呀，請指點一條路給這個新來和我們在一起的兄弟。主呀，請你把施給我們的和平也施給他。望救贖我們的吾主耶穌也拯救他。我們敬呼耶穌的聖名。」在集會時既無音樂也不唱歌。在每天舉行不同意旨的禱告禮後，大家散走，回去吃飯，禱告時間不出五分鐘工夫。

哈里斯和賈白小姐二人的年齡都相當大了，高亞德君則爲一個教友派的教徒，兩個女人共度同居的生活，每逢星期日，她們經常約我到她們的寓所去飲茶，若使星期日得暇，我便去尋高亞德君，和他討論我的讀書感想，二位老小姐講述她們優美的經驗並歷數她們心靈上和平的境况，高亞德君是一個坦白的青年，良心忠厚，性情剛毅，我們時常共同散步，他時或領我到其他基督教的朋友家裏去，我們交情深密時，他把他的藏書借給我看，我誠心地看完了以後，便和他討論各種關於書本上的問題。

對於贖罪的見解

高亞德君借給我閱讀各方面的書籍，他還介紹我認識他的許多朋友們在他認爲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他特地使我和一個屬於「普里穆斯兄弟會」的家庭往來。（譯者按：「普里穆斯兄弟會」爲英國教會達皮牧師所創立，成立於十九世紀末，會員均反對「牛津儀式運動」，主張廢除一切宗教之禮拜儀式，會友聚集時作共同之禱告或解聖經的訓話。）凡是由高亞德所介紹而認識的朋友們大半都是善良的人物，他們都是敬畏上帝的教

徒；但是，當我和這一個家庭來往的當兒，有一個「普里穆斯」的兄弟，曾經提出了一個使我無法答覆的責難問題：

「你是不會明白我們的宗教之美。依照你的意見，彷彿你是每分每刻應該反省你的過失，終身不斷地加以補贖。這一種無休止的行爲怎樣可以使你得到拯救呢？你這樣永遠不會找到和平。你承認我們都是有罪惡的人。如今且看我們信心的完美之處罷。單靠我們自己的努力而欲補贖罪惡是徒勞無用的，可是，我們是多麼需要消滅罪惡。我們怎樣担負得起這們重的負擔呢？我們只能放到耶穌身上去了。他是上帝唯一的純潔無垢的兒子。他不是宣稱過嗎？凡是信他的人都可以得到永久的生命。這一點就是上帝仁慈的所在。若使我們相信耶穌爲人贖罪，我們的罪惡都可以消除。罪惡是不能避免的：生活在這個世界上要不犯罪是不可能的事。這便是耶穌要受難來救贖一衆人類罪惡的原由。所以只有接受他的偉大的救世事業的人才能獲得永久的生命。請你仔細思量着你所接受的惴惴不安的生活，同時考慮上帝允諾給我們的和平罷。」

這一個詰難對於我並不發生什麼作用。我很謙虛地回答道：「若使基督教的精義盡在於此，恕我不能接受。我並不尋求贖我的罪惡及其惡果，但是我願意從罪惡或罪惡的觀念中把我解放出來，在沒有達到這個目的以前，我情願在不安寧的擾亂中過我的生活。」

那一位「普里穆斯」兄弟答道：「我深信你的努力是徒勞無益，不會有結果的，請再思索一下我對你所說的吧。」

這一個兄弟果真實行他的說話，他在犯了錯誤以後，他是仍舊能够毫無半點混亂的神情。

發起印度商人集會

在沒有遇見那些朋友以前，我已經知道一切的基督教徒並不傳佈像「普里穆斯」的兄弟那樣的教理。高亞德君也是一個敬畏上帝的人，他的心地很清潔，他也相信一個人自己能够清潔可能性，兩個女人也贊同這種信心，我看過不少的書籍，都是充滿熱誠的思想，雖則高亞德君對於我深深表示不安，可是我向他提出保證，我決不會爲了「普里穆斯」的一個兄弟所倡導的變形的信心，而竟反對基督教起來的，使我感到不安的倒是另外的幾種問題，那是關於聖經方面以及正統派的註解問題。

在未述及我與基督教所發生的關係以前，我應該提到在同一時期我所經歷的其他事情。在普萊多利亞有一個要人叫哈其可莫哈瑪特的，他正像在納塔耳的達達阿杜拉一樣，當地無論有什麼公眾集會運動缺少不得他。在我到達普萊多利亞的第一個星期內便認識了他，我向他表示願意和僑居在本城的一切印度人都保持有接觸的關係。我的第一件工作便是組織一個集會，邀請皈依回教及印度教的商人共同參加。在普萊多利亞的印度教徒，爲數並不衆多。

我在這一個集會第一次當衆發表公開的演說。我在準備妥了關於討論做事須要誠實這一個題目以後，才到會場。因爲我常聽到商人們談論，以爲要在商業中提倡誠實，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我以前向不贊同這種見解，如今我還是堅持我的主張。但是我所認識的商人們都以爲誠實與商業是截然兩件不相侷合的事情。他們認爲商業是一件實際的行爲，而誠實則僅爲屬於宗教方面的一種問題，實際和理論是不能混合爲一的。在我的演詞中，我竭力反對這種觀念而喚醒商人們認識關於他們所應負的責任，一種新的意義。

我會留意到我的同胞們在衛生方面的習慣遠不能和英國人相比，關於這一點，我特別提出要求大家予以密切注意。我還大聲疾呼，希望大家要消滅種族及宗教區別的成見。在結論中，我提議成立一個團體專門委託負責人員辦理關於解決印度移民困難的事件。我自告奮勇願抽出我的時間來擔任此項工作，為大眾辦理會中的事務。

律師的成功祕訣

我對於那一次集會的成績，表示滿意，由到會的人決定，組織一個團體，每星期召開一次，在這種場合中，並成立了一種交換意見的自由辯論會，其結果，我認識了所有在普萊多利亞的印度人，而且熟悉他們每一個人的境况，這樣便使我發生欲和普萊多利亞英國行政官雅谷特聯絡的念頭，他對於印度人抱有同情，但不過其影響很輕弱，可是他答應盡其所能幫助我們，而且要求我隨時去看他。

我還和鐵道公司裏的職員發生聯絡關係，根據他們規定的章程，我說明禁止印度人搭乘頭等車是一種不公正的待遇。公司方面以書面答覆我，此後凡是服裝整潔的印度人也可以買二等的車票。這一種修正還不能滿足改善待遇的要求，因為只有火車站的站長，他有審查及核准的權限。那一個英國行政官把所有關於印度問題的文書報告給我看，莫哈瑪特也給我查察案卷。我得知那些從奧倫治自由邦被驅逐出境印度人所受到的兇暴虐待。（譯者按：奧倫治為英領南非聯邦之一省，一八四八年英人據有其地，旋獨立，建為自由邦；一九〇〇年復為英所併。改名奧倫治河殖民地，一九一〇年加入南非聯邦，仍稱奧倫治自由邦，首邑名普羅伊謨豐廷。）我在普萊多利亞勾留期內，得研究僑居脫蘭斯瓦爾及奧倫治自由邦印度人的情形。我那時還不知道這一種研究

將來對於我發生很重大的用處。我本來打算在年底或年底以前回到我的故鄉去，我只期待訟事及早結束。但不知道上帝對於我却另有一種安排呢。

我在普萊多利亞，住上一年，獲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在這裏我得有辦理公家事業的機會，而估計出我處理這種事宜的能力。而且領悟到宗教的思想對於我實在是一種活躍的力量。同時在這裏我獲了我的業務方面的真正知識。我更深信一個年輕的律師只有在老法官的公事房裏可以有所收穫，而且可以得到不會失敗的把握，總之，我已學會了一個律師成功的祕訣。

達達阿杜拉的訟案不是一件小事情，訴訟的目標是四萬英鎊，這一件案情是關於商業上的行爲，但是牽涉到金融困難的問題，請求的理由，一方面根據貿易的現實效果，另一方面則根據一種交付商品的虛空的語言，辯護的焦點集中在交付商品是出於欺詐的手段。

涉訟法庭兩敗俱傷

我對於這一件訟案感到很濃厚的興趣，我研究關於商業行爲的一切案卷。我的當事人是一個很聰敏的人物，他對於我有極大的信任，這使我在執行業務時獲得很多的便利。我參考不少的書籍從事細密的研究。我的翻譯技能對於事實上發生矯正及改善的作用，大部份的往來信件，都由我翻譯成古雅辣蒂文。

雖則我對於宗教及社會問題都感到興趣，我常抽出一部份時間從事研究，可是這些問題對於我並沒有重大的利益。我的主要任務是在準備進行訴訟。我的必需工作，是在研究法律並尋求合法的手續，在雙方當事人或者還沒有手頭整理的檔案哩。

我回想到潘克脫曾經說過事實要佔居法律四分之三的成份。這句話後來有例爲證是由一個南非洲的律師叫雷奧那的所表現實驗出來的，在我承辦的案件之中也有一個例子，我明知法律是不利於我的當事人，但是正義却應該支持着他，我知道這是無法挽救，便去徵求雷奧那君的意見，他也知道案情是很複雜而又困難的，他說道，「甘地，人家告訴我說，若使能够特別留意案情的事實真相，法律自身也會注意到的。我們還是對於事實再從事作深刻的研究罷。」他勸我把案情重新仔細審查一下，當我再度考察事實時，彷彿看見了一種新的天地。我並發現在南非洲有一件舊案，其情形和我所承辦的案子相同。我喜出望外；我去看雷奧君給他說明了一切。他說：「我們一定可以勝訴。但是，只消靜待法官秉公的判決。」

在準備進行阿杜拉的案子時，我並沒有知道重要部份的事實。因爲事實是真理；若使有真理存在的話，法律自然也會來救濟的。我知道阿杜拉一案的事實非常複雜，在法律上他是處於有利的地位。但是我也知道，長期的訴訟往往會使原告與被告都蒙受莫大的損害。原被告兩造本來都是親戚而且同住在一箇城中。沒有一個人能知道案子須延展到什麼時候才能了結。若使在法庭上相見，將無限期的延長下去，對於雙方都沒有什麼利益。雙方都希望立刻可以獲得一個結果，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我去看莫哈瑪特勸他去找一個仲裁人來解決這件案子，若使雙方對於仲裁人都有充分信任的話，一切糾紛是可以很迅速解決的。因爲律師們的公費常常視當事人的財產而支配，無論你有多少財富，不久都會傾蕩的。律師們承辦到有利可圖案子，他們寧願放棄其他的案子而關心角智，弄得雙方都不肯相讓，結果兩敗俱傷，莫哈瑪特接受我的建議，雙方請了一個仲裁人來聽取辯論，莫哈瑪特佔得優勝。

律師的眞正任務

但是這樣的結果不能使我滿意。若使我的當事人立刻要求執行他應當的權利，莫哈瑪特是無法弄到全部的款項；在南非洲的坡班達爾的回教印度僑商間有一種口頭的法律：與其破產毋寧死，莫哈瑪特無法償付三萬七千鎊的總數以及公費。莫哈瑪特既不願少付一分而又不願使對造宣告破產。所以只剩下唯一的方法：就是希望阿杜拉同意接受分期付款。阿杜拉在察得真相以後，他便接受莫哈瑪特的分期付款辦法，限期是冗長的。我成立這一種協定比勸雙方延請仲裁人覺得更困難得多，可是雙方都終於在表示滿意的條件之下接受了我的建議，我的歡悅是無窮盡的。我認識了法律的眞正精神是發揚人性的善良優點及激發人的天良。我並且了解一個律師的眞正任務是在調解敵對仇視的雙方，使能釋嫌彼此復歸於好。這一次的教訓，使我獲益非淺，引起我熱烈的火焰，在我二十年執行律務的時期中，大部份的光陰都化在婉勸雙方當事人和解方面。我從來沒有喪失過金錢更沒有喪失過我的人格。

我在普萊多利亞時，常在晚上和高亞德君散步同行，每到夜上十點鐘前即回家裏。在脫蘭斯瓦，對於有色人種頒布有一條法律，凡一切印度人如不獲有許可不能在九點以後出外或散步。若使我遇到了警察而遽遭拘捕，高亞德君對於此舉比我更來得關懷。他所雇用的黑種僕役，都會具領有通行證。但是，他用什麼方法也可以發給我一張呢？只有做東家主人的才有發給許可證於他僕人的權限。若使我欲設法獲取一張通行派司，高亞德自然願意發給我，但我不願意那樣做，因為那是出於詐欺的行爲。

因此高亞德君同他的一個朋友陪我去看官家律師克勞士博士。他知道了我是和他同學。他對於我表示很深

的同情，他本來打算預備一張使我在晚間九點鐘以後許可通行的證件，但是他却寫了一封信，寫明無論何時我得在外行走，警察不得干涉的字句。我每次出外時就把這一封信帶在身邊，但是從來沒有利用到他的機會。

禁止人行道上行走

我時常在總統府路上散步。克魯日總統的公館就在這一條路旁，那是一座很簡陋的住宅，沒有花園，外表沒有和其他房屋顯著不同的地方。在普萊多利亞有錢人家的住宅都是很講究的，而且四周環繞有花園，克魯日總統公館的簡陋在當地是有名的，曾傳為一時的美談。在房屋門前站有一個警察的崗位，那是公家官吏住所的唯一表記。我每次沿着小路，走在人行道上，從來沒有遭遇過什麼麻煩的事件。

但是那一個守衛的警察是不時調換的。有一天，其中一個警察，並沒有關照我不准在人行道上行走，他不問情由，把我推到路上去。我突然大吃一驚。我還沒有去詰問他爲了什麼原由做出那樣的舉動，高亞德正巧騎馬經過，他向我打招呼道：

「甘地，我看見一切的經過。若使你到法院裏去控訴這個人，我來做見證人。你受到這樣兇橫的打擊，我覺得很難受。」

我答道：「請勿難過，這個人他懂得什麼呢？一切有色的人種在他看來是一視同仁的，他剛纔待我的行爲一定就是他平日專門用來對付黑人同樣的，我不願意爲了我個人的事而到法院裏去告他。」

高亞德君道：「但是請你仔細考慮一下，我們應該給這一個人受一點教訓。」他便旋轉頭來叱責那個警察，他們講的是荷蘭話，因爲警察是部耳人，我聽不懂，可是，他却向他表示道歉，這是無用的，因爲我早已

原諒他了。但是，我以後不再走這一條路了。因為逢到其他的人站崗時，他們並不知道這一件事，可能發生同樣的情形。爲什麼我毫無緣無故去受人家的踢打呢？我就變換其他的路作爲散步的場所。

這一次事故促進我對於愛護印度移民的情感。我會經和他們互相討論過，以爲如有一個良好的機會正可以提出一種公開的申請，在必要時，最好先去和英國行政官商議修正關於禁止人行道上行走的章程。

我就預備好了一份申請書，訴述印度移民的苦況，不單提出了書本或談話作爲根據，而且還把我自身所經歷的事實作爲例子。我知道在非洲，印度人是不可能受到人們的尊敬；我却密切注意着是否或稍有予以改善的可能。

參加惠靈登大會

巴凱君頗關心着我的未來。他領我去參加惠靈登大會，基督教改革派教徒每隔二年召集這樣的大會，爲了覓求宗教的光照，換一句話說，就是精練自己，這是一種宗教的復興運動，大會中的宣教師是著名的神學家安德列穆萊，巴凱君希望大會中的宗教濃厚空氣，信心，以及信徒們的熱誠可以在無形中推動我皈依基督教。

但是，他把最後的希望寄託在禱告的効果上，他對於禱告具有堅強的信仰。他深信上帝必會賜予禱告者以恩澤，他曾經引證幾個例子，如喬治穆蘭特白里斯託一流的人物，即在處理俗務的當兒也不忘記禱告，我極留意聽他關於禱告效果的演詞，我對他提出保證，除非我聽到了召喚，否則難於皈依基督教，我向他鄭重表示，我久已服從我的內在的聲音，一切行爲都以他爲準則，若使違背他的意旨在我是覺得很難受的。

我們於是同到惠靈登。人家都在批評巴凱君和一個「有色的人」做着伴侶。巴凱君在許多的場合中，他爲

了我的緣故而受到種種的麻煩。我們因此不得不分道而行。有一次是星期日，巴凱君和他的一羣同伴不願在安息日趕路。我們投宿一家鐵路飯店，飯店裏的經理雖已答應招待我，經過了多次的交涉，他却不許我到食堂去進餐。巴凱君並不是一個輕易肯示弱的人物。他根據旅客所應享的權利而提出抗議。在惠靈登，我時常和巴凱君在一起，我極明了他愛護我的種種苦衷，因為他時常爲了努力要使我受歧視的待遇而使他忍受了許多的麻煩和糾葛。

在惠靈登所舉行的大會，集合着一羣虔誠的基督教徒，他們的信心頗令我受到感動。我個人會晤過安德列穆萊牧師，而且，親自目擊許多教徒爲我禱告的情形。我頗愛好傾聆幾首美妙的讚美詩。

大會會期一共有三天。我極理解到會的教徒們的熱誠，但是我沒有發見我需要轉變我的信仰的理由，我不能置信若使不做一個基督教徒便不能得救升天的事實。當我很坦白地把我的意見告訴了善良的基督教徒們以後，他們都表示猜疑不快的神情。因爲那也沒有可以補救的方法，因爲我對於基督教教義的懷疑是很深刻的。

我對於基督教的見解

在我不可能相信耶穌是上帝唯一的獨子，也不相信只有信他的人們可以得着永久的生命。我以爲若使上帝有兒子們的話，我們都是他的兒子們。若使耶穌像是和上帝一樣，或者他便是上帝，一切的人類都相像上帝而且也能做成上帝。我的理知禁阻我相信耶穌用他的死和血救贖世界的罪惡。他所設下的譬喻，有一部份都是真理。根據基督教教義，只有人類賦具有靈魂，但是其他的生物都沒有靈魂，牠們死亡後一切便完全消滅了。對於這一種理論，我是抱着相反的信心。我只可能承認耶穌是一個殉道者，是一個人格化的犧牲者，是一個神聖

的導師，但是並不是一個空前的完人。他被釘在十字架上，是給世界立下的一種偉大的榜樣；但是，關於這件史蹟含有奇蹟及神祕的奧妙，在我是難於置信的。基督徒的聖者生活並不使我獲得裨益，關於其他信仰者的生活也不能使我獲得確證。我在其他的生活方式中發見有和基督徒們所欲鍛鍊的同樣的意慾。從哲學方面考察起來，基督徒們所奉行的原則並沒有什麼非常之處。在犧牲的一點，在我看來印度教徒超出在基督徒以上。如果要我承認基督教是一種最完美的或者是最崇高的宗教，那是不可能的。

我時常有機會和我的信基督教的朋友們參加這種內在的辯論，但是他們的答覆不能使我滿意。因此，我不但不當基督教為最完美或最崇高的宗教，我也更不相信印度教是最崇高的。印度教所有的種種弱點在我是很熟悉的。印度教中能把不可接觸列為教規，那是一種腐化的部份或只是一個贅瘤。我不能了解無數支派及階級的意義。人家怎樣能說「吠陀」經是神的說話？同樣的，為什麼「舊約聖書」和「可蘭」經不也都是嗎？

我的信基督教的朋友們都努力設法想感化我，我的回教朋友們也莫不希望我皈依回教。阿杜拉時常勸我研究回教的教義，他自然也誇稱牠的偉大。我把我的懷疑寫信給雷香德，同時也和印度的其他宗教界權威者通訊，他們都有回信寄給我。雷香德的回信使我獲得一點安寧。他勸我要耐心對於印度教作深刻的研究。信中有這樣的一段道：「我確信印度教對於靈魂的認識和他的慈悲，任何宗教都沒有和他同樣的深奧學說。」

涉獵各種宗教書籍

這個友誼使我於宗教發生興味。我雖不能有像在普萊多利亞的空閑時間從事探究宗教問題，可是我仍設法抽出一部份的暇用在善良的動機方面。我仍繼續作宗教問題的通信。雷香德做我指導。有一個朋友寄一本那

瑪達香卡著的「達摩吠奢」給我。他的序文給我很大的幫助。我聽見有人講到關於這個詩人所度的流浪生活，序文中，描寫他生活上對於研究宗教的整個的轉變，馭制着我。我便對於這本書發生好感，從頭到尾看完了。我又很有興味地讀着馬克斯穆萊著的「印度能使我們見學什麼」和通神學會編印的「優婆尼沙曇」經的譯本。這一切都使我增加對於印度教的尊敬，而他的美點開始展開在我目前。可是，這倒並不影響到我反對其他的宗教。我看華盛頓歐文著的「穆罕默德與其弟子傳」，和對於喀來爾先知的頌讚。這二本書使我增高對於穆罕默德的估價。我還看了一本叫做「瑣羅亞斯德的箴言」。（譯者按：瑣羅亞斯德為波斯祆教之創立人，俗稱拜火教，唐時與摩尼教，景教並傳入中國。）

這樣，我獲得了對於各種宗教的廣大知識。我在研究時常會發生一種鼓勵，欲把我的心得在實踐方面表現出來。我對於「瑜伽」略具一些經驗，根據着我對於印度教書本上的理解而漸漸增進。但是，我不能有多大的進步，我決定等我回到印度以後去求教於一個可以信賴的人物。這個志願却永沒有實現。

我同時研究過托爾斯泰著的「福音要略」「應做的事」和其他的著作，得到極深刻的印象。我逐漸懷着泛愛宇宙的胸襟及抱負。

差不多在同一個時期，我和一家信仰基督教的家庭發生來往的關係。跟從他們的勸告，我每到星期日到韋斯南易納的教堂裏去做禮拜。在禮拜天我常應邀到朋友們的家裏進餐。教堂對於我並不發生良好的印像。到教堂去的人們在我看來並不是全部都是虔誠的。那不是能算是一種熱心教徒的集合；信徒們彷彿都是徒循故事，到教堂裏去像是軋時髦或者可以說是去消磨時間。有些時候，我竟然不能自禁地會打瞌睡。我很覺得羞慚，但是有幾個在我身旁的信徒，他們也並不有良好的姿勢，引起我深深的不安。這樣的情形不能維持長久，我後來

索性不再去做禮拜了。

接受宗教服役原則

我買了一部沙爾譯的「可蘭」經，我開始誦讀，同時還研究其他關於回教的書籍。不久以後，我和住在英國的基督教朋友們通信，其中有一個朋友給我介紹愛德華梅德郎和他互通信札，他寄了一本和安那金斯福合著的「完成之路」給我，這本書在基督教徒方面認為是一種有罪的著作，他還寫了一本「聖書新註」給我，我對於這兩本書都感到興趣，牠們都是支持印度教的，托爾斯泰的「天國在你們中間」使我深受感動，獲得不可磨滅的印象，這一本充滿思想獨立性，深奧的道德和真理，若與高亞德君借給我的一切書籍比較一下，都是成爲毫無多大意義的東西。

這時，我漸漸注意到印度人的集團生活，而發生了一種約束自己而爲衆服務的意欲。我奉行的是服役的宗教，因爲我思想過，只有用這唯一的法則，可以獲得上帝，服役這一個名詞，在我是當作服勞印度的解釋，因爲這一個意念常不能自主地來襲擊我，我感到大有非從事服務不可的驅使。我到南非洲來原來是爲了要躲避在喀蒂亞華所遭遇的困難，同時爲了謀解決我個人的生計。但是，我已經在前面說過了，我還時常懸念上帝及爲了約束自己而奮鬥。

我的基督教徒的朋友們時常鼓舞我研究基督教，即使有時我表示出冷淡的樣子，他們老是不肯放鬆一步。當我在德爾班時，南非洲傳道總會的領袖華爾東君便注意我了，我差不多成爲了他的家人一樣，這一種關係的目的無非是要設法使我「普萊多利亞的基督教徒保持接觸。華爾東君有一種特殊的方法，我從來沒有看見他嘗

試過要勸化我入基督教。但是，他們的生活像一本書般地展開在我眼前，讓我從事觀察他的一切行爲。華爾東夫人是一個嫵媚而天質很高的婦女，這一對夫婦的性格很使我愜意。我們的異見。可是當我們彼此表示寬恕，慈愛及正誠的精神時，也可以心平氣和下來，我敬愛華爾東夫婦倆的謙遜，和他們對於工作的堅忍及熱誠，我們時常有晤會的機會。

不損友誼的絕交

我和那一家每逢星期日必去的家庭的關係，突然中斷了，那可以說是人家要求我斷絕往來的，其經過情形如下。

那一家的主婦是一個正直而又樸實的女人，但是氣量狹窄，我們時常爲了宗教問題而起爭執，那時我正在閱讀安諾德的「亞細亞的光明」，有一天，我們把耶穌和釋迦的生活彼此互作比較，我說：「請看菩薩的慈悲不但施於人類而是廣泛及於一切生物，當人們把羔羊放在肩上的時候，心中不是可覺得一種愛好嗎？在耶穌的傳紀中却找不到對於愛好一切生物的痕跡。」這一個對照使那一個真正的主婦頗覺得難堪，我理解她的情感，我立刻停止說話，而我們一同走到飯廳裏去，她的兒子，年約五歲，和我們坐在一起，我平日覺得能和兒童在一起的確是一種幸福。這個孩子已變成了我的朋友，我對於放在他盆子裏的一塊肉略露譏諷的口氣，而對於我盆子裏的蘋果則讚不絕口，天真無邪的兒童也給我說服了，他也附和我稱讚菓子的優點。

但是他的母親呢？她有些不愉快的心情，旁座者向我做暗示，我使立刻轉換說話扯到別的事情上去。到了下一個星期日，我照例到這一家去，可是心裏總扭着心事。我不願意和這一家人絕交；因爲我想那未免要使他

人難堪。但是那一個真正的主婦却給了我一種便利的機會。她一看見我便說：

「甘地先生，請你原諒，我覺得你的光臨不能使我的兒子有所進益，所以請你可以不必再拘束虛禮了。因為我的兒子每天懷疑不欲吃肉，而模倣你的素食水果原則。這件事似乎成了嚴重的問題。因為若使他拒絕吃肉，他不久就要身體衰弱而易生病。叫我怎樣擔負起這種責任來呢？你的理論只能對我們大人說。對於兒童們，聽了是將發生不良的影響。」

我答道：「我很難過，我了解你的心理，因為我自己也有了兒子，我們是很容易解決這種瓜葛的事由。因為在進餐時我所習慣吃的或忌食的東西給兒童看在眼裏，其影響超出在說話以上。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以後我不再來訪問你們。這樣對於我們的友誼是可以毫無影響的。」

主婦表示如釋重負的樣子說道：「我感謝你。」

雖則我採用了我的基督徒的朋友們所不選擇的一條路徑，但我終不會忘記他們喚醒我對於宗教發生好奇的興味。我對於友誼的存在常依戀回念。此後的年頭我還得保持着許多親密的和神聖的友誼。

第八章 德爾班騷擾

路透社的歪曲報道

在一八九六年中間，我回到印度。從納塔爾乘船出發，到加爾各答登陸比較在孟買來得便利，因為那些到南非洲去的訂有合同的工人們都是從加爾各答或瑪達刺啓纜的。至於我則在加爾各答下船再折往孟買，因為脫了一班火車，我在阿拉哈巴勾留着一天。在這裏我開始撰作關於南非洲的報告，我見到了「開拓先驅者」吉斯南君。他與我作很誠懇的談話，他很坦白告訴我，他極願意到殖民地去。他答應我，先寫我所能寫的報告，再設法把他登載在他的報紙上，這足够使我感到喜不自勝了。

到了印度，我寫了一本南非洲印度人地位的小冊子。這一篇著作先後發表在重要的報紙上而印成了兩種版本。銷行印度各地共五千本。在這一次旅行中我碰着了印度人的首領，我便得到了在孟買，浦那及瑪達刺等地作演講的機會。我不能對於這些問題作詳盡的檢討，因為正當在加爾各答組織一種民衆團體時，我收到從納塔耳拍來的一個電報，催促我立刻便到那邊去，我只好縮短我的旅行程期。從這一個電報上，我推測印度人的敵對運動早已準備就緒就要爆發了。我就放棄了在加爾各答未完成的工作而趕到孟買去，搭乘由我家人接洽好的第一艘啓程的輪船。我乘的是「鼓浪號」是阿杜拉購置的，他屬於一家專行駛波班達爾與納塔爾間的航輪的公司。還有一艘波斯輪航公司的「拿得利號」，銜接着從孟買直駛納塔耳。在這兩艘輪船上一共約有八百名的乘客。

在印度的振盪發生了相當的影響，因為在印度的重要報紙上不時刊布有消息，而路透社的訪員把牠拍發到英國去。我在到達納塔爾後才知道這種消息。在英國的路透社經理拍了一個簡短的電報到南非洲，把我在印度時所發表的演說加以渲染，加強了不少過甚其辭的地方。這是一件經常可以見到的事，而且那並不是出於故意的行爲。因爲事務繁忙的人，往往先抱持有一種成見，當他披閱一種文件時，容易疏忽原來的意義，而只表面看了一遍，就立刻做成一個大概的節要，這節要有時完全是出於個人的臆斷。像這樣的一種簡報更容易因爲轉輾的翻譯而歪曲了原意。甚至於把全文完全弄錯了。這樣對於一種公開的事件往往會發生極大的不良影響，有時竟會發生很大的障害。

當我在印度時，我曾經批評納塔耳的歐洲人。我極力反對向登記的工人徵取三個英鎊的重稅制度。我還報告一個叫蘇白刺瑪尼羊所受到的痛苦事件，他曾遭他的主人痛毆，我親眼看到他的傷處，而且兩件事情的交涉是由我經手的。在納塔耳的歐洲人看到了我演詞的一種不正確的電報簡訊，都對於我發生了極大的憤怒而欲羣起反對我。

納塔耳的歐洲人會議

我所撰述關於納塔耳的文字，後來我在印度重新看到，却已變成了另一種東西，措辭誇張，而且內容描寫有過火的地方。因此我在印度演講時，在詞句方面非常謹慎，因爲據經驗而得，凡是向一個外國人講述一件事，聽者必會牽連到其他的觀念而超出原意的範圍。我在印度報告南非洲的情況，已竭力把實際的悲慘情境打了一個折扣，祇用輕描淡寫的方法。但是，只有極少數的歐洲人讀着我所發表關於納塔耳的文字而感到難堪，

只有一小部份的人士能引起注意。

在事實方面，我的演講原詞和報紙上的記錄完全不同。成千個歐洲人都讀到了路透社的電訊，實際像我那樣的演說本來是不值得拍發電報的，他們却把小題大做起來。在納塔耳的歐洲人滿以為我在印度的活動已經收到了實在的效果，訂立合同的勞工制度已經廢除，而幾百個歐洲的開墾者將蒙受影響。他們而且已感覺到在印度進行和解的情形了。

在納塔耳的歐洲人一獲得我帶了家屬捲土重來的消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因為他們已知道在「鼓浪號」上載有三四百名印度人，在同行的「拿得利號」上也有同等數目的印度人。他們便起了衝動而發生了激昂奮湧的狂熱。納塔耳的歐洲人士立即召集會議，而且著名的人物都如數出席。他們大肆抨擊我們正行航行中途的一行人等，對於我個人攻擊得最為厲害。他們把「鼓浪號」和「拿得利號」視為侵犯納塔耳的侵略者。許多說客都揚言我領了八百個乘客到納塔耳，那是我輸入自由印度人的第一步的試驗。會議的結果，一致通過禁止兩船乘客和我，納塔耳上岸的議決案。若使不得到納塔耳政府的准許，他人不能阻止旅客下船。因此，會議中的委員們，想出了援引武力禁阻印度人的一條法律。兩隻輪船就在開會的一天到達了。

一八九六年在印度初次發現腺腫脹疫。他們便借作藉口欲阻撓我們上岸，納塔耳政府也爲了此事而感到棘手；因爲那時還沒有頒布關於限制移民的法律。在另一方面，政府委員愛司公字君，他是那個大會中的一個中堅份子，對於歐洲人的會議表示同情。在每一個港口裏，有一種法律，若使遇有船上發現有患傳染病的乘客，或者有船隻從有疫的港埠駛來，可以將船隻處以四十天的監禁。這條法律只有在有衛生設施的港埠可以施行，而且應該由港埠衛生檢疫長官執行的。納塔耳政府爲了政治的目的不惜採用濫使職權的手段。雖則在我們的兩

隻船上並沒有絲毫的瘟疫徵象，我們却奉到了被監禁二十三天的命令。

引起了軒然大波

在那個時候，歐洲人的委員會仍繼續努力設法阻止我們上岸，「鼓浪號」的業主達達阿杜拉與「拿得利」的經理都受到嚴重的恐嚇。若使他們接受運回乘客的條件可以得到一筆酬謝，若使拒絕不肯駛回，他們的事業將受到摧殘。但是兩家輪船公司的股東都不是卑怯者。他們答稱，他們願意奮鬥到底，雖橫遭打擊在所不計，他們不願參加強迫一般無辜及無力的旅客回去的罪行，他們中有不少的愛國份子。他們延請了一個老律師叫勞頓的，是一個很果敢的人物。

不消說明，我對於「鼓浪號」與「拿得利號」上的乘客並無絲毫的責任。他們中間大半都是南非洲的財主，也有一部份是預備到脫蘭斯瓦爾去的。納塔耳的歐洲人委員會散發傳單給兩隻船上的乘客，由船長念給船上的人聽，詞句非常激烈，說是委員會已經派了人員等候在碼頭上，若使印度人敢嘗試企圖下船者，都將被擲在海中。我把傳單的內容翻譯給「鼓浪號」的旅伴聽。在「拿得利號」上也有一個旅行者是識英文的，他也轉告了他的同伴。兩隻船上的乘客都堅決表示拒絕回去，他們聲稱有許多人是在到脫蘭斯瓦爾去的，其餘的都是納塔耳的舊財主們。無論怎樣，他們都享有上岸的權利，他們決定和委員會週旋到底，都要獲得他們所應有的權利。

納塔耳政府計無所出。他們所採取的不公正的措施究竟將延持到什麼時期了，二十三天的監禁日子已經過去了。阿杜拉與一切的船上旅客沒有表示失望的。監禁期限一過兩隻輪船都被核准駛入港口。這個時候，愛斯

公孛君在一次聚會中，撫平那些受委員會煽動的歐洲人，發表了這樣的一篇演說辭道：

「德爾班的歐洲人士已經表現出令人欽佩的合作及勇武精神了，你們已經各盡所能而做到了一切事情，政府也已做了你們的後援。印度人們已經被監禁了二十三天，你們已經發揮出你們的感情和你們的團結精神應該是適可而止，這對於帝國政府必發生重大的影響。你們的行動會給予納塔耳政府以不少的便利，現在你們若使再欲以武力阻止一個印度人上岸，不單對於你們自己的利益將發生危害，而且將使政府處於困難的境地。但無論怎樣，你們無法阻止印度人上岸。旅客們都毫無半點過失，他們中間有許多婦女與兒童，當他們在孟買上船時，他們都茫然不知道你們的心思。我勸告你們不得留難這羣婦孺應該疏散他們。可是我向你們提出允諾，納塔耳政府已獲得立法會議授予限制未來移民的緊急權力了。」以上是演說的大概節略，聽眾無異受到了一個重大的打擊，但是愛斯公孛君對於納塔耳的歐洲人確實具有很大的影響勢力。大家都分散了，兩隻輪船安然駛進了港口。

兩種不同的勸告

我接到愛斯公孛君的一封信，他要求我不要和他人一同登岸，要我等候到晚上；他將派遣德爾班的警察總督來衛護我到我的寓所去，他同時說明，我的家屬則在無論什麼時間可以自由離開輪船。這不是一件合法的命令，倒不如說是對於船長的一種通知書，是勸我避開當頭危機的一種忠告。雖則船長沒有禁阻我上岸的職權，但是我決意服從這樣的勸告。我先把家人打發走了，叫他們到我的一個老友巴西羅士東耆的家裏去暫住，我聲明不久以後便可以彼此重晤相會。

等到旅客都走上岸後，達達可杜拉的顧問勞頓君和我的一個私友同時到船上來看我，他們問起我爲什麼還不上岸。我便把愛斯公李君的信件給他們看。勞頓君並不贊成我鬼鬼祟祟像一個竊賊或罪犯一般地在黑夜登陸，他還宣稱，若使我不是一個膽小的人，不妨跟從他一同上岸，堂皇過市當做沒有什麼事情一樣。我答稱，那倒不是爲了我膽小的原因，問題就只在我考慮，順從或拒絕愛斯公李君的勸告，二者之中那一種是最合宜的辦法。同時也當顧念到船長對於這一件事所應負的責任。

我搖頭想打斷勞頓的話。但是他仍舊滔滔不絕地說下去道：

勞頓微笑答道：「愛斯公李君對於你曾經有過什麼効勞而要你聽從他的勸告呢？你憑了什麼理由會推測他這是對於你表示好意而難道不會是含有其他的用意嗎？我對於本地的情形以及愛斯公李君最近所玩的把戲，比你明白得多哩。」

「我們姑且不妨假定他是出於善意的，但是你若使順從他的意見那便把自己處於在屈辱的地位。所以我勸你若使你自己準備好的話，立刻同我一同上岸。船長是我們自己人，他的立場是跟我們站在一起的。他只有對達阿杜拉負盡他的責任。我很明瞭他們對於這件事的感想，因爲他們在處理這件事的時候都會表現出很果敢的精神。」

我答道：「我沒有其他的準備，只消帶戴我的頭巾，便可以一同走。請通知一聲船長，我們走吧。」我們便辭別了船長。

勞頓君是一個老資格的律師，在德爾班頗有聲望，我早和他發生有友誼，我遇到辦理困難案件時常去請他指教，我是當他作爲長輩看待的。他生得很高大而且有雄壯的魄力，我們直向德爾班的熱鬧市街走去。

橫遭羣衆包圍毆辱

我們上岸時是大約下午四點半鐘光景，太陽已經不見將近薄暮。從碼頭步行到巴西羅士東眷的家裏去至少需要一小時，碼頭邊的閒人殆並不比平常的日子來得多。我們在剛離船時大約給一些孩子們瞥見了。因爲只有我一個人包戴印度的頭巾，那是一種特殊的表記，他們很容易辨出是我而立刻開始叫喊：「這是甘地！這是甘地！打他！圍困他！」他們湧向我身邊來，有幾個拾起石子投我。後來又有幾個歐洲人加入了頑童的隊伍，騷擾的羣衆愈集愈多起來了。勞頓君看見形勢不佳，若使再步行恐遭危險他便招呼一部人力車。我生平從沒有乘過人力車，因爲我覺得坐在一部由人類拉拖的車子上是一種嫌惡的事。但是，我覺得那時却不得不利用人力車一下了。在我一生的過程中，至少已有五次或六次，每遇到絕望的當兒神明會來拯救我，使我化險爲夷，絕處逢生。那些拉車的車伕都是組魯人。（譯者按：組魯人爲非洲班圖族的一支，住英領南非聯邦納塔耳東北部，人民體質強健，以游牧爲生。）成年的歐洲人和頑童們都向人力車夫威脅，若使他讓我乘車便要飽以老拳而且要把車子拆毀。車夫對我說了一聲「卡」（否）便揚長而去。我終算避免了乘人力車的羞恥危機。

現在我們無法可想，只好繼續安步當車趕路了。羣衆緊緊跟隨着我們，人數愈集愈多。等到行經西街時，已結集成大隊的羣衆了。有一個壯漢抓住勞頓君強把他拖開去。羣衆開始辱罵我，亂石子紛紛投在我的身上，他們把我的頭巾丟在地上。同時有一高大的胖子走近我面前，打我巴掌用腳踢踏。我幾乎昏厥，拉住了路旁一家屋子的柵欄。休息了片刻，我恢復了原氣，重新趕路。這時我幾乎放棄了活生生走到寓所的希望。但是，我記得很清楚，我的心地很平靜，並沒有宣判我的死刑。

我正在緩遲前行，對面恰巧來了德爾班警察總監的妻亞力山大夫人。我們都是熟人。這是一個勇敢的女人。雖則天色已晏陽光已逝，她張開了她的遮日光傘保護我，陪我一同走路。照歐洲人的習俗，他們不會辱罵一個女人，尤其不會欺侮一個爲民衆熱識的警察總監夫人。他們都避免目標恐她受到損傷而專門集中在我一個人身上。因此我雖有一個婦人保護我，可是還受到了幾處劇烈的傷口，這時警察總監業已得報派來了大批警察來保衛我，警察局就在這一條路旁。警察們護送我到達局中，警察總監已經等候在那裏了。他請我暫在局裏休息一下，我婉加辭謝道：「我仍舊要趕我的路，我深信德爾班的公民都是正人君子，同時我須伸張我的權利。多謝你派了警士們來保護我，尊夫人援救我的見義勇爲，更使我感激無盡。」

喬裝警察虎口餘生

我到達羅士東耆家中時，一路上沒有遭遇麻煩，那時已經近夜上了。「鼓浪號」上的醫官來診察我的傷處，傷口雖不多，但有一處內傷是非常疼痛的。但是我還不能度着太平的生活。有成千個歐洲人都圍聚在羅士東耆的屋前。日落以後，羣衆警告羅士東耆，若使不把我交付他們，便要放火把房屋連他都燒在一起。羅士東耆是一個善良的印度人，那裏受得住這種恐嚇，亞力山大警察總監得到報告，便私下派遣了若干便衣偵探混在羣衆的中間。他自己到場，叫人搬了一隻長檯立在上面。他揚言欲向衆訓話，乘機占領了羅士東耆寓所的門首，阻止他人任意闖入。他在四處早已布置好了暗探。他一到場，就命一個下屬化裝扮成一個印度的販商，穿了一套本地衣服，臉上抹塗了粉，他設法進來看我，授給我這樣的一張傳達文件。

「若使你要挽救你的朋友和他的財產以及你的家人，我勸你化裝扮成一個印度警察，從羅士東耆的地窖出

去，跟着我派來的人員一同穿過羣衆的包圍到警察局裏來。在路旁有一部車子等着你。這是我搭救你和其他人的唯一辦法。因爲衆怒難犯，我已無法控制了。若使你不立刻照我的話做，我生怕羅士東耆的房屋將變爲平地，而且我憂慮將發生死傷多人的慘劇。」

我把事情的狀態思索了一下，立即化裝，假扮成了一個警察離開了羅士東耆的房屋。我和那一個警官都安全地到了警察局裏。這時亞力山大君正在和羣衆故意敷衍開玩笑，大家都高唱流行的歌曲。一曲既罷又發表演說，等到他知道我已到了警察局，便變成很正經的樣子，再問羣衆道：

「你們要什麼事情？」

「我們要甘地。」

「你們要把他怎樣處置？」

「我們要燒死他。」

「他做了什麼壞事？」

「他在印度設下奸計要使納塔耳變成爲苦力的世界。」

「若使他不出來你們打算怎樣？」

「我們放火燒房子。」

「他的妻子和兒童都在裏面。還有其他的男人和女人和他在一起。你們要燒女人和兒童不覺得羞愧嗎？」

「那只好由你一個人負責。我們不欲爲難其他的人，我們只要求你拘捕甘地一個人。」

警察總監面露笑容，告訴羣衆他早已離開羅士東耆的家了。同時聲稱我已突出他們的包圍而到達安全的

地方。

羣衆高喊：「說謊！說謊！」

提高了印度人的威信

警察總監說：「你們既然不信你們老警察總監的話，請你們組織三人或四人的委員會。其餘的人須應諾不進到屋子裏去，若使委員會找不到甘地在裏面，你們都得宣誓保守秩序回到各人的家裏去。你們今天都犯了叛變的行爲，沒有服從警察局的指揮，那完全是你們的錯處。警察局所以把你們玩弄一下；他已經佔居上風，而你們則慘告失敗了。你們一定不肯甘心，警察局只是奉行他的職權罷了。」警察總監用溫和的態度向羣衆訓示，他堅決要求他們實踐諾言。於是一個委員會便產生了。委員們走到羅士東着的屋子裏去細行搜索，他們回報羣衆證明警察總監說的都是真實的情形，羣衆在無可奈何的狀態之下都毫不留難地散開了。這是一八九七年一月十三日發生的事件。

便在撤消船隻被禁的這一天早上，有一家德爾班報館的編輯到船上來訪我。他提出了許多問題。我是覺得都很容易解答的。我而且很詳細地向他解釋，證明我所說的話毫沒有絲毫誇張的地方，我所做的只是盡我的責任而已。若使不那樣做，我覺得有愧做人。這些聲明在第二天的幾張報紙上刊載出來了。頭腦較爲靈敏的歐洲人們都承認那完全是出於他們的誤會，當地的輿論界都表同情於納塔耳的歐洲人，但是同時也盡力給我的行爲紛紛作辯護。這樣一來却提高了我的名譽和印度人集團的威信。因爲從這一件事可以證實印度人雖則貧窮，但都不是卑怯之徒，印度的商人爲了要獲取他人的尊敬，同時保衛祖國的利益，他們不惜在事業上蒙受任何的損

失，奮鬥到底。因此雖則印度人備受虐待，達達阿杜拉受到鉅大的損失，但是最後的結果，我想完全是有益處的。印度人的共同集團已經發揮出他的力量，而獲得了重大的信譽，我便得到了一種極大價值的信任經驗，以後每次想到這一天的情景，我明白神明是在我的身上要準備着實行「沙蒂雅格刺哈」（精神之力）的運動，納塔爾的事件在英國引起了反響，殖民地大臣張伯倫氏發電納塔耳政府命令緝究傷害我的人犯，要替我伸張公道正義。愛斯公李君那時正任納塔耳政府的檢事，他便傳令我去。他把張伯倫的電報投給我看，他對於我的受傷先表示歉意，同時表示幸而事態沒有發生嚴重的不幸結果而感到欣慰。

他還提出這樣的一個補充說明道：「我確實不知道你和你的集團中的其他人物會被毆擊的。事先我也顧慮到你或許會遭遇麻煩糾葛，所以我通知你最好能在晚上登岸，你沒有接受我的意見。但我並不責怪你聽從勞頓君的勸告，你儘有自由取決你的行止的權利。現在納塔爾政府接受張伯倫氏的命令，我們要審訊傷害你的人犯，你可以指出幾個人來嗎？」

大事化小有事化無

我回答或許能够指認出一二個人來，但是我不願意追究任何一個人。這一輩人也無非聽從了主使人的指揮而盡他們的義務罷了，對於一個羣衆團體是難於辨別是非的。如果人家對他們所說關於我的事情是正確的，那麼怎樣可以叫他們不起來反抗我呢？在羣情激憤的當兒難免有不合理的舉動。受了鼓動的羣衆只有施用這樣的方法以伸洩他們的公憤。若使欲詰責負責者那只有問罪歐洲人的委員會。歸根思源，還是爲了路透社拍發了捏造的電文，以致歐洲人得悉了我要在納塔耳登岸，他們便不問清情由，貿然組織了委員會阻撓我，甚至於採用

那樣可悲痛的手段對付我了。

愛斯公李君說：「我非常了解而且同情你的見解，我並沒有預先想到你會拒絕控訴傷害你的人犯。你這樣的表示不使我感到不愉快，但是，你既把你所決定的方針告訴了我，我也毫不猶豫地告訴你，你不單表現出你的智慧者的氣度，而且你用克制自己的方法却對於你的集團盡了一種効勞，我還得承認這樣的一種決定的確使納塔耳政府從困難的處境中解脫出來。只要你願意的話，政府可以拘捕傷害你的人犯，但是不消說得這樣定將刺激歐洲人們引起種種的攻訐使政府進退維谷，若使你已決定不提起控訴，我請求你寫一封表示你意見的信給我。我不能禁阻政府當局把我們的會談作一節略呈報張伯倫氏；但是最便利的方法還是根據着你的信件做一個簡要的報告。我並不要求你立刻寫下這一封信。你可以和你的朋友們商量一下。你不妨徵詢勞頓君的意見。經過商量以後，你如果仍舊決定不提起訴訟的，請寫一封信給我。但是，務須切實聲明你是個人負起不訴究傷害你的人犯的責任，這是你給我幫忙的惟一一個辦法。」

我答道：「我不知道你叫我來原來是爲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從來沒有和人家商量過關於處理此事的辦法，我也不願意徵求他人的意見。當我決定跟隨勞頓君登岸的時候，早已下了決心，如果我受到毆擊我決不提出訴訟。對於追究傷害我的人犯，自然是不成問題了。」

我便索得一張白紙，我寫下了人家所要求的聲明，而把他授給愛斯公李君。

第九章 部耳人的戰爭

不列顛屬民的地位

當一八九九年部耳人的戰爭爆發時，大家立刻注意到一個問題，便是南非洲的印度人表示怎樣的態度。在部耳人方面，所有的男子，不分階級，都應召入伍，律師們放棄他們的當事人，農夫棄離田莊，商賈休業，僕役辭工，一致起而應戰。至於南非洲的英國人則並不像部耳人那樣的踴躍從戎。可是有不少岬角，納塔耳及洛諦亞亞殖民地的公民們都紛起組織義勇軍。許多著名的英國律師和商人響應這個運動。當時大家責難印度人到南非洲去的目的無非是在賺錢，這對於英國無異是一種致命的重大負擔。因此大家都指摘南非洲的印度人等於是寄生於森林中的害蟲；遇到地方上遭遇侵犯或浩劫時，印度人是毫不不能予英國人以援助的。當時英國人會一再表示，他們不單是爲了保衛自身的利益而和敵人（指部耳人）抵抗，而且同時也是保護印度人。我們慎重研究這一種責難的癥結所在。我們覺得這正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可以表示那樣似是而非的藉口都是毫無根據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却也有人提出這樣的一種異議道：

「英國人是和部耳人同樣地壓迫我們。我們在脫蘭斯瓦爾備受種種虐待，可是在納塔耳及岬角並不受較好的待遇。兩者所不同的區別，只是在程度的參次而已。我們都是處於殖民地的奴隸地位。我們都知道部耳人是以極少的人民爲了自己的生存而從事戰爭，爲什麼我們要協助英國人而把他毀滅呢？從事實上觀察沒有一個人敢預言部耳人是必敗的，若使部耳人勝利了，他一定不會忘記報復我們的仇恨。」

在我們中間有一個頗有勢力的團體就竭力支持着上面的意見。我也同情這種見解不過要作更正確的和合理的估計。可是我不能給那一種的意見所征服，因此我便作了這樣的一種公開辯駁道：

「我們住居在南非洲只處於英、國臣民的地位。我們曾屢次呼籲請願而獲得這樣的權利。我們能够被視爲英國公民是足以自豪的，或者至少在世人及壓迫我們的人的心目中，我們是有那樣的一種心理。這些壓迫我們的人也宣稱，他們所以要保障我們的權利是爲了我們是不列顛臣民的緣故；我們所以還能享受到些微的權利無非是以不列顛臣民的資格而獲得的。若使我們袖手旁觀，未免有損及我們做人民的威信。我們現在所能作爲藉口的只是一種理由，便是我們會受到虐待，但是要知道英國人受到威脅時，我們是不會置身於事外的。若使我們袖手而作壁上觀戰，那只有增加我們的苦難。若使錯過了這千載一時可遇而不可求得的機會，以證明從前人家對我們的種種責難都是荒謬的，那是等於我們自取其咎，不能再錯怪英國人或者變本加厲地愈將虐待我們，而且愈更蔑視我們哩。萬一到了那樣的地步，我們都是自食其果。無法再推諉到他人的身上去了。」

一篇効忠帝國的演辭

我在公開的演講中，還作如下的宣言道：

「不差，我們可以說我們是帝國中的奴隸，可是我們應該保持我們的地位而從事努力改善我們的待遇，這是全印度和我們所宜採取的政策。若使我們有獲取自由及取得不列顛帝國同胞的優越條件，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在這一次戰爭中我們可以協助英國人。我們不容否認公理是屬於部耳人的方面，但是做了一國臣民的人是不能在一切的環境裏任憑他自己的意旨而行事。強權者不一定常是有理性的，但是臣民應該盡忠於他的主國，

他有支持主國一切行動的義務。」

「若使在臣民中有一個團體，他認爲主國有某種行動是違背宗教道德的，在予以協助或攻擊以前，應該嘗試諫阻，雖冒生命的危險也不顧。但是，我們目前的處境並不如此。我們並不面臨一種道德上的困難問題，我們都是義不容辭，不能逃避這一次的戰爭。我們做臣民的共同義務，是不必辯論戰爭的原因，既然戰爭已經爆發了，便應該盡我們能力所及効勞報國。」

我的最後結論大致如此：「我們，若使考慮到部耳人獲得勝利後的場合——部耳人的勝利具有極大的可能性——我們未來的命運更將不堪設想，部耳人對於那些騎牆派的部耳人一定會採取嚴酷的懲罰手段，對於我們當然也不會另眼相看的。我們應該乘時崛起洗刷我們的懦弱羞名，以果敢的行爲打消人家的污蔑。一個英國人當他聞悉英國遇危難時會有一秒鐘的考慮餘地嗎？一個做堂堂男子漢的，到了他出發到戰場的當兒，是不宜提出任何的理由而逃避他的責任。」

這一篇宣言對於聽衆發生很大的影響。但是，實際的問題也便跟着發生了。在戰爭的漩渦中誰可以傾聽這些印度人的低弱的呼聲呢？我們究竟有多少的力量可以貢獻呢？我們中間都是手無寸鐵武器的人。在戰爭時一般非武裝的人們都是需要臨時施以訓練的。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會踏出行軍的步伐。要在肩上負載東西而作長途的步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白種人是常把我們當作「苦力」看待的，他們常侮辱我們，很高傲地賤視我們。我們怎樣可以忍受這一切呢？若使我們自告奮勇欲組織志願軍，我們怎樣可以決斷政府會接受我們的申請呢？到了最後，我們得到這樣的結論，若使我們有大無畏的精神，神明必定會賦給我們服務的力量，我們不必考慮到我們怎樣可以盡我們的責任。我們既有服務的決心，不必斤斤較量工作的種類區別，只消排成行列到

隊伍中去，若使遭到侮辱，也當有逆來順受的氣度。

印度人的勞績

雖則我們的救護隊時常和歐洲人組成的臨時救護隊及歐洲士兵發生接觸，但是沒有一個印度人受到欺侮或無禮的蔑視。那些臨時隊員都是由南非洲的歐洲人充任，他們在戰前都會參加反對印度人的騷擾行動。但是他們看見印度人不念舊恨，在責難的時間反來援助他們，他們都深深地覺得感動。步爾將軍曾在戰報中表揚我們的勞績。我們一共有二十七個人都頒受到軍事勞績的獎章。

當步爾將軍和雷地司密士的軍隊聯絡工作完成以後，我們的救護隊和歐洲人臨時救護隊都宣告解散。戰爭仍舊繼續下去，延長很久的時間。我們老是準備着重新應徵入伍。因為我們會奉命令，在緊要危急的時候，我們仍須從事勞務的工作。

我應該敘述一件可以紀念的不幸事故。當部耳人大舉進攻時，在雷地司密士的英國軍隊方面有一部份印度人在那裏服務。我們中間有幾個是商人，其餘的都是訂有合同的苦役，以前是在鐵路上當工人或在有錢的英國人家做僕人的；有一個僕人叫巴部生的，他平日是常給人家叫做「苦力」的人物，到了戰時，他和其他的當地居民同樣受到軍官們派遣工作，巴部生所擔任的任務是非常危險而又微妙的。

在雷地司密士附近有一座小山，部耳人在上面架設了一尊砲轟擊，毀壞了許多的建築損害了許多人命。在砲彈射出未達到目標以前，每次總有一二分鐘的時間。若在這個短促的時間內有人預先警覺防備，可以來得及躲避砲彈的爆炸。巴部生便爬到一顆樹上去做哨望，他每次看見砲手放砲時，張大着眼睛，等到一看見火光

即鳴警鐘，雷地司密士的居民聞警報時立刻都急忙躲避起來，這樣一來許多人都從砲彈底下逃生出來了。

雷地司密士的司令官對於巴部生所建立的殊勳，備致讚頌，稱道他的犧牲精神和大無畏的魄力。因為在每一次砲彈射出時，他從來沒有間斷過一次他的警報工作。那時不消多說，巴部生是屢次冒着重大的生命危險。

第十章 黑死病

我雇用歐洲女書記

在部耳人戰爭結束以後，我在約翰納斯堡勾留了若干時期，我的業務一天發展一天。有一個時期，我用着四個印度人做我的書記；與其說我當他們雇員看待不如說等於視爲我的兒子一樣。但是他們都不能勝任愉快，幫助我的業務。

我因爲事務叢集，許多待整理的未了案件愈積愈多，我既忙於職業本身的事件，同時又需辦理公衆的事業，無論怎樣努力，總是感到無法加速我的工作效率。我於是感覺到需要雇用一個歐羅巴人當我的書記。但是我並無把握不知道可能找得一個白種的男人或女人肯給一個像我一樣的有色人服務的嗎？可是我決心試驗一次。我去看一個做代理人的朋友，請他在可能範圍之內，爲我物色一個女書記。

他答應我設法介紹一個，因爲他受過不少的婦女委託找尋工作做。他認識一個蘇格蘭女人，名狄克小姐，她才從蘇格蘭來。她只願能够找得一件可以糊口的正當工作，此外沒有什麼其他的成見或條件。那個代理人介紹她來看我，我一見便表示很滿意。我問她道：

「你給一個印度人服務可有什麼異議嗎？」

她誠懇答道：「我毫無異議。」

「你希望要有多少薪給？」

「每月十七鎊十先令，這個數目不太大嗎？」

「不大，只要你能够担任做我所希望的事務。你什麼時候可以來開始工作？」

「若使你願意的話，立刻就可以的。」

我很覺得欣喜，便叫她速記我的信札。

隔了不多時期後，我並不當她當作爲一個普通的女書記，而把她視爲我的女兒或我的妹妹一樣。我極少機會發現她在事務方面的過失。她有時須經手數千金鎊的巨數款項，由她計核保管而登會計簿。她完全獲得我的信任，同時，她也把她的私人的情感和思想完全訴述我聽。她對於選擇丈夫時曾經徵求我的意見，而且要求我在她結婚時伴導她到祭壇的前面。不久，狄克小姐變成爲麥克陶那夫人了，她便離我而去，但是，在她結婚後，我每次表示要去探望她時，她從沒有拒絕過我，而老是歡迎款待我的。

一個特出的女書記

我於是需要另外再物色一個女書記，我居然有運氣又找到了一個。那是由卡倫巴哈君介紹來的希蘭蓀小姐。那時她任脫蘭斯瓦爾女子小學校的校長。她初來任事時，年方十七歲。有時我覺得她有幾種理論是和卡倫巴君一般地偏於激烈。她接受這種職務的目的，倒不是在乎做女書記，而是爲了要獲得經驗而來。她對於人種的膚色毫無偏見。她並不尊重他人的年齡或經驗。她常在男人面前毫不躊躇地發表她的個人意見，甚至於會出言不遜。她的性急使我不時感到發生棘手的情形。但是她辦理事務的手續很敏捷，正如她的心直口快的態度一樣。她的利益心很淡薄。很長的時間她老是只受六鎊的月俸而常拒絕六鎊以上的俸給。當我強迫她多接收時，

她竟責備我道：「我到這裏來並不是詐取薪給，我是愛好和你在一起工作而想割分你的理想。」

我的勇氣正和她的犧牲心平均。在我所認識的女人中她可以算是一個特色的女人，她具有透明如水晶一般的性格，和可以壓倒鬚眉戰士的勇氣。如今她已成爲一個大人物了。當她跟我在一起時，我並不認識她的思想；但是我和這一位少婦的接觸在我是一種永久可以回憶的神聖紀念。我若使不說出我所知道關於她的一切事情，那便等於說謊了。

她不怕勞苦晝夜工作。他常在夜間黑暗中獨自一個人奮勇外出斡旋她所負的使命，人家來她扶助，從未疾言厲色拒絕過。幾千個強壯的印度人，常來請她做指導。當沙蒂雅格刺哈運動澎湃的時期，差不多所有的領袖都被捕入獄，她一個人獨自指導運動。她管理分發幾千本書冊，並繕寫大批的文件，還主持「印度輿論」週刊，一天到晚不感到疲乏。

戈卡爾討論我的一切合作者。他對於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是頗加賞識的。他在我的歐洲人和印度人的合作人員中，把希蘭燕小姐放在第一位置。他說：「在你的合作者中間像希蘭燕小姐那樣的淡泊利益，純潔及大膽，的確是罕見的。我認爲她應該占坐第一把位子。」

創辦印度輿論週刊

那時馬棠其來看我，他提議創辦「印度輿論」，徵求我的意見。他已經管理有一種日報，我對於他的提議表示贊成。這本雜誌便在一九〇四年創刊了，馬棠其任總主筆。但是實際上由我担任一切事務，大部份的時間，我都化在管理雜誌重要事務方面。那並非馬棠其沒有管理的能力——當他在印度時曾致力經營新聞事業

——但當我僑居南非洲時，他不願執筆討論到南非的複雜問題。他對於我的評判有絕大的信任，他就把社論欄的責任完全付託了我。

經過一個時期後，我發見這一本雜誌對於印度人團體實在盡了很大的服務力量，主持的人從來沒有做過營業的企圖。在我長時的管理期內，雜誌種種的內容變化正可以反映出我的生活的變化。「印度輿論」正和今日的「少年印度」與「那華奇文」週刊一樣，是我一部份生活的反射鏡。每一個週期，我把我的心靈集注在紙面上，把我個人對於「真理把持」（即沙蒂雅格刺哈）的理解和原則的實踐加以說明。在十年間，即至一九一四年止，除了我入獄強制的休息時期以外，差不多沒有一份不載我的論文。

在我寫的論文中，沒有一句不是幾經慎重考慮或熟思，決無誇張的意識，也沒有取悅於讀者的意向。實際上這一本雜誌竟變成了一種抑制我自己的磨練武器，同時變成為我和朋友們接觸思想的一種媒介了，在裏面絕對沒有可以引起人家駁難的論文，因為在「印度輿論」中所發表的評論，都是用着婉轉的筆調，我知道是不會受到人家的責難，「真理把持」運動決不可缺少這一種的週刊，這對於我個人正是一種研究人性真相的絕好刊物，我的宗旨是常要設法使編者和讀者發生親密的聯繫，我常收到大批吐露出讀者心情的信札，牠們各有不同的性質，有親熱的，批評的，或苦味的。我都虛心加以研究，整理而予以答覆。整個的團體都重視這種通信。這樣使我十分理解新聞記者的責任；同時明瞭推動團體參加未來戰役最容易下手的方法，這種方法是最威嚴而又無法抵抗的。

在我經營「印度輿論」第一箇月中，我便認識新聞事業唯一的主要宗旨是在服務。報紙是一種很大的權力，是可以氾濫全國沖毀收穫的一種激流，一枝無檢束的筆桿只能做出破壞的工作。若使有了外來的控制其害

毒將比無檢束更來得猖獗。只有從內心出發的約束那才是真正有利益的。

不可接觸者的區域

在印度有一種給我們服務最勞苦的階級，我們印度教徒都稱呼他們爲「不可接觸者」，他們都放逐聚居在遠離城市或村落的區域中。在歐洲的基督教徒，從前也曾一度視猶太人認爲是「不可接觸者」，他們騰集的區域會得有「猶太村」的臭惡名稱。我們這一輩子的印度人，今日在南非洲也一律被視爲「不可接觸者」了。

古代的猶太人常自稱爲神所選擇的人民，而竭力排斥他族，孰知他們的後裔竟會獲得這樣奇怪而又不公正的報應一種結果。我們今日幾乎有同樣的情形，印度教徒們會自豪爲「亞里亞士」義即文明者，曾經蔑視他們的親戚或知己當作「不可接觸者」看待；今日也蒙受到奇怪而又不公正的報應；天罰南非和印度教徒從高尊的身份貶降下來，和回教徒及祆教徒的同胞們，爲了同樣膚色的原因，都受到了同等的待遇。

我們在南非洲得到一種「苦力」的惡劣名稱，這「苦力」的名詞，在印度是作爲脚夫解釋，但是在南非洲却含有輕侮的意味，那便是等於暗示「不可接觸者」，因此我們住居的所在，便被稱爲「苦力區域」了。

在約翰納斯堡便闢有這樣的一種租借區域，區內都住印度人，人口稠密，其面積並不爲了人口的增加而行擴充。除了便所施行清潔工作以外，市政廳對於區內毫無其他衛生的設施，在道路及光線方面更不必說了。大家都對於印度人抱着一種絕望的成見，以爲印度人是不會遵守衛生章程的。而一般的印度居民正爲了市政廳放棄監督的職守，所以對於衛生及健康的規則更是愚昧一無所知了。

市政廳的怠惰罪行，與印度居留民的愚昧無知，二者協聯起來使區域內變成了一個完全不衛生的地帶。市

政廳方面從不想到從事改良這種情態的設施，只是藉口區域自身的不衛生而樹立起了破壞區域的惡名，窺其目的，無非欲使管轄的當局，驅逐出居留民而已。

急救黑死病患者

正當印度人焦急的時候，突然發生了一種黑死病的瘟疫，牠的名稱爲肺炎疫，來勢洶洶，比腺腫脹病更來得兇惡而又危險。

幸而印度人居留的區域並不是這種傳染病的策源地。那是從約翰納斯堡附近一個金鑛裏爆發出來的。在那一個鑛裏執役的工人大多數都是黑人，他們的清潔責任是由白種人的雇主們担負的。在鑛中也有一部份印度人共同工作；其中有二十三人俄頃傳染，他們回到區域中的宿舍時，立刻發生疫病的現象。

馬棠其正爲了徵求「印度輿論」的定戶而住居在區域中，他深知形勢的嚴重而放出百倍的勇氣。他眼見那些染疫者流出痛苦的眼淚而大受感動，他用鉛筆寫了一張字條給我：「這裏突然爆發黑死病。快來，請準備好一切應急的手續，否則我們將遭受悲慘的結果。請立刻就來。」

馬棠其奮勇打開了一宅無人住居的空屋，把患者就收容在裏面。我乘了腳踏車直駛居留區，把經過的情形寫信報告市政廳書記。

威廉戈特忽萊博士在約翰納斯堡掛牌行醫，他一得悉消息立刻趕來施救，他一身兼任的醫師及護士的職務。我們三個人要服侍二十三個患者，其重任不言可喻。

我根據個人的經驗，抱有這樣的堅固信念，若使我們的心是純潔的，在大禍驟至時，必需要運用一切的人

力及方法從事遏阻牠，在我的事務所中有四個印度人，一個叫卡里安達，一個叫馬內克拉，還有兩人的名字已忘，卡里安達是由他的父親托付我的。在南非洲，我罕見有和他同樣忠於職守肯那樣熱誠服務的人物。那時他幸而還沒有結婚，我就毫不躊躇地把那個重大而又危險的義務叫他去担任。至於馬內克拉是我在約翰納斯堡找到的，據我回憶所及，他也沒有結婚過。我決心把這四個人都犧牲了，他們都是我的書記，合作者，也是我的兒子。對於卡里安達是不需要和他商量的。其餘的三人都也是絕對服從我的使喚。他們說：「你到那裏，我們也一同到那裏，」是多麼美妙而又簡潔的回答呀。

一個殉職的女護士

那是恐懼的一夜——需要通宵看護的一夜。我從前看護過很多的病人，但從沒有過一個患染黑死病者。戈特忽萊博士的勇氣發生了傳染質的作用。他差不多可以不再任看護的煩勞了。關於投藥，注意病人的需要，清潔床舖，以及慰問等事，都由我們分別司理。這幾個青年不折不扣的熱心及勇氣，使我覺得極度的喜悅。誰都能理解戈特忽萊博士及有經驗的馬棠其二人的勇氣。但是，青年們的蓬勃精神也是值得欽佩的呀！

市政廳的書記看見我負責空屋及看護病人的事宜，表示他的謝意。他坦白地告訴我，市政廳委員會方面對於這樣危難的事件是計無所出的，但是他當在可能範圍以內設法援助。等到市政廳方面發覺到那是他的自身責任，便毫不躊躇地採用應急的措施。

到了第二天，他們把一間空的倉屋交給我支配，示意我把病人都搬移進去，但是市政廳並沒有叫人在這建築物中施行清除工作。這個倉屋中異常污穢。我們只好自己動手打掃，幸賴幾個仁愛的印度人的捐輸，我們弄

到了幾隻寢床和其他的必需品，勉強布置成一個不像樣的臨時病院。市政廳從其他的病院調來了一位女護士。戈特忽萊博士仍舊擔任醫師的原來責任。

女護士是一個令人實在可親的婦人，她堅欲服侍病人，但是我們恐她受到傳染，難得准許她和病人接觸。在我們留居在倉屋的時期中，二十個病人都先後死去了，市政廳另外設計妥善的方策，在距離約翰納斯堡約十公里的附近有一個傳染病的檢疫所，三個殘存的病人便被移送到檢疫所附近去療養，同時命令如遇新患的病人也準備送到那裏去，這樣，我們的責任都解除了。

過了若干天後，我們得悉那一位和善的女護士受到了傳染，竟以身殉職了。

在疫病爆發的當初，我在報紙上發表了一封措辭強硬的書信，我責備市政廳不應該放棄管理在他管轄權下區域的責任，並指陳疫病的流行完全是歸咎於市政廳的怠慢所致。這一封信使我獲得亨利波拉君的信任，同時成爲我與已故牧師約翰陶克發生友誼的一個種因。

第十一章 堅持到底

菜館裏交識的朋友

我在前面的幾章裏曾經說起我平日有到蔬食菜館去進餐的習慣。在那裏我遇見亞爾培韋斯德君。我們在每天晚上相見，餐後共作散步。韋斯德君開設有一家小的印刷局。他讀到我發給報紙關於黑死病的信札而在晚上不見我到菜館去，他不禁憂慮起來。

自從疫病爆發以後，我和我的同事合作者們都實行減少飲食的規則。我私人則在流行病時間中提早進晚餐。我和菜館的主人有很深的交情，我告訴他我正在從事看護染疫的病人，爲了避免與朋友們接觸起見，我願意在其他食客未來以前，先把我的晚餐吃完。

韋斯德君因爲好幾天沒有在菜館裏看見我，某日的早上，當我正預備出外時，他來叩門。我啓門，他便對我說：「我在菜館裏看不到你，以爲發生了什麼事故，所以決心特地在早上來看你以便知道真相。我來頗想盡力幫助你看護病人，我是一個沒有擔負的人，你是知道的。」

我向他表示感謝，毫不思索地答道：「我不敢煩勞你任看護的職司，現在的情形可以告一段落，若使沒有新的變化，在一二天內我們可以解除責任了。不過另有一事想和你商量……」

「好的，請問有什麼事？」

「不知道你可承辦在德爾班出版「印度輿論」的事務嗎？」

「你知道我在那裏有一家印刷所，我或許就要動身到那裏去，但是，你可以在晚上聽我的最後的答覆嗎？在散步時我們再討論吧。」

我真是喜出望外，我們一度商議以後，他允諾動身到德爾班去，關於薪俸方面他並沒有多大的要求，因為他的動機並不在金錢上打算，但是我們商定了每月十鎊的薪俸，另外還附貼一部份的利益，便在第二天，韋斯德君乘夜行車到德爾班去了，從這一天起直到我離開南非洲海岸止，他成爲我的同甘共苦的伴侶。

韋斯德君是路德一個鄉下人家出身的人，他只受過普通的教育，但是大部份全靠自己學習而獲得經驗，我非常尊敬他，當作一個純潔，勤儉，虔誠及仁愛的英國人看待。

縱火燒毀印度人區

雖則我和同事們都已解除了看護病人的任務，可是受了黑死疫病的影響，又發生了其他的問題需要我們處理的。

我曾經指責過市政廳對於印度人住區怠惰的態度。但是，他對於白種市民的健康却異常注意。他不惜耗費巨款，維護白種市民的健康，以防遏疫病的蔓延。

雖則市政廳向來對待印度人們犯有放棄責任的種種過失，但是我也不能不讚賞他關於白種市民的關切熱心，我不能自禁地願意盡我所能予以援助。我有這樣的印象若使我拒絕合作，我將使市政廳方面遭遇到困難境況，或者難免有訴諸武力的惡劣結果。但是，這種危機終於避免開了。市政廳的當局者對於印度人的動作表示滿意而關於疫病一部份的處置問題，也很簡單地解決了。我使用我的指揮印度人的勢力，盡力強制他們服從市

政廳的命令。要他們完全採取一致的行動本來不是容易的事，但是我在他們中間沒有發見一個人反對我的勸告。

區域的四週佈滿守兵；未得許可任何人不能出入。和我合作的人員都持有通行派司，才許自由出入。這種措施的目的，是要把區內的居民全部疏散，叫他們全到距離約翰納斯堡十三公里的廣野上過三星期的幕營生活，而把一個區域縱火燒毀。爲組織這一種露宿集團，需要備置食料及其他的必需品，所以便指定了一定的日期，同時還派了大批的守衛兵士。印度人民間充滿了恐怖的景像，但是我不時出現在他們中間加以安慰。

等到印度人的住居區域全部撤清了，便給火焰所包圍。同時爲了同一的理由，把市場中的一切木材都付之一炬，共計損失約在一萬鎊左右。市政廳所以採取這種嚴峻的手段，其理由是爲了在市場內發見死鼠。市政廳爲了辦理善後，是須用巨額的費用，但是他收到了阻止疫病蔓延的效果，而且市民們也能重慶安全的生活了。

無利可圖的事業

自從黑死疫病撲滅後，扶植了我對於貧乏的印度人更大的勢力，而增加了我的業務和責任。同時在我歐洲人的接觸中也促成了新的友誼，而又添增了我的道德方面的義務。

我認識亨利波拉君，正如結識韋斯德君一樣，也是在蔬食菜館中成交的。某一個晚上，有一個青年坐在離我很遠的一隻桌子邊進餐，他遞給他的名片過來向我表示願意和我談話。我就請他坐到我的桌子邊來。

他說：「我是「評論」的副主筆。自從讀了你分發給新聞社的關於疫病問題的信札後，我便渴願能和你會

面，今晚得見，真是喜出望外。」

我爲波拉君率直的態度所感動。在這一晚上，我們大有相見恨晚的情形，我們發見彼此對於許多生活原則的觀點頗有相類似的見解。他愛好過簡易的生活。他凡在思想方面獲有驚奇的發現時便要在事務方面加以實驗起來。在他私生活中有幾種轉變是激烈而又很澈底的。

「印度輿論」的成本一天昂貴一天起來。韋斯德君作第一次報告書時便表示憂慮。他寫信給我道：「我相信能夠如你的期望可以獲取利益。我很担心甚至於我會蒙受損失。會計簿上不能恢復常態，有許多待收取的金額尙無法收取。那是需要加以調整的。但是關於這一切你不必擔憂。我將盡我所能善爲處置。無論有利或無利，我是願意留守在這裏。」

韋斯德君發見了的事業方面既無利可圖，他如果提出退職的表示，我是不能非難他的。而且，他儘有權利可以反來責問我，因爲我以前對於事業打的是如意算盤，而沒有提出適當把握證據。但是，他從來沒有吐露過一次不平的語氣。可是我自己却有這樣的一種印象，韋斯德既然發覺了這種現象，至少我在他心目中要變成了一個輕易自信的人物。

我接到韋斯德君的來信，便決定到納塔耳去一次。我把我的心境完全告訴了波拉君。他陪我到火車站上，臨別時他送了一本旅途讀物，他說或許能使我發生愛讀的興趣，那是羅斯金著的「堅持到底」。

羅斯金的「堅持到底」

當我開始閱覽羅斯金的「堅持到底」時，無法中止輟讀，牠富於很大的魅力。從約翰納斯堡到納塔爾的

火車須駛行二十四小時。到德爾班已經在夜間。這一夜我不能入眠。我決心接受這一本書的理想而轉變我的私生活。

從前我從沒有讀過羅斯金的任何那一本著作。在我的求學時期，除了誦讀教科書外，鮮披覽其他的書籍。此後即委身實際的生活而沒有讀書的時間了。我不能說它具有書籍方面多大的知識。可是，我自信並沒有爲了讀書的限制而失掉利益。相反地，我却能收到消化的效用。我感覺到唯有「堅持到底」這一本書使我的生活發生實際的變化。到了後來我把牠翻譯成古雅辣蒂文。

我深信在羅斯金的這一本偉大的書籍中發現了幾種最深刻的信念，所以我不得不轉變我的生活了。一個詩人他能呼出人類胸中潛在的善意。詩人們不能使一切的人們發生同樣的影響，因爲所有的人類，並不具有同樣的發展的本質。

我對於羅斯金的「堅持到底」得到下列的三種理解：

- (一) 個人的福利是包含在大衆的福利中。
- (二) 一個法律家的勞力和理髮師的勞力具有同一的價值，因爲每一個人有用自己的勞力維持自己生計的權利。
- (三) 勞力的生活，換言之即爲農夫或從事于工者的生活，只有這一種生活是具有實際的價值。

我對於第一點是很明白他的真諦，對於第二點是有朦朧的認識，至於第三點則從沒有想到過，羅斯金却使我領會第二點第一兩點都是包含在第一點中的，我既獲得了曙光般的啓示，我就準備把覺悟所得的原理，付諸實行。

我就把我讀了羅斯金著作後在思想方面所受到的影響，告訴給韋斯德君聽，我有意把「印度輿論」遷移到一個農場中，在農場中每一個從業員支取同一的生活費用，而在空閑的時間都從事印刷的工作，韋斯德君贊成這一個提案，此後不分國籍及膚色的區別，每人的月薪定為三磅。

現在所待研究的問題，是要知道在印刷所中雇用的十個工人是否願意同到農場去工作，而對於享受簡單的待遇是否能夠表示滿足，我們明白表示，如果他們中有人不能接受這種計劃以維持生計的，我們的事業即將有停頓的可能性。

菲尼克斯殖民地

在印刷所的雇員中有一個我的堂弟名叫馬江拉甘地，我向韋斯德君提出建議時也和他的堂弟說明，他有一個妻和幾個孩子，他從幼時起即由我加以提拔而跟隨我工作，他對於我有絕對的信任心，因此他毫無異議而接受了我的提案，從此以後，他永不離我去，活版印刷工人戈文特斯伐米也表示同意，其他的職工並不贊同我的計劃，但是却也願意跟着印刷所共同遷到農場中去。

我只用了二天的時間和職工們妥好了計劃，我刊登了一則徵求鄰近德爾班火車站一塊土地的廣告，我們後來決定擇取了菲尼克斯的空地，我和韋斯德君同去和業主商量，在一個星期以後，我們買下了二十畝地，上有一流小泉和幾株橘樹及檬果樹等，在隣近有一塊八十畝的土地植有果樹甚多，且有一座破舊的別莊，我們也買了下來，一共化了一千多磅。

羅棠其君對於我的企業時常予以援助，我的這一個計劃頗使他發生興趣。他供給我從一座倉庫拆下來的鐵

板及其他的建築材料，任我隨意使用。許多在部耳人戰爭時和我共同工作的印度人木匠們，幫助我蓋造印刷所的屋舍。

我嘗試招呼那些從印度各地跟我同來的親戚及朋友們，他們都是有富於找尋運氣的心理，從事各式各樣的事務。他們的共同目標是希望能夠致富發財。我用靈了方法說服他們，結果只有幾個人接受我的建議。在這種少數的人中，我所能舉出的也祇有馬江拉甘地一人。其餘的人後來都回去重操故業。馬江拉把他的私事完全放棄了而和我共事，以他的才能，犧牲精神及熱誠而言，在我的最初的合作者同志中間他應居第一個位置，在用手工勞力的一羣工人中他是一個特出的人才。

菲尼克斯殖民地便在一九〇四年開始設立，雖則經過許多的困難，「印度輿論」得在殖民地繼續發刊。

天無絕人之路

在菲尼克斯發行第一號的「印度輿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若使在事前我沒有預先注意到二事，最初發行時便要遭遇阻礙，而發生脫期的情形了。原來我不喜好裝置印刷的機械，我以為手藝的工作可以和農業保持密切的聯絡，所以主張盡量利用臂力從事勞作。但是若要發行大量的日報，單靠手工是不能勝任的，我們就裝置了一部印刷機械。我曾勸告韋斯德君另外設備一種簡易的工具，以防萬一遇到機械停頓的危機時，可以使用手工從事補救。我們於是在印刷機上附設了一個用手推動的旋輪。

最初開始印刷的第一夜是令人難於遺忘的。等待印刷的紙張已經安放好了，但是機械不能行動。我們曾經在德爾班請來了一個機匠叫他裝置印刷機的。他得到韋斯德君的協助，用盡了方法，但是毫無半點動靜。我們

不禁焦急起來。韋斯德君眼裏濕潤地走近我身旁，表示絕望的樣子，說道：「機器不能行動，我擔憂報紙不能按時發行。」

我安慰他道：「現在我們既已無法可想，空流眼淚也是無補於事。我們還是盡我們的人力來挽救一下，何不試用那一個旋輪呢？」

「到什麼地方去找尋工人來做這個工作人呢？我們這裏人手不多。至少須要有四個人來交替勞作，我們的工人都已疲乏得要命了。」

那時我們屋舍的建築工程尚未完竣。木匠們都睡在印刷所的地上。我指着他們道：「我們難道不能叫他們幫忙嗎？只消一夜的幫忙爲我們是極需要的。除此以外實在沒有其他的方法了。」

韋斯德君答道：「我不敢担負喚醒他們的責任。至於我們自己的職工則實在個個已弄得精疲力盡了。」

我說：「那就由我來接洽好了。」

我就去喚醒那幾個木匠，要求他們來幫我們的忙。不待我的再度說明，他們都答道：「遇到人家需要我們出力時若使不盡一點力量，爲什麼人家要使用我們呢？你們都好好地去休息吧，我們來把那個旋輪來推動好了。這一件事情是很省力了。」

韋斯德君喜出望外，大家便動手開始轉動那個旋輪，彼此輪流交替，一直轉到第二天的上午七點鐘，可是，還剩下許多報紙沒有印完。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我向韋斯德君提議重新叫那一個機匠來再作一次試驗，若使能把機器開動，對於發行的時間還有趕得上的希望。

韋斯德君去喚醒了機匠，他立刻便到印刷所來，說也奇怪，等到他設法開動機器時，果然得心應手，整部的印刷機都動起來了！我們都大喜欲狂像雷鳴般叫喊起來。

我問道：「這是怎樣一回事？昨天晚上我們白費了許多氣力，今天却會若無其事地開動呢？」

韋斯德君答道：「這是難於說明的。我以為機器正像人類一樣，有時是需要休息的吧。」

我有一件常引為遺憾的事，便是在菲尼克斯設立了這一個殖民地後，只能作短時間的滯留。我最初的志願是要在菲尼克斯逐漸發展我的事業，先靠手工藝維持我的個人生計，同時能完成開拓菲尼克斯的計劃。但是有志者事竟不成。我從自身經驗所得，若使世人有種種的計劃，神明時或加以推翻；但是同時我也理解到，若使一件事的唯一最後目的是在探究真理，其結果不但不會有害，而且往往能得到出人意料以外的美滿；所以不管我們的計劃是否能順利進行或橫遭阻逆，我們盡我們的能力做去就是了。我在菲尼克斯所遭遇的意外事件，的確並不是有害的。

爲了要謀使每一個人能够靠了農業手工維持生計起見，我們把印刷所附近的土地劃分爲三個部份。雖則我們有了種植的志願，但是限於事實的需要，我們不得不在這塊土地上建造一座鐵板的房屋。我們也曾計劃蓋造和鄉下農舍一般的瓦屋或茅舍，但是無法實現我們的熱望，因爲若使蓋造那些式樣的屋舍需要更昂貴的費用，而且要用更多的時期，我們是急不容待需要有居住的地方。

我回到約翰納斯堡後，把我所從事的重要的改革事業告訴了波拉君。他得知我從他借給我的一本書中獲得

了許多的利益，喜不自勝。他問我道：「我也可以參加這一種新的冒險事業嗎？」

「當然可以，若使你有意和我們在一起，非常歡迎。」

「若不見棄，我即準備參加。」

他的決心使我欣喜異常。他向「評論」報提出辭職，一個月後到了菲尼克斯。因為他能和藹待人，深得衆人的歡心。雖則當地的生活困苦，風俗奇特，但是他却能感到如魚得水的快樂。

第十二章 組魯人的「叛逆」

我當救護隊軍曹

隔了很短的時日，各種報紙紛紛登載組魯人（譯者按：組魯人爲非洲班圖族的一支，住英領南非聯邦納塔耳的東北部，在十九世紀初，曾建立國家，後爲英所併。）在納塔耳發生「叛逆」，我對於組魯人素無宿嫌；他們從沒有加害南非洲的任何一個印度人，所以對於報紙指稱的「叛逆」字樣却抱持懷疑的態度，但是，那時我確信不列顛帝國的存在原是為了謀求世界的福利，一種跡近幼稚的見解和正直的精神阻止我對於帝國發生惡感，因此那「叛逆」的正當動機並不影響到我的決定，在納塔耳的國防軍正在募集志願兵，我得悉這一隊志願兵已經出動準備鎮壓「叛逆」。

我以納塔耳市民的身份，寄信給總督，聲請在必要時，願意編成印度人的野戰病院救護隊，他寫了一封肯定的回信給我。

我並沒有期待着能服從這樣迅速的一種決定。幸而在寄信以前我已從事必要的種種準備了。我曾計劃，若使我的建議能蒙批准，我決定把約翰納斯堡的家毀棄，波拉君改住小屋而我的妻則遷居菲尼克斯。我得到妻的贊同，依我回憶所及，在其他的場合中，從沒有看見我妻有這樣挺身而出的情狀。

我接收得總督的回信後，便趕到德爾班去募集人員。人數倒並不在乎衆多。我們的部隊共有廿四人，除了四個是古雅辣蒂人外，其餘的都是在南印度的訂有契約的勞動者，其中只有一個是「巴當」（回教徒的一族）

的自由人民。

爲了在事務上能獲得行使職權便利起見，我根據法定的規章，由最高警官授我以曹長階級，其餘二人則任命爲伍長。等到我開拔到「叛逆」的場所，我看不到一點「叛逆」的證據。也沒有抵抗的痕跡。實際上的起因只是一種騷擾，後來擴大化爲「叛逆」的罪名。原來有一個領袖他拒絕繳付組魯人的一種新稅，他毆擊了一個來徵稅的軍曹。無論其動機如何，我却同情於組魯人，我非常喜悅，因爲我曾經邀得上峯的許可，我們的本分是担任看護負傷的組魯人。

我默想獨身問題

另外有一個問題使我加以思索的。在一個罕有人居的地域，其地位於山谷間，散居着單純的所謂「野蠻的」組魯人。我由負傷者作伴或獨自一人經過那個嚴肅冷僻的地方，我屢屢沉浸在默想中。

我默想着關於獨身（婆羅門夏里夏）和他的影響結果。我的確信漸漸地變成爲根深蒂固了。我還沒有認識貞潔是完成自己不可缺少的要素。但是，凡是欲把整個的心靈去服務人類非得克制自己不可，那是很顯明的事。我自己親切地感覺到我得有逐漸發展服務的機會，若使我不能擺脫家庭生活的樂處，爲繁殖及養育兒童所累，我是不能達到最高的目標。總之一句我不能同時過着肉的與精神的生活。

在現今情形下，若使我的妻正期待着一個孩子我是不能委身於鬭爭的。若使不守獨身的戒律，對於家族的責任與對於社團的責任二者是不能相容並立的。若使相反地遵守了這戒律，二者可以完全一致了。經過了這樣的思索以後，我有宣誓守願的強烈志願。我瞻望着這種善願的前途，生出無限的喜悅。我的想像自由活躍而

展呈出一種責任的無涯的天空。

我到了菲尼克斯，我把對於獨身問題的心得告訴了馬江拉，韋斯德及其他的人。這個意思頗得他們的贊同，他們同意發守誓願，但是他們也「我提出關於盡守這種責任的種種困難。有幾個人果敢地持守獨身戒律，據我所知，確有成功的人。於是我也宣誓，願終身守奉獨身。那時我還沒有完全理解這種責任的偉大與廣垠。到了今日，我還不能克服當面的諸多困難。可是這個誓願的重要性却在我的身上漸漸地根深蒂固起來。

我覺得一個人的生活如缺少了獨身的戒律與禽獸無異。畜牲不知道自制。至於人之所以爲人就爲了他能抑制自己的緣故。以前我只有在我們的宗教書中看到關於獨身的誇張的讚美，現在，却從個人經驗方面，一天比一天地更明白了。

對於獨身問題的探究

我驚嘆着獨身是充滿不可思議的功能，牠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也不僅是關於生理的問題。獨身是先從抑制肉慾着手的，但是却並不就此可以 是足够了。要完成真正的獨身，還需要排除不潔的思念。凡要持守獨身者，絕對禁止涉想到一切邪思，不能順從滿足肉慾的誘惑意識，要達到這種境地，非得 歷長期的苦修不能見功。

至於我個人，持守獨身戒律時，單在生理方面已感到很多的困難。今日我雖敢自言已有了安全的把握，但是仍須努力取得完全克服自己的主要的思想。並不是我缺乏勇氣或意志，所待研究的問題，是要知道那些不潔的念頭怎樣會襲擊我。我明明知道人類是具有禁錮邪念的鑰匙；但是每一個人須在自己的本身去找尋。聖賢與

先知們都把他們的經驗寫在書本裏遺傳給我們。但是他們沒有告訴我們以普遍有效的戒條。要到達完成或解放罪惡的境地，除了沾有恩寵以外是無法獲得的。許多先知們留下了聖書給我們，例如「刺麻那麻」一書，便是讚美他們的謹嚴苦行和他們的純潔美德的。我們若使沒有神的恩寵，而欲獲取完全克服自己的思想那是不可能的事，在各種宗教的偉大書籍中都有這一種的教訓，我窮究真理，無時無刻不在奮鬥，以期把獨身問題實現到精進的境地。

在約翰納斯堡所發生的事件，就是我有意把自己淨化的這一個志願無形中成爲他日「沙蒂雅格刺哈」運動的一種前奏準備，我現在才發見我一生中發生的主要事件都是不知不覺地在暗中準備推進到持守獨身誓願的頂點。

獵擊人類式的戰爭

醫務處的醫官看見我們即表示歡迎。他告訴我們白種人士拒絕診治負傷的組魯人，坐視他們的創口潰膿。他認爲我們的到達，對於那一般可憐的負傷者活像是救星一樣，而表示歡悅，他供給我們以繃帶及消毒劑等，立即引我們到病院裏去。組魯人看見我們都喜不自勝。白種人的兵士站在和我們隔離的柵欄外，最初意欲阻止我們看護負傷者。爲了我們不聽從他們的干涉，他們惱羞成怒，辱罵組魯人起來。我漸漸地和這些兵士聯絡感情，到了後來他們不來干涉我們的事情了。

我們所担任看護的負傷者並不爲了蒙受嫌疑而受拘禁的處分，他們爲將軍指令管打，管打後生了重瘡，因爲不加診治，便潰膿了。其他的負傷者都是同情於組魯人的友好們，雖則他們都持有和「敵人」區別的表識，

可是兵士們仍舊發生誤會也管打着他們。

除了看護組魯人以外，我還擔任了調集及分配白種人兵士號令的事務，這一件事在我是勝任愉快的，因為我曾在巴德博士的一個小醫院中實習過一年。這一件工作便使我與許多歐洲人發生密切的接觸關係。

我們附屬於一隊急進隊中。牠是奉命隨時開進到危險的地帶。大部份是由騎兵組成的。

每次當我們的隊伍行動時，我們應當肩負担架徒步跟隨在軍隊的後面。有過二次或三次，我們在一天中須走五十公里的路程。但是我們無論到什麼地位，我可以說常能完成神明所托付給我們的善事。我們常用担架把那些協助組魯人而被誤傷的朋友們，昇送到醫院悉心加以看護，侍奉湯藥。

組魯人的「叛逆」，使我獲得一種的經驗和寶貴的教訓。部耳人的戰爭，並沒有使我理解到像這一次「叛逆」同樣的慘酷。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私見，同時我也有機會和許多的英國人討論過，他們也抱有這樣的同一意見，認為這一次的鬪爭不是一種戰爭而是獵擊人類。每一天早上聽見兵士放鎗的聲音，感覺到好像是在無辜的村落中燃放爆竹一樣，成爲他們的生活點綴了。可是我感到異常的苦痛，因爲我們的職務只能從事看護負傷的組魯人。我也發見一件可以自慰的事，就是若使沒有我們的援助，組魯人是無法受到看護的。

沙蒂雅格刺哈的定義

「沙蒂雅格刺哈」的原理在他的名稱未發明以前早已成立了。實際上，當牠產生以後，我還沒有替牠題取定義。在古雅辣蒂語中，我們採用的也就是英文中的「消極的抵抗」的意義。但是，在一次歐洲人的集會中，發見「消極的抵抗」這一句辭氣的含義太狹窄，其意味彷彿是反對弱者的一種武器，同時却含有憎惡並表示武

力示威的意味，我應該掃除這些不正確的意識，而說明印度人運動的真相。爲了使世人明白這種鬭爭的本意起見，是需要創造出一種新的名詞。

但是我自己是無法創造新語，便在「印度輿論」上懸賞徵求讀者們題取一種最善的名稱，馬江拉甘地擬了「沙雅格刺哈」這一個字（「沙」爲真理，「雅格刺哈」爲堅強。）而獲得賞金，但是，爲了能一目了然起見，我把牠改爲「沙蒂雅格刺哈」，（真理把持），從此變成爲古雅辣蒂語中指稱我們運動的一個流行名詞了，「沙蒂雅格刺哈」的歷史，實際上就是我在南非洲的生活史，特別是我在這大陸上關於真理的體驗史。

我的妻一生患過三次重病而都從死裏逃生，他的得癒完全是用家庭療法。當她最初臥病時，正逢「真理把持」運動發軔。我的妻屢屢出血。我們的朋友介紹一個醫師，他勸告，施行外科手術，她躊躇了一回後才表示同意，她爲了身體極度憔悴衰弱，所以不用麻醉劑而行手術，手術雖告成功，但是我的妻受了極重大的苦痛，她保持着不可思議的勇氣，醫師與醫師夫人兩個兒悉心看護我妻，這事的經過是在德爾班地方，隔了相當時日，醫師准許我到約翰納斯堡去，他叫我安心不要擔憂着病人安全的問題。

醫師的欺瞞義務

可是過了若干日後，我接到一封信報告我的妻卡圖爾蓓病狀惡劣，她坐在床上時身體覺得虛弱不支，她曾昏暈過一次毫不知人事。醫師知道，事先非得我的許可，他不能給她飲酒吃肉。他便打長途電話到約翰納斯堡要求我准許病人進飲牛茶。我答稱我不能接受這一種的建議，但是我勸醫師還是和我的妻商量，若使她能够表示自己的願望，她儘可以自由隨心所欲。

醫師道：「但是我不願去徵求病人的意見。應該請你自己來決定。若使你不能授我自由支配食物的權限，我不能負起使尊夫人痊癒的責任。」

這一天我就乘火車到德爾班，我會見了醫師他很鎮靜地報告道：「我與你通電話時早已給牛茶與甘地夫人飲了。」

「那末，大夫，你說了欺瞞的說話了。」

「這並不是一件欺瞞的事情，而是關於病人服藥或食物的問題。實際上，我們當醫師的，每當我們決心挽救人類生命的場合，我們得盡欺瞞病人及他的親屬的義務。」

我深深地感覺到悲苦，但是我仍保持冷靜的態度。醫師是一個善良的人物而且又是我的一個友人。我對他和他的妻負着感謝的債務，但是我不能違循他們的治療原則。

「大夫，請你考慮現在所應做的事情，除非我的妻自己願意，否則我絕對不准她飲牛茶或食肉，即使生命危險也是應該這樣辦理。」

「你是篤信着你的哲學。我却要通知你，你既然把尊夫人的治療責任托付了我，我自有配給她食物的權力。若使你不贊成這個忠告，我很抱歉只好請你把病人移運到他處去。我不願意眼見她死在我的屋子裏。」

「你的意思要我立刻就移她出去嗎？」

「我何曾要你這樣做？我只要求能完全自由處置。你若使接受我的要求，我與我的妻應盡力救尊夫人，你儘可以安心不必焦急她的病狀。但是，若使你連這樣簡單的事理不能理解，我迫不得已只好請你把尊夫人移出去了。」

我妻的勇氣

我有一個兒子侍從着我，他完全贊同我的見解，他說人家要病人進飲牛茶是沒有價值的。我旋和我妻商議。實際上她確很衰弱不能多說話，但是我以為我有和他相同的責任。她堅決地回答道：「我不願取飲牛茶。一個人能得生而為人類，那是一件多麼珍貴的洪恩，與其我的身體和不潔之物相觸，我寧願死在你的懷抱中。」

我和她略作辯論，我說明我並不強制她服從我。我並舉出幾個例子，有幾個印度教的朋友們曾不躊躇地食肉飲酒當做藥劑應用。但是她斷然地說：「不，我要求你立刻搬我出去。」

我非常欣喜而又興奮，決心把她移出。當我把我妻的決定告訴醫師時，他憤然道：「你是一個無情漢，你在這種情景之下還要和你的妻作什麼商量，真是羞人的事。我忠告你，她的病狀不宜於移動，她不能忍受些微的震動，她有死亡在途中的可能性，那是意料中事，但是你儘可以自由行爾所欲，你既然不願意給她飲牛茶，我不能再留她在我的屋裏多住一天下去了。」

我們決定立刻動身。那時天降雨霧，離開火車站的路程又很遙遠，我們須搭乘從德爾班到菲尼克斯去的火車，此外還須三四公里的公路。我冒着絕大的危險，但是我一心信賴神力而盡我的責任。我拍了一個電報給菲尼克斯的韋斯德君，叫他預備好一隻擔架，溫熱的牛乳，和一壺熱水，並派遣六個人到火車站等候我們，以便昇抬我的病妻。我雇了一輛人力車，把陷入危險狀態中的我妻運行至火車上，我們便出發了。

卡圖爾蓓並不需要鼓舞，她反而撫慰我道：「我並不覺得有什麼事，請你不要擔憂。」

她骨瘦如柴，已經多天不進食物了。火車站的月台很廣大，人力車不准一直拉到月台上去。我們不得不步行。我便張開雙臂把病妻抱到車廂中去。到了菲克斯，我們把她安放在抬架上，一路上用水治療法徐徐地爲她治療。

水療法的無效

我們到了菲尼克斯兩三天後，一個經師來看我們。他聞悉我們斷然拒絕醫師的勸告，表示同情特來慰問。同時和我們討論肉食的問題。

當經師來訪問時，恰巧我的第二兒子馬尼拉和第三個兒子郎達也都在場，他引證「瑪努」經，公然宣稱肉食並不妨害教律。我在我的妻前從不和人爭論過這樣的問題，爲了保持禮義起見，我放任經師發揮他的議論，我熟悉「瑪努」中的詩歌，我並沒有完全確信的必要。我而且知道有某一種的學派甚至指摘那些詩歌都是偽作，退一步說，即使牠們不是偽作，我的蔬食主義決不會因此而發生動搖，而卡圖爾蒂的信念也是堅固不拔的。她對於經文視爲死的文字，她只篤奉她祖先的傳統宗教。孩子們也都奉行他們父親的信條而並不贊同經師的一番議論。卡圖爾蒂突然插言道：「經師先生，無論你怎樣說法，我却不願意用飲牛茶的治療方法。請你不必再辛苦了。你如有興趣不妨和我的夫君及兒子們去討論。但是，我已經有了決心。」

我曾經在幾種討論蔬食主義的書籍中看到關於鹽的解說，說鹽不是人類必要的食物，相反的，不用食鹽對於人身的健康更有益處，我因此更推想到獨身者屏絕食鹽的利益，我還研究過而且體驗過凡是衰弱的身體應該忌食澱粉質的東西，在平時我是頗嗜食澱粉質的。

卡圖爾蔭在經用手術後只有極短時期的休息，她重罹出血症，病狀很兇猛。施用水治療法並不見效。她雖不信賴我的治療法但從不加以拒絕。她決定不欲求助於他人。因此當我的所有方法都宣告失敗後，我勸她忌食鹽與豆類。雖則我盡力說明，她最初不肯信賴我的說話。

真理把持的實例

最後她竟以挑戰的語氣作答，她說在我個人方面即有人命令我廢除食鹽與豆也一定是做不到的事情，我聽她的話很難過同時也很興奮，因為我可以有一個機會可以同她表示我的愛情，我對她說：

「那你弄錯了，若使我患病而醫師命令我忌食這些東西，我一定毫不躊躇地會聽從他，但是，請你聽明白，我並不聽從任何一個醫師的勸告，我現在決定在一年以內不食鹽與豆類，你是否也學習我的榜樣隨你所欲好了。」

她深受感動，用着悲苦的聲調叫喊道：「我請求你原諒我，我不應該使你激怒，你知道我的性情，我允許你廢除這兩種食品，但是爲了敬愛神明的緣故，請你取消你剛才所發的誓願？我實在担当不起。」

「你能決心廢除這些食品那是再好沒有的事，我確信這對於你一定會有利益的。至於我却不能取消我的鄭重的宣誓，因爲無論那一種的節制或犧牲，不問其動機如何，對於人類終是有益處的。請你不必干涉我，因爲對於我這是一種試煉而對於你也可以作爲一種決心的道德支持。」

她並不堅持下去了。她說：「你的個性很倔強。你不能聽從任何人的勸告。」她滿眼含着安慰的淚水。

我敘述這一件故事舉爲「真理把持」的一個實例，牠是我在生活史上最值得回憶一件愉快的事實。

此後，卡圖爾很迅速地恢復原狀，是否爲了忌食鹽與豆類的原因，或者是出於其他變化的必然結果，雖不敢予以肯定，可是我對於生活上的其他法則也採取嚴密的謹慎，或者那是由於心靈上興奮所發生的效果也未可知。總之，卡圖爾很迅速地痊癒，出血也完全停止，而我却獵得了一個草頭醫生的虛名。

至於我個人，我感覺到捨棄新的事物的必要，我對於我以前所棄絕的事物從沒有存過半點後悔的心理，日月如梭，我愈感覺得有加緊克制自己的必要，根據經驗所得，我應該加強犧牲自我的意志，一直等到我回到印度以後，我仍繼續廢止食鹽和豆類的食品。

第十三章 精神的訓練

以身作則的訓練

對於兒童們施行精神訓練，要比體格的訓練及智識的教育更難得多。我極少機會依賴宗教的書本去從事精神訓練。我以為所有的學生都應該多少理解他自己所信奉的宗教的基本教義而且具有對於經典的一般概念。因此我會努力盡我所能教授這一類的知識。但是，依我個人的私見，這個問題是屬於智識訓練的一部份。

在我沒有設立「托爾斯泰山莊」企圖辦理青年教育事業以前，我認為精神的訓練純為一人自身的事情。要發展精神，那就是建築一種性格，獲得關於神的認識，而實現完成自己。我堅持這種訓練是青年教育中最主要的部分，其他凡是不注重精神教養的一切方法都是無用而有害的。

怎樣可以實施這一種的精神訓練呢？我曾經參考過不少討論道德教育的書籍；但是牠們都不能使我感到滿意。我曾經很虛心地流覽各書，我覺得如要採集各種書籍而創立一種精神訓練的原則是絕對不可能的。同樣的，體格的訓練只能得力於體格的演習，智識的訓練只能得力於智力的演習，精神的訓練也惟有求諸精神演習的一途而已。

精神的演習完全繫屬在教師的生活和他的性格上面，一個說虛話的人，他決不能使我的學生們會發生對於真理的興趣，一個卑怯的教師不會栽培出勇敢的學生，一個不肯克己的教師更不能傳授節制的價值，我發覺我應該以身作則，把我自己當作那些長和我在一起的男女兒童們的永久的榜樣，這樣便以他們變成為我的教師們

了，因為我爲了他們的福利起見，我不得不把自己的生活性格改善起來，我可以說，我此後對於紀律的持守以及我對於「托爾斯泰山莊」強制的犧牲，都應該歸功於我的年青的監督者們。

廢除體刑制度

在我這學生中有一個性情亂暴，喧嘩不守紀律，善於說謊，而且時常和人打架，在無論那一種場合中，他常常容易發怒，我爲了忍無可忍也激怒起來。我以前從來沒有懲戒過我的學生，但是這一次，我實在感覺到震怒。我本來打算和這個小孩說明道理，可是他是不但可以理喻而且還想欺騙我。到了最後我拿起一根尺來在他腕上敲擊了一下，我在打他時發生抖慄，他也發覺的。這一件新的事是出於衆人意料之外。那個孩子驚喊起來，同時，求我有恕。

他甚至於號哭，並不是爲了覺得痛的緣故；因爲這是一個身體很壯健的十七歲的青年，他如欲反抗我不是他的對手。但是他理解我採用這種暴力手段時所具有的苦痛的情緒。自從發生這一次事故以後，不敢再不服從我了。但是我對於我的暴行頗生懊悔，我所憂慮的是我在那一天暴露了我的獸性的一部份而並沒有發揮我的精神的力量。

我時常反對體罰的制度。就我回憶所及我會對於我的一個兒子施用過一次體刑。但是直到如今我還不能自知我施用這種方法的時候是合理的或是不合理的。無庸諱言那是一種不良的制度，因爲他的動機是受了怒火的衝激同時是喚起了處罰的慾望。若使我單純爲了要表現我的悲痛，那是可以算是一種合理的正當處置。但是，在這種場合中，動機是混合性的不易加以分析明白。

這一次事故使我得到了沉思的機會而找到了另一種更優良的手段以處罰學生。但是不知道這種新的方法將來用時能否收到成功的效果。年輕的孩子們有一種通病就是容易有事過境遷的健忘而難於有改善的進境。可是，我却在那種場合中覺悟到教師對於他的學生們所應負的責任。到了後來，每逢有不良的行為發生出來，我不再施用體刑的制度，我曾經多次嘗試施用精神的訓練以管理我的男女孩子，我漸漸地認識了精神的力量。

小麥中的莠

卡倫巴赫君在「托爾斯泰別莊」裏使我注意到以前所漫不經心的一個問題。在別莊中有幾個怙惡不悛的孩子們，其中還有懶惰的份子。我的三個兒子和其他同型的兒童們日常和他們發生接觸的關係。這種情況使卡倫巴赫君爲之居心不安，他恐怕我的兒子們和那些不守規則的兒童們廝混在一起將受到不良的影響。

有一天，他向我宣稱：「你放任你的兒子和惡童在一起的方法，我實在不敢贊成。這交惡友的唯一結果是將會使你的兒子們做出不道德的行爲。」

我並不清楚當初感到那是一個困難的問題。但是我好像曾作這樣的答覆：

「怎樣可以把我的兒子和那些懶惰的兒童們出差別來呢？我對於他們都是負着同樣的責任。那些懶惰的孩子們也是由我招呼而來的。實際上他們的監護人都認爲我應該擔負一切的責任。我們很明白我們應該忍受到許多的弊害。但是我的義務是很簡單的。我應該在這裏看守他們而我的兒子們應該繼續和他們在一塊生活。從今天起你打要我使我的兒子們知道他們是居於優越的地位嗎？要知道這樣的一種優越的自覺心裏將使他們傾向於不良的方向。這一種合羣的集合是一種絕好的訓練場合，我要使我的兒子們能自動地分辨出善與惡的差

別。爲什麼不信任他們或許具有幾點美德不是能够對於他們的同學發生良好的影響嗎？所以無論怎樣，我不能遣散這些兒童們；我們應該忍受一切所可能發生的危險。」

卡倫巴赫君搖一不贊成我的主張。

但是我仍堅信不會發生惡的結果。我的兒子們也不會蒙受到弊害，我可以說他們反而可以獲得一些利益。他們原來可能萌生出驕傲的觀念，現在却粉碎無餘了。我的兒子們在和各式各樣的孩子們廝混在一起倒得了許多的經驗。他們都養成有服從性和抵抗性。只要在家長或監護人嚴密管理指導之下，優良的兒童雖和不良的兒童在一起生長起來，他們不會喪失原有的優越的天性。

贖罪與絕食

那是顯而易見的事，孩子們並不是像在棉花中生長起來的而四週都是各色各樣的誘惑和污穢。當男女孩子們混合在一起受訓練的時候，做家長及教師的必然須用嚴肅的方法，應該不斷地加以密切的守護。

我逐漸地覺悟到要好好栽培訓練男女孩子們是一件最困難的工作。若使我要做成一個真實的教師和監護人，我應該接觸他們的心靈，分負他們的悲苦和歡悅，發展他們青春時期澎湃的野心。

當我在約翰納斯堡時，我得到關於寄寓在阿斯蘭學院中兩個學生墮落的新聞。我往日如聞悉沙蒂蒂雅格刺哈運動發生失敗或不幸的新聞，從不表示驚駭，但是這一次聽到了那樣不幸的新聞，正如空裏起了霹靂一樣，我受到了重大的打擊。就在當天我乘火車到菲尼克斯去。卡倫巴赫君堅欲陪我同行。他已窺見我對於這件事情的關懷。他不願意讓我一人單獨動身，因爲他是這一件使我神魂顛倒的新聞報告人。

在途中，我很明瞭我的責任所在。我明白在某種場合中，教師和監護人應該負起他的子弟們的錯誤的責任，我對於這事件所應負的責任，明白如日光一樣。我的妻曾經早已對我警告過了，可是，爲了採取放任的制度，我沒有聽從她的警告。

我覺得那些犯罪的當事者並不理解我的痛苦也不知道他們墮落的重要性，除非我自己行贖罪的懲戒以促他們發生悔悛的心理。我決定絕食七天並宣誓在四個月半內每天只進食一次。卡倫巴赫君試欲阻止我而徒勞無效。他最後也承認我的負咎的主張而也表示欲和我作同樣的處置，我不忍拂逆他的純真的感情。

這樣的決心使我覺得如釋重負一般。我對於犯罪當事者的憤怒也漸平靜下去，反而湧起了最純真的惻隱之心。我到達菲尼克斯時滿懷抱持安慰。我另外進行調查而獲得了一段更詳細的實情報告。我的贖罪行爲使我週圍的人們都感到難過，但是，空氣卻因此明朗化了。每一個人都理解犯罪是一件多麼嚴重的事情，而我和我的學生間的關係也因此而更實際而又更堅固了。

在這一件事情未了結時又節外生枝發現了一件事，我又不得不絕食十四天，但是我所收到的結果却大出乎我的期望以上。

絕食的困苦與效能

我的目標並不是要表現出凡是學生犯了一件錯誤而教師便應該擔負責任而從事絕食，我曾主張在某種場合中這樣的方法或者能收到効驗。但是這完全是一種心靈方面及精神上的感化作用。若使在教師與學生中間沒有真正愛的存在，若使一個學生的惡行不能感動教師的心，若使學生不尊敬他的教師，那麼絕食不但沒有意義而

且反要變成爲有害的行爲了。在這種情景之下，不得不使人懷疑到絕食的效能，而教師也無需擔負起學生錯誤的責任了。

第一次的補贖並不使我們感到什麼困難。我並不需要停止我的日常的活動，在這一個時期中，我嚴格絕食只啖果子。在第二次補贖的後部時間中，我實行絕食時的確感覺到很難受。我還沒有完全理解誦念「刺摩那摩」不可思議的效力，而我忍受苦痛的「格猶未養成。我更懵然不知絕食的技术，特別例如需要飲大量的清水。第一次絕食時因爲我並沒有作嚴密的檢點，所以並不覺得困難。在第二次絕食時，我只飲了極少數的清水，因爲我常作惡嘔吐。我的咽喉感覺乾焦而又低弱，在最後一日我只能低聲說話。雖則那樣，我是繼續口授必要記錄的筆記。而且還要朗誦「羅摩衍那」和其他的聖書，遇到緊要問題我還須勉力評論，發表我個人的意見。

在我一生的生活史中，常有許多事件，使我和各種不同信仰和各種宗教徒發生接觸的關係；而這些累積着的經驗可以證明我對於親戚和朋友，同胞和外國人，白種和黃種民族，印度教徒，回教徒，基督教徒或猶太教徒，都是一視同仁，毫無歧異的差別。我可以說在我的內心也從來沒有半點的成見。我不能自己誇稱這是一種特殊的德行，因爲牠出於我的真實的本性而不是特別勉強而裝出來的。至於關於奉行「亞喜姆沙」（非暴力）「婆羅門夏里亞」（獨身）及其他的德操，那倒是需要我不斷地努力修養而才可以有所成就。

我與妻的爭執

當我在開設律師事務所時，我的書記們時常到我的家裏來；他們中間有些是印度教徒也有信基督教的。我

把他們都視為像我的親屬一樣而從來不當作外人看待。我的妻子不以為然，常和我發生爭執，她不贊成我那樣的態度，因為在我的書記中有一個是「不可接觸」的階級出身，而且又是一個基督教徒。

我的寓所是一座西式的洋房，在每一間房裏置有水桶及洗滌的器物。我和我的妻常把洗滌的工作交給僕人去做。書記們照着在他們家裏的習慣一樣，都是自己灑掃房間，但是那一個基督教徒的書，是一個新來的客人，照例應該由我們給他整理房間。甘地夫人常給來賓們布置房間，可是她却不願意管理一個「不可接觸」的人所住的地方。因此我們便發生了嚴重的爭執。她不但不肯自己去整理那個房間而且也不許我去做收拾的工作。

今天，我猶彷彿看見她面含慍色，滿眼淚水，手裏拿了一隻水桶從樓梯上走下來，那個時候我是一個善良的同時又是兇暴的丈夫，我常自視為她的教師而常用盲目的愛去壓服她，我對於她的那種行為還不能認為滿意，因此，我用着高度的聲調喊道：「在我的家裏我不忍受這些愚魯的行為。」

這幾句話使她聽了非常傷心。她喊道：「那麼你去照管家事，讓我走吧。」我喪失了自制力和憐憫的感情。我用手拉曳這個可憐的女人拉到靠近大門口的柵欄旁邊；我開了大門要把我的妻驅逐出外。卡圖爾菴的臉頰上流着眼淚喊道：「你不怕羞恥嗎？你為什麼不加考慮？在這裏我既無親戚又無朋友可以收留我的；叫我到那裏去？因為我是你的女人，你就以為我應該忍受你的虐待嗎？爲了愛神明的緣故，請你平靜下來把柵欄關起來吧。不要讓人家看到這樣的一齣戲文吧。」

我的賢淑的妻

我鎮定自若，但是內心覺得非常慚愧而把大門關上。若使我的妻不離開我，我也不能把她遺棄。我們有不久次數發生誤會；但是到了最後我們仍舊重歸於好。我的妻具有不可比擬的忍耐力量，而常常獲得勝利。

今天我所以能够用超然的態度敘述那一件事，因為我在那個時期終算過着很幸福的生活。從此以後我不復做一個盲目的丈夫了，也不再固執着自我的成見，更不對於我的妻以教師自居了。

我的妻若使她願意的話，她可以使我像從前一樣地對她發生出不愉快的感覺。但是她却不願意那樣做。我們兩人從此變成爲忠實的朋友，誰都不把對方當作爲淫慾的對象了。當我有病的時候，她做我最忠實的看護而對我聲明不再存着歸寧的念頭。

前面所敘述的事故發生於一八九八年，那時我還毫沒有關於持守「婆羅門夏里亞」（獨身）的旨趣。在那一個時期中，我還把女人視爲附屬於男人宰制下的一種受造物，她生來便應該服從男人的，而並不是男人的內助，也不是同甘共苦的伴侶。

我希望人家不要根據了我所敘述的那一件崇高的往事而遽下定論，以爲我們是一對最理想的夫婦，或者要以爲在我們兩人中間抱持有完全相似的人生觀念。我的妻或者還不知道她的觀念是和我的絕不相同。到了今天我覺得她還不能贊同我的某幾種行爲，却毫不以爲奇怪。我們此後永不再發生任何的爭執；因爲我明知那是徒勞無益的。因爲我的妻既沒有受過家庭教育在我應當教育她的時候也並沒有好好地栽培她。但是她具有一種崇高的德性，是大多數的印度妻室共有的德性；不論出於自願或否，有意或無意，她是具有跟隨我的脚步的特殊天性，她從不在我的前程中樹起阻止我從事犧牲生命的障礙。雖則我們兩人的知識是有絕大的差別，我常常感覺到我們的生活充滿着幸福，知足及進步。

第十四章 納塔耳的真理把持

發動真理把持運動

戈卡爾（印度人派遣請求免除人頭稅的代表）動身不久以後，我們達到了在納塔耳舉行慶祝「真理把持」（沙蒂雅格利哈）典禮的機會。戈卡爾深信到了下一年可以廢止每個印度人抽取三個英鎊的捐稅，在下一次的聯邦政府國會議中可以希望通過這一項法律。可是史默資將軍（南非英領聯邦政府總督）却向議院宣稱，說是納塔耳的歐洲人們都反對廢除這種捐稅，而聯邦政府不能通過關於廢除捐稅的法律，那是完全不正確的。

在大會中共有四處殖民地的代表出席，納塔耳的代表孤掌難鳴，無補於事。而且史默資將軍必定要向國會提出須以內閣的名義制定法律的主張，而放棄那原有的計策。但是他並不那樣做，他却向我們表示，我們正有一個有利的機會可以把這種可輕蔑的稅當作爲「戰爭」的一種緣由。有兩種理由可以認爲有效的。第一，在戰爭時期中政府會先有允諾，但後來竟欲食言而肥無異是收回成命，第二，這種諾言的破壞雖則是向印度的代表戈卡爾宣佈的，那不僅是對於個人的一種侮辱，而是侮辱整個的印度，無論如何，是不能忍受的。

我們既然認爲對於祖國的侮辱是不可能予以忍受的，於是便決心發動「真理把持」運動，把三英鎊捐稅的事件列入宣傳的節目使每一個印度人理解他的意義。當這種捐稅成爲鬭爭的對象以後，連那些登記在勞役簿上的印度人也都有參加的機會，因爲這一個階級以前是摒棄在一邊的。我們這一種政治的新的動向一面加重了我們責任的負擔，另一面也給我們的「軍旅」添了一枝新的自由志願兵。

真理把持參加者

一般登記的勞工們甚至於從來沒有聽見過什麼叫做「真理把持」，他們因此自然更不會準備參加這種運動。他們都是目不識丁者，不能閱讀「印度輿論」或其他的報紙。可是，我發見這些可憐的人們都是很勤懇的戰鬥份子，他們都能理解運動的意義，而且有一部份人爲了不能參加工作而表示遺憾。但是，當聯邦政府的各大臣否認他們的諾言而仍舊要徵收三英磅的人頭稅的消息傳出後，我還不知道參加抗爭運動的全體共有多少人數。

我把破壞諾言的事件寫信報告戈卡爾，他得悉這個消息表示很深的難過。我勸他不要憂慮，我向他保證我們一定要奮鬥到底雖死不懼。我們爲了脫蘭斯瓦爾政府既具有惡意，非得強逼他撤消人頭稅決不罷休。我本來打算過了年回到印度去的，現在只好放棄這個計劃而不知道須等到什麼時期才可以再回到我的故鄉。

戈卡爾是一個辦事精明的人，他要求我告訴他關於我們這一枝和平軍旅具有多少的能力，他的最高及最低力量是有多少，而且希望能調查清楚所有鬪爭人員的名字。憑我回憶所及，我彷彿曾經抄了六十五人或六十六人的名字給他，我估計最少也有十六人，同時我告訴他爲了這樣的一件細故我並不需要印度方面予以金錢上的援助。

當我們在籌備發動抗爭時，又規定了一種新的辦法，便是婦女也可以報名參加。（婦女與兒童和男子同樣一律須繳人頭稅）有幾個勇敢的婦女早已給我們以援助了，因爲有幾個真理把持者偶在路上未得許可而出賣物件被捕入獄他們的妻女都願意跟着同去。但是我們也曾想過若使放婦女們到外國牢獄去是一件並不妥當的事

否認婚姻效力的判決

神明在無形中預先佈置好了我們勝利的要素而要顯明地表現出在南非洲歐羅巴人的不公正的行爲，一件事情出乎人們意料之外而發生了。

有許多已經結婚的男人從印度到南非洲來，但也有一部份的印度人是到了南非洲後才結婚的。在印度沒有頒布關於結婚登記的章程，普通遇有結婚事件，只消舉行宗教的儀式便可以被認爲合法了。僑居在南非洲的印度人沿守這種慣例，差不多有四十年之歷史，從沒有發生過關於婚姻效力方面任何的爭執問題。但是在這一個時期，岬角高等法院的法官薛爾君承審一件訟案，他在一九一三年三月十四日宣判一道判決書，聲稱在南非洲除了遵照基督教式舉行婚禮須在婚事局登記以外，其他儀式的婚禮都認爲不合法的。

這一種恐怖的裁定把在南非洲以前所舉行的印度教，回教或拜火教儀式的婚姻都一筆勾消了。許多在南非洲已經結婚的婦女們，根據這一道判決書的裁定，都將被取消妻室的身份而被降列爲妾，他們的子女都將被剝奪遺產的承繼權了。這無論對於女人或男人都是一種苛酷的待遇所有僑居在南非洲的印度人都感到深刻的苦痛。

依照我過去的习惯，我寫了一封公函遞呈政府，詢問政府當局是否同意薛爾的判決書，同時詢問法官是否有頒布那種裁決的權力，他是否可以修正法律，承認所有曾在印度舉行過的一切合法婚姻在南非洲也可以視爲同樣合法有效。政府沒有採納我的意見的氣度，他對於我的請願書是無法答覆隻字。

「真理把持會」便召開了一次全體大會，商議是否需要出來反抗薛爾的判決書，大家一致議決認為在這種性質的事中任何那一種的宣言都難能發生效力。如果這一種的裁定是由政府明文公布的，那才可認為有效，或者是由印度人自己表示願意的話，但至少也須應由政府委派檢察長予以公開地支持。若使沒有具備上述的條件，而遽即施行那種裁定，那便無異否認印度儀式的婚姻法效。即使這種裁定要付諸實施或加以推進，我們只有發動「真理把持」的運動以資對付了。

一羣婦女鬥爭者

一種變動的發生恰巧是在急不容待的時期，我們不能再容忍這種蔑視我們婦女尊嚴的侮辱。我們決心發動「真理把持」運動，我們抱着百折不撓的意志，也顧不到我們鬥爭者的人數，婦女們不但不能置身事外，我們決定邀請她們組織成隊伍參加我們男人們的鬪爭工作。我們先召喚那些在「托爾斯泰別莊」裏的姊妹們。我發見她們都覺得能够參加鬪爭是很榮幸的事。我護守她們恐怕遭遇突發的意外危險。我向她們解釋應該準備接受食糧的限制，減少衣着同時須要有出於自動的決心。我預先警告她們將來被捕入獄後須做苦工，洗滌衣服，並將受到獄丁的侮辱。但是，這些姊妹們都是有百倍的勇氣，她們表示毫不恐懼。其中有一個女人臨盆在即，其餘六個女人都懷抱着新生的嬰孩。可是她們都不耐煩地要求支配工作使我無法加以拒絕。這一羣婦女除了一人以外都是笞摩爾人。她們的名單如下：

湯皮奈都夫人，畢蘭夫人，摩路伽薩夫人，彼路曼奈都夫人，希娜斯華米畢蘭夫人，摩達林康夫人，巴華尼達雅夫人，米娜希畢蘭小姐，巴依尙摩路伽薩畢蘭小姐等等。

要是一個人作了犯法的事件很容易被處分入獄，但是若使安分守己，從不作惡，要想入獄倒也是一件難事。當一個罪犯企圖逃避緝拿時，往往難逃法網，遲早要嘗鐵窗的風味。但是如有人自願坐牢，而從不觸違法律，誰都不能禁錮他的。因此這一羣姊妹企圖入獄的第一個計劃宣告失敗了。她們曾一度從脫蘭瓦爾跑到萬雷城去，沒有領取通行護照，但是並沒有人把她們拘禁起來，她們故意不經許可而在街頭出賣雜物，但是警察人員好像沒有看見一樣。於是她們便發生了一個問題，大家研究找尋一種可以被禁入獄的方法，世上很少有人準備自動入獄的，即使有了這種志願，却也難於達到目的。

我的策略與計劃

我們於是決定採用一種認為無效，但不久即實現我們願望的方法。我在充滿危機的時期中曾決心犧牲菲尼克斯所有的移民。這是我對於真理之神的最後的犧牲。在菲尼克斯的移民們，大部份都是我的親屬和我的最親密的合作者。我的計劃是要使他們都被捕入獄，只留幾個擔任印刷「印度輿論」的人員和年在十六歲以下的童子。至於那十六個堅實的成人，我曾經報告過戈卡爾的，都成為菲尼克斯殖民地的先驅者。大家決定派遣這些朋友不領取通行護照而取道脫蘭斯瓦爾，他們不久便以未經許可闖入當地而被拘禁起來了。

在未得許可時，印度人是被禁止從納塔耳到脫蘭斯瓦爾去的，同樣禁止從脫蘭斯瓦爾回到納塔耳來。若使那些姊妹們在走到納塔耳時也被拘禁起來那是再好沒有的事。但是若使她們並不遭遇拘捕，她們決定到紐喀斯德去，那是納塔耳的煤礦中心地，可以鼓動被強迫登記的印度苦工們發生罷工的行動。這一羣姊妹們都能說會摩爾本地話；而且也會說幾句印度話。大部份的鑛夫都是北部印度來的，他們多少知道管摩爾說話或德來古

話。若使工人們聽從姊妹們的懇懇而響應罷工，那末她們必將和鑛夫們共同被拘禁，這樣一來更可以收到振奮的效果。這是我的策略，我曾經披瀝告訴了脫蘭斯瓦爾的一羣姊妹們。

我到菲尼克斯去進行我的計劃。我對僑居在菲尼克斯的姊妹們大部份都沒有受過教育，她們也沒有像脫蘭斯瓦爾的姊妹們的經驗。可是大部份却都跟我學習，她們表示願意入獄或許是受了我對於她們的影響。若使她們中途畏難而後悔起來，那不單是使我要感到苦痛而且對於運動必將發生嚴重的變亂。

我決定不把這個計劃告訴我的妻，因為她是可能拒絕我的建議，若使她接受，那是再好沒有的事；但是我考慮過，像這樣的一件重大問題，做丈夫的應該讓他的女人有自由的處理權，若使她表示拒絕不應該佛然不悅。

自告奮勇的我妻

我把我的建議告訴了菲尼克斯的姊妹們，她們立刻都表示接受而且向我保證她們都準備被捕入獄。她們提出諾言在無論怎樣困難情形之下都有奮鬥到底的決心。

我的妻知道了我和姊妹們會談的事表示意外的驚訝道：「我很難過，你沒有把你的計劃告訴我。我有什麼弱點可以阻止我入獄的呢？我也願意遵循你給他們所指示的途徑進行。」

我回答道：「你要知道我是最不忍看見你受到任何難堪的人。倒並不是我不信任你的問題。你若使能够和我們在一起，那是在我覺得多麼榮幸的事，但是你不應該爲了我的勸告而去度圍圈的生活。在這一種情景之

下，每一個人須估計個人自己的力量與勇氣。若使我要求你做，那無非你是響應我的要求而處於被動的地位。若使你到了法庭時發生驚恐或受不住牢獄中的苛酷待遇，我是沒有權力可以譴責你，可是我的情形將弄成怎樣的地步呢？叫我怎樣可以安插你而再有什麼面目去和世人相見呢？我就爲了這些憂慮而不敢叫你跟我們一同走向牢獄裏去。」

「若使我是不能忍受監禁的生活或者成爲了要求自由而放棄責任，你可以不必把我算進在你們的集團中。可是我的兒子和你都能煞受鋼禁，爲什麼我却不能呢？我已準備和你們一起共同奮鬥。」

我答道：「那麼我就允許你參加我們的組織，不過你是知道我的性格和我的條件。現在請你再慎重考慮一下，若使你不願加入這一種運動，你儘有退出的自由權力，你現在如果轉變你的意見，決不是一件什麼難爲情的事情。」

她說：「我沒有考慮的必要，我已經下了堅定的決心了。」

二個月的監禁

我勸告其他的居留民各人要自己下決心不可附從他人的意見。我重新引用種種的方法，警告他們無論鬭爭的時期是長是短，菲尼克斯殖民地繁榮或否，不問人們是否健康或患病，大家都不能半途而廢。

一切都準備妥當了，於是一羣男女便組成了所謂「侵入」的集團，團員的姓名如下：

卡爾爾蓓甘^地夫人，謝雅公伐馬尼拉陶克力夫人，卡希夏剛拉甘地夫人，桑多克馬格那甘地夫人，巴西路斯東其祁望氏高谷圖，夏剛拉古夏香甘地，羅其倍馬尼倍巴德，馬剛來哈利倍巴德，沙羅門羅也本，刺如高文

度，郎達莫罕達甘地，希波仁拔達里，戈文達刺居路，古波斯華蒙拉埃莫達里亞，高古達漢刺與雷華香卡刺當西沙達。

這些「先部隊」都沒有領取許可的通行護照而闖入脫蘭斯瓦爾的邊境，於是全部都被拘捕起來，處判監禁三月。（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那一羣在脫蘭斯瓦爾的姊妹們也都未得許可而闖入納塔耳來，但是她們並沒有遭遇拘捕。她們於是都湧到紐喀斯德去，依照原來的計劃分頭進行工作。她們的出現猶如在火藥上點起火線一樣。那苛酷的三英鎊人頭稅的故事頓時煽動了鑛工們強烈的反感大家都實行罷工示威。我接到了這件消息的電報既喜而又遲疑。我將怎樣處置好呢？我事先沒有料到事情會這樣地順利。我既沒有人手，又缺乏支持這一件事變的經費。但是我是義不容辭，那是顯而易見的事。我應該趕到紐喀斯德去，盡我能力所及去處理一切，我於是立刻出發了。

政府方面不能長期放任那些勇敢的脫蘭斯瓦爾的姊妹們繼續做着宣傳的工作。她們也都被判處監禁三月，和菲尼克斯的集團遭遇同樣的運命。

第十五章 消極的抵抗

幾個勇敢的姊妹們

這些事件深深地使印度人鼓勇起來，不單是在南非洲的而且連本國都聞而感奮。斐洛善夏梅曾爵士一向是漠視我們的情由，他曾在一九〇一年竭力勸我不要到南非洲去。依照他的意見以為印度在沒有獲得他自身的獨立以前，對於僑居在海外的印度移民是一籌莫展的，他對於第一次的「真理把持」示威運動並不發生感動。但是，婦女們入獄的事件，却對於他發生了相當的影響。他在孟買市政廳中發表演說時也透露出這樣的感想，他想到婦女們在牢獄中受到蹂躪的情形而表示無限的憤慨。

婦女們的勇氣是難於形容出來的。她們都被鋼禁在馬利資堡的牢獄裏而被強迫做苦工。她們吃的是最惡劣不堪的糧食；人家經常驅使她們做洗滌的工作。絕對禁止外面送進物，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她們監禁終了為止。她們中有一個女人，平日是持守齋戒的，好容易經過許多的困難，牢獄的管理員准許她吃特別指定的食物，但是她吃到的都是污穢，難於下嚥的食物。等到她恢復自由以後，她變成了骨瘦如柴的形狀，耗費了大筆的金錢才把她的生命挽救轉來。另有一個姊妹從牢獄裏釋放出來，害了一場很重的傷寒症，不到幾天她便殞命了。

叫我永久不會遺忘的是華麗亞瑪！她是約翰納斯堡的一個少女，年才十六歲，當我看見她的時候已臥病不起，她的身材，原來很苗條的，病倒後的憔悴樣子令人不忍卒視。

我慰問她道：「華麗亞瑪，你在牢獄中，懊悔嗎？」

「懊悔？沒有的事。若使現在有人捉我，我還準備去坐監牢。」

「但是你不怕犧牲你的生命嗎？」

「這不相干，那一個人不願爲了他的祖國而死呢？」

過了若干天後，華麗亞瑪已不再在我們中間出現了，但是她遺傳給我們的是她的不朽的名字！爲了要紀念這一個印度少女崇高的犧牲精神，曾經在不少次數的會議中大家討論辦法，決定建造一座「華麗亞瑪屋宇」，可惜爲了種種原因，這個計劃始終無法實現。屋宇雖然沒有造成，可是華麗亞瑪的熱誠是永久留在我們的記憶中，她已親手建築了一座無形的寺院，印度存在世界的時候華麗亞瑪的名字永久留在南非洲的「真理把持」運動歷史上的。

真理把持的要領

這些姊妹們都是抱懷崇高的犧牲精神而毫無功利主義的觀念，她們不懂法律的細節有許多甚至於不知道什麼叫做國家，她們的愛國熱誠只是以信念爲根基。有一部份的姊妹目不識丁，而不會閱讀報紙。但是她們了解一種重大的侮辱是損害印度人的榮譽；她們的入獄是從心坎裏發出來的一種處於絕境的呼籲，這真是一種最純潔的犧牲。像這樣一種心靈的祈禱是常會給神明所聽聞的，只有純潔的犧牲可以收到牠的效益。神明渴求人類的熱誠，神明曾經接受一個寡婦毫不存着自私的動機而出於至誠的獻儀一文錢他便賞給她百倍的酬報。貧困的蘇達瑪會以他僅有的三把米施捨給神明，這一個輕微的獻儀竟使他多年沒有發生飢饉的恐慌。在被捕入獄的

姊妹中間，有許多人是沒有沾蒙利益，但是只要有一個犧牲的心靈是純潔的，那末這樣的祭獻決不會虛擲的。誰都不能說明在南非洲的種種犧牲中那幾種是中悅神明的，可是却都獲得了酬報。至少我們知道華麗亞瑪與他姊妹們的犧牲都會結了果實遺給我們。

無量數的靈魂在過去現在及未來都從事發揚至誠的犧牲精神，服務國家，服務人道，都是循着正軌而行，誰都不知道那一個人的犧牲是最純潔的。可是在這一羣人中間一定是存在有「沙蒂雅格刺哈」（真理把持者）的份子，只要有一個人的心靈能透明如水晶，這一個人的犧牲便可收到期待着的結果。世界是奠定基礎於「沙蒂雅」（真理）之上的。「亞沙蒂雅」（非真理）也作「非存在」解釋，而「沙蒂雅」（真理）則具有「存在」的意義。若使非真理不存在的話，牠的勝利自然不成問題。真理而存在，牠決不會毀滅的。這二句話便指示出「沙蒂雅格刺哈」（真理把持）運動的理論要領。

罷工者的苦衷

婦女們の入獄事件對於紐喀斯德附近的鑛工們發生一種魅惑的效力，他們放下了他們的工具，結成隊伍先後進到城裏。我一接到消息，便立刻離開菲尼克斯而到紐喀斯德去。

這些工人們都沒有他們自己的房屋。鑛的業主們會給他們蓋造屋子，裝設路燈並供給水。他們所處的環境完全是一種絕對的依賴生活。正如杜西達一句成諺所說的，一個做奴隸的即使在夢中也不能期待着幸福。

罷工的工人們告我以許多被迫害的苦情。有些人聲稱鑛的業主們已經停止供給水電，有些人則報告罷工者的器物已被拋擲到屋子的外面。有一個百當人叫帥雅伊字刺希的，把他的背給我看而對我說道：「看，他們怎

樣地嚴酷管打我。我爲了你的緣故而讓那些強徒管打，因爲那是服從你的命令。我是一個百當人，百當地方的人民從來只有打人而決不輕易忍受管打的。」

我答道：「兄弟，你做得好。我認爲這是你的純粹的勇敢行爲。若使我們都像你那樣的有種我們一定可以獲得勝利。」

我一方面向他道賀，一方面卻自己在暗想，若使其他大多數的人也受到和這一個百當人同樣的虐待，那末罷工恐怕難於繼續維持下去。若使鑛主們取消了水電及其他有利於鑛工們的供給，除了這幾點以外，沒有其他的異議可以提出。可是不論這些苦情是否實在，罷工者在這種處境之下難以抵抗，在我個人一定需要找尋一道出路，否則還是自認已經失敗而叫他們立刻復工，倒似乎比較等待到了疲倦以後重行工作的來得乾脆。但是我不願在我的行爲中容受失敗主義。我於是建議最好叫工人們放棄了他們的主人所供給的住所，而在他們面前放開脚步度着遊方化緣式的生活。

良莠不齊的罷工者

工人們並不僅是幾十個人，可是有好幾百人，其數額很容易增爲幾千人。我怎樣可以解決這批逐漸增多羣衆的住宿和糧食問題呢？我又不願意向印度請求金錢上的援助。日後從祖國流向外地的那一道金河，在這個時期尚未開始流通。印度的商人們個個怕死沒有一個敢公開給我以支持的，因爲他們都和鑛主及其他的歐洲人都有商務方面的關係。以前我每次到紐喀斯德，往往下榻於他們那裏。但是，這一次，我不願使他們處於爲難的地位我決定投宿到其他地方。

我沒有收容那些罷工者的方法；他們都露宿在外，以天空當作屋頂。幸而天氣晴朗；既不寒冷也不下雨。可是我確信的人們是會接濟我們食糧的。紐喀斯德的商人們供給我們許多袋的米與飯鍋。其他的人，分配我們以米，荳，香料與蔬菜等。這些餽贈，都出乎我們希望以外。一切的印度人並不個個準備入獄，可是他們都和我們具有同一的心，而且各盡所能，願意對於運動有所貢獻。凡是沒有東西可以貢獻的，則表示願意充任義務的合作人員。許多有名望的知識人員也應徵都來照顧這些愚昧無知識的工人。他們給我們以莫大的援助，其中而且有許多人也遭逮捕。總之，每一個人都各盡所能以謀取我們事業的順利進展。

加入為新的聯盟員的人數不斷地擴大起來，要把這大批沒有工作的羣衆集中在一個方面加以守護，不但是不可能，簡直是危險的事。大部份的工人又不知道關於衛生方面的法律。而且份子良莠不齊，有一部份是曾經犯過殺人，偷竊或風化罪的獄犯。但是我不信我有裁判這些人們道德方面權力。要在這個部隊裏由我來試行一種甄別的工作，那是一件愚笨的事。我的責任是在於領導罷工，我不應該把我自己混進到其他任何一種改進的工作裏去。我應該監視在這個陣營中的家人是否遵守有關道德的一切章則，但是我沒有審查過每一個罷工者過去的行爲。

步行四十五公里

我找到解決我的問題的方法。我應該領導這一枝「軍隊」到脫蘭斯瓦爾去，我要設法使他們入獄像菲尼克斯的集團一樣地得到安全的保障。脫蘭斯瓦爾的邊境距離紐喀斯德大約有四十五公里。在脫蘭斯瓦爾與納塔耳的交界處有二個村莊，一個叫却來斯登，一個叫華克斯路斯德。我們決定一路步行而去。我會和那些有女人和

兒童的工人商量，有幾個人躊躇不敢接受我的建議。但是我除了硬心腸以外沒有其他的方法可想，我宣稱每一個人都可以自由回到鑛裏去。但是沒有一個人利用這個准許。我們決定凡是手足痿廢的人可以乘火車去；其餘健全的人們則都表示願意步行到却來斯登去。一共須走兩天的路程。大家都以為這一次的出發是值得慶幸的事。在紐喀斯德的歐洲人都預料將有疫病發生都急圖種種必要的預防辦法。

我去看德爾班的鑛主們，我發見他們對於罷工的事件略表不安。但是我並不希望這一次的會晤會獲得重要的結果。可是，「真理把持者」的謙卑態度是沒有限止的。他不願錯過一個調停的機會，即使人家把他當做胆怯者看待也是滿不在乎。一個人只要具有信仰自然會生出一種力量，不怕受到他人的輕視。他唯有特賴他的內在的力量。因此他待人接物終是和羈可親，他培植而且轉移公衆對他有利的輿論。

我於是接受了鑛主們的邀約，當我在他們面前出現時，我發見周圍的空氣很緊張而充滿了熱烈的情緒。代表並不給我以說明事實的情況，而用審訊的口氣向我提出質問，我用了適當的說話回復他。

和鑛主們的談判

我說道：「你們可能停止罷工事件。」

人們答道：「我們又不是公務人員。」

「可是你們頗可以大有作為。你們可以和工人們站在同一的立場。若使你們請求政府廢除三英鎊的人頭稅，我不相信政府會拒絕你們的要求。你們還可以製造歐洲人對於這件事情的輿論哩。」

「但是請問罷工事件和三英鎊的人頭稅究竟有什麼關係呢？若使工人們有什麼苦衷要和鑛主們談判，你不

妨和他們聯絡一下，以便謀取公正的圓滿解決。」

「工人們除了罷工以外手裏並沒其他的武器。三英鎊的人頭稅是爲了鑛主們的利益而創設的，鑛主們希望鑛工爲他們工作，但不願意把他們當自由的工作雇用。因此，若使工人們罷工的目的只是爲了要求廢除三英鎊的人頭稅，我不以爲他們對於鑛主們有什麼不公正或不正當的徵跡。」

現在我已記不起來當時晤談的全部內容。我發覺鑛主們已知道他們的弱點，因爲他們早已和政府發生了聯絡的關係。

我於是回到紐喀斯德。工人們還從各處源源而來參加我們的集團。我把全部的事情向「軍隊」解說清楚，而且鄭重聲明如有人願意復工的儘可以自由行動。我也把鑛主們所推出來的人們所說的威脅的話告訴了大家，並報告將來可能遭遇的種種危機，並描述牢獄中的苦況；可是他們並不表示一點懦弱。他們都答稱毫不恐懼，叫我不要不放心他們，因爲他們是慣於受那種待遇的。

我們只有徒步前進的一法了。工人們便在一個晚上得到了要在第二天清晨（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步行的通知。同時有人誦讀在行程中所應該遵守的章程。要監察這一隊五六千人的羣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路上我除了按照每一個「兵士」發給一磅麵包和三十格蘭姆糖作爲每日食糧以外，無法再弄到補充的食物。我也曾經打算設法和印度的商人商量一些其他的東西。若使我不能成功，那只好叫大衆以麵包和糖果腹了。

罷工者的出發及駐紮

在我到德爾班去的來回旅途中，我發見罷工事件和罷工者的溫和態度對於車長及其他的職員已發生很良好的影響。我是依照平日的習慣搭乘三等車，可是即使在這一等車廂中，車長和職員們都環繞着我，探問消息而且祝我獲得成功。這些車務職員們都表示驚奇，他們看見許多可憐的沒有知識而又不識字的工人們，表現出那樣出色的強韌精神。他們留給人們，即使在對方的人也覺得他們留給下來勇敢和沉着的印像。

我根據在部耳戰爭中及組魯人的叛逆中所獲得的經驗，應用到今日的情境。在這些「侵略者」中任何人不得多帶行裝衣服。誰都不准在路上等待他人接濟物品。所有的人都應該忍受困苦，甚至要忍受歐洲「官吏」或其他人員的侮辱及笞打。大家都要束手待捕。我把以上的條件都明白講給衆人聽，同時我還宣布，若使我第一個遭逮捕，那些取代我的位子的人的姓名，以便繼續領導「軍隊」。

大家都服從這些訓話，我們的部隊毫無阻礙地開拔到了却爾斯登，那裏的商人給我們以很大的幫助；他們把房屋讓給我們住用，而且准許我們在寺院的園地上煮飯。等到我們紮營的時候，日常的糧食感到要有增加的必要，我們需要飯鍋，常承商人們很樂意地供給我們。我們預備好了大量的米，商人們又慷慨地捐助了一部份。

却爾斯登是一個差不多有一千人口的小村落。只有女人和兒童住宿在房屋裏。其餘的人則都紮營露宿。

甜蜜的回憶

當我們勾留在却爾斯登時，保持有甜蜜和苦痛的幾件回憶。甜蜜的回憶是關於衛生局方面的。原來當地的衛生長官白禮斯谷博士，看見人口突然增加發表恐懼，他倒並不採取嚴厲的取締辦法，而來看我，和我磋商並

表示願意幫助我。歐洲人對於飲料，街道及其他場所都是非常注意保持清潔，至於我們是素來忽視的。白禮斯谷博士要求我警戒衆人不要把水傾在街道上，禁阻弄髒市容或任意傾倒穢物。要我們這一批羣衆遵守這些規則的確是一件困難的事，可是與我合作的同人及巡禮者們還能彼此視勸而減輕了不少我的責任。

我有一個經驗，凡人不必發施號令，而自己以身作則去服務，其收效必多。若使做主人的躬親勞作，其餘的人們必會鼓起工作的興趣與勇氣。在這一次事情中，我曾實驗過。我和合作的同人們，毫不躊躇地從事洗掃，並做其他的勞作；結果使所有的人們，都很興奮地共同工作。卡倫巴赫也已經到了却爾斯登，希蘭蓀小姐也來了，她的勤奮，正直和精明是無法加以頌揚的。在印度人中間，今已故世的奈都與亞爾培克利斯多甫也和我們在一起，還有其他的人們都給我們以許多珍貴的服務。

當我想到這些人們的忍耐與堅韌的美德時，我感覺到神明的偉大。我自己監督廚房。有時在豆中水份太多了，有時豆燒得不够熟。我在世上沒有遇見多少的人能那樣心平氣和地吞下這些食品。我曾在南非洲的幾處牢獄中，留意考察過，有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若使有人供給食糧較少或煮得不熟，甚或稍遲誤了時間，他們都要咆哮發怒。

堅忍的精神

在德爾班有一個女人叫斐法德瑪梅管的聽見管摩爾的姊妹們被捕囚禁在紐喀斯德的牢獄裏，她覺得情不自禁，便陪同她的母親哈尼法斐和她的七歲兒子到華克斯路斯德去預備被逮。母女兩人果然都遭逮捕，但是政府却拒絕把孩子收在牢獄裏。人們把斐法德瑪領到特別間裏去打手印，但是她拒絕服從這種侮辱。最後的結果，

她和她的母親都被判處監禁三月。

那時候鑛工們的罷工情形進展非常良好。男人和女人們都向却爾斯登和鑛區前進。其中有二個婦女都抱着嬰孩同行，一個嬰孩生了腦沖血症而死在途中，還有一個嬰孩則在她母親渡河時失足而溺斃。可是這兩位母親都很勇敢毫不灰心，繼續趕路。其中一個宣稱道：「我們不應該哭泣那已經死了的，因為他們不會再活轉來了。我們還是應該爲了活着的人們而努力。」在卑賤的人羣中我不時看到這種的榜樣：平靜的英武，深刻的信念和珍貴的智慧。

却爾斯登的男人和女人們都發揮出這種堅忍的精神以維持他們困苦的崗位，因為我們到這個邊界的村落來，並不負有什麼和平的使命。若使有人欲覓取和平，那只有在自己的本身去找尋。在外面，到處可以看到「這裏沒有和平」的標語。可是，正在這一種擾亂的環境裏，虔誠的米拉蒂（印度流行的宗教詩歌中常咏讚這一個賢淑的王后）很愉快地把一盞毒藥放到她的嘴唇邊，同樣蘇格拉底在他的黑暗而又孤獨的監房裏在臨終前向他的朋友並向我們傳授他的神祕的學說道：「凡是要尋求和平的人只有在他自身可以獲得。」真理把持者們憑着這種不可思議的和平，當夜住宿在營幕中從不顧慮到第二天將發生怎樣的故事。

等待政府逮捕的一羣

我通知政府，表明我們並沒有住居在脫蘭斯瓦爾的意思，可是我們只是爲了抗議大臣食言，而藉以表示我們在被剝削榮譽以後所身受的痛苦罷了。若使政府有意在當地即却爾斯登把我們逮捕的話，他可以解除他的隱慮。我們的運動是取公開的形式。我們不願意在我們中間有人祕密地溜進到脫蘭斯瓦爾去。但是我們不能担

負每一個人的行動責任，因為我們所率領的是幾千名不相識的陌生人物，我們除了用愛的力量感化勸導他們以外，無法運用其他的制裁。最後我向政府提出保證，若使廢止了那三英磅的人頭稅，罷工會立刻結束而那些登記的工人們即可以復工，因為我們並不要求他們參加有利於我們其他宣言的總罷工。

當時的情形是捉摸不定，我們不知道政府將在那一個日期發動逮捕我們。但是，處於那樣困難的環境中，我們不能長期等待政府的答復。我們於是議決，若使政府不拘捕我們，大家立刻離開却爾斯登而到脫蘭斯瓦爾去。我們若使在途中，不遭拘捕，這一枝「和平的軍隊」須在八天之內連續每日跑三十公里，走到「托爾斯泰別莊」去，一直勾留到罷工終結為止。在這個時期中，大家都須工作自食其力。卡倫巴赫君已經做了一切必需的準備。大家都親自動手搭起泥土的蔽身處所。惟一的困難恰巧是逢着下雨的季節，每一個人都應該有避雨的地方。但是卡倫巴赫君却確信可以解決的辦法。

華克斯路斯德的市鎮要比却爾斯登大上兩倍。有一個開麵包作的歐洲人老板願意承辦供給我們的麵包。他並沒有利用時機抬高售價，依照市價供給我們以上等質料的麵包。他按着時刻用火車運送，所有鐵路上的雇員也都是歐洲人，不單從沒有脫誤時刻，而且一路上小心照料並給我們以相當的便利。他們知道我們心裏絲毫不存敵意，而且我們無意禍害任何一種生物，我們只用我們自己的苦楚追求正義的伸張。我們四週的雰圍氣弄得非常純潔清淨，我們要維持下去這樣的風氣。大家都覺醒到愛的情感充溢在我們中間，無論我們是基督教徒，猶太教徒，印度教徒或回教徒，大家彼此親密得有如同胞弟兄一般。

第十六章 入獄與勝利

第一次被捕交保

夜上，萬籟俱靜我正準備就寢的當兒，忽然聽見有脚步声。我看見有一個歐洲人手裏拿着一盞燈走過來。我便知道他的來意所在，但是我並不作任何的準備。

那個警吏對我說：「我奉了拘捕你的命令，我來執行我的職務。」

「你要帶我上那裏去？」

「先到鄰近的火車站去，然後再乘下一班的火車到華克斯路斯德去。」

「我決不驚動別人跟你同去，但是我有幾句話須吩咐我的一個合作的同事。」

我就喚醒了奈都，他正睡在我的身邊。我把我被捕的事情告訴了他要求他在第二天早晨以前不要去驚醒那些遊行的人們。到了拂曉，衆人應該照常趕路。在太陽未出以前就開始步行出發，一直等到休息散發食糧時，才可由奈都把我被捕的消息宣布出來。若使遊行的羣衆遭遇到拘捕，那時有人問起我的消息也可以據實以答，否則大家都要依照原定的計劃繼續前進。奈都毫不露出畏難的神情，我並指示他如果遭遇拘捕以後所應該做的事件。

我跟隨那個警吏同乘火車到華克斯路斯德去，卡倫巴赫君也正在那裏，但是當地的檢察官因爲還沒有充分的準備，他要求把我的案件展期二星期開庭審訊。我奉到改期訊問的判決，並准交保五十磅出外候訊。卡倫巴

赫君給我預備好了一輛車子把我立刻送到「侵略者」的部隊裏與衆人會見。「脫蘭斯瓦爾導報」的特派記者要
求和我們同行。我們便和他同車，他發表了一篇很生動的記事描述我被捕的經過，我的旅行，以及我和遊行者
相會時的熱烈情形。我們繼續出發前進，但是要希望政府還我自由是不可能的。我於是在八日那一天重新在
斯當台登被捕。當地的人民捐助給我們以大宗的糖醬罐子，我們費了很多的時間從事分發給衆人。

與監獄警官爲友

我發號施令叫遊行的隊伍繼續前進，而我則和逮捕我的吏員離開衆人。在走入法庭時，我瞥見有幾個與我
合作的同事也已被捕。一共五個人：奈都皮哈里亞穆羅茶，郎那羅揚辛哈，刺烏那刺蘇和刺因康。政府不願意
這些人都收容到牢獄裏去，但也不願意把他們釋放出去防備他們給我帶信到外面去。人家便決定把我和卡倫巴
赫及波拉三人分開，押解到華克斯路斯德去，把我另外押出一個無法看見印度人的地方。

我於是被禁錮在勃洛恩方頓的牢獄裏，在勃洛恩方頓只有五十名的印度人，他們都是旅館中的侍應生。我
是獨一的印度獄犯，其他的人犯都是歐洲人或黑人。我並不爲了那樣的孤獨而表示不滿，我倒反而覺得那是一
種特惠。從此以後我不必張開耳目干涉閑事，我可以得到一種新的經驗了。過去我從來沒有過長的時期可以接
連幾年支配在讀書的方面。尤其是從一八九三年我沒有這樣的清福，如今居然有一年可以讀書的時間，真使我
感到莫大的愉快。

在勃洛恩方頓的牢獄裏，我可以充分利用我的孤單時間。同時也有許多不方便的地方，可是那都是可以忍
受的。牢獄中的衛生官變成爲我的朋友。獄丁只知道忠守他的職務，至於醫師則老是尊重犯人的利益。在這個

時期，我只是吃果子果腹。我特賴香蕉，番茄，鮮胡桃，椰子，和橄欖油爲生。若使這些食品中有一種質地變壞了，我就要鬧飢荒。那一位警官特別照顧到我的食品，他還替我添定杏仁胡桃和巴西出產的胡桃，他親自檢驗人家送給我的一切食物。我住的一間監房裏，缺少空氣。警官用盡方法想把房門開放着，但是白費心思一場空。獄丁甚至於以辭職爲要挾，他不答應把門不關上。他原來不是一個兇惡的人，但是他是生長在一種傳統的偏見舊習中無法擺脫的人。

卡倫巴赫君被押在普萊多里亞的牢獄中，而波拉君則囚禁在才米斯東。可是政府真可以省除這些煩惱。這樣的措置，真有點好像一個女人把一根掃帚去遏阻海洋中的激流一樣。

煤礦變成監獄

納塔耳的印度工人們已經都覺醒了，世界上沒有一種權力可以遏阻他們做首飾的珠寶商人把金子放在試金石上磨擦。若使他對於金子的純淨還不能表示滿意，他把它放到火裏去燒，再用鐵鎚鍛擊直至雜滓消滅剩存純金爲止。南非洲的印度人們也受着類似的鍛鍊。他們被放在水深火熱的環境中，備受鍛擊，他們沒有什麼畢業文憑而却經歷着考試的一切階段而安然地走出考場。遊行着們搭乘特定的火車，不是到郊外去舉行野餐，而是去受火的洗禮。在路上，政府甚至不照料他們的糧食，他們才到達納塔耳，他們立刻都被逮捕關到牢獄裏去。那原來是我們所期望着的。

但是政府方面爲了要看守這幾千個工人在牢獄中，需要一筆新的支出，而且好像中了印度人們所佈置好的玩意兒一樣，至於那些煤礦的工人們，也有向罷工的趨勢。若使這樣的情景延長下去若干時期，政府勢力必被

迫廢除那三英磅的人頭稅。

於是政府又另施行了一種措置。在煤礦的四週樹起了鐵絲網，政府宣稱從此以後那幾個煤礦都當做爲滕埃和紐喀斯德牢獄的分獄，而任用歐洲人的礦主爲獄丁。叫他們用武力強迫工人復工，在僕役與奴隸之間有一種顯著的區別，若使僕役擅離他的職務，他至少受到民事的控訴，至於奴隸離開他的主子，則將被用武力強制。那一批的礦工從此便都降爲奴隸的地位了。

但是，工人們都是很勇敢的，他們堅決地拒絕到礦裏去工作。結果他們遭受到兇暴的毆打。蠻橫的人都受到新的訓令任意辱罵而且借莫須有的罪名痛毆工人。可是，這一批可憐的人兒都忍耐挨受着一切的苦難。

有人拍發關於這些事實的電報到印度去，報告戈卡爾君；他若使不能按日收到詳細的電報，便要親自從事調查一切。那個時候戈卡爾患着重病，他在床上指揮一切。他雖有病在身，可是仍極關心南非洲的事件，他日夜加以研究，從事整理而予以發表。結果，使整個的印度都震動起來，南非洲的問題變成爲當時大家熱烈討論的中心資料。

政府的鐵血政策

赫廷士爵士在瑪達刺發表了一篇有名的演說，他使南非洲和英國發生了激昂的輿論。依照傳統總督不能公開批評帝國其他的大員們，可是赫廷士爵士不但嚴厲地發表批評聯邦政府的言論，而且還竭盡心力替「真理把持者」（沙蒂雅格刺哈）辯護，支持着他在不公道的與厭憎的法律之下從事民事的不服從運動。赫廷士爵士的這種態度在英國受到一部份人士的反對，可是他不但不予以駁詰，而聲明他被迫出於此舉的原因。赫廷士爵士

的這種剛毅雄姿到處使人發生良好的印像。

我們暫且擱下那些勇敢而又可憐的被困在礦裏工人不談，而來觀察一下納塔耳各地的情景吧。礦穴都位置在納塔耳的西北部，可是大多數的印度人們則都聚居在海岸的南部與北部。我與海岸北部的工人們彼此混得很熟，其中有許人曾在部耳人戰爭中與我合作過的。至於南部的工人我却沒有發生同樣的關係，其中極少與我合作過的同志。但是，罷工的和被捕新聞很迅速地發展開來，有好幾千的土人出乎意外地自動從南方及北方源源而來。有一部份的工人預料鬪爭將維持長久的時期，所以甚至把家具都變賣了，他們表示不願意接受他人的救濟。

當我被捕入獄時，曾警告過我的合作同志們不要讓其他的工人再參加罷工，以防止發生新的危機。我希望只得到礦工的援助便能獲取勝利。若使所有的工人——共計約有六萬名——全體被召喚起來，是很難於照管的。我們沒有方法誘導這大批的羣衆；我們既沒有人手可以看守他們，又沒有供養他們的金錢。而且，有了這大批的羣衆是無法避免有危及公共秩序一觸即發的事故。當水壩的閘門打開了以後，再無法遏阻浮水爲災了。到處有工人們自動實行罷工，而義勇隊員也散佈各處從事糾察的工作。

政府於是決定採取一種鐵血的政策。他用武力制裁工人罷工。許多騎馬的警察驅使罷工者們復工。工人方面如略表示抗拒，即開槍射擊。有一個集團的工人會奮起抵抗，其中有人投擲石子，警察即實彈放槍，死傷很多的人，但是工人們仍舊沒有表示屈伏。義勇隊員們曾經費了很大的努力在物路郎附近勸阻一件罷工的風潮。但是工人們並沒有全體復工，其中有一部份工人爲了膽小的緣故而都走避開了。

一個急智的勇士

有一件事情是值得大書特書的，成羣的工人都散集在物路郎地方，雖則當局用盡方法，可是他們拒絕回去。恰巧盧根將軍領了兵士，他正準備下令他的部屬開鎗射擊。忽然來了一個勇士叫沙刺其的。他是已故巴西路斯東氏的兒子，年紀才只有十八歲模樣，他剛從德爾班趕來。他拉住了將軍的馬韁而高喊道：「停住。讓我試用和平的方法叫他們復工。」盧根將軍爲這個青年的勇敢所感動，他答應給予相當的時間以便由他用愛的力量去說服工人。果然沙刺其勸導工人們都復工了。因此，許多人的生命，却因了一個人的機警，勇氣與愛的力量而得救了。

在菲尼克斯過日子也很危險，可是，許多兒童們却都有胆量去幹危險的任務。韋斯德也在那個時期被捕了，雖則他平日行動謹慎，毫無可以給人逮捕的藉口地方。依照我們的計劃，韋斯德與馬剛拉甘地二人不但不應該去尋求被捕的機會，但是還須盡力設法躲避。韋斯德因此沒有做出可使政府拘禁他的任何行爲。但是人們不能等候政府先徵求「真理把持者」的同意，也不及等待着一種有利的機會以便逮捕他視爲擾亂自由的人。政府只要願意，便可以成爲一種有力的理由而隨便捕人了。

韋斯德被捕的事情發生後馬上有人拍發電報給戈卡爾。他建議從印度派遣有適當的人員到南非洲去。當「真理把持者」在拉河爾舉行某次集會時，有一個叫安特魯的英國人，他曾捐輸了他所有的財產，從那時起，在戈卡爾的心目中常沒有把他忘記。當戈卡爾接到韋斯德被捕消息以後，即發電給安特魯，問他是否願意立即到南非洲去。安特魯即刻接受這個建議，他有一個很親密的朋友叫披爾遜的也準備同行，這兩個朋友就離開印

度搭乘到南非洲去的第一班輪船。

我從牢獄釋放出來

可是鬪爭已將近結束的階段了，聯邦政府不能把那幾千名無罪的老是關在牢獄裏，總督沒有那種權力，而全世界都等待着史默資將軍的決斷，聯邦政府正和其他的政府處於同樣的情形一樣，反正實際上也不需要從事調查，誰做錯了事那是世人所週知的，而且每一個人都明白那是應該看水落石出的一天，史默資將軍也明知誰幹了不公正的行爲，他打算想出一種補救的辦法，但是他的處境很困難，猶如一條蛇吞了一頭老鼠，既不能嚥到肚裏去，又無法吐到嘴外來，他曾經答應過南非洲的歐洲人決不廢除那三英磅的人頭稅，也不實行其他改良的制度。現在他却不得不廢除那捐稅而且還要實行其他合法的改良制度。凡是接受民衆意見的政府負責者，爲了解除他的困難處境往往委任一個委員會，給他做調查工作的名義，至於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書那都是預先早已決定好了的。依照一般的慣例，凡是由委員會提出的意見，終可獲得政府的批准，政府就利用表示接受委員會的意見而付諸實施作爲藉口，他可以批准他從前曾經駁斥過的舊案。

史默資將軍便委任三個委員組織一個委員會，印度人則表示若使政府方面不能接受他們所提出來的若干要求決不願意和委員們發生任何的關係。在各項要求中有一項是須將被囚禁的「眞理把持者」一律恢復自由，另外一項，是在委員中至少要有印度代表一人充任。這第一項要求終算得到委員會接受了，由他出面要求政府，「爲了力求調查澈底起見」，把卡倫巴赫君，波拉君和我三人，無條件予以釋放。政府接受了這個建議，把我們釋放了，我們三人，一共差不多被監禁了個星期。韋斯德也恢復了自由，他雖遭逮捕，而政府並不提出一

點責難的理由。

這幾件事情都發生在安特魯與批爾遜二人到達南非以前，我所以得在德爾班歡迎他們的蒞臨。他們看見了我既詫異而又快樂，因為他們在旅途中並不知道這突然發生的事故。這是我第一次會晤到這兩位高貴的英國人。

三條復工的條件

我們三人對於我們的被釋放都表示有些悵然。我們根本不知道外面發生的事故。一聽到委員會的消息，我們都覺得詫異，但是我們明白我們不能用任何的形式或任何的態度表示合作。我們以為我們要求至少委任一個印度代表充任委員的事，勢在必須邀得許可。因此我們三人到了德爾班時，便在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聯合寫了一封信給史默資將軍，原文如下：

「我們認可委員會的組織，但是我們反對委任愛司倫與衛里二君為委員，我們對於他們二人並不存着私人的惡感，他們都是知名的博有能幹名譽的公民；但是他們二人平日不時表示厭惡印度人，他們持有這種偏見而可能地並不自知，若使有人會想到這兩位先生能突然改變往日的態度，未免是一種奇跡，可是我們並不要求排除他們。我們只是提議另外委任若干公正的人士共同參加，例如詹姆士羅司伊納爵士與可敬佩的史蘭納君都是沒有偏見的著名人物，其次我們要求把所有囚禁的「真理把持者」全體釋放，若使這一層要求沒有效果的話，我們出了牢獄以後的處境是很困難的，而且在事實上毫無任何的理由可以把「真理把持者」老是監禁在牢獄裏，第三，若使要我們向委員會提供證言，我們希望能夠獲得准許到那些雇用訂約工人的礦和工廠裏去，若使

這些要求都不蒙接受，我們覺得很抱歉，不得不重新採取入獄的其他步驟了。」

戈卡爾得知我們計劃作第二度的遊行，他發了一個冗長的電報，說是我們那樣的辦法將使赫廷士爵士感到棘手，他儘力勸導我們放棄行動以協助委員會。

我們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印度人早已決定好了，若使委員會不能依照他們的期望增加人數，他們宣誓和委員會絕交。這樣一定要使赫廷士爵士佛然不悅，而使戈卡爾感到難堪，但是叫我們怎樣能够收回我們的說話呢？安特魯叫我們要注意戈卡爾的孱弱的身體，並且要我們顧慮到我們的決定將使他受到重大的打擊。但是，在實際上，這種顧慮常縈繞在我的思想裏。而領袖們曾召集會議，最後一致決定如果委員會不再增添委員的數額不惜付任何的代價與委員會絕交。

鐵路職工罷工風潮

我們發了一個長電報給戈卡爾，其中有些辭句，是由安特魯合作的，原電的大意如下：

「我們理解你是多麼地難過而我們極願意不惜重大犧牲遵從你的意見。赫廷士爵士予我們以莫大的協助，這種協助也是我們始終願意接受的。但是，我們希望你能够體諒我們的苦衷，明瞭我們的處境。現在當前的問題是關於幾千個人都已宣誓過了，義無後返，不能自食其言。我們整個的鬭爭是以道德上的約束爲基礎。若使我們的宣誓不發生效用，我們中間早已有許多人從半途告退了。若使幾千個人一旦取消了他們誓言，那末道德上的一切約束都將毀滅無遺了。這一種約束是經過縝密的考慮而後決定的，所以毫無可以譴責的地方。我們覺得集團方面確實有宣布絕交的權力。我們希望你能宣稱，像這種性質的約束不單不能加以破壞，而且無論如

何不能容許任何人違背的。我們請你把這個電報交給赫廷士爵士看。我們希望不要使你處於錯誤的地位。我們開始從事這一次的爭鬪是有神明作見證，我們惟有依賴他做我們唯一的援助支持者。」

當戈卡爾接到這一封電報時，對於他的健康發生了一種惡劣的影響，但是他仍舊很熱誠地而且格外忠懇地給我們援助。他把此事電告赫廷士爵士。他不單沒有把我們摒棄在一邊，可是適得其反，他竭力支持保衛我的立場。赫廷士爵士也是同樣地不辭艱苦爲我們服務。

我和安特魯同到普萊多里亞去。在同一的時期，又發生了聯邦鐵路歐洲職員的大罷工風潮，使政府陷入於非常困難的處境。有人勸我便在這時發動印度人的行動，以利用這個時機，既可以協助鐵路的罷工者又可以完成我們的勝利。但是，我答稱印度人不能援助那些鐵路的罷工者，因爲我們的任務並不企圖壓倒政府，我們的罷工宗旨是和其他的罷工者的目標完全不同。若使我們要決定開始行動，須要等待另一個時期，至少要在鐵路罷工風潮解決以後才可發動。這樣的一種決定使人發生很深刻的印象，而由路透社發出了電報到達英國。安普推爵士特地從英國發來了道賀的電報。在南非洲的英國朋友們也同情我們的這種決議。

俠義精神的表現

有一個史末資將軍的書記說道：「我並不喜歡你的一羣人，我絕不存過扶助你們的念頭。但是叫我怎樣辦好呢？你們倒反而在我們急難的時候來幫助我們了。叫我們怎樣忍心舉起手來彈壓你們呢？我常期望你們一如英國人的罷工者們施用暴力的行動，我們那就立刻可以採取我們早已準備好的手段對付。但是你們並不加害於任何一人，也不爲難你們的仇敵，你們用受苦的方法以求取勝利，你們從來沒有越出過你們自己所規定的禮

貌與俠義的範圍。這就是使我們弄得無法可想的原因所在。」史末資將軍也表示具有同樣的感想。

這決不是「真理把持者」向世人樹立的僅有的一次榜樣。當北部的印度工人參加罷工時，在愛才公勃山的園藝業者感到一種絕大的威脅，若使那些已經斫下來的大批甘蔗不就設法運到坊作裏去壓榨，他們要蒙受一筆極大的損失費。於是便有一萬二千名的印度人恢復工作，一直等到工作完後再參加罷工，另外有一次，當德爾班市政廳的印度人職員停止工作時，所有本來在衛生處服務或在醫院中看護病人的，全都聽從罷工了團體中的勸告，而仍回去工作，若使衛生處的工作停頓了，醫院裏的病人乏人侍護，那必將發生疫症，而病人無人照顧了。在「真理把持者」方面決沒有一個人希望得到這樣的結果。於是對於屬於這一種部門的雇員們都沒有參加罷工。「真理把持者」在未決定行動以前是常須研究他的敵方的處境。我曾發見由於這些正義的行動而給予人們以許多無形但却有力的烙印，不單提高了印度人的優越地位，而且佈置好了一種有利於促進諒解的空氣。

當時的空氣的確已顯然有利於可以促成一種圓滿的諒解。赫廷士爵士派了彭雅孟羅勃斯東爵士搭乘專輪來，預定到達的日期恰巧就在我們準備動身到普萊多利亞去的一天。但是我和安特魯來不及等他，我們就出發了。因為我們須在史末資將軍約定的一天趕到普萊多利亞。我們其實也沒有等他的必要理由，因為一切的結果都只能靠着我們自己的力量。

簽訂一種臨時協定

我和安特魯同到普萊多利亞。但是只有我一個人應當去看史末資將軍。將軍正爲了鐵路罷工而焦急，那罷工的形勢鬧得很嚴重，聯邦政府已經頒布了戒嚴法令。歐洲的工人們不單要求增加工資，他們而且企圖奪取政

府的管理權。我和史末資將軍作第一次會談的時間很短促，可是我發見他却已沒有像在我們的運動開始時那樣的高傲了。在那個時期，他甚至於不屑和我交談。當初「真理把持者」的威脅也已經頗形嚴重了，可是他拒絕進行談判。但是到了現在他却準備和我商議了。

我們便簽訂了一種臨時的和解協定，而「真理把持者」也宣布告一段落，中止進行。許多英國的朋友們表示慶幸，他們允諾盡力幫助我們從事圓滿的解決。在印度人方面覺得要接着這一種協定是很困難的。有一部份人士提起一九〇八年那一次失敗的往事道：「史末資將軍已經欺騙過我們一次了，那一次的損失還不够使你得到不可信任他的教訓嗎？這個人重新要來欺騙你，到將來你如再發動「真理把持者」的運動。但是誰肯再來聽從你呢？難道大家都能隨時準備入獄而再去接受那一個沒有信義的人的說話嗎？」

我早已預料到有人要提出那樣責難的話，所以我一些也並沒有覺得詫異。除非「真理把持者」雖一再被人欺騙也沒有什麼關係，對方有不肯履行他的諾言的有力表示，否則也是應當予以信任。在「真理把持者」對於苦痛也當作一件快樂看待，所以不能爲了畏懼苦痛而即毫無根據地不信任他人。而且「真理把持者」常憑他自己的力量去估計事情，至於對方的違言倒並不在乎的。即使一再受人愚弄還是應該繼續信任對方，以期增強真理的能力而可以迅速地獲得最後勝利。

我在不同的地方召集了多次的會議，最後我使印度人接受了協定上的成文。從此以後，印度人更明瞭了「真理把持者」的精神。安特魯做了這一個協定的調停人和見證人。若使我固執地拒絕了這個協定，印度人方面一定要到一種責難，而在勝利方面必將發生阻礙，不能在六個月以後如願以償了。梵文中有一句成諺道：「寬恕是勇士的一種美德」。這樣足以表示「真理把持者」具有豐富的經驗，他從沒有授給他人以弱點的藉

口。不信任他人是一種弱點的表記，「真理把持者」是努力於廢除一切的弱點，所以他不愿意輕易不信任他人，他是願意折服他的敵人但不愿意把對方予以顛覆消滅。

第一次歐戰爆發

當鬪爭完全停止時，戈卡爾正在英國。他邀約我也到那裏去。因此我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和卡倫巴赫，卡斯多倍都乘船到南安普吞。

在瑪特爾時，我們得到隨時即將宣戰的消息。駛進衣袖海時，我們得息戰事業已爆發，我們應該在海上留住若干時期。海峽中已然佈置好了水雷，船隻行進時頗感困難，我們化了兩天工夫才到達南安普吞。

戰爭宣布於八月四日。我們六日到達倫敦。

到了英國，我得知戈卡爾爲了健康關係留在巴黎，那時倫敦巴黎間的交通已經斷絕了，不知道他要等到什麼時日可以歸來。我不願意未見到他而便回去，但是沒有人知道他的回來的確期。

在這個時期叫我做什麼事好呢？我對於戰爭須担负什麼義務呢？我有一個獄友叫蘇羅其阿達尼亞的，他也是一個「真理把持者」，正在倫敦研究法律。他是一個優秀的「真理把持者」，所以被派送到倫敦求學，預備將來當一名律師，等到他回到南非洲時，可以代替我的職位。由他的斡旋，我得和在英留學的齊物羅其梅宣博士等晤會。我們召集了在英國與愛爾蘭的印度僑民，組織一個團體，我向團體陳述我的意見。

我覺得僑居在英國的印度人應該參加戰爭。英國的學生都已紛紛從軍，印度人不應該落在人後。許多人提出反對這一種建議的種種異論。他們以爲在英國人與印度人中間有一條很深的鴻溝。我們是奴才，而他們則都

是主子，在主子們遭遇危難時，一個奴才可以去和他合作嗎？做奴才的不是正可以利用這個時機以求取他的自由嗎？我並不爲了這樣的議論而改變我的思想。我很明瞭過去英國人和印度人所處不同的地位，但我不承認我們已淪於完全奴才的地步。我知道英國的制度完全是給少數人員所弄壞的，我們可以用愛的力量去感化他們。若使我們能够和英國人合作協助而改善我們的境遇，我們正應該在他們倒霉時和他們站在同一的立場以獲取他們的同情。制度固然是有許多的缺陷，在我看來今日不是不可以容忍的。但是，若使我對於制度失了信心今日拒絕和不列顛政府合作，那末怎樣叫那些對於制度與官員都沒有信心的朋友們和他合作呢？

與我抱着異見的朋友們認爲現在正是一個絕好的時機，印度人可以宣布一種大胆的宣言而可以改善我們的境遇。我認爲我們不應該利用英國有擾亂的時機，我們不宜在戰爭中發表我們的宣言那是顯而易見的事，我支持着這個決議而邀請凡是有志當義勇員的人都來報名。成績的結果很好，在義勇員中有不少各省及各宗教的代表們。

我寫了一封信給葛萊物爵士，把這些事情的經過都告訴了他，同時表示我們願意從事救護服務的工作，不知道他可能接受我們的貢獻。葛萊物爵士略加考慮，他終於表示接受，而且說明帝國在危難時得到了我們的報効建議而表示感謝。

在那個時期，倫敦的景象很難看，但沒有一些恐慌，每一個人都盡力効勞。一切成年的壯丁都受戰鬪員的訓練；但是老人，婦女和殘廢的人做什麼好呢？他們也有工作可以支配。他們都縫製受傷人的綑布及衣服。

（甘地患了肺炎重症，須另地療養，他於一九一四年離英返印。）

第十七章 返 返

詩人太戈爾

從菲尼克斯來的那一個集團的人已比我先到達了印度。依照我們最初的計劃，我本應該在他們未到以前趕到的，可是我在英國忙於戰爭的工作，把我們的計劃都變更了。我知道我留居在英國是無定期的，我不得不設法找一個安插菲尼克斯那一個集團人員的去處。在可能範圍以內，我渴願他們得聚居在一起，好像他們從前住在菲尼克斯的時候一樣。當時我並不認識任何一個阿斯蘭學院，無法介紹他們去找尋。因此我打電報通知他們，到了印度後去看安特魯，聽從他的意見行事。

他們起先就安居在古魯古小學校內，校長剛葛里或稱穆哈德瑪孟希蘭待他們好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樣。後來他們被安插在詩人太戈爾設立的聖蒂尼格丹的阿斯蘭學院中，那位詩人和他的同事都很愛護他們。他們在這兩個地方獲得了許多經驗，對於他們和我都有益處。

我曾經向安特魯說過這樣好玩的話，把詩人太戈爾，穆哈德瑪孟希蘭與蘇錫魯特刺，比做三位一體。安特魯在南非洲時，嫉妒不倦地常常談起他們。在南非洲可懷念的回憶中，要算安特魯，日夜談論到關於這偉大的三位一體的往事為最生動而又最可愛了。安特魯就把菲尼克斯的集團介紹給蘇錫魯特刺發生接觸。魯特刺實際上沒有什麼學院，但是他有一座房子全部供給菲尼克斯的人員應用。他們到達後的第二天，魯特刺和他的同事們款待歡迎他們，使他們竟然好像並不掛念菲尼克斯一樣。這一直等到我到達孟買時才知道菲尼克斯的集團都

安居在聖蒂尼格丹學院中。我和戈卡爾會見以後便急想去見他們。

便在我剛到孟買的當兒，戈卡爾告訴我說是當地的總督有意欲和我見面，最好在我未動身到浦那去以前就去看他。我於是即行謁見那一位大人，在敘畢了應酬語以後，他對我說：

「我有一個要求。每次你如有關於政府方面任何的決定時，請來看我。」

「這是最容易辦到的事，因為根據『真理把持者』的規則，是需要我和發生接觸關係的對方先陳述我的觀察點，同時我必須先試與對手盡力謀取諒解。在南非洲我會嚴格遵守這一條規則，在這裏我也當同樣地做。」

威靈登爵士向我道謝並說道：「你無論什麼時候可以隨意來看我，你可以明白政府決不有意與人為難。」

我答道：「那好極了，我正希望這樣。」

印度公僕會

我後來就趕到浦那去。我是無法追述在這個時期中所有的種種回憶。戈卡爾和「印度公僕會」的會員們都以熱誠招待我。戈卡爾通知會員們來迎接我，我便很坦白地和他們談論各種問題。戈卡爾極願意我加入為會員，我也頗有那個意思。但是會員們覺得我的意識和我的工作方法和他們完全不同，所以不免有些顧慮，似乎並不希望我加入為會員的一份子。戈卡爾則以為我雖堅持着我的主張，可是也有容納他們意見的可能性。他對

我說道：

「但是他們不會理解你是準備着讓步的，他們都堅持他們的原則。我希望他們將來有收納你入會的一天；若使他們不這樣做，請你不要誤會以為他們對你有失敬或無情的表示。他們都不敢作冒險的嘗試，因為惟恐對

於你的尊敬將發生危險。但是，不論你是否正式做會員，從現在開始我便把你當作我們自家人看待了。」

我向戈卡爾表明我的意思，無論我做會員與否，我願意有一個阿斯蘭學院以便安插菲尼克斯的我的集團人員，最好能設立在古雅刺地方，因為我會思索過，我能在古雅刺做一點服務事業也就是服務祖國。戈卡爾贊同這個理想：「你應該這樣地做去。你的談話無論有怎樣的結果，關於籌備阿斯蘭學院的經費，你可以算在我的帳上，我從今以後便當做我自己的學院一樣。」

我的內心充滿了快樂。我覺得最愉快的便是可以解除籌劃基金的責任，而且看到我不必一個人孤單地創辦這件事業，每次我如遇到發生困難時，我有一個可靠的指導人了。

他便通知譚佛博士，在會裏的賬目上給我開了一個戶名，這樣我就可以隨時要求支付關於阿斯蘭學院經費及其他的公費。

我於是到聖蒂尼格丹去，那裏的教師和學生們都熱烈地歡迎我。在這一天的歡迎會中表現出樸素，藝術和愛的情景。

菲尼克斯集團人員所住居的地方，是和聖蒂尼格丹學院中的人員隔離分開的。馬江拉甘地領導着集團，他負起嚴格遵守菲尼克斯學院的規律。我發見他能發出愛情，智慧和忍耐的光輝，影響到整個的聖蒂尼格丹學院。

戈卡爾的死耗

安特魯和披爾遜也都在那裏。在孟加利的教員們中間和我們比較有親密關係的有六七人。依照我的習慣，

我和教員學生們發生接觸以後，就討論到自助的問題上去。我設法使教員們明瞭，若使他們和學生們都不僱用僕人，他們自己準備他們的伙食，這種改革新法可使教員們執行監督廚房的責任，留意學生們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健康問題。同時可使學生們利用這個機會受到實行自助的訓練。有若干人搖頭，另有一部份人則熱烈表示贊成這建議。學生們更高興地接受他，或許受了出於愛好新奇的衝動吧？這樣，我們就開始實驗了。當我徵求詩人太戈爾發表他的感想時，他答稱他對於此舉並無異見，只要教員們覺得方便就是了。他對學生們宣稱道：「這一種經驗將授給你們以自治的鑰匙。」

披爾遜盡力促成這一種的經驗。他很誠地委身於工作。大家組成隊伍分工合作，有些人切菜，有些人洗穀粒。還有些人專從事保持廚房及附屬物件的清潔。我看見那一批青年的人做着工作，手裏拿着鋤，在我覺得是一種快樂。但是，人不能期待着教員們和學生們對於這些辛苦的工作會立刻發生如魚得水一般的感覺。差不多每天彼此要發生爭執的事件。

有一部份人不久便感到疲倦，但是披爾遜不是一個偷懶的人。人家時常可以看見他面含笑容，在廚房裏做着某種的工作。他常担任洗滌最大的器物。在這洗滌工作開始前有一隊學生演奏着弦樂器，使人忘却疲勞。大家都同樣很快樂地從事勞作，聖蒂尼格丹變成了充滿活動景象的蜜蜂窩一樣。

我有意在聖蒂尼格丹勾留若干時期，但是運命却另有其他的決定。我在那裏住了將近一個星期以後我得到從浦那發來一個電報傳來戈卡爾逝世的噩耗，聖蒂尼格丹即沉浸在絕望中。一切的人員都來向我致唁。在阿斯蘭的祠堂中立刻舉行了一次特別的集會以志哀悼，典禮很隆盛，因為大家都當作國喪一般。我在當日即偕我妻和我的兒子馬江拉甘地同到浦那去。其餘的人則都留在聖蒂尼格丹。

安特魯陪我到了蒲特文，他問我道：「你以為在印度能有一天舉行慶祝『真理把持者』運動的典禮嗎？若使能够實現，請問須等待到什麼時候？」

我答道：「那是很難說定。在一年以內我不應該有什麼動作。因為戈卡爾生前允諾我他要旅行印度各地以便獲得實地經驗，在這個見習時期未結束前對於公眾問題不要發表任何意見。即使過了這個年限，我也不急於發表我的意見。因此我想在五年之內不見得有組織『真理把持者』的機會。」

申請入會的挫折

在浦那舉行完了追悼會以後，我們討論「印度公僕會」的未來以及我是否加入為會員的問題。這個入會問題在我個人覺得解決起來是很微妙的。當戈卡爾活着的時候，我並不設法要求入會。我只消聽從他的意旨，那是我引為是一種極愉快的情景。我既委身於印度公共生活的汪洋中，我正需要有一個可靠的舵手。以前我會找到了一個，那就是戈卡爾，在他領導之下，我覺得非常安全。現在他已經不在人世了，我要開源節流而且知道我有請求入會的責任。

會中大多數的會員們那時都在浦那。我和他們開誠布公地談判同時嘗試解除他們對於我的恐懼心理。但是我發見他們的意見分歧不一。有一部份會員是贊成我入會，至於另外有一部份會員則表示反對。我知道兩派的會員對於我的感情並無上下，不過他們或許更重視對於會的效忠，無論如何終比對於我的友愛來得更強。他們所爭論的完全是限於原則上的問題而並不感覺到什麼痛苦。反對我入會的一派，堅持以為我與會員們對於許多重問題的見解，相去很遠像南北二極一般，他們擔憂若使准許入了會有推翻創設該會原來計劃的危險。他們自

然不能接受那樣的條件的。我們經過長時期談判以後，便彼此分手，預備改期再舉行一次會談作最後的決定。我回到寓所時心中非常不安定。若使我能獲得大多數會員的贊成而被舉為會員那可以算是公正的嗎？那樣是否可以算是合乎我對於戈卡爾的忠實？我很明白在會員中對於我的入會問題既然已經發生了異見，在我覺得最好的解決辦法還是撤消我的入會申請。這是我對於會方及戈卡爾應盡的義務。我突然想到了這一種決定便立刻寫信給夏斯德里君，請他不必再召集下一次的會談了。反對我入會的會員們都表示贊成我的決定。因為這個決定使他們脫出了困難的地位，結果倒反而增進我們的友誼關係。我撤回申請的行為反而使我變成了一個實際的會員了。從此以後，經驗告訴我，我當初沒有做一個正式的會員是很好的一個辦法，而且知道所有表示反對我的人們的意見都是頗有見地。根據後來經驗所得，我們對於各種基本的意見是絕對不相同的。但是，認識了這種分歧的見解以後，我們並不因此而疏遠，也並不發生不愉快的事情。我們彼此就好像同胞兄弟們一般，蒲那的會所在我老是當他作為我的一個巡禮的聖地。

我雖則在形式上不是一個正式的會員，但是在精神上我常和他聯合在一起。一種精神方面的友誼要比外表上的酬酢更珍貴得多。一種友誼如只具物質的形式而缺少精神的內在契合，那無異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一樣。

二百萬人的盛會

一九一五年在哈特華舉行「懇拜」廟會，那是每隔十二年舉行一次的盛會。（印度人利用這個盛會結成巡禮隊伍，到恆河邊去洗被）我並不打算參加這個盛會。可是我却渴望能够碰見穆哈德瑪在他的古魯古學校中。

戈卡爾的公僕會派遣了一部份人員到「懇拜」市集中去服務。他們公推潘第赫利達雅那歌士魯做領袖，譚佛博士爲醫官。人家要求我派遣菲尼克斯的集團人員去幫助他們，於是馬江拉甘地比我先動身而去了。

在到哈特華去的旅途中，是特別令人感到疲倦難堪。車廂中時或沒有燈光。從沙哈郎坡出發時，我們都擠在裝貨物與牲畜的車裏。這些運貨車沒有車頂，正午的烈日炙照我們的頭顱，腳底下踏着燒熱的鐵板，我們差不多全身都被薰烤一樣。由於這樣的旅行起了口渴的苦痛，可是無法使正統的印度教徒們去取飲「回教徒」的水，他們一定要等到人家供給以「印度教」的水才肯呷飲。可是有一點須特別記述的，這些真正的印度教徒們如果患了疾病，醫師們叫他們飲酒或飲牛茶時，却也不問侍奉者是回教徒或基督教徒，毫不猶豫地會一飲而盡的。

譚佛博士曾經掘下了幾個坑穴當做廁所。他要僱用掃除夫去做清潔排泄物的工作。我覺得那是可以交給菲尼克斯的集團人員擔任這件工作。譚佛博士很高興地接受了我們的貢獻。這一種建議當然是由我提出來的，可是實際上却由馬江拉甘地擔任了這個責任。我的本分却是安坐在帳幕中，和許多來訪問我的宗教巡禮者作各種宗教問題的討論。這件任務竟弄得我沒有一分鐘的自由時間。我在哈特華却得悉南非洲的鬭爭已經使全印度發生了很深刻的印象。

我的地位並不是令人可以生美的。好像是從惡魔道走向深淵之間一般。在沒有人認識我的場所，我是應該忍受本地數千百萬大眾同樣運命的待遇，例如旅行時只准搭乘三等車一類的事情。但是，當我給那一羣聽見我名字的人們包圍的時候，我就變成了羣衆盲目崇拜狂熱的犧牲品了。我老是不能知道在這兩者中間，那一種地位是更足令人加以憐憫的。

「懇拜」的大參拜日期終於臨到了。我到哈特華來並不抱持巡禮者的感情，我並不參拜巡禮者巡行的各種聖地以期尋求信心。但是在場共有二百萬人不能說他們全部都是偽善者或是好奇的觀光者。我確信其中有無數的人們都是忠實的信徒，是來致敬，而且爲了要把自己淨化而來的。這一種信仰的力量能提高心靈到達怎樣的程度，確是很難甚至不可能加以估定。

實踐節食的誓願

我於是獨自默想深思了一夜。在這個偽善的世界中間的確有不少虔誠的靈魂。他們在造物主前有些是可獲赦免的或者是有罪過的。若使到哈特華來做數日的勾留是一件罪惡，我應該公然提出反對而在當日立刻離開「懇拜」廟會。若使哈特華的巡禮和「懇拜」的慶節不是罪惡的話，我應該自己規定一種犧牲的行爲以補贖流行着的罪惡同時也聊以淨化自己。

那對於我是很自然的事。我的生活是以決心實行紀律作爲基礎，我想到那些在印度做東道主的人們老是慷慨地款待我，我不願意他們爲了招待我的緣故而發生不必要的種種麻煩。我於是決心實行節食的制度，我在日沒以前進食最後一餐。我深知若使我並不採用這種節制的食法，我將使其他將來做東道主的人們，遭遇許多困難，那簡直等於強迫他們侍奉我，而違背了我服務他人的初衷。因此我立刻下了這一個願只要我在印度的境內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決不能進食五種以上的食品，而且在夜間誓不進晚餐。我也曾考慮到將來可能遭遇的種種困難。但是我不願意有讓自己逃避的機會。我也會自己忖度，若使在患病的狀況中，我是否把藥品也算在五種食品以內，我是否可以例外地進用其他特殊的食品，最後我決定無論在那一種境景之下，不能有任何例外的通融。

辦法。

我遵守這樣的一個誓願，經有十五年了。這個誓願對於我是一種嚴厲的試煉，但是我也可以保證他具有後盾的效用。他延長我若干歲月的壽命同時減少了我的疾病。

當我到了古魯學校，看見了魁梧身材的穆哈德瑪孟希蘭以後，心中真正覺得如同放下了一件重負一樣。我立刻發覺古魯古的和平空氣，和哈特華的喧囂，恰巧反映出兩種奇妙的對照。穆哈德瑪很熱情地接待我。奉行「婆羅門夏里」（克己）的人們待我非常細心週到。我便在那裏謁見長老刺摩特文治：我立刻發覺他是一個握有權力的人物。我們二人對於許多問題各有不同的見解，可是我們相識以後友情却很密切。我會和刺摩特文治以及其他的教員們作過很長的辯論，覺得在古魯古學校內實有添設實業教科的必要。在臨別的當兒，我心中很感到難過。我到海利希甘喜去了。

髮束與聖紐

我到達海利希甘喜後，許多行者都來訪問我。其中有一人特別和我親近。菲尼克斯的那一批人員也都在那裏，我看見了他引起我發問關於僧人方面的許多問題。

我們議論到宗教他發見我對於宗教有深刻的理解。他看見我到恆河邊來沐浴時，禿露頭頂而且沒有衣服。他爲了我在頭上沒有結留髮束，身邊沒有聖結而表示難過的神情道：

「你這個樣子叫我見了真難過，你是一個信仰印度教的教徒，沒有聖紐也沒有髮束。要知道那是印度教的二種符記，每一個印度教徒都當具有的呀。」

關於這個問題原來有一件故事須加以敘述的，當我年方十歲做兒童時，我看見婆羅門的孩子們身邊都有一個聖紐掛了成串的鑰匙，我也希望能夠同樣佩帶一個，那時在喀蒂亞華的「吠奢」（工商階級）家族還沒有流行佩帶聖紐的風氣，可是，當年正在推進一種運動，欲強迫前面三種階級的姓族（即婆羅門，刹帝利及吠奢）都須佩帶，結果在甘地民族中於是有不少的人都佩帶聖紐了，一個婆羅門給我們綴上聖紐，我雖則沒有掛鑰匙的機會，可是居然也弄得一個而開始出以誇示他人，到了後來，聖紐壞了，我也記不起有什麼難捨的樣子。

過了多年以後，我在印度和在南非洲遇到不少機會，有人誘勸我重新佩聖紐可是都沒有成功，我宣布我的理由道，既然「首陀」（第四種勞農階級，即賤民）中人可以不佩帶，為什麼其他姓族的人要佩帶呢？

在我動身到英國去留學的前晚，我把頭上所留的髮束剃掉了，因為我覺得那是要引起人家取笑的東西，或許英國人的目光中將被認為是一個野蠻人。在事實上，這種卑怯的心理愈積愈厲害，甚至後來我在南非洲時，還鼓勵我的堂弟夏江拉甘地取去他奉行宗教儀式的髮束哩。我擔憂恐對於他的職業將蒙受不利的影響，不管他難過與否，竟強迫他廢除了。我於是把全部的事實向那個僧人招供，並且說道：

「我不佩帶聖紐的原因，爲了我沒有看見到他的必要性，無製的印度教徒都沒有佩帶，而仍不失爲印度教徒。更有進者，佩帶聖紐該是一種革新精神的表記，假定佩帶者都有準備過一種純潔和高超生活的決心，廉察目前印度及印度教的現狀，我懷疑着印度教徒們是否可有請求佩帶那樣意義表記的權利。要獲取這個權利除非印度教能廢除不可接觸的陋習，取消地位高下的優劣區別，並解放了一切在宗教中偽善面具底下的罪惡，我對於佩帶聖紐是抱持反抗的主張。但是對於你所提示的髮束問題，我倒承認值得加以考慮的。」

那個僧人並不贊成我對於聖紐的見解。我所提出來不當佩帶的幾點理由，在他看來，他認爲都是全然處於

相反的意義。直到今日，我的態度還和在海利希甘喜時所抱持的差不多相同。世界上有不同的宗教存在的時候，在外表上的區別表記是必要的，但是若使那一種符號是用以表示某種宗教的本身比其他的宗教優越的證明，那是只有捨棄的一法。

至於髮束的問題，我從前無非是爲了卑怯的心理而廢止的。我和朋友們商議了以後，我決定讓我的頭髮再生長起來。

創設真理學院

我在阿美達巴時許多朋友勸我創設一座「真理學院」（阿斯蘭）他們願意籌劃必要的基金，並爲我們設法找一所住居的房屋。我對於阿美達巴有一種偏愛。我是古雅刺蒂人我頗想得古雅刺蒂語言的幫助對於梓鄉能够從事最大的服務。阿美達巴本是昔日手織機織造物的中心地，我覺得他正是重振家庭手紡工業最適當的所在。我還希望在這古雅刺蒂的首府，從富有的市民處獲得金錢的援助要比其他地方更來得容易。

我和阿美達巴的朋友們討論各項問題時自然也談到不可接觸賤民的問題。我向他們明白表示我願意選擇一種最便利的機緣以便收納一個不可接觸的賤民作爲「真理學院」的候補者，只要他能够具備入學的資格。

「真理學院」便這樣宣告成立了。（譯者按甘地創設真理學院於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大家都在一個公共的廚房中進食，我們過着一種大家庭的生活。差不多度過了若干月後我們遇到一件在我以前所沒有想像到的試驗。我接到笛卡爾海軍上將寫來一封這樣大意的信道：

「有一個謙遜的正直的不可接觸家庭願意獲得准許進你所主持的真理學院。你願意收容他們嗎？」

我從沒有想到會有一個不可接觸的家庭這樣快地來請求進學院的，所以弄得我有些優柔不能決斷起來。我把這一封信給我的同伴們傳看，他們都表示歡迎他來。我於是寫信告訴管卡爾海軍上將，我們願意收納那個家庭，只要那個家庭中的人物能够遵守真理學院的規則。

那一個家庭共有四人，達度培，他的妻唐白英，女兒臘雪美和一個幼齡的兒子。達度培以前在孟買當過教師，他們都願遵守一切的規則，便都得准入院了。

但是這一件事却使援助我們的朋友們中間發生了一種動搖。第一件遇到困難的事，是關於井水的使用。那一口井是業主所有而由他派人管理，管理者藉口我們的水桶常把水滴濺污他。他出口辱罵並壓迫達度培。我命令一衆人都容忍辱罵仍舊照常去汲水。他看見我們並不以惡言相答，反而覺得羞愧，從此不再與我們故意爲難了。

可是我們所有各方面的金錢援助都停止了。同時聽到一種關於社會和我們集體絕交的流言。我們已準備等待事情的發生。我早已通知我的同伴們，若使我們遭遇抵制的打擊，若使人家拒絕供給我們以日常的必需品，我們決不離開阿美達巴。我們寧願遷移到不可接觸者的區域裏去，靠我們的手工勞力上維持我們的生活。

事情到了迫切的當兒，馬江拉甘地提醒我注意到危機道：

「我們的資源已涸盡了，下一個月什麼東西沒有了。」

「那末，我們搬到不可接觸的區域去住好了。」我泰然地回答。像這樣的光景，在我並不是第一次遭逢着。可是，神明曾在其他類似的機會中，會在最後的瞬間來援助我，在馬江拉向我警告金錢的窮狀不久以後，有一個兒童來報告，說在外面有一個來賓坐在他的汽車裏欲和我相見，我出外去見他，他問道：

「我願意援助真理學院，你肯接受我的敬意嗎？」

「當然啦，」我把我正處於山窮水盡的境况都告訴了他。

「明天這個時間我再到這裏來，我可以看到你嗎？」

「好的，」我答應了他，他便去了。

第二天，在約定正確的時刻，汽車停在我們的住所前，我們聽見喇叭聲。孩子們過來通報。來賓並不進內，我出外去見他，他授給我一張一萬三千魯比的支票後，驅車遠離了。

我從沒有期待着這一筆援助；那是多麼新奇的一種捐助方法呀！這一位紳士還從沒有訪問過真理學院。據我回憶所及，我只和他見過一次面。沒有參觀過一次，也沒有什麼詢問，極簡單地給我們以援助而就走開了！在我生平是唯一無二的經歷。這個援助使我們得以延期遷住到不可接觸者的區域裏去。我們一年間可以安然度過了。

正在外面掀起暴風雨時，在真理學院自身的內部也正醞釀着另一種的暴風雨。雖則在南非洲時，時或有不接觸的朋友們來看我和我共同進食，共同生活，但是我的妻和其他的婦女們似乎並不歡迎他們到真理學院來。我很容易發覺她們雖不反對唐白英至少表示冷淡的樣子。金錢的困難並不使我感到憂慮。但是我可不能忍受這內部的暴風雨。唐白英是一個尋常的婦女。達度倍則稍受過一點教育的男子，可是生性很聰敏。我頗愛好他的忍耐工夫。有時他也要使性子，不過大體上，我感覺到他是能够忍氣吞聲。我強迫他忍受輕微的凌辱。他不但服從我而且還堅勸他的妻也作同樣的忍耐。

這一個家庭的得邀准加入真理學院，對於我們是一種有價值的課題。在最初的時日中我們會向世人宣稱真

理學院將給予不可接觸者以種種的便利。我們也曾把這個旨通知所有援助真理學院的人們，那樣的努力使事情方面能够簡易化起來。按照事實上，真理學院的日常開支逐漸增加，而完全由正統的印度教徒不斷地予以支持，這是一個最顯明的例證，就是不可接觸制度的基礎已經發生動搖了。此外還有其他的例證，但是最有力的，莫如許多善良的印度教徒肯不躊躇地援助和不可接觸者共同進食的真理學院這一件事實。

當我在南非洲時常注意到一個問題，如今我回到了印度，那個問題重又縈繞在我的腦海中了。便是關於簽訂合同的工人問題。凡是到海外去的工人們都須簽訂工作五年的合同。根據着一九一四年史末資與甘地所訂的協定，關於合同上附載納塔耳的印度移民繳納人頭稅三英鎊的苛捐固然已經廢除了，但是關於整個印度移民的問題同樣地需要加以重行訂正。

限期廢止契約制度

一九一六年三月間，潘第瑪棠穆罕瑪拉維雅其向帝國立法評議會提出廢止勞工契約制度的請求，已遭承認。赫廷士爵士宣稱道：「他已獲得帝國政府的允諾在適當的時期內布告廢止那個制度。」我可是很明瞭，印度對於那樣浮泛的諾言並不表示滿足，可是他應該崛起要求立刻予以廢止。印度以前所以容忍那個制度的存在，完全是爲了怠慢的緣故，現在人民可以及時而起以期獲取滿意的成功。我去會見了若干的領袖份子，我在報紙上發表文字，我知道輿論界是傾向於堅持立刻廢止的主張。那豈不是「真理把持者」的一個絕好的題目嗎？我是毫不躊躇地予以承認。那個時候，總督也不諱言「未定的廢止」的真正意義道：所謂廢止是需要「等到可採取一種新的措置的適當時代。」

潘第瑪拉維雅其便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中申請提出一種關於立即廢止制度的計劃動議，契姆斯福爵士拒絕這個申請，我覺得我應該週遊印度，發動全印度崛起的時機已到了。

在這運動尚未組織就緒以前，我以為最好先去看一次總督。我於是請求謁見，立即得到許可，馬斐君那時適做總督府的私人書記，如今已貴為約翰馬斐爵士了，我和他有些交情，得他的介紹我和總督契姆斯福爵士談得很投機，他含糊其詞地答應給我援助。

我於是開始我的游說工作，先到孟買。才杏泉普蒂君在帝國市民協會支持之下負起召集會議的計劃。會議的目的是在討論規定期限請求政府實行廢止移民契約的制度。當時一共有三種建議：第一種，在五月三十一日廢止；第二種，在可能的短近期內廢止；第三種立刻廢止。

我是贊成規定出日期因為若使政府拒絕我們規定期限的要求，我們便可以有所決定從事應付的方法。臘魯培薩瑪達則主張「立刻」廢止。他的理由以為「立刻」便是要五月三十一日的期限更來得短。我向他說明人民們不易了解「立刻」二字的意義，若使我們要他們有所行動不如給他們用一種正確的字眼。因為每一個人對於「立刻」可發生不同的直覺，政府方面是這樣解釋，人民方面恐怕另有別種的看法，若使說明了「五月三十一日」就不會引起其他的誤解了，若使到了這一天毫無動靜，我們也就可以進行我們的事情了。大家就決定「五月三十一日」作為宣布廢止制度最後一天的限期，這個決議在大會中通過以後，全印度各地也都贊成這個議決案。普蒂夫人對於大會也盡力奔走贊助，她組織了一個婦女請願團，去求見總督。在孟買派來參加該團的婦女們中，我記得有笈笈夫人及最近故世的田夏白岡等的名字。這個請願團發生很大的效果。總督對於該團慰勉有加。

我後來歷歷加刺希，加爾各答和其他各處都市。到處召集組織會議，成績極好，會衆都很熱烈參加。這種活躍的精神大出乎我當初着手進行運動時的期待以外。

真理把持者的成功

在那個時期，我常獨自一個人旅行，因此獲得許多奇異的經驗。印度政府的偵探們到處追隨着我。可是，爲了我沒有做什麼祕密的事情，所以他們並不侵犯我，而我也並不使他們感到麻煩。幸而在那個時期我還沒有接受「穆哈德瑪」（偉大的靈魂或譯聖雄）的銜頭，在我熟識的幾個地方，有人不時用這個名號稱呼我。有一天，偵探們在許多車站上不時來打擾我，他們要求驗視我的車票，抄錄下票子的號數。我自然是有問必答。同車的旅客們都當我是一個行者或僧人。他們看見我在每一個車站常遇到打擾，他們都對我表示同情，而反抗偵探們，提出質問道：「爲什麼你們無緣無故要打擾這一位可憐的苦行僧呢？」並對我說：「不要把票子給那一批混蛋們看。」我很和氣地回答道：「這並不算什麼，他們是執行他們的職務。」旅客們並不服氣，他們對我愈更表示同情，而竭力反對那種應付無辜者的待遇。

但是偵探們還可容忍對付，真正的厄難莫如搭乘三等車旅行的苦事。我嘗過最難堪的一次經驗，是從拉霍爾到德里間的一段。我從卡刺希出發到德里去，取道拉霍爾，那邊我應該換乘區間車。在車上無法找到一個坐位。車廂裏早已擠滿了人，凡是要上車的非得使出氣力不可，而有些人是從窗口爬進去的，因爲門已經關上了。我應該在規定的日期到達加爾各答參加會議，如果耽誤了一班車我就不能準時出席了，我差不多要放棄進入車廂可能的希望沒有一個人肯放我上車，但是有一個脚夫看見我的情形，過來向我說：「請給我十二個安

那，我替你去找一個位子。」我說：「好的。你找到了，我便如數付給你。」那個青年人走遍了每一節車廂，向旅客們週旋。但是沒有一個人肯理睬他。等到火車將開行時，旅客們對他道：「這裏沒有坐位，但是你不妨推他上來，叫他站着好了。」脚夫問我：「怎樣？」我立即表示接受，於是我就被人從窗口送到車廂裏，那個脚夫賺到了十二個安那。

夜上很難熬。其他的旅客好歹都有坐位。我足足站了兩個鐘頭，拉住上面床架的鑰條。這時旅客們不停地負氣責難我：「爲什麼你不坐下來？」我嘗試和他們解釋，答稱是沒有坐位；他們都躺在上層的床位上却不能容忍我站着。他們毫不感到疲倦地和我爲難，我也不嫌煩惱很和氣地回答他們。有幾個人問起我的名字，我就告訴了他們，他們感到了親和，他們向我表示歉意讓出坐位給我。忍耐終於獲得了報酬。我已經困乏得欲死，我的頭部好像在轉滾一般。多謝神明在我最危難的時候來扶助我。

我就這樣好好歹歹地到達了德里，後來又趕到加爾各答去，加爾各答的大會主席穆羅茶卡孫巴柴盡地主之誼招待我，當地的情形，和卡刺希一樣的熱烈緊張，有許多的英國人也參加這個會議，在五月三十一日以前，政府布告廢止印度移民的契約制度。

一八九四年時，我會起草抗議這種制度的請願書，我會希望這個在亨德爵士稱爲「半奴隸狀態」的制度能够有廢止的一天，現在，工作已經完遂了，許多人都在一八九一年開始運動時予以援助，但是我不能不說那是由於「真理把持者」促進他迅速地達到成功的最終點。

第十八章 香賓藍

洗滌靛藍的污點

「香賓藍」是耆那嘉王的土地。（耆那嘉在印度傳中被譽稱爲聖王。香賓藍位於皮哈爾的北部，喜馬拉雅山麓。）今日遍地是橡果樹的林蔭，在一九一七年前那裏是以栽培靛藍的植物而著名的。香賓藍的田戶們依照法律的規定應該在二十分的田中留出三分給他的地主種植靛亞。這一種制度名叫「丁加靛亞」（「丁」作三字解，二十分中的三個「加靛亞」等於一畝，這個面積的田應該種植靛藍，故名「丁加靛亞」。）

我該承認我以前並不知道「香賓藍」這一處的地名，也不知道他的地理方向，更不知道關於種植靛藍的一切事件。我會見過一小包一小包的靛藍，但是根本不知道那些植物是在香賓藍栽培製造而且須經過幾千名農夫艱辛地勞作。

有一個叫羅古麥許克拉克的，從前是隸屬於那一個受到這種苛虐制度壓迫階級中的，他熱烈地期望爲幾千個正感受和他從前同樣痛苦的農夫，滌去那個靛藍。

當我出席一九一六年路克諾的國民議會時，他突然抓住我關頭就說道：「華基巴部會把我們的痛苦解釋給你聽的。」（「華基」解作律師「巴部」是一種尊稱。）他央求我到香賓藍去。

他所說的「華基巴部」不是他人，就是後來在香賓藍和我合作的一個同伴，他的姓名叫佛刺雅基蕭爾普利薩，（他後來變成爲甘地最忠實的弟子。）他是皮哈爾一切公衆事業的一個幕後要人，羅古麥許克拉領他到我

的幕帳中來，他那時披了一件黑服，他毫不使我有什麼印象，我只當他是一個利用窮苦無告農夫們的印度律師而已。我毫不經意地聽到他提到香賓藍的地名，我依照我日常的習慣回答道：「在沒有認識實情以前我不能發表任何意見，請你向國民議會提出你的議案，但是暫時且請把我放在一邊。」

羅古麥許克拉自然需要國民議會予以援助。佛刺雅基蕭爾普刺薩向會中提出關於同情香賓藍居民的提案，得到全場一致的通過。他要我親自到香賓藍去視察農民的疾苦。我答應我願把香賓藍列入我未來的旅程中，我預備在當地住留一天或二天。他說：「只消一天工夫，你就可以目擊一切的情景了。」

我從路克諾到岡坡去時，羅古麥許克拉跟隨我同行。我對他說：「這一次請你原諒，我答應你稍遲待一下我到那邊去。」

我回到了沙巴麥蒂的真理學院，又碰見了影形相隨的羅古麥。他說：「現在，請你約定一個日期吧。」我答道：「那末，在某一個時期我要到加爾各答去；你到那裏找我，和我一同去好了。」可是我不知道我將應當到那裏去，我不知將做什麼事，去看什麼。

在我未到加爾各答以前，羅古麥許克拉早已在那裏等候着了。這個愚魯的農夫，沒有受過什麼教育，可是有堅強的意志，博得了我的同情。在一九一七年的年首，我們二人彷彿鄉下人的模樣，離開了加爾各答到香賓藍去。我連要乘那一班的火車都不知道。羅古麥領導我旅行，我們在早晨到了柏脫那。

可珍貴的友誼

這是我第一次訪問柏脫那。那邊沒有可以招待我的朋友。我對於羅古麥許克拉最初的印像以為他在柏脫那

是具有相當的勢力。但是在旅行的時候我更認識了他，到達柏脫那時，我對於他毫不留着一些錯覺。他是完全毫無保障的人。那些印度的律師們並不是像他想像中的朋友。可憐的羅古麥十足是處於他們的奴僕的地位。在那樣的當事人們和他們的律師中間存在有和恆河同樣廣闊的鴻溝。羅古麥許克拉克領我到住在柏脫那的刺琴特刺普刺薩的寓所去，他本人已經到坡里或其他的地方去了。那裏只有一個僕人並不理睬我們。我身邊沒有隨帶任何食物，我叫我的同伴到一家店舖去買一些菓子來充飢。

在皮哈爾嚴格地執守着與不可接觸者隔離的習俗。我不能和僕人們同時汲取井水。因為我的水桶裏水會濺到他們的身上，他們不知道我是屬於那一種姓階級。這些事情在我已司空見慣，所以毫不覺得奇怪。這種方式的待遇，反增進我對於羅古麥許克拉克的尊敬而幫助我更認識了他。於是我恍然覺悟我不能做我的助手而須由我親自動手去佈置一切。

我在倫敦會認識莫拉那馬若魯哈格，那時他正在研究法律，後來在一九一五年我在孟買的國民議會中遇見他，——他正任回教徒同盟會的會長——我們重敘舊誼，他約定我如有一天經過柏脫那時請我下榻在他的家裏。我回憶起了這個邀約，就寫信給他報告我這次來遊的目的。他立即乘了他的汽車來請我接受他的招待。我向他道謝，請他指示我所欲去的地方的第一班火車。他勸我先到摩若法爾坡去。當天晚上就有一班火車，他送我上了火車。

那時葛里巴拉尼恰巧在摩若法爾坡。我在喜特刺巴作客時認識他的。蕭亞脫郎博士曾經講述過關於他的偉大的犧牲。他的簡單的生活，和他——輪蕭亞脫郎博士所主持的真理學院以基金的事情。葛里巴拉尼原來擔任摩若法爾坡政府的教授，我到達時他才辭職。我先發了一個電報給他說我要到摩若法爾坡，雖則火車在深夜

到達，他率領了大隊學生在車站上等候我。他並不置有住宅，他住在馬嘉尼教授的家裏，馬嘉尼變成了實際的東道主。在那個時期正是一件非常的大事，因為堂堂政府大學的教授竟肯收容一個像我那樣的人物做他的賓客。

律師退爲書記

葛里巴拉尼教授給我講述關於哈爾特別是蒂魯脫一區的窘迫狀態，並給我說明我的任務的困難情形。他和皮哈爾人有很密切的關係，他已經向他們說起我到皮哈爾來所負的使命了。

佛刺雅基蕭爾和刺琴特刺普刺薩也都來了。佛刺雅基蕭爾這一次給我以很深的印象，他的謙遜，簡樸，良善和他的非常的信仰心，都足以代表皮哈爾人的特有性格，我頗引爲快慰。

不久，我對於他和他的朋友發生深契的友誼成爲終生的朋友。他詳述事實的經過使我如歷其境，並根據他在法律上的經驗，解釋農民們所受到的待遇。

當他講述完畢，我對他說：「當農民們既受蹂躪而又存着恐懼的心理，法院已喪失了他的作用。唯一的補救辦法就是要消除他們恐懼的心理。在我們沒有廢除皮哈爾的「丁加帶」制度以前我們是無法休息的。以前我以爲只消在二天內可以解決，現在我却看到或許需要二年的時間以完成我這一件使命，在必要時我準備化這許多的時間。」

佛刺雅基蕭爾有一種特別冷靜的頭腦。他從容地答道：「我們當各盡所能援助你。但是，請告訴我，你需

要我們那一種的服務。」

我們的交談，一直持續到半夜。

「你們的法律知識都不能利用。」我對他說：「可是我所需要的是關於宗教問題和言語方面的援助。在必要時或許還要入獄，雖則我極願意你們接受這種冒險，你們還得須自己量力而行。放棄你們的職業，在無限定的時期內，要你們變成一種簡單的書記，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我是不懂印度的方言，我需要你們當通譯。我們完全盡義務不能受任何的報酬。一切的工作都要實踐慈愛的精神。」

佛刺雅基爾立刻完全了解我的意思，他爲了更要詳細明瞭我的宣言，他順次反問我——我需要他們服務多少時期，需要多少人數，他們的工作可以輪流交替嗎？等等的問題。他於是又轉問律師們預備犧牲到什麼程度。

他們決定給我這樣的保證道：「有若干人可以完全服從你的指揮。其餘的人也可以隨你所欲在相當的時期內跟你在一起。至於要叫我們入獄倒是一件爲我們覺得新奇的事。我們也當設法養成爲一種習慣。」

警察署長的致候

我的目的是在開始調查香賓藍農夫的狀態並聽取他們對於栽植靛藍的苦心。因此我必要和幾千名的鄉農接近，可是我覺得在未進行調查以前，最好應該爭先知道栽培靛藍的人方面的意見而且還須去訪問分區的委員。栽培靛藍商人協會的書記坦白告訴我，說我是一個門外漢，沒有廁身於栽培商人和佃戶間做中間人的權利；如有什麼陳述可以用書面提出。我則執禮甚恭，對答以我並不願以門外漢自居，若使佃戶們要我担任調查的工作我自能具有調查一切的權利。

當我去訪問委員時，他傲然地叫我立刻離開蒂魯脫。我把這些事實的經過告訴了我的合作同志們，我向他們說，政府方面極可能禁阻我進行我的任務，我或許即將遭遇逮捕，最好我能在馬蒂哈里或在白蒂亞被捕那更為有利。這樣則愈速愈好。

香賓藍是蒂魯脫的分區，馬蒂哈里則為區本部。羅古麥許克拉克的屋子在白蒂亞的附近，隣近都是分區內最貧苦的佃戶們。羅古麥許克拉克我去見他們，而我也抱有同樣的痛感。

我便在當天和我的合作同志們共同出發到馬蒂哈里去，我們得知在五公里外有一個佃戶遭受虐待的事情，我們決定在第二天早上去探問他，我們到了規定的時刻騎了一頭象去，在香賓藍利用象作交通工具正如在古雅刺乘牛車同樣地普遍，我們差不多走到半路的光景，警察署長派遣了一個差吏來追上我們，說是署長託他代為致候，我明白這種傳語的意義，我就登入那個差吏租來的一部車中，他即交給我要求我接受這個命令，我用書面答稱，在我的調查工作未結束以前我不願服從那個指令而且不願離香賓藍，於是我接受了一份通知我在第二天到法院去受訊問的傳票，爲了我違抗政府命令的緣故。

我終夜不睡覺了許多信函，並向佛刺雅基蕭爾普刺薩指示一切必要注意的機宜。

從事實際的工作

關於那一張命令和傳票的新聞像野火一般蔓延出去，我得知這一天在莫蒂哈里發生的情景是空前未有的。在戈刺克巴部的家裏及法院中擠滿了人。幸而我在夜裏已經把我的工作都布置好了，我得以指揮示威者的羣衆。我的合作同志們給我以最大的援助。他們忙着領導示威者的羣衆；因爲那一批人到處是跟隨着我的。

在公務人員——傳達吏，法官，警察署長——和我的中間湧起了一種友誼。我根據法律可以拒絕那些命令。可是我却相反地完全都接受了下來，我對於公務人員的這種態度是極正確的。他們於是了解我並不有意凌辱他們的個人我只是站在民事的立場反抗他們的命令。他們便如釋重負不但不再和我們爲難，而且反而表示很高興和我們密切合作以維持羣的秩序。但是，顯而易見的他們的威權已經發生動搖了。民衆們這時對於刑罰已不再存着恐懼的心理了，他們都給新的朋友所施予的愛力所征服了。

大家當不致忘記，在香賓藍並沒有認識我的人。鄉人們都是愚昧無知之徒。香賓藍在恆河的極北部，在喜馬拉雅山麓，接近尼泊爾，在印度本部以外。在這個地帶中，實際上沒有人聽見過關於國民議會的事情。

和我的合作同志們談妥好了，我決定不用國民會議的任何名義。我們祇求做實際的工作並不是打算從事招搖；注重事實而並不虛張爲幻。國民會議的名詞在政府及其管理人，栽培者都覺得是憎厭的。在他們心目中所謂國民會議只不過是一種律師舌戰的場所罷了。國民議會方面並沒有派遣一個代表在我們到達的地方做一些準備。羅古麥許克拉本人又不能和幾千名的鄉人接近。在他們中間，還毫沒有政治上的組織。他們除了香賓藍以外，不知道其他世界的事情，可是民衆們却把我當做是一個多年的老友看待。這倒不是誇張的說法，我和這些的農民們接觸，猶如面對着神明，「亞喜姆沙」（不傷生物，非暴力）和真理一樣。

我會尋求使我能够實現這種使命的資格，在我身上發現那完全是爲了愛護人民的原因，也就是對於「亞喜姆沙」不動信念的一種表現。

這一天在香賓藍所發生的事件，是我生平不能忘懷的一件大事，對於我和鄉人們都是值得大書的一個可紀念的日子。

依照法律講，我應該受審判，但是按之實際却變成了一件政府的訟案了。

人類最高的法律

政府的律師，裁判官和其他的官員們對於我的案件都感到棘手，如站在烈熾的火炭上一樣。他們互相商議了一下辦法。由政府的律師請求法院的院長延期再審。但是我却向院長提出不要延期的請求，因為我願意就違背離 香賓藍命令的罪狀而作辯論，我朗讀這樣的陳述書道：

「得到法庭的許可，我願意作做一個簡單的陳述，解釋我爲什麼下了最大的決心在外表上違抗關於刑律第一百四十四條的命令。依照我的拙陋意見，那只是地方行政者和我私人間爲了存在異樣見解的問題罷了。我踏進這個土地的動機是要爲人道主義及國民服務。我是答應了鄉民們急不容待的邀請而來的，他們宣稱因爲受到栽培藍商人們不公平的待遇而要我援助他們。我在沒有研究問題以前不能從事任何的服務。我所以特地來，若使可能的話，謀和行政者及栽培商人們合作研究。此外實在毫無其他的動機，我決不可能相信我的參與此事能够擾亂到公共的秩序或喪失人命。我自信對於這一類的問題，許多的經驗。可是行政人員們並不贊同我的意見。我頗能推測到他們的困難。我也知道他們只能奉令行使職權。我是一個奉公守法的良民，我的第一個行動就是應該服從命令。但是我一想到我對於此來應負的責任却又無法實行。我思索過我現在除非留居在他們中間否則無從援助他們。我因此不能任意地自行告退，在這個良心的爭鬪中，我只能把這個責任卸放在強迫我離開人們的政府身上了，我完全明瞭像我這樣一個在印度公共生活中佔有地位的人物，自當非常注意行動以身作則，我還堅信在複雜的制度之下，一個有自尊心的人，他唯一安全的而又名譽的態度，在像我現在所遭遇的環境

境之下，只有實行我所已下定的決心，詳言之，就是甘受不服從命令的處罰，而毫不表示抗議。

我敢作這樣的陳述，並不打算要減輕我應受的處罰，但是要表明我忽視命令，並非對於掌管法令的當局有什麼失敬，可是爲了服從着我們人類最高的法律，那就是良心的呼聲。」

訟案的撤回

現在是沒有延期審訊的機會了，但是法院院長和政府律師，都覺得此事出乎他們意料之外，法院院長宣布延期判決。在這個時期中，我把經過的詳情發電報告總督，印度教正派領袖潘第馬棠穆罕馬拉維雅，和柏特那的我的朋友及其他的人。

在法院沒有傳我到法庭去聽取判決文前，法院院長送來了一份通知書說是副總督（愛德華賈斯爵士）已命令撤回我的案件，同時收稅吏也寫信給我聲明我可以自由進行調查，而且在必要時我可以得到公務人員方面的援助。在我們中間誰都沒有期待着這種快速而又幸運的結果。

我去訪問收稅吏海德爾君。他似乎是一個具有正義感的善人，他對我說，我可以向他要求一切有用的文件，我可以隨我所欲自由去看他。

在當地便獲得了市民不服從運動第一次的現實的課題。在當地和報紙上紛紛自由談論這一件事，因此我的調查事宜却也利用這個時機而得到了意外的宣傳。

對於我進行調查事宜需要政府保持中立的地位。可是我的調查也並不需要報紙的編輯員或社論的支持。按之實際，香賓藍的情形是微妙而又困難的，如這一篇評論過於偏激或一篇文章染有濃厚的色彩，便很容易破壞

我所欲進行的事宜。因此我寫信給各種重要報紙的主管人員們，要求他們不必再派遣訪員來訪問，因為我如有需要發表消息時一定會叫他們預悉其事的。

政府方面對於我所予便利行事的態度引起香賓藍栽培靛藍商人們的不快，而且我知道即在公務人員方面也是不快的，雖則他們不能作公然的表示。那些不正確的或過於誇張的文章反容易刺戟他們的憤怒，他們並不起來反對我而一定要向那一批窮困的和恐懼的農民們作為洩怒的對像，因此對於我徵求事實真相方面發生了嚴重的遲誤影響。

雖則我採用種種的警戒，而栽培靛藍的商人則運用陰謀企圖掀起加害於我的一種運動。在報紙上出現了種種關於我私人及我的合作同志們的虛偽新聞。可是我極端的謹慎同時竭力表白，關於真理的微細事端使誘難者放下了他們的武器。栽培靛藍的商人們轉移方向，對於佛刺雅基蕭爾不肯放鬆一步，但是他愈受毀謗却愈獲得人民的尊敬。

一種大膽的試驗

在這種微妙的情形之下，我覺得邀請他省的首領來是不適當的。潘第馬拉維雅基曾經向我提供保證每逢我需要他的時候只消寫信給他好了，但是我並沒有打擾過他。因為這樣可以使鬭爭避免政治的色彩。可是，我不時把那些不公開的報告寫信告訴各位首領們和重要的報紙，使他們得悉一切經過的情形。我還深知若使事件的目標是具有政治性的但是其原因却未必於政治的場合，便不能附加政治的色彩而從事破壞，我們應該保持與政治無關的範圍而加以挽救。香賓藍的鬭爭可以證明在無論那一種機會中對於援助人民都不存自私自利的觀念，

其結果確實對於政治上發生了援助的作用。

要把香賓藍的調查報告作一詳細的描寫，無異是敘鄉民本身的歷史，那是不涉這個問題以內的事。香賓藍的調查事宜是真理和非武力運動的一種大膽試驗。他發揚了糾正人類錯誤的無上權力。

在戈刺克巴部的家裏進行調查工作頗非易事，又難於要求他把全部房屋讓給我們用。莫蒂哈里的人民都像驚弓之鳥甚至不敢出租一宅屋子給我們。可是，佛刺雅基蕭爾巧妙地佔有了一座空的木屋，四週有很大的空地，我們就搬進去布置一切。

爲了要維持進行這種任務沒有經費是不能做事的。可是，我們從來沒有爲了要做這一類的工作而向公衆募捐。佛刺雅基蕭爾和他的朋友們都是清苦的律師，他們都自動慷慨解囊或在必要時向他們的朋友們呼援。我已決定不向香賓藍的農民作任何的需索。我也同時決定不向全國募捐關於此項調查工作的基金，因爲恐將使我的事蒙披政治的外衣。

在孟 的朋友們願意捐助我一萬五千魯比，但是我向他婉辭道謝，我決定向住在香賓藍附近的皮哈里富有入家盡我所能去募款項，若使再有其他必要的費用，我預備去看住在郎共的我的朋友梅筭博士。梅筭博士立刻滿口答應，我如有所需他可以如數寄來。因此我們對於這一方面的事情可不必再憂慮了。我們用不到什麼巨大的款項，因爲我們願意顧慮到香賓藍當地的赤貧情形而採用最大節約的制度。事實上我們發見也不需要多大的消費。我有一種預感我們不會用到三千魯比以上；憑我回憶所及，在我們募集所得中，還剩存幾百個魯比哩。

我的同伴們在最初幾天內所過着的奇怪的生活方式，變成爲我時常嘲笑他們消耗的資料。每一個律師屢有

一個僕人和一個廚子，所以每人有一間隔離的廚房而時常在夜半進晚膳。雖則律師們都是各人自己擔負開銷，他們的不規則生活使我感到諸多麻煩。但是，到了後來我們相熟成爲知交，彼此不會再發生什麼誤會時，他們覺得我的嘲笑不以爲忤，到了最後，把所有的僕人都辭退了，而且決議把廚房集中在一起，同時大家遵守規則的時間。大家雖不完全是蔬食者，爲了二間廚房太不經濟，所以決定只使用一個單獨的蔬食廚房。我們還主張必須把食事實行簡單化。

鄉民的陳述書

這些調整在經費方面收到很大的節約效果，而且在必要的場合中節省下了許多時間和精力。大批成羣的鄉民來陳述他們的苦况，他們的同伴接踵而至，在庭園中及附近擁滿了羣衆。我的朋友們盡力阻止那些慕名而來的訪問者，終 得到成功。到了最後，由五六個人擔任義務筆錄鄉民陳述的工作，可是仍有若干鄉人等到晚上不及訴述他們的苦境而回去的。那些陳述並不是都是重要的，大部份都是有複雜的性質，但是除此以外不能使民衆感到愜意，在這種場合中，我頗能得到他們的感情。

凡是登記陳述的人們應該遵守若干條規則。每一個鄉民須受一種口頭的測驗，反覆嚴密盤問，若使試驗不能及格悉予擯棄。這樣一來需費去很多的时间，但是大部份的陳述書都是具有不可辯難的價值。

印度刑事部有一個官吏監視我們，筆錄陳述的工作。我們本來可以阻止他出席，但是在最初我們即已經決定好了，不但不爲了刑事部的官吏們在場而感到不安可是我們「殷勤地招待他們而盡量供給他們以參考的資料。這樣一來對於我們不但無礙反而有益。在事實上鄉民們在刑事部的官吏前陳述時，可以使他們不存恐懼的

心理。鄉民們一面既然能够把過度的恐怖一掃而空，另一方面有了官吏在場也可以監察他們不作過分的鋪張。刑事部裏的朋友們平日是擅長設法弄弄人們的，鄉民們當然是會加以注意警戒的。

我是不願意挑撥那些栽培者商人們發怒，但是要用溫和的態度去說服他們，凡是那些被人攻擊得最厲害的我的責任就是設法和他們會見。我也去訪問栽培者商人協會，我向他們披瀝鄉民們的不滿，並研究他們的見解。有若干栽培者憎惡我，也有若干人表示漠然無關心，極少數的人能慇懃以禮相待。佛刺雅基蕭爾和普利薩二人真是舉世無雙的一對好伴侶。他們的忠誠服務使我甚至於覺得如果沒有他們的協助我不能決定任何一件事宜。他們的子弟和同伴們也常跟我們在一起。他們都是皮哈里人。他們主要的工作就是記錄鄉民們的陳述。

葛里巴拉尼教授不能和我們分離。他雖則是新地人，但像是生在皮哈里的皮哈里人一樣。我認識很少的人能够隨處而安的。沒有一個人會猜知他是屬於客省的人。他當了我的衛隊長。他能够擋駕那些慕名而來想見我的人們。他會施用機智的方法遣散那些不速之客，到了夜間他仍理教授的故業，他的歷史研究及獨特的觀察常使他的同伴們感到興趣，常常鼓勵新的來客不畏縮而壯起膽量來。

哈格的名字也應該記在我們在必要時需用的合作者的常備名冊中，他每月中終有一次或二次來做我們的顧問。他平日所過的富麗奢侈的生活，和今日的簡易生活相比一下，恰巧是一種尖銳的相反對照，雖則他喜歡穿漂亮的服裝，在我們常會發生一種異樣的印象，可是我們總把他當作我們中間的一個重要份子。

第十九章 凱刺

一羣義務女教師

在皮哈爾多認識了當地的情形以後，我深信如果不給鄉民們灌輸以特殊的教育恐不能樹立任何永久性的事業。鄉民們的愚魯情形實在是怪可憐的。他們放縱他們的兒童終日嬉戲，或者從早到晚在栽培靛藍的商人們那裏工作每天賺幾個銅錢。在那個時代，一個男子工人的工資不過十個披士（每披士約合五分），女人不過六個披士，兒童不過三個披士。凡是能够每天賺四個安那的（每安那約合八分）已經要算是最幸運的人了。

我和同志們商議，決定在六個村落中開辦初級小學校。我們和鄉民訂了一個條件，就是要求鄉民們供給教師們的膳宿，至於其他的費用則由我們擔負。鄉民們沒有銀錢。可是他們可以供給食物的原料。其實他們早已允諾供應穀物及其他的粗物了。

到什麼地方去物色教師呢？那倒是一個重大的問題。要找到一個教師給與極少的報酬或甚至沒有報酬而擔任教職，是一件困難的事。我考慮過不應該把兒童們委托給庸常的教師管理。我以為他們的智育還沒有德育方面同樣的重要。

我於是公開徵求義務教師。就有人來應徵。譚邦特派遣巴巴薩海沙孟和彭達里克求。戈卡爾夫人則從孟買趕來，韋香巴楊夫人從浦那趕來。我叫人到高笪拉的真理學院去找尋蘇倫特刺那德等和他們的女人及我的兒子譚夫達同來。同時譚山也來參加。我的妻也從薩巴瑪帶應召而來分任工作。我們組成了一個相當龐大的募集

團。

在這些女人中，有的稍受有良好的教育，有的則僅有少許古雅刺蒂言語的知識，我的妻卡圖爾蒂則連這個知識都沒有。叫這幾個女人怎樣可以用北印度文去教育那些兒童呢？

我向她們說明期待她們多多教育兒童們注重衛生清潔及學習禮貌而少予以文法的教導，至於文字方面，叫她們不要以為古雅刺蒂文和印度文有如她們想像中的那樣多大的區別；而且在初級的班次中教授初步的字母，和數學並不是什麼難的事。結果凡由這些婦女領導的學級都有圓滿的成績。這一個經驗增進了她們自信力而更鼓勵她們發生工作上的興味。那一個由亞望蒂卡蓓主持的學校變成爲一個模範學校。亞望蒂卡蓓心力交瘁從事她的工作。並發揮着她的天賦特長。

我們得到這幾個婦女們作中間人，對於鄉村的婦女們也發生了相當的影響。

施藥及衛生事宜

但是我並不願意把我的工作只從事在辦理初級教育方面。村落都是不清潔的，街頭堆滿污穢，井的四週都是臭氣撲鼻的泥濘，田莊的庭院中也是雜亂不堪入目。對於成年的人也需要灌輸以清潔的教育。他們都染患有種種的皮膚病。於是大家便決定各盡所能，在他們的生活各方面進行衛生的工作。

從事這種工作勢必需要有醫師。我就要求印度公僕協會派遣譚佛博士來，我們兩人是熟識的朋友，他願意來服務半年。一切的教師們都應該在他手下做事。

衆人都接奉訓戒不准參與農民們對於栽培者商人不滿的議論或干涉政治問題。凡是有人如有不平的事件要

訴述的只可以來看我本人自己。任何人不得冒險越出他們的軌道。我的朋友們都異常忠實地遵守這些訓戒。我記得並沒有一個人疏忽過這個紀律的。

在可能範圍以內，每一個學校由男女各一人管理。這些義務員們應當管理藥品及衛生事宜，婦女們只准由婦女授受接近。

醫藥的救濟工作是很簡單的，支配給義務員們的唯一藥劑只有三種，就是蓖麻子油，金雞納霜和硫黃膏藥。若使病人舌上有苔或許是便秘，可服蓖麻子油；如有寒熱則先授以蓖麻子油再授以金雞納霜，至於硫黃膏藥則須先將疥癬的患部加以洗滌清潔，然後可以敷用。無論那一個病人不准把藥品帶回到家裏去。

每次如遇有疑難的病症便延請譚佛博士來診治。譚佛博士在一週中規定若干日期到每一個中心地照例出診。

許多人民都利用着這種簡易的救濟方法。在當地並不多奇難的病症，不需要延請專家，只消採用這種簡單的治療法便可以治癒，因此人民覺得我們的工作並不含有奇怪的性質。這種設備便得到很順利的成功。

至於衛生事宜，却是一個困難的問題。鄉民們都不知道做一些工作，農夫們甚至於不肯擔任掃除工作。可是譚佛博士不是一個輕易知難而退的人物。他率領他的義務員們集中精力欲把村莊變成爲一個理想的清潔村。他們掃除街道和田莊的庭院，洗淨水井填平鄰近的水池，而且婉勸村民們在他們中間物色義務工作人員。

在若干村莊中，他們能使鄉人們發生慚愧而共事工作，在若干村莊中鄉人們非常興奮熱心響應，他們甚至修理道路使我的車子，可以自由駛行各處。這些愉快的經驗中時常混着人民們淡淡的苦味，我記憶有許多村民赤裸地向我表示他們對於這種工作的不快和厭惡。

只有蔽身的布片

我在這裏應該說明一件經歷的事實我在多處的集會中已經講過給大家聽了，白蒂哈華是一個小村莊，村裏有一所我們辦的小學校，我偶有機會去參觀鄰近的另一小村，我看見有若干的婦女們都穿着污穢不堪的衣服，我叫我的妻詢問她們爲什麼不洗衣服，我的妻便把我的話告訴她們，其中有一個女人領我的妻到她住的棚戶裏去，說道：「看呀，這裏沒有放其他衣服的箱子或櫥櫃，我所有的只有身上穿的一件長袍，叫我怎樣可以洗呢？請告訴穆哈德瑪氏（對於甘地的尊稱）給我另一件衣服，我一定去沐浴而且每天必穿清潔的衣服。」

像這樣的人家並不是一種特殊的例外，在許多的印度村落裏普遍地存在着。在印度，無數的人家，人們沒有器具，沒有可以更換的衣服，他們只有蔽身的布片。

我還要追記另一件經歷。在香港藍並不缺乏竹草兩物。在白蒂哈華設立的校舍便是用這種材料蓋造的。某天晚上有人或許是隣近栽培商人的下僕私下放火把校舍燒了。於是大家以爲不宜再用竹草來重建屋舍那一所學校是由沙孟和甘地夫人共同主持的。沙孟決定建築一所堅固的房屋，靠了他感染性的熱誠，得到許多人的援助，於是一所小的磚屋便落成了。從此以後不必再擔心房屋被燒燬了。

義務口靠了他們的學校，他們的衛生事業以及施診給藥，博得鄉人們的信任與尊敬，因此對於他們發生很良好的影響。

但是我應該表示一種遺憾的告白，就是我不能完遂對於奠定這種建設事業永久基礎的希望。義務人員到這裏來擔任工作都是短期的。我無法在其他的其他地方去找尋人來，而皮哈爾的雇役們又都不能分身。我在香港藍的

工作剛纔告竣，還有其他未了的事情又需要我去做。但無論如何，在香港藍幾個月的工作，已種下了深的根；在今還留存有很好的感化影響。

至於我在前面記述的社會事業進行尚屬順利，鄉民們的陳述也有了進展。已經登記的陳述也有幾千起了，他們並不是沒有效果的。鄉民們陳述他們苦況的爲數逐漸增加進來，而裁種商人們的怒火也增高起來，他們準備發動一種驚天動地的運動來破壞我的調查工作。

某日，我接到皮哈爾政府發來的一封信，大致說我的調查時期已經延長得足够了。公文中的措辭非常彬彬有禮，但是他的意味是顯而易見的。

我回信答稱調查工作仍欲延長時期除非人民們能獲得一種援助否則我不能離開皮哈爾。我並向政府示意我的調查即可結束，正可根據鄉人們的陳述加以研究，予以承認，或者認定鄉民們的境況是有作爲官家調查的價值。

副總督愛特華葛德爵士要求我去看他。他告訴我他願意從事調查工作，聘我爲委員中之一人。我探問了他委員的姓名，和我的合作同志們商議以後，我接受了參加委員會的邀請，當時提出一個附帶條件，就是我和我的合作同志們相商的自由權，而要求政府承認我是鄉民們的律師的資格，若使調查的結果不能使我表示滿意，我得以和鄉民們商量採取其他的必要行動。

愛特華爵士接受了我的條件，他便公布調查的工作。任命傅郎克史里爵士爲委員長。

請願免征田賦

委員會所決定的議案是有助於鄉民方面的，他宣稱栽種商人們有不法的行爲，須把他們收斂的一部份返還給農民，而「丁加帶」制度則依法律予以廢止。

愛德華葛德爵士對於委員會有很大的貢獻，委員會滿場一致通過所提出的調查報告書，並通過由委員會建議的農地法案。若使他不表示堅強的態度，若使他不全力支持這個問題，不會獲得全體一致通過報告書，而且也難通過農地的條例，栽種商人們費了很大的氣力，他們不願報告書已成法案猛烈加以攻擊。但是愛德華葛德爵士不折不扣一直毅然堅持到底，把委員會所決定的都付之實行。

「丁加帶」制度已經存續有一世紀了，便宣告廢止，「栽種者大王」也跟着終命。那些一向被壓迫的鄉民們，可以獨立了，而且把那一向視爲無法洗去的靛藍的污點的迷信觀念也打破得乾乾淨淨了。

我有一種偉大的志願，就是想在數年中繼續發展我的建設事業，創設新的學校，深入農村的民間。土地已經準備好了，但是神明，正如以前曾經遭遇過的事情一樣，並不准許完成我的計劃。

當香賓藍的鬭爭才告結束，在凱刺的一區爲了收成欠佳發生飢饉的情態，佃戶們正在考慮要求免除當年征賦的問題，阿姆里脫拉笈卡氏早已得悉這種情態的調查報告，在我還沒有發出決定的勸告給耕作者以前，他先以個人的名義和一個委員討論這個問題了。

穆罕拉彭地亞和夏卡拉巴里克二人也參加鬥爭，他們得到費笈倍巴且及已故戈古達爵士的斡旋，在孟買立法評議會中開始鼓動起來，於是有許多的代表團體爲了此事向總督提出請願。

我在此時適任古雅辣公會的會長。公會發出電報及請願書給政府，而忍受着委員們的凌辱及威嚇。官憲們在這種場合中的行爲是令人發笑的，他們那種不合身份的舉措在今日回想起來似乎是不能令人置信的。

一般耕作人的要求，光明正大恰如白晝一樣，在理是可予以承諾的。根據田賦的法律，若使收穫在四個安那或以下（一個魯比值十六個安那。四個安那的收穫即指全部收穫百分之二十五。）耕作人得以主張免征當年的完全租稅。根據公務人員方面的估計收穫是在四個安那以上。至於耕作人的一方面則稱在四個安那以下。但是政府置若罔聞。最後所有的申請及請求都歸無效，我和合作同志們相商以後，勸告佃戶們實行「真理把持」運動。

真理把持者的宣言

在義務人員中間，我的主要的同志們都參加這鬥爭，有華拉倍巴且，香卡拉彭開，許里馬蒂阿那蘇雅朋，譚山和其他的人們。華拉倍爲了要參與這個鬥爭不得不放棄了他的律師業務，謝絕了許多的當事人，到了後來他竟無法恢復舊狀。

我們把大本營設立在阿那筭斯蘭那地亞特，因爲除此以外實在找不到可以利用爲容納我們全體人員的場所。

下面的一篇宣言，是由各「真理把持」運動者署名的。

「我們知道我們的農村收穫在四個安那以下，我們曾經籲請政府停止徵收一年的稅額，但是政府並沒承諾我們的請求。因此，我們在下面署名的人，一致鄭重宣言我們將全部或一部份的租稅繳付政府。我們聽任政府採取一切認爲合法的處分，我們很願意忍受不繳納租稅的結果。我們寧願我們的土地被沒收而不肯自動繳納租稅，不使人們誤會我們的事件是虛偽的或危及我們自重的尊嚴。可是若使政府肯允諾把全區第二期的田賦停

止徵收，我們中間有力納稅者自當繳納他應付的全部或一部份租稅。凡是能够納稅的人們所以不肯繳付的原因是爲了不忍看見其他貧窮的農民恐將發生恐懼而不得不變賣他們的財產或舉債而感受痛苦，在這種狀態之下，我們到有援助一般貧窮者的義務，所以凡是能納稅的也拒絕繳付田賦了。」

這一次的鬥爭得到了一個意外的結果。鄉民們已弄到山窮水盡的狀態正是顯而易見的事，我正在躊躇不決不願意他們受到陷於絕境的結果。我正在籌劃一種策略可以使這次鬥爭早日結束，而同時可使「真理把持」運動者服悅的一種神奇的方法。果然意外地出現了一種方法。我得悉若使有力的佃戶繳付了田賦，其餘貧窮的可以邀准緩付。我便去訪問征收吏，因爲只有他有管理全區的權力，問他關於孟拉達所提供的允諾是否可以應用於全區。他答稱關於孟拉達書信中所擬訂的緩付田賦辦法已有命令公布了。

在事先我並沒有知道，若使那是事實鄉民們的宣言已經達到目的了，我們對於那個命令表示相當的滿意。

人民的公僕

可是結果的成績並不使我感到愜意，「真理把持者」的陣營却没有完全獲達他的目的而停止活動了。徵稅吏好像沒有奉到命令一樣。貧窮的鄉民本來可以緩繳租稅，但是極少的人能够利用這個辦法。鄉民們都有權利可以指定出那些是貧窮的人應該援引法令辦理，但是他們無法執行。我對於他們無法執使職權是一種遺憾。雖則結果可以認爲是「真理把持者」的勝利，我却並不因此而興奮，因爲他缺少完成勝利的主要條件。除非「真理把持者」能够獲得比運動開始時更強力和更有精神，否則不能認爲已收到了實益。

香賓藍在印度一個角落裏，報紙上也不注意到當地的動靜，所以不能吸引外方人的好奇心。但是凱刺的事

件却完全不同。古雅刺蒂的人民都關心這件鬥爭在他們認爲是一種新的經驗。他們都準備捐輸他們的財產爲促進他的成功。要設法叫他們理解「真理把持」運動並不需要金錢的支持却是一件困難的事。即使有時需要金錢也是很難得的。我雖則竭力說明這種情形，而孟買的商人們仍舊匯寄給我們以錢財，我們爲了沒有用途所以在鬥爭運動結束後，在我們的賬目上還存留一筆餘款。

「真理把持者」的義勇人員們同時應該學習一種簡單的新的課題。我不能說他們都能完全利用，但是他們的生活方式却已發生了重大的變更了。

對於農民們也覺得這種鬥爭是一種新奇的事，所以我們應該歷遊各村，巡迴說明「真理把持」運動的原理。

第一個義務是要消除農民們的恐懼心理，要他們曉喻官吏們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公僕，他們的俸給都是由人民納稅供給的。要叫他們了解把無畏的精神和遵守禮儀的義務二者結成爲一，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當他們消除了對於公務人員畏懼心理以後，恐又不能禁止他們受到凌辱時便要反唇相答。若使他們萬一有了粗暴的行爲那對於「真理把持」運動是一個致命無異在牛乳中放下一滴砒素。到了後來我發見他們不能十分了解禮儀的課題遠在我的期待以外。經驗告訴我學習禮儀是「真理把持」運動中最困難的一環。這裏所謂禮儀並不是單指在外表養成溫和說話的意義，而是一種內在的溫和，和一種善意對待仇敵的願望。這是每一個「真理把持者」所應該在行動上表現出來的美德。

偷洋葱的賊

在這最初的階段中，雖則人民們表示很大的勇氣，而政府似乎不取強硬的行爲。後來爲了人民們的強硬態度並不稍形動搖，政府便放出高壓的手段。執行吏們強把鄉民們的家畜變賣了，同時還把所能取拿的器具都予以扣押。許多人接得罰鍰的通知書，在若干場合中，正待收割的莊稼也被扣押起來。鄉民們喪失了勇氣，若干人繳納了田賦，也有人把他們的財物放在公務員前任選擇作爲債務的抵償。另外有人則準備抗爭到底。

正當這些事件進行時，香卡拉巴里克的一個佃戶放棄了他的動產而去繳納田賦。這件事使衆人感到一大衝動。香卡拉巴里克爲了立即補救他的佃戶所犯的過失，他把那一塊繳納租稅的土地捐充作爲慈善事業的用途。這樣他保全了他的名譽同時給他人作爲一個好的榜樣。

爲了訓練那些恐懼的鄉民起見，我命令鄉民們在潘第亞領導之下大家到一塊在我認爲不應該被扣押的土地上去拔收洋蔥，我宣稱關於扣押將待收穫的莊稼，雖則是根據法律而行的，但在道德方面是不正當的行爲，而且不多不少等於是一種掠奪，鄉民們且有拔去那些已被扣押的洋蔥的義務，這是訓練鄉民們藉端生事以期達到罰鍰或入獄的一種絕好的機會，這是在潘第亞蓄念已久求之不得的一件心願，他不欲在無人爲了維護「真理把持」運動原則而受苦以前便宣布停止運動，他因此挺身而出去拔收洋蔥，我們朋友中有七八個人也跟他一同去。

政府自然不能放任不管。潘第亞和他的同伴共同被捕事件增高了人民的熱度。人民們既然已消除了入獄的恐懼心理，他們受到高壓時反而鼓起了勇氣。在開庭的一天，法院給大批的羣衆包圍着了。潘第亞和他的同伴都被宣判處監禁三月。我認爲判決是不公正的，因爲拔運洋蔥的行爲並不觸犯刑法中的「竊盜」款項。但是，我們並不提出上訴，因爲我們的政治方針是避免對簿公庭的。

一大隊的民衆像賽會一般護送「有罪者」入獄，從這一天起，潘第亞獲得人民送給他的一個名譽的稱號叫做「偷洋葱賊」，至今他還享有這個別名。

第二十章 戰爭公會議

印度教與回教徒

慘酷的戰爭老是在歐洲持續進行，已臨着重大的危機，印度總督在德里邀請各方面的領袖們舉行戰爭公會議，我也被請出席參加。我和（總督）成思福爵士本來是有交情的。我接受他的邀約，便趕到德里去。

可是我對於公會議的合作問題却有一種異議；主要的理由就是像亞里兄弟們那樣的領袖人物並沒有加以羅致，他們那時正被鋼禁在牢獄裏。雖則我時常聽見有人提到他們二人，可是我在以前也只和他們會晤過一二次。大家都稱道他們做事的熱誠和勇氣。

那時我還沒有和哈金瑪汗薩希發生親密的關係，可是魯特刺校長和查理安特魯二人已對我說起關於讚美他的話了。我在加爾各答的回教同盟會中曾經遇見許埃葛蘭希君和葛華雅君，同時我和安薩里博士及阿白杜羅孟博士都有交情。我還尋求結交善良的和優秀的回教徒，我還渴願和具有純潔美德及富於愛國熱心的代表們交際，以便認識回教徒的心理。因此我並不需要人強迫我而會自動跟從他們到無論什麼場所去，以期能和他們廝混親熱。

在南非洲時，我早已知道在印度教徒和回教徒中間並不存在有真正的友誼，而我從不肯放過一個使他們彼此消弭阻礙結合的機會。在我的本性中沒有傷害我自尊心的阿諛他人的成份，但是根據我在南非洲所獲得的經驗而言，我的「亞喜姆沙」（不殺生與非武力）主義將在印度教和回教的團結問題上發生最嚴重的試煉。直到

現在我還確信着。在我生命的每一瞬息間，我發見神明總是在試煉我。

自從我從南非洲回印以後，我更鞏固關於這個問題的確信，我和亞里兄弟發生接觸。但是在將有更親密的交誼以前，他們都被捕入獄了。穆拉那穆哈默亞里每次獲得獄吏許可時從白都和慶特華刺寫很長的信給我。我會經聲請准許我去探望他們兄弟二人，但是都沒有成功。

我是在他們入獄以後才應回教徒諸友的邀約而出席加爾各答的回教徒同盟的會議。我被請演說，我即陳述回教徒當行的義務，就是要獲得安里兄弟的及早釋放。

卡里法問題

我不久和總督通信請求釋放亞里兄弟二人。我並研究他們兄弟二人對於回教教主卡里法運動的意見和地位關係。我和回教徒的朋友們談論過，我明白如果我欲變成爲回教徒們的一個真實的朋友，應該全力援助釋放亞里兄弟二人對於卡里法問題從事調停。

（按卡里法（回教的教主）於土耳其戰敗後，曾作忍辱的城下之盟。協約國對於教主的權位有吞滅的趨勢。依照傳統的習慣，回教的教主向由土耳其皇（蘇丹）兼任。印度有七千萬的回教教民，曾向協約國要求，回民參加對土戰爭後，教主的政治和宗教權力不得有所損害。英皇喬治曾予以應允。但大戰終止後，協約國對於土皇的待遇並不履行英栢的允諾。印度北部的回教人民便發起一種擁護教主的運動，稱爲卡里法運動。）

我對於這一個問題的本身是非，並沒有做過任何的觀察，我覺得他們的要求，在道德方面並無不合之處。至於宗教的問題，每人有各個不同的信仰，而且每人自己終認爲他所信仰的是至尊無上的。若使世人都有一致

的意見，世界上便可以只有獨一無二的宗教了。我知道關於卡里法運動的動機，不單並不違背道義的原理，而且英國的首相也承認回教徒的要求是正當的。因此我覺得我應當竭盡所能用美好的方式獲得英相的許諾。

我的朋友和其他的許多人物都批評我對於卡里法事件所抱持的態度。雖則有那樣許多的批評，但是我並不變更或後悔我和回教徒的共謀協力合作。若使再逢遇到其他類似的場合，我仍舊採取同樣的態度。所以我到達了德里以後，我便存心把回教徒的理由全部提供給總督做參考。那個時期的卡里法問題還沒有發展到今日同樣情景。

可是我到達德里時，對於我出席公會議的事件突又發生另外的困難。安特魯爲了獲悉一種特別的情報而對於我出席戰爭公會議表示合作的一事提出疑問。他告訴我在英國的報紙上正在紛紛辯論關於英國和義大利訂立祕密條約的問題，安特魯君說，若使英國和歐洲另一強國成立了一種含有侵略性的祕密條約，我怎樣可以參加公會議呢？我對於那個條約事完全茫然不知，但是安特魯的話已經够了。我便寫信給成恩福爵士我爲了那個祕密條約的緣故我對於參加戰爭公會議不得不表示躊躇的態度。他要求和我商討此事，我和他並和他的私人祕書馬菲君作了冗長的談話以後，結果我仍舊接受了出席公會議的邀請。

我與印度總督

總督的一番議論大致如下：「你以爲總督對於英國內閣一切的事務都會知道的嗎？我也從不肯定英國政府沒有謬誤之處。但是若使你相信帝國的勢力是有益的，同時若使你確信印度和英國合作是有利的，你是否承認在帝國危急的關頭全體的印度人民都有援助帝國的義務？我也讀見英國報紙上關於祕密條約的言論。我可以向

你保證我除了報紙記載以外並不知道其他更多的情形，而且你也知道那些專作爲宣傳的英國報紙是不時有虛偽的消息。你可以只憑一篇文章而在危急的關頭拒絕援助帝國嗎？在戰爭終止以後你儘可隨意所欲提出一切道德上的論題向我們質難，但是請不要在今日就那樣做。」

這種論調並不是新奇的，可是在那個時機聽到發言人所表示的態度倒是覺得似乎新奇的；我即答應出席公會議。關於回教徒方面所提出的要求，我準備寫信和總督商議。

我就出席公會議了。總督看見我支持募兵的決議表示欣幸。我要求總督許我用北印度語。總督答應我的要求不過他勸我兼說英國話。我並不作任何的演說，我只說這樣意味的句子道：「我謹以我的整個責任，竭誠贊助這次的決議。」許多人爲了我能用北印度語而向我祝賀據他們說，根據他們所能記憶的在這種類似的會議中能够用北印度語是破天荒第一個例子，這些祝賀和發見第一次得在總督的會議中用北印度語的事件，損傷了我的國民的矜持心。我感覺得慚愧無地自容。那是一種多麼的恥辱，在本國內召集的會議，竟禁止用本國言語討論關於國內的事件，甚至於像我這樣的一個人物能够用了北印度語致辭而竟備受祝賀起來，像這樣的種種事件可以使人聯想到我們平日所處低賤地位的情態了。

我在公會議中所發表的一句話實具有很重要的意義。那一次的公會議和我所支持的決議是我此生所引爲不能忘記的。

我在德里的時候還應履行另外一個計劃。我想上書總督，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想這是我應盡的義務，爲了政府及人民的利益，我要說明我爲什麼而且怎樣出席會議，而且明白表示人民對於政府的期望。我在書中並表示對於會議中排斥各領袖如魯伽瑪尼亞，蒂拉克和亞里兄弟等出席，認爲是一種遺憾，我還陳述回教人民

的最低的政治要求以及回教徒在戰爭發生後所造成的情態。我要求把此書公布，總督表示欣然同意。

這一封書信應遞送到辛拉去，因為總督在公會議後立刻就到這個地方。我頗重視這書信，若交郵局傳遞恐怕要耽誤時日。我頗想能够節省時間，但又不願意派遣任何人專差送去。我希望能够找得一個廉潔的人親自攜帶書信投送到總督府去。安特魯和魯特刺校長向我推薦劍橋傳教會的善良牧師伊爾蘭君，他答應攜帶信去，不過要求觀書信內容是否能使他滿意。我並不反對，因為書信並不具有私密的性質。伊爾蘭君讀後表示愜意，他就預備担任送信的使命。我送了二等車的車資給他，但是他婉却了，他說他平日是坐慣了三等車旅行的。那一夜他果真搭乘三等車動身，他那種簡樸，亢爽和坦白的態度頗使我賞識，委托一個心靈純潔的人持送書信去一定會獲得我所期望的結果，我如釋下了一件重負，事情進行得很順利。

募集補充兵運動

我的其他一件義務是募集新兵。除了凱刺以外叫我從什麼地方先着手呢？除了在我的合作同志中間以外我可以找誰來充任第一期的新兵呢？因此我到達那第亞後，找華拉倍巴德與其他的朋友們舉行會議。若干人覺得不容易接受那個建議。凡是支持議案的則懷疑他難於成功。我所欲接提呼籲的對象階級，他們和政府間缺乏好感？在他們的記憶中還保留有政府公務人員們給予他們的苦痛經驗，可是他們仍舊準備從事工作。但是當我開始執行我的任務時我的眼睛張開來了，我的樂天主教突然遭受一種強烈的打擊。回想到從前在反抗繳納田賦的鬥爭中，人們們毫無條件地自動把他們的車輛供給給我們使用，我們徵求一個義務員時居然有兩個人都願意效勞，現在需要雇用一部車輛却感到了困難，對於徵求義務員的事件更不必說了。但是我們並不表示喪失勇氣。

我們決定安步當車。我們這樣每天勉強趕走二十五公里的路程。人家若使既不肯供給我們以車輛，我們自更無法叫他們供給食品，因此我們決定叫每一個義務人員自己攜備食品。至於床鋪倒並不需要，因為那時正恰逢着夏季。

我們一路上召集會議，大家都來出席，但是難得有一二個人願應募為新兵。

「你是「亞喜姆沙」（不殺生）的信徒。怎樣叫我們拿起武器來呢？」

「政府對待我們有過什麼善政，值得我們做他的後盾？」像這樣類似的問題，不時有人向我提出質問。可是，我們的工作也開始得到成功。來報名登記的人倒也很多，我們期待在派遣出第一枝部隊以後就可以有正規的補充隊。我早已和委員商議着安插補充新兵的場所。

在每一個區分部裏都按照德里的委員會辦法紛紛召開集會。在古雅刺也有一個分會，我和我的合作同志們都被請參加。我們都出席了，但是我知道在這裏我不能比在德里更有所作為。在那一種奴性的氛圍氣中，我感到很大的偏促不安。我發表着一段演詞，但是沒有一句話是為公務人員們所中聽的，而且有些說話是要使他們聽了覺得刺耳而發生深思的。

禁不住妻的引誘

我曾印刷小冊子以推進徵募新兵事宜，其中有一個所持的理由是佛逆委員之意的，原文如下：

「在英國統治印度的種種非行中，從歷史方面觀察最惡的行爲莫如剝奪全國人民武器的條例。若使我們欲廢止那個解除武裝的條例，若使我們欲學習使用武器，現在正是一個絕好的機會。若使中流階級肯在危急時期

援助政府，可以消滅政府不信任的成見，同時可以希望撤除禁持武器的制度了。」

在募集補充新兵的運動中間，我的健康大受損害。在那些日子我的食品只吃花生醬及檸檬。我知道多吃了花生醬對於康健是有害的，可是我仍盡量地吃，因此便罹輕微的赤痢。我並不介意，在晚上仍照日常的習慣到真理學院去。在那個時期，我極少服用藥物。我只要少進食一頓自會痊愈的，因此我在第二天廢除了早餐，果然感到有良好的現象。可是我知道如果欲得到完全的痊愈，最好是要延長我的斷食制，或只啜飲一些果子的流汁。

這一天恰巧是一個節日，我雖已告訴我的妻在午時不願吃任何的東西，她却引誘我，而我竟上鉤了。我會立誓不吃乳汁及用乳製的食品，她為我特別預備了一碗麥糊裏面放了一些油。旁邊還放了一滿碗的「悶格」，我頗愛好這些食物，我爲了要使我妻喜悅同時爲了滿足我的食慾，便吃下了。那正是惡魔伺候着的一個機會。我本應該進食少許的，却盡量地吃完了。那無異是招來了死亡的天使。一小時後我的痢疾輾轉起來了。

當天晚上我應該回到那第亞去，我很困難地步行到沙巴瑪蒂的火車站，是有相當距離的路程，華拉倍從阿姆達排上車和我同行，他看見我有病的模樣，但是我並不告訴他我病痛的程度。

將近十點鐘我們到達那第亞，我們總部所在的印度亞那真理學院離開車站只有六百米突，但是在我覺得好像有十五公里一樣，可是我仍舊設法走到那裏，腹痛增加不已，我的朋友們環繞着我表示深憂，他們都很關心地侍候我，但是仍舊無法減少我的痛苦，我的固執的性格更使他們束手無策，我拒絕一切醫學上的治療及藥品，因爲我甘願忍受我的過錯的責罰。他們都在旁看護我，表示愛莫能助而感到不安。

我的病勢很嚴重，我最初即行斷食，即連果汁也不進飲，我已沒有食慾了，從前我以爲我的體格像鐵一般

的堅實，但是現在却感到我的肉身不過是土塊而已，他已經喪失了抵抗的力量。

卡奴迦博士來看我，要求我服用藥品，但是我婉辭了。他建議給我注射我也拒絕了。我當初對於注射所有的愚見是完全令人發笑的。因為我以為注射的是一種獸類的血清。到了後來我才發見醫師所要給我注射的却是一種植物性的藥液，但是等到使用時已經太遲了。我的泄瀉繼續不停，弄得身體衰弱異常。過度的衰弱變成了熱狂症，朋友們更形焦急去延聘其他的醫師來。但是對於一個不肯聽話病人有什麼用處呢。

極度衰弱後的反應

安瑪巴拉和他的妻（阿姆達巴著名的實業家兼慈善家和甘地為摯友）也到了那第亞，和我的同志們商議了以後把我遷運到亞特美達巴他們的平房裏去療養。我在這一次病中所受到的種種愛護是無以復加的了。但是我覺得熱度仍未減低，我的身體日形衰弱。我知道這個病勢是將延長下去而具有危險性。我在安瑪巴拉的家中備受種種愛撫照顧，中心非常不安，我要求他把我轉運到真理學院去。他順從了我的願望。

我正輾側在真理學院中的病榻上時，華拉倍來告訴我們一件新聞說是德國完全敗退了，委員也已宣稱無須再募集補充兵了。這一件新聞解除我對於募集新兵的煩惱，使我如釋一大重負。我在這個時期中試用水療法稍見良好，但是要恢復健康頗非易事。許多醫師提供他們的意見，但是我不肯採用任何一種治療方法。有二三個醫師知道我曾宣誓不飲牛乳所以勸我飲肉汁，並且引證「阿育吠陀」經中的章節來作為他們立論的援例。還有一個人竭力推獎我吃蛋。可是對於這一切的勸道，我都答以「否」字。

我個人常認為關於禁食的問題，不必根據經典而加以決定。他是屬於我的生活方針的一部份，是和我的生

活息息相關，不受任何外界權力的影響。我怎樣可以犧牲一種強制我的妻子和朋友們遵守的原理呢？

我初次患着這一場長期的病症正是試驗我實行這個原理的獨一無二的機會。某一個晚上，我完全絕望了。我感覺已近死的門戶。我托人通知安娜蘇雅益（她是安瑪巴拉的妹子，也是甘地的忠實女弟子，是亞姆達巴勞工運動者的首領）她急忙奔到真理學院來。華格倍陪了卡奴伽博士同來，診把我的脈息，對我說：「你的脈跳得很好。絕對沒有什麼危險。這不過是你極度衰弱後的一種反應罷了。」但是我並不置信。我一夜沒有睡眠。天亮了我還活着生命，可是我不能自禁疑惑我已逼近臨終，因此我把全部的時間傾聽真理學院中的學生們朗誦「季達」經（薄伽梵歌）。我自己已不能誦念了，我也不願開口說話。因為要說一句話，就要感到腦部異常緊張。一切對於生活的興味都減却了，我是從不願意單是爲了生存的要求而生活着，在臨終的當兒身體僵直無用，毫不能有所動作，而只是受朋友和同志的照顧，而眼看身體漸漸地衰弱下去，那真是一件苦痛的事。

一個古怪的冰醫師

當我正束手待斃的時候，達華凱博士於某日陪同一個穆哈刺希德利奇怪的人物來看我。他並不是一個著名的人物，但是我一看見他，便知道他是和我同樣具有奇異性格的人。他來欲在我的身上試驗他的治療法。他差不多已在孟買的醫學專門學校修完了學業可是沒有經過考試。到了後來我知道他是婆羅摩薩馬治的會員，他的名字叫甘卡爾，是一個獨特固執性格的人。他宣稱只想用冰治療的方法在我身上作試驗。我們都稱呼他爲「冰醫生」。他自信他曾發現了爲其他有資格的醫師們所不經意的事。他看見他的信念和他的方法不能發生感染的作用而表示遺憾。

我對於他的方法是具有相當限度的信仰，但是我担心甘卡爾恐怕是在急忙中得到他的結論。可是不管他的發現有多少價值，我答應在我身上作試驗。

外部的治療不使我憂慮。其法是在我的周身置冰。雖則我不能承認甘卡爾所施用的方法是收得如他所期望的效果，可是這種方法的確使我充滿着一種新的希望而心靈上起了一種新的勇氣對於身體方面發生了反應，我開始覺得有了食欲，而且我能作五分及十分鐘的緩行散步了，甘卡爾叫我注意改良我的食制。他對我說：「若使你吃生雞蛋，我保證你可更有力量。雞蛋是和牛奶同樣無害於你的。你一定知道雞蛋並不具有繁殖性，而且在菜場中有沒有繁殖性的雞蛋出售。」可是我仍沒有吃蛋，即使是滅過菌的。但是我的身體回復了一點元氣以後我又欲從事我的活動工作了。

我的健康尚未完全恢復原狀，我偶然在報紙上看到「牢力委員會」公布的調查報告書。（按牢力委員會設立的任務是爲了應付孟加爾發生的革命運動，是要決定是否當採取非常的緊急處置。在報告書中主張採用嚴峻的手段，其中包含不經審訊即可監禁的辦法。）裏面的建議使我受到很大的打擊。我把我的疑念告訴了差不多每天來探望我的華拉倍道：「我們應該來表示一下。」

「但是在這種狀態之下能做什麼事呢？」他反問我道。

我說：「若使只能找到極少數的人也好，不妨發起反抗的簽名誓狀；若使那個計劃不幸而被通過了我們可立即發起「真理把持運動」（沙蒂雅雅格刺哈）。若使我並不有病在身，我必定獨自鬪爭而且希望衆人都步我的後塵。但是在我現在沒有能力的時期我覺得力不勝任執行這一件任務呀。」

在這一次交談以後，我們決定召集了一個小組集會，到會的都是和我接近的人們。關於牢力委員會的建

議，在我看來認爲在報告書中所公布的證據不能作爲根據，凡是有自尊心的人民決不能服從那樣的建議。

我飲羊乳的原因

會議便在真理學院召集。到會的人數寥寥無幾。「真理把持運動的誓約」便在這次會中起草，據我回憶所及所有到會的人都簽署了名字。夏卡拉彭凱對於這次運動非常熱心，我第一次了解他的組織能力和工作的監察力量。我覺得沒有一個現成的制度可以使他變爲一種真理把持運動的生力軍，那是枉費心思的，於是大家依照我的意見先成立了一個叫做促進真理把持運動會，那是一個獨立的組織。其中主要的會員都來自總部所在的孟買。在誓約上簽名的人爲數已很多了；並有刊物發行。到處組織民衆大會，使人回想到有如凱刺鬥爭時代那樣的情景。但是，在開始時我已看到這個促進會的壽命不會長久的。因爲我已覺察有一部份人並不喜歡我關於真理及非武力的演講。可是在第一個階段時我們的新的運動頗現蓬勃的生氣發展得非常迅速。

同時我的求生慾望也增加起來，我希望恢復我的康健；醫師們勸我遷地療養可以早日痊愈，我就遷往馬德蘭去。離開孟買只有一個車站的路程，但是馬德蘭的水質不良，我住留在那裏感到不便作客沒有滿一個星期便又離開了。

夏卡拉彭凱常關心我的健康，他堅要我請達拉博士來診治。人家把他請來。他的果敢的診斷使我爲之心折。他要立刻用手術。我也馬上答應了。他表示就在我的臥室中給我用手術也沒有什麼不便的地方，因此就在第二天開刀，結果非常圓滿。可是他還表示不滿意道：「若使你不飲牛乳，你的身體不能恢復康健。此外，若使你肯受鐵質及砒素的注射，我可以保證你健壯起來。」

我答道：「你可以給我注射。至於飲乳却成問題，因為我會立誓不能違背。」

「你的立誓究有怎樣的嚴格性質？」博士問道。

我就講述關於這個誓願的理由和他的經過。我的妻立在床旁傾聽。她說道：

「但是你並不反對飲羊奶吧？」

醫師乘機進言道：「若使你飲羊奶，那也够了。」

我就屈服了。

我爲了急於欲組織「真理把持」鬪爭運動就充滿了強烈的求生願望。因此我只遵守了誓願的條文而犧牲了他的精神。雖則我在發誓時只想到牝牛及牝野牛的乳，可是誓願當然也包含到一切動物的乳。只要在我認爲乳類對於人類不是一種自然的食物時我是不能飲牠的。可是我終於答應飲羊乳了。我的求生願望勝過了對於真理的虔誠，一個真理的信徒這一次却爲了熱中於組織「真理把持」的鬪爭而危害了他的神聖的理想了。這一個回憶如今還使我感到遺憾充滿了悔恨，我時常自問怎樣才可以做到不飲羊乳。但是只要我抱着爲衆服務的志願，我就無法解脫這個誘惑的對像。這些食事的試驗，對於我很可寶貴的，因爲是屬於我探求「不殺生」的一部份，我覺得既可使我解悶而能充滿喜悅。但是我今日對於飲羊乳這一件事還覺得有些不安寧，那倒並不是爲了「不殺生」制度的原因，而是從真理的觀念而激發的，因爲我會違反了我的誓言。我對於真理的理想所有的了解比了對於「不殺生」的理想似乎更來得澈底；我的經驗告訴我，若使我放棄了真理，我決不能解決「不殺生」的啞謎。

真理的理想是要求人遵守誓願的形式及其精神。我今日的情景却已傷害了精神——我誓願的靈魂——而只

做了外表的工夫，那是我不安的原因。我雖很明白個中情形，我沒有勇往直前的氣概。若使存着疑惑那就是信仰不篤的結果。因此我每天必祈禱道：「主呀給我信心吧！」

第二十一章 牢力法案

沙漠中的吶喊

在反對牢力委員會報告書者方面的運動日趨積極的時候，另一方面，政府實現委員會建議的決心也逐漸堅強起來，牢力的法案已經發表了。在我生平這是第一次到印度立法院中去旁聽關於討論這一件法案。

立法委員沙司德里氏發表一篇激昂慷慨的演說，向政府提出嚴重的警告。總督外表好像傾聽着一樣，雙目諦視着沙司德里氏，任他自由發揮熱流般的雄辯。那時我以為總督也應該受到深刻的感動，因為那篇演辭充滿了真實的意義及情感，但是人們所能喚醒的是已經真正熟睡之人；若使他是假裝着睡眠的，對於他是不會發生絲毫影響的。那恰巧是政府方面的處境。政府只想通過法律的儀式。他早已胸有成竹地決定好了。沙司德里氏的嚴重警告完全徒勞無用的。

在這種情態之下，我的聲音也低能等於沙漠中的一種吶喊罷了。我在總督前竭力訴懇並寄發私函及公開的信件，宣稱政府的行爲只能使我重振「真理把持」運動。但是這種表示也是徒勞無用。

法案的條例還沒有正式公布，我的身體很衰弱，但是我接到馬達刺發來的請柬後，我決意冒險作長途的旅行。這時，我還不能在會議中高聲縱談。我偶然嘗試想作若干時期的談話便要發抖覺得渾身難過。

爲了我曾在南非洲服務的緣故，我覺得我對於泰摩人和德路古人還可保持有若千的特權；南方的人民對於我是具有相當的信賴。那一份請柬具名的是卡士圖里郎伽伊陽伽，可是等到我抵達馬達刺以後才知道邀請我去

的是羅雅古巴拉夏里。我們還是第一次會見。他新從薩倫來，預備在馬達刺執行律師業務，是應了卡士圖里郎伽伊陽伽的邀約而來的。我們到了馬達刺便下榻在他的家裏。

反對鹽稅發賣禁書

但是在這個時候，德里已經遵照最初的通知在三月三十日舉行休業了。史華米希刺達能（他是印度教改良派的領袖）和哈金亞瑪汗的意思便等於是法律。那個通知改期而在四月六日的電報到得太遲了。

德里的休業情景可以說是空前的。印度教徒和回教徒聯合起來活像一個人一樣。史華米希刺達能被請到猶買馬治寺院中去演講。（那是德里最大的回教寺，印度教徒在那裏演講是破天荒第一遭的例子。）這些事情使地方上的執權者無法忍受。當羣衆舉行休業的民衆行列到達火車站時，警察出來彈壓，開鎗射擊，結果傷害了很多人。在德里已開始採用高壓的政策。史華米希刺達能請我趕快到德里去。我打電報給他說須過了四月六日才可以到德里去。

在德里所發生的事件在拉河及安里察也重見演出。沙蒂雅巴及吉契魯博士等約我到安里察去。那個時期我還並不認識他們二人，可是我答應在訪察了德里以後再趕到安里察去。

四月六日的早晨，成千的孟買公民都湧到查柏蒂的海濱去沐浴，後來列隊向泰古特華出發。在行列中有若干的婦女和兒童們，回教徒却佔居了大多數。到了泰古特華，我們中間有一部份人被回教徒的朋友們請到附近的一所回教寺裏去，我和奈都夫人（都是印度教徒）都應約在那裏演講。費笈達善刺雅尼提議要向民衆們要求宣誓服用印度土貨及關於印度教與回教聯合統一的誓願；我予以辭絕，答稱宣誓不能在慫促之中舉行，我們對

於民衆們業已做到的事件應該表示滿足了。因爲若使宣誓了便不得反悔，所以在宣誓以前必須要人先明白服水土貨的意義，同時也應該使一般關心印度教與回教聯合問題的人明瞭重大的責任。最後，我提議凡是願意舉行宣誓的人，不妨在第二天重行召集一次會議。

不消說得在孟買舉行的休業是得到完全的成功。事先對於推進民衆不服從的運動早已有了一縝密的準備。關於這一個主題曾經有過兩三點的不同觀察已加以討論過了。最後決定是應該以民衆們最容易担任做的事情，實行不服從法律的行動。

人民對於鹽稅原已表示不願繳納，那時正有醞釀一種反對運動的趨勢。我就提議從今以後，大家可以用海水在自己家裏製鹽，以抵制關於鹽稅的條例。

我另外有一個提議，是關於發行禁書的事件，原來我曾著有「印度自治」並譯有魯斯金的「直到終點」，二書都被懸禁發行。若使把這二本書印刷公開發賣在我認爲是最容易表示不服從的一種藉口。於是便叫人設法印刷起來，決定在戒祭終止後的晚上，在集會將散時發賣禁書。

四月六日的晚上，許多義務人員攜帶了禁書向民衆兜銷。我和奈都則乘車出巡。所有的書本都頃刻賣完了。賣書所得的利益都充作不服從鬪爭的用途。那兩本書的定價每冊四安那，但是我記得人家都不照定價購買。許多人是把他們囊中所有的錢都拿出來了。每一冊書往往付五個或十個盧比的鈔票，其中也有一冊書售至五十個盧比的。人家都知道購買這禁書是有被捕入獄的可能。但是沒有一個人怕入牢獄。

我變成紳士囚徒

事後我們得知政府方面認爲我們發賣的不是原版的禁書而是翻印本。翻印禁書後予以發賣並不干犯禁例。這樣的一個消息竟使我們都爲之失望。

第二天早晨，又召集了一個會議討論關於宣誓服用土貨及印度教與回教聯合的事件。到會的人數不多。我記得有若干姊妹也參加此會，男人出席很少。我攜帶誓約的起草書到會，在未宣誓以前先向出席的人詳細說明誓願的全部意義。我看見出席的人數寥寥無幾，但並不覺得詫異或難受，我早已注意到人們的氣質，他們喜歡從事興奮的事情而對於平靜的建設工作則不感到興趣。這種特異的對照現象直到如今還是繼續不變。

四月七日的晚上，我動身到德里去。四月八日我到達摩德刺即聽見說我有被捕的可能。當火車沒有開抵巴華車站以前，我接到一個書面的命令不准我經過本雅的邊境，其理由是防止我到那裏發生擾亂的事件。警察們要求下火車，但是我加以拒絕道：「我要到本雅去，我是爲了應約而去不做擾亂治安的工作而却是要弭止擾亂。我不能服從你們的命令覺得很抱歉。」

火車終於到了巴華。譚山和我同行。我要求他趕到德里去把我經過的一切情形告訴史華米希刺達能知道，而要鎮定人心。叫他說明我爲什麼違背命令的理由及我自願受不服從命令處分的用意，我受到了處分以後，人們若使仍舊能够維持和平，我們一定可以操勝利之券。

在巴華車站我被迫下車，即受到警察的看管。未幾從德里方面開來了一節火車。我被押入三等車內，由警察作伴。到了摩德刺，被帶至警察署，但是沒有一個人可以告訴我將受怎樣的處分，也不知道叫我上那裏去。直到第二天的早上四點鐘，我被喚醒了而被放入在一節駛向孟買方面的貨車上。

到了正午，我在馬度浦下車。監督警官鮑林君從拉河乘了郵件列車趕到，他是奉命來承辦我的案子。我便從普通的囚犯一躍而入「紳士」囚徒之列了。

警官竭力頌揚米蓋爾爵士，說了一大長串的讚辭，他解釋米蓋爾個人並不欲與我為難，但是他惟恐我到了本雅後會引起擾亂。最後，他要求我自動回到孟買去，不要經過本雅的邊境。

我答稱不能服從這些命令，我不預備回去。因此警官看見並無他法可想，他說他不得不用法律來強制執行了。我問：「你預備怎樣對付我呢？」他說他也不知道，只好靜待命令。「現在，我先領你到孟買去。」

悲慘恐怖的一幕

我們到了蘇刺，警官將我交給另一個警官看管。當我們到了孟買，那個警官對我道：「現在你可以自由了。」他還說：「可是你最好在「海軍線」那邊下車，我可以叫火車在那裏靠停。因爲在高拉白車站一定有大批的羣衆聚集。」我答稱願意聽從他的勸告。他表示欣幸連連向我道謝。

我於是在「海軍線」下車了，那時恰巧有一個朋友駕車經過。他送我到了謝物里的家裏。這個朋友告訴我自從我被捕的新聞傳出以後，民衆們憤激萬狀已到了瘋狂的地步。他說：「在畢杜尼附近即刻有爆發暴動的可能。法官及警察們都已到那裏了。」（畢杜尼是孟買最熱鬧的市區。）

我才到達指定的地點，沙巴尼與亞那蘇雅本趕來要求我立刻乘汽車到畢杜尼去。他們說：「羣衆激昂萬分，我們無法加以鎮撫了。只有你去可以使他們安靜下來。」

我即上了汽車。在畢杜尼附近果然看見大批民衆的集合，示威者們看見了我都大喜欲狂。他們頃刻排起隊

伍高喊：「敬禮國家」「偉哉神明」。當羣衆的行列經過阿杜刺門路口將朝克刺福菜市場過去的時候，突然在前面遇着一隊騎馬的警察，阻止羣衆向砲台方面過去。羣衆擁擠異常，幾乎把警察的戒備線都衝破了。羣衆已聽不見我的輕微的叫聲了。警官們便下令驅散羣衆，騎馬的警察們便舉鎗直向人羣橫衝直撞進擊。我瞬息轉到一個念頭，以爲我必將受傷。但是後來發見我的杞憂理由不充足，因爲警察們只把鎗輕觸車緣而很迅速地離開了。

示威者的行列已經衝散了，形成一片混亂的景象，有些被踐踏，有些被壓傷，在這人羣中並沒有通過馬隊的餘地，也沒有可以叫人民逃避的隙場，而騎兵們盲目地直向人羣堆裏衝出一條路來，我不知道他們這樣的行爲可還稍存有一點良心，這是多麼悲慘恐怖的一幕，騎兵和人民在狂亂的騷擾斷成一片了。

羣衆已被驅散了，遊行已經消除了，我們的車子得以前進無阻，我叫車子停在警察署前，我下車欲報告我所目睹的警察們的行爲，在通達警察長辦公室的樓梯上，我看見許多武裝的兵在戒備嚴密如臨大敵一樣，走廊裏呈現混雜的景象。

與警察署長辯論

當我得到准許走進辦公室裏看見鮑倫君坐在葛里非君的身旁。我把剛才目擊的情景講述給鮑倫聽。他很乾脆地回答我道：「我禁止那遊行的隊伍向砲台方面前進，恐怕會發生擾亂的情景。我後來看見人們不肯服從我的勸告，所以不得不命令騎馬的警官們驅散羣衆了。」

我說道：「可是你必定會知道此事將造成怎樣的結果的吧。馬要蹂躪羣衆的。我以為是不必要派遣馬隊去

彈壓人民。」

葛里非君說道：「你不能作這樣的判斷。我們當警官的都比你更來得明白你的說教對於人民的效果。若使我們不採用果斷的手段，事態便會嚴重起來使我們感到束手無策。人民們必將不服從你的約束；而會幹出犯背法律的行爲；他們不會理解維持和平的責任。我並不懷疑你的用意，但是人民不會理解你。他們將要跟從本能的衝動而起事。」

我答道：「人民們都愛好和平，並沒有過激的天性。」

我們作了長時的辯論。最後葛里非君宣稱：「但是假定你能得到證明你的說教已對於人民沒有効用了，你將怎樣處置呢？」

「果真有這種情形我立刻叫人民中止不服從的運動。」

「你說的話是什麼意思？你曾經對鮑倫君說過，你在釋放以後是立即往本雅的。」

「是的，我本來預備搭乘下一班的火車，但是今天當然不成問題。」

「請稍等候一下吧，你不久便會屈服的。你可知道在亞美達巴所發生的事故嗎？在安里察有什麼事件你可知道？人民們都像瘋狂一般，我還不知道詳細的經過。有幾個地方的電報已經切斷了。你應該負起這一切擾亂的責任。」

「若使我能獲得證據，我極願負起這個責任。我很難過而且驚奇在亞美達巴會發生擾亂。安里察的變故我不能負責。因爲我從來沒有到過那個地方沒有人認識我的，但是關於本雅一地，我敢說明若使政府沒有禁阻我進境，我可以在維持和平方面竭盡我的效勞。但是政府既阻止我反使人民們激憤起來了。」

我們這樣地進行辯論，雙方是難於有一致的意見。我即宣布我有意到查柏蒂的海灘上去召集一個會議，請求人民尊重秩序，我就告辭而出。

我在查柏蒂的沙灘上舉行一個集會。我演講「真理把持」實行非暴力的意義。我說：「真理把持是真理的主要武器。從事真理把持者應該誓守非暴力的信徒。若使人民在思想，言語及行動上不能遵守這個原則我便不能公然再提倡真理把持運動了。」

亞那蘇揚本也已獲悉在亞美達巴發生騷擾的情景。有人散布關於她被逮捕的謠傳，工人們信以為真，都羣起罷工，發生暴動，殺死了一個警官。我於是急忙趕到亞美達巴去。在路上，我又聞知有人企圖拔起那第亞車站附近的鐵軌，有人暗殺維倫岡的政府人員，在亞美達巴已經頒布了戒嚴命令。人民都震駭萬狀。爲了肆行無忌地發生暴動，如今大家都連本帶利自食其果了。

喜馬拉雅山般的錯誤

一個警察在火車站等待我把我護送到警察署長普刺斯那裏去。我看見他正在大發雷霆之怒。我進以溫語並表示對於騷擾事故的憾恨。我促他注意到不必要實施戒嚴法令，我聲稱願意盡我所能和他協力恢復和平秩序。我請求他准許我在沙巴瑪蒂的真理學院中召集一個民衆大會。這個建議頗中他的意思，便在四月十四日似乎是星期日的一天舉行會議。戒嚴命令便在當天或第二天撤消了。我在會場中我設法使人民們反省他們的錯誤行爲，我宣稱爲了表示悔悛我自己實行絕食三天，我叫人民們同樣絕食一天，並提議凡是參與暴動的人們都應該表示懺悔他們的罪惡。

我的責任是很明顯的。我親眼看見與我長時期共同工作的同志們，我會經予以援助並且信任他們，也參加了同盟罷工，那是實在使我覺得難堪，我感到我也應該負起他們錯誤的共同責任。

我因此叫人民們認悔他們的罪過，並請政府閉起眼來裝做不見。可是雙方都沒有接受我的勸告。

已故羅孟佩爵士及亞美達巴其他的市民向我提議要求停止「真理把持」運動。這個要求是不必要的，因為我早已決定好了如果人民不能接受和平的課題我就停止「真理把持」運動，我的朋友們很喜悅地告辭而去了。

可是也有若干人對於這個決定並不表示滿足，他們以為要期待各處恢復和平須以「真理把持」運動作為先決的條件，恐怕從此以後我不可能再推進大規模的「真理把持」運動了，我覺得我不能和他們有同樣的見解而表示遺憾，凡是和我共同合作過的同志們，我期待他們準備用非暴力而肯自己受苦，他們既不肯採用非暴力，「真理把持」是絕對不可能推行的，我確信凡是願意領導人民奉行「真理把持」者必須強制人民在非暴力的範圍以內從事活動。直到今日我還堅持這樣的意見。

差不多在真理學院舉行集會以後，我便立刻趕到那地亞去。在那裏我初次引用「喜馬拉雅山般錯誤」的措置以表明我的失策，並沒有看到後來的事實。在亞美巴達時，我已經發覺了我的錯誤的暗影。但是到達了那第亞後，我看見了實在的情態，而且得悉凱刺地區內的許多人民都遭逮捕的報告。我突然覺悟在沒有準備充分以前便號召凱刺及他處的居民發動不服從運動是犯上了重大的錯誤了。在一次公眾的集會中我公開自認犯了「喜馬拉雅山般的錯誤」，便成為衆人譏笑我的話柄了。但是我並不表示後悔；因為我常以為反省自己的過失時要用放大的顯微鏡，至於觀察他人的過失則須相反用縮小的鏡頭，才可以有公正的判斷。我到了後來知道凡是有志從事「真理把持」運動者都必須謹慎遵守這一個原則。

我們來檢討一下這個「喜馬拉雅山般的錯誤」吧。在準備實行市民不服從運動以前必須先要對於國家的法律具有尊敬及服從的志願。

不服從運動失敗的原因

就一般情形而論，我們平日服從法律無非是恐怕受到懲罰；特別是對於那些不包含道德原理的法律一個「真理把持」者所以肯認真服從社會法律因為他認為那是一種神聖的義務。只有能够這樣服從社會法律的人才可以判斷那些規則是善良公正的，或是不公正與惡劣的。他有權利在某種範圍以內可以發動不服從的運動。我的錯處就是在事前沒有遵守這個必要的原則而貿然從事。我在沒有考慮人們是否獲得有資格以前便鼓動他們起事，這個錯誤在我以為是有希馬拉雅山一般的重大。

當我踏入凱刺國境的時候，我重新回憶到「真理把持」鬥爭的往事我自己反問當初我怎樣會沒有發覺到那樣顯而易見的事情。在人們準備從事不服從行動以前必須先應該完全明瞭他的深刻的意義。

但是人家正可以這樣對我說道，「怎樣可以使一種習於規避法律的人民能够突然了解不服從運動的真諦或不超出他的嚴格的限制呢？」我承認要千萬的人盡守這樣理想的條件當然不是容易的事。為此在從事一種新的不服從運動以前，必須先設立一個幹部，其中的義務人員都須受過訓練，內心純潔要完全明白「真理把持」運動嚴格的條件。他們可以向人們解說，並且時常加以警惕，扶助他們走上正途。

我抱了這一種懷抱而到孟買去，我就發起組織一個「真理把持」者義務人員的集團，我得了他的援助，我開始教育人民給他們講解「真理把持」運動的真義。我們在發行這一種問題的宣傳小冊子方面得到一部份的成

功。但是，當這件工作正在進展的時候我發見「真理把持」的和平方式難於使人們感到興趣。即使在義務人員方面爲數也不踴躍，而且他們都沒有受過正規的訓練。日子久了，新的份子不但沒有增加而且反而逐漸減少下去。我才知道關於不服從運動訓練的進展遠沒有我當初期待中的迅速。

米卡爾要我負起在本雅所發生的一切事故的責任，有幾個本雅的激烈青年則宣稱要我負起頒布戒嚴命令的責任。他們說若使我並不停止不服從運動決不會發生那幕殺戮的慘劇。有人還甚至向我威脅，若使我進入本雅國境便要以暗殺對付我。但是我明白我的處境是非常正大光明，凡是稍具智識的人們決不會對我發生誤會。

我急於要到本雅去。我從沒有到過本雅，現在却願意親自去作第一次的實地調查。沙蒂亞巴，基德力爾博士，和查達里諸君，都曾邀約我到本雅去，他們那時都已被捕入獄了。但是我深知政府不敢長期把他們和其他的囚徒監禁在一起。我每次在孟買時，有許多本雅人民來看我。我常贈以獎勵的言語，使他們感覺到安慰。我對於他們自信是具有相當的感化力量。但是我到本雅去的計劃時常因故而耽擱下來。每次我要求總督准許我到那裏去，他總是回答：「時機還沒有到。」所以終於不能成行。

第二十二章 安里察公會議

印度教與回教聯合會

那個時期中，有人宣稱，亨德委員會欲進行調查本雅政府在頒布戒嚴令時的所作所爲。安特魯已經趕到了本雅，他寫了幾封描述當時實在情景的信給我。根據那些信件所述關於戒嚴法令施行時發生的兇暴行爲，使我得到一種比報紙上所刊布的更爲殘忍的印象。安特魯要求我立刻到他那裏去。同時馬拉未雅氏也打電報來邀我馬上到本雅去。我於是又重向總督申請，問他我是否可以動身。他回電說，過了十月十七日後我才可以去。

我到達拉河時所目擊的情景使我終身難於忘却。在火車站上，從這端到那端，人聲鼎沸是一片人羣的廣大集團。他們都很熱烈地等候在那裏，萬人空巷好像來迎接一個闊別多年的親族一般，萬衆都洋溢着喜悅的心情。

當我在繼續進行調查本雅兇暴事件時，有人把政府的專制和官吏們的暴虐，及濫使職權的情形講給我聽，那些報告是大出乎我的意想以外我感到萬分的悲痛。最令我驚奇的就是在大戰時對於英國政府會供給大批軍士的一省竟會受到那些毫無節制的殘暴的蹂躪。

委員會把起草報告書的責任委托了給我。我向凡欲知悉本雅人民所受兇暴真相的人推薦這一部報告書。我可以向讀者們擔保在這報告書中絕無任何誇張煊染的地方。所有的敘述都是有可資信證的證據。而且所發表的只限於委員會所保持的一部份證據。凡是稍涉可疑的都沒有予以發表。據我所知，在這部報告書中所有的陳述

沒有一件是可以加以推翻的。

委員會正在開始進行調查時，我接到了一封公函請我出席印度教徒與回教徒的聯合會議，會議定在德里舉行，預備討論回教教主卡里法的問題。在那封信的具名者中列有哈經阿馬汗沙希及亞沙失亞里的名字。並且聲稱史華米也將出席。公函中說明在公會議中不但討論卡里法問題而且還要談論到護牛的問題。（印度教徒尊敬牝牛，不忍屠殺。回教徒則以牛肉爲主要食品。）這是一個解決雙方爭端的絕好機會。

護牛與抵制英貨

我對於提出保護牝牛的問題並不感到滿意。在我的覆信中，我答應一定要設法出席聯合大會，我附帶聲明最好在會議不要把兩個問題（擁護回教教主卡里法及護牛）混爲一件事情，應該分別判斷它的自身價值，而個別予以解決。

我抱了上述的主張出席公會議，雖則出席的人沒有前幾次開會時近一萬人那樣的衆多，可是進行尙稱順利。我先把我的意見與出席的史華米希刺達能氏討論了一下，他贊成我的主張叫我在會場向公衆提出來。同時我也和哈經沙希磋商了一下。我對他說，若使回教教主卡里法的問題是合法而且正當的，若使政府方面實在犯了不公正的行爲，我以爲印度教徒應該和回教徒站在同一的立場。但是印度教徒要是提出保護牝牛的問題，或者利用這個時機向回教徒提出作爲交換條件的要求，那是錯誤的；回教徒方面要是爲了表示感謝印度教徒支持卡里法問題而願意斷屠牝牛那也是不正當的辦法。若使回教徒肯爲了尊重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而自動願意廢止宰牛，那是再好沒有愉快的事呀。但是若使回教徒認爲他們的第一個責任是實行斷屠牝牛，他們便不應該在這

個時機查問印度教徒是否願意支持卡里法的問題。我的意見頗得出席者的贊同。我雖則提出了這樣意見，但是在未來幾次的會議中，回教徒們常有一種傾向，他們誤以為廢止牝牛是對於印度教徒援助卡里法問題的一種感謝表示。在某一個時期似乎確願把它宣布終結的趨向。

穆拉那哈利莫哈尼也出席這個大會，我以前便認識他，但是在那裏我才發見他是一個富於戰鬥性的人物。在最初開會的時候，我們二人的意見即已相左。

在這次會議通過的許多決議案中，有一項是邀集印度教徒與回教徒共同宣誓服用土貨，那自然要實行相輔並行的抵制外國貨品的問題。那時「迦地」（在家裏用手工織布）運動還沒有占得適當的位置。這個提案在哈利莫哈尼自然不願意加以接受的。據他的意思若使政府方面對於卡里法問題沒有公正的處置，那便可以作為對於不列顛帝的一種報復。他另外提出了一個商業問題的建議，要實行單純抵制英貨。我反對這一個原則，當時我的異議理由到如今已為衆人所熟知了。我的論調使會場中發生深刻的印象。我在這次大會中還陳述我對於「亞喜姆沙」（非暴力）的觀察點。

哈利莫哈尼的演說受到會衆鼓掌擁護，那樣熱烈的情形竟使我憂慮到我的演說將變成如沙漠中的吶喊一樣。我所以欲演說的原因為的是想着若使我不在會場中表示我的意見未免有不盡我的責任嫌疑。但是，我的演說居然也受到會場大衆密切的注意那是多麼愉快的意外事呀，在講台上的許多人，都支持我的意見，他們都輪流起來演說闡明我的主張。許多首領們都感覺到要抵制外國貨不但是難於完全做到，而且他們若使通過了採用這個方法不免要授人以譏笑的話柄。因為在大會中沒有一個人身上不是服用着英國貨品的。所以差不多全體的出席人都覺悟到在他們不能以身作則躬行的事情若使予以通過是徒勞無用的。

不合作運動的來由

穆拉那哈利莫哈尼說：「是單抵制外國的織造品不能使我們感到滿足，因為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我們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織造供應我們需要的大批國產土布。我們欲採取立刻可以對於英國發生直接效果的措置。請暫且放棄你的抵制外國織造物的提議吧，這對於我們是不足重視的，但是請你提供一種更能迅速見效的辦法吧。」

我傾聽着他的說話心裏在暗想確是需要採用一種比抵制外國織造物更高明的新辦法。可是要立刻實行抵制外國織造物在我認為是不可能的。在那個時期，我還不知道若使我們願意的話，我們能够織造「迦地」（手織土布）足夠供給裁製衣服的需要，這是直到後來我才發覺的。此外，我也想到若使我們只靠幾家織布廠而實行抵制外國的布匹我們一定要失敗的。當莫哈尼結束他的演說詞時我還是陷在窮境中。

我覺得非常需要用北印度語或適當的胡圖語（是一種參用亞刺伯及波斯字句的言語）。這是我破題兒第一遭能有機會在北方回教徒的集會中向聽衆公然演說。我以前雖也會在加爾各答的回教同盟會中用胡圖語致詞，但是只有幾分鐘的時間。此番的情形却絕對不同了，我是面臨着一羣即使沒有敵意却是欲批評我的聽衆，我非得說明我的見解叫他們諒解不可。我就擺脫了一切畏怯的心理。我在那裏並不需要用德里的回教徒們所使用的流利的和正確的胡圖語；但是我只是用一些盡力避免拙劣的北印度語以陳述我的意見，我居然得到成功。在一次集會中我得到一種證明只有北印度語與胡圖語參合起來可以作為印度的國語。若使當時我用了英國話致詞，我決不能會使聽衆發生那一天所有的印象而莫哈刺或許也不會說出那樣和我挑戰的話。而且，他即使說了我也

無法完全理解。

我那時無法找到一句適當的北印度語或胡圖語以說明我的心裏所想到的一種新的觀念。最後我只能用「不合作」這一個名詞來表明，那是我初次在這個會議中創用的字眼。至於穆拉那哈刺莫哈尼的演說，我以為他所說的要和政府作有效果的抵抗那只是一句空洞的話，因為他和政府有許多事件都是合作的，而且又不能也不宜訴諸武力。要實行反抗政府的唯一真正辦法就是停止一切的合作。我就這樣地想到了「不合作」這一個字來了。那時我並沒有想到其他種種的意義。我記得在大會中有一項決議通過了是關於不合作問題的，但是一直過了好幾個月以後這個觀念才獲得了進展。他經過數月的時期被掩埋在會議的記錄簿中。

本雅政府不能把幾百個在戒嚴法令頒布時所逮捕的本雅人民長期禁錮在牢獄裏，法院所有的證據都是莫須有的罪名。到處都有人反對這件不公正的案子，再把監禁延長下去已成爲不可能了。大多數的囚徒都在公會舉行以前釋放出來了。拉拉哈基香拉和其他的首領們是在開會期中被釋放的。安里兄弟二人也直接從獄舍中到達會場。人們們發生無限的喜悅。潘第莫蒂拉納魯犧牲了他的優裕的律師事務所生涯，到本雅來設立他的大本營，他被舉爲公會議的主席。

英王的改革方案

英王已發表關於改革的新方案了。那一個宣言我認爲不能滿意也不能使任何人覺得滿足。可是我以為那改革方案雖有不少缺點但是也可予以接受的。在國王的宣言中我覺得是出於辛哈爵士的手筆，有些辭句是顯示着希望的光線，但是在幾個經驗豐富的人物例如備受人民愛戴的丁拉與國人之友的希笥能仁達等都表示搖頭，潘

第馬拉維雅氏則抱中立的態度。

潘第馬拉維雅氏招待我留宿在他的臥室裏。因此我能够觀察到他的日常生活中的瑣屑部份，我所目擊的充滿着喜悅的驚異，他的臥室好像收容一切貧苦人的小旅舍。要從這裏穿到那邊去是很困難的，因為室裏擠滿着來訪問的人。每時每刻，有許多不速之客可以獲得准許不限時間跟潘第馬拉維雅氏斯混在一起。在這間臥室的一個角落，儼然安放着我的布製臥具。因此我可以日常和馬拉維雅氏作各式各樣的討論，他很懇摯地像我的大哥一般給我解說各黨各派的諸般不同觀察點。我知道我是不能避免參加關於改革方案的討論。我是擔任編造本雅誤會事件報告書一部份的責任，我發覺凡是有利於這個問題的事情是應該加以注意的，因此不免要有和政府發生交涉的必要。同時更有卡里法問題也需要解決。此外，我信任蒙筮古君不會出賣也不容許他人出賣印度的利益。安里兄弟及其他囚徒的得以被釋放在我認爲一種好的預兆。在這種情勢之下，我以爲對於改革方案不宜予以拒絕而不妨予以接受。

在「國人之友」希筮能仁達的一方面，他對於那個改革方案，認爲全部不能滿足，所以堅決主張予以拒絕。已故的丁拉多少是守着中立的態度，但是也曾決定立在譚朋度同樣的立場而予以支持他的決議。我想到我要和這幾位富有經驗老成熟練受一般人尊敬的首領提出反對的異議是一件極難過的事情。但是一方面，我又很清楚地聽到良心的呼聲。我打算躲避這個公會議，我便告訴潘第馬拉維雅氏與莫蒂拉氏，我若使在剩餘的大會期中缺席於大家都可以有利益，因爲我可以避免向那幾位受人敬重的首領們提出我的異議。

但是這個建議使兩位前輩聽了老不高興。有人把這個消息去報告了拉拉哈基香拉，他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爲一定要拂逆本雅人的感情。」我和丁拉，哈基香拉及譚朋度等互相討論這個問題，但是我們無法解

決。最後我把我的困難情形告訴馬拉維雅氏道：「我已沒有妥洽的希望了，若使我提出了我的異議，一定要使大會發生分裂的現像而非舉行投票解決不可了。」

他堅勸我道：「你不能在大會中缺席。」

我屈服了，我起草我的宣言，我在準備提議的是心驚肉跳的狀態中。潘第馬拉維雅氏與耆那君會支持我的提案的。我知道我們的見解雖不相同但不致於有絲毫惡感的痕跡，雖則我們的演說都是很溫和而是作理論的探討，人們是不能忍受極細微的分裂現像。因為那是他們所引為最難堪的事；他們所要求的是一致的團結。

第二十三章 紡織土布運動

紡織土布

正當演說進行的時候，在講壇上大家都在打算把這個分裂的破綻彌補起來，幾個首領們便用字條自由交換意見企圖解決這個問題，馬拉維雅基已經弄到束手無策的地步。這時謝雅蘭達遞給我看他所擬成的一張修正案，他的態度非常溫和，要求我挽救會場中分裂的情形。他的修正案頗能使我愜意。馬拉維雅基在每一秒之中正在期待可以獲得一線希望的光明。我便告訴他說謝雅蘭達的修正案是有為雙方接受的可能性。丁拉說：「若使希管能仁達能够贊成，我沒有反對的意見。」譚朋度最後也軟化了下來。馬拉維雅基充滿了希望。他在譚朋度還沒有開口說出一個「好」字以前，急忙扯下了那一張寫着修正案的紙條而即向衆報告道：「諸位代表仁兄們，有一件喜訊報告你們，已經決定了妥協的辦法了。」那時的情況是難於筆述的。會場羣衆對發言人以鼓掌，在每一個代表暗淡的臉上都顯露出快樂的光彩了。

「伽地」（在家紡織土布）運動在最初開展的時候漸漸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記得在一九〇八年以前還沒有看見過一種手工藝或一架紡車如我在「印度自治」一書中所稱爲可以療治印度貧困的一種靈藥。我在那一本書中曾經說過，凡是一切能使印度成爲貧困原因的都可以運用自治的法則。直到一九一五年我重返印度以後，也還沒有實際看到過一架紡車。等到真理學院創立在沙巴瑪蒂以後，我們置備了幾架手織機，可是我們正待利用時却又遭遇着另一種新的困難問題。我們都是自由職業者，或從事經商，沒有一個人是做手藝的。我們在沒

有運用紡織機以前先須要請一個紡織專家來教我們紡織法。最後我們物色到一個巴蘭浦的紡織技師，但是他不肯把全部的技術都傳授我們。可是馬江拉甘地，不是一個容易頓挫的人。他具有機械學的天稟才能，他不久即具備紡織的技術，漸漸地在真理學院中栽培出了幾個新的紡織人手。

我們的目標是要做到我們服從完全由我們自己織造的衣料。我們放棄不用那些由印度織造廠的機製布疋。這個決定使我們得益不淺。因為我們可以直接知道紡織者的生活狀態，明白他們生產的範圍，獲得棉紗的方法，以及他們遭遇欺詐榨取及負債日重的種種困苦實情。

實行手工紡織

我們還不能立刻織造供應我們需要的布疋。時日很快地逝去而我的焦急也與日增加。我每逢有來賓訪問時，終必向他們指點關於手工紡織的知識。尤其是對於婦女們特別注意。因為若使窮鄉僻壤還有一個女子手工活着的話，只有女性們可以發見她的。

在一九一七年我承古雅刺蒂的朋友們邀請當教育大會的主席。我就在那裏發見了有名的婦人剛家佩。她是一個寡婦，但是她的事業精神是不可限量的。她沒有受過普通一般人所稱的教育。但是她的勇敢和常識，實在超出乎我們受過教育的婦女水準線以上。她早已打破了「不可接觸者」的階級觀念，她毫無懼畏地在被壓迫的賤民中間竭誠服務。她有私人的金錢收入，而個人的生活需要是很簡單的。她生有一副鍛鍊的體格，奔走各處不需要有護送的人，她並擅長騎術。我在戈特刺的大公中對她有了親切的認識。我向她訴說關於紡車的苦悶。她答應為我努力去搜訪紡織機以減輕我的重負。

在古雅刺作了徒勞的搜訪後，剛家佩終於在巴魯達邦的維雅浦找到了一架紡車。在當地有不少的居民都置備有紡車，不過已經多年放在無用的器物堆裏了。這些居民告訴剛家佩說，若使有人能够按期供給他們以棉紗而購買他們所織製的布料，他們答應從事織造。剛家佩把這一件好新聞報告了我知道。我覺得供給棉紗倒是一件困難的問題。當我把此事講給烏瑪沙巴尼聽時，他立即替我解決了這個困難，他答應立刻便從他的廠裏供給我以大量够用的棉紗。我把烏瑪沙巴尼所供給的棉紗寄給了剛家佩，紡織的工作便開始了，其產額的廣大幾使我們難於應付。

我對於老是接收到那大批的棉紗不免感到有些疲倦。我覺得採用機器製的棉紗而不安起來。我向剛家佩提意見，希望她能設法物色幾個刷棉匠。她在暗地裏去進行，終於找到了一個刷棉匠。這個人要求每月三十五個魯比的工資。我覺得並不太貴。剛家佩還訓練了幾個青年學習用刷好的棉花製成棉紗。她還在維雅浦發現了幾個織布工人，剛家佩的事業發展得出乎我們期望以上。不久，維雅浦織造的土布便享得了盛名。

正當這件事件在維雅浦順利進行時，真理學院中的紡車也獲得了迅速進步。馬江拉甘地，施展他的卓越的機械才能，把紡車加以改良。真理學院已經能够自行製造紡車及附件了。

織布廠主一席談

真理學院織造成的第一疋土布定價每公尺十七個魯比。我毫不猶豫地把這種粗陋的布叫我的朋友們付這樣的定價，他們很慷慨地照值購買。

我在孟買時忽然患病，但是我仍舊有精力料理紡車的問題。我終於遇見兩個紡工把他們引進到我的寓所。

紡車便開始在我的房間裏發出軋軋快樂的聲調。我毫無誇張地敢說這個軋軋的車聲對於我竟發生恢復健康的效果，我得認識這些心理上的效果有時竟超出在生理效果以上。但是，這僅可以證明精神對於人類性格的影響可以比物質更來得堅強有力。我自己也曾親自紡織，可是那個時期我不能作長時期的工作。

在紡織土布才開始時即遭受到織布廠界許多的批評。烏瑪沙巴尼，是一個很幹練的織布廠主，他不但把他的經驗和知識都傳授給我，而且還把其他織布廠主所有的意見也都告訴了我。其中有一個廠主所發表的意見頗使他得到深刻的印象。他要求我去和那一個廠主作一次會見，他特地給我們約定了相見的場所。那個廠主發言道：

「你可知在這裏從前也會發生過關於提倡國產布品的騷擾事件嗎？」

我答道：「我知道的。」

「你也不會不知道在紡織界各自分道揚鑣的時期，他們充分地利用提倡國貨運動。在他全盛的時期，我們提高了布疋的價值同時還甚至於做出更惡劣的勾當。」

「是的，我聽見過人家說起這件事情，我會覺得異常的難過。」

「我能了解你的悲痛，但是我看不見任何挽救的方法。我們並不是行慈善事業的人。我們工作無非是爲了要獲利賺錢，我們應該使股東們感到滿足。一件貨品的定價是根據着供給及需要的定律而轉移的。誰能推翻生產及發賣的定律嗎？孟加拉的人應該想到他們鼓起這次運動勢必增加需求而會把國產土布的價格提高起來。」

我打斷他的話頭道：「孟加拉人和我一樣，都是有純真的性格。他們從心坎底裏信任紡織界的人士決不都是自私自利之徒，也不是沒有愛國觀念者流，在這個危急的時機終不會出賣祖國，或甚至於把外國的布疋假冒

爲國貨土布的吧。」

「我知道你有信人不疑的天性。所以我請你來看我，我要阻止你不要像那些單純的孟加拉人同樣地陷入同樣錯誤的覆轍。」

那一個廠主說到這裏便叫身旁的一個職員，把他廠裏織造的樣品給我看。他指點着說：「請看這種材料是我們廠裏最新的貨樣。我們已接到了無數的定貨了。我們是利用廢布織造的，定價自然是極低廉的。我們把他一直運載到喜馬拉雅山北部的地區。我們在各地聘請有代理人，甚至於推銷至你的部下及你的聲音所不能到達的地方。你可以知道我們不需要新的代理人了。此外，你也應該知道印度織物的生產不足以供應印度人民的需求。提倡土布運動不免要和生產問題混淆爲一了。只要等到我們能够增加相當的生產數量而對於品質作必要的改良，外國織物的輸入自然會停止的。所以我奉勸你不必再繼續從事新的興奮的運動，你只消注意到建造新的織布工廠好了。我們不需要宣傳吸收新的定貨客戶，而只是需要大量增加生產。」

給婦女們找到工作

我對廠主道：「那末你對於我的話一定會表示欣慰的，因爲我早已那樣地做了。」

他似乎稍有不安寧的神情，說道：「這是什麼意思？或許你已有過設立新的組織廠的計劃，若使果真如此，自然值得向你道賀的。」

我向他解說道：「那倒並不是完全如你所希望的那樣辦法。但是我已宣稱過要把紡車的工藝恢復起來。」他愈弄愈有些莫明其妙起來了。他問：「你的說話究竟是什麼意思？」

我便把我搜訪紡紗車的歷程告訴了他，並且說道：「我是全部贊成你的意見，我是無須去當紡織廠主們的代理人，那不單沒有利益而且對於祖國是有害處的。我們的紡織廠不必再憂慮沒有主顧。我的責任應該是，而且已經實現了，從事組織用手工藝來生產布疋，並去找尋推銷這種土布的方法。我應當集中我的全部精神從事土布生產事業。我會證明這是一種絕好的提倡國貨，他可以使那些怎能餓半飽而沒有事可做的婦女們得到一些工作。我的主張是要叫那些婦女們紡紗，而叫印度的人民都穿用這種紡紗織成的土布。我還沒有知道這種運動將發展到怎樣成功的終點。因為現在尚在發軔的時期。但是我對於他已有十分的信念了。總之無論如何是有害無害的。相反，即使他在國貨的生產方面只能增加一小部份的數量，至少也得具有一些確實的利益。你現在可以明白我的運動是不會發生像你想像中那樣的壞處。」

那一個廠主答道：「若使你所組織的運動是爲了要增加生產，我決不表示反對。但是在這個機械動力的時代，手紡車是否也能和機械並駕齊驅，那是另外的問題！可是我願望你的運動能够獲得成功的運氣。」

現在讓我們來敘述一下不合作運動簡單的歷史吧：當安里兄弟發動那個重要性的回教教主卡里法問題正在急進的時候，我和已故的穆拉那阿杜巴里及其他的人物，熱烈地彼此辯論，尤其要知道一個回教徒能够遵守非武力的規條到怎樣的程度。到了最後得到了各方面的諒解，大家宣稱回教徒並不反對政策上的非武力主義；他們而且答應他們認爲在宣誓以後一定竭誠擁護這一種政策。於是不合作的議案終於在卡里法的公會議中提出經過了長時間的討論以後被議決通過了。

我記得很清楚，有一次阿拉哈巴舉行一次委員會時曾通宵達旦討論這個問題。已故的哈經阿瑪汗最初懷疑實行非武力及不合作方法的可能性。但是等到他消除了懷疑以後，他全心全力委身盡瘁這個運動，他建樹了莫

大的貢獻。

全印度國民議會

全印度國民議會決定在一九二〇年九月間在加爾各答召開國民議會的特別會欲討論已爲回教徒們所接受的不合作運動問題，經過了大規模的籌備，拉拉拉巴賴被選爲議長，從孟買到加爾各答間開闢有特別臨時專車，運載參加大會的代表，在加爾各答會集了廣衆的代議員及遊歷者，我被推爲大會中不合作宣言的起草人。在我的宣言中，我認爲不合作的目的不是別的事而是對於本雅及卡里法兩件錯誤事情的一種賠償。可是這一點却爲費夏雅羅伽華却里所反對。他說：「若使我們宣布不合作，爲什麼我們一定要提到特殊的錯誤事件呢？我們缺少「自治」精神那可以算是一件最大的錯誤。不合作的對象是應該以此爲目標。」我立刻接受了他的建議，我便在宣言中加進了對於要求「自治」的提案，這提案經過精密及熱烈的討論以後便得通過了。

穆蒂拉氏第一個參加這一種運動。我還能回憶到和他很愉快地討論關於宣言的問題。他提供訂正若干字句的意見；我依照他的話而採用了。他並答應拉攏譚朋度參加這個運動。他有傾向這運動的心思，但是他想到人民是否有實行的資格而表示懷疑。一直等到在那波舉行大會的時候，他和拉拉兩人才全心接受了他。

在舉行特別會議時我痛感到丁拉的逝世是一種很大的損失。我確信若使他還在人間和我們一起的話他一定會給我以莫大的鼓勵。即使他是反對這個運動，我也要接受他的反對的意見當作一種特殊的訓益。我們雖則有不同的見解可是從來不會發生決裂的地步。他使我信任我們兩人間的關係愈形親密。當我執筆寫這幾行字句時，他的去世時的情景還活生生地在我眼前。那是將近半夜時辰雅華卡打電話來報告了拉的噩耗。那時我正被

我的同伴們圍繞着。我不禁從嘴唇邊溜出一個叫喊道：「我的最堅固的堡壘坍塌了！」不合作運動已到達了緊張的時期，我正期待着丁拉給我以激勵及靈感。

在加爾各答特別會議中所採用的關於不合作的議決案都須在那波的常年例會中予以確定。在這個集會中也有許多的代議員及旁聽者參加。那時國民議會的代議員人數還沒有限制。在這次常會中出席的人數大約有一萬四千名。拉拉巴賴對於同盟排斥各學校的提案字句要求略加修正，我接受了他的要求。譚朋度也提出了幾點其他的修正案，最後由大會一致議決通過了。

國民議會的目的問題引起了最熱烈的辯論，在我起草的憲章裏說明國民會議的目的，如果可能的話，是要在不列顛帝國裏面獲得自治，若使必要的話可以脫離英帝國而獨立，有一部份的議員，願意把自治的目的只限定在英帝國以內，這一個觀察是由潘第馬拉維雅氏及耆那君提出來的，但是他們不能獲得多數的投票，在草案中又規定應該採用「和平的與合法的」手段，這個條件又受到反對，有人表示對於施行的手段不要加以限制。但是大會經過明朗及練達的討論以後決定仍舊採用原文。

在這次國民議會中還決定印度教徒與回教徒的統一聯合問題，廢除不可接觸的賤民制度，及服用手織土布運動。從此以後，印度教的議員負起廢除不可接觸賤民觀念的責任。爲了提倡土布運動，大會和骨瘦如柴的印度窮人樹立密切的關係。大會中並實現了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統一的企圖，那就是回教徒爲了卡里法的利益而接受了不合作主義。

向讀者告別

結束這幾章文字的時間到了。我的生活直到現在爲止都是絕對公開的，只有極少的瑣屑事情爲人家所不知道的，而且自從一九二一年開始，我與國民議會的首領們共同密切地工作，我極難在敘述我的內心生活的歷程時不提到與他們發生的種種關係。雖則羅卡孟雅，希刺達能氏，譚朋度，哈經沙希及拉拉氏等今日都已不再跟我們在一起了，我們覺得很榮幸地還能和國民議會中其他老練的首領們共同工作。國民議會的歷史已經講過了。而我在最近七年來對於真理的主要體驗都是完全靠着國民議會的支持。若使我要敘述我今後的經歷我不得不要牽引到我和諸位首領們的關係。現在覺得最適當的辦法還是以不提爲妙。而且我現在所有的經驗尙未能下決定的結論。我以爲我的簡單的責任就是在這裏結束了我的敘述。實在說來，我的筆桿也本能不讓我再寫下去了。

我和讀者們告別並不是不覺得難過的。我很尊重我的體驗的價值。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夠表現出他的自身價值。我所可以說明的便是我已盡我所能很忠實地敘述一切。我憑我所知道的去描寫真理，而且把我努力接近真理的眞確情形敘述了出來。這一種練習使我在內心上得到一種不能形容的平安，因爲我的最眞摯的希望就是向懷疑及信念薄弱的人們給予以對於「真理」及「不殺生」（亞喜姆沙）的信心。

我所獲得唯一的經驗除了「真理」以外沒有其他的神，在前面幾章文字中所敘述的都是不外乎說明實現「真理」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殺生」。若使我不能充分說明出來，我化在這一本書方面的工夫都是徒勞無效果的。若使我在這方面的努力得不到結果，只能歸咎於工具而並不是原則上的錯誤，雖則我是異常誠實地致力於不殺生，還不能到達純全及完備的境界。根據我從「真理」方面所能瞥見的若干瞬時的微光很難充分地發揚出他的不可形容的光輝，他要比我們日常肉眼所能看見的太陽光還要強烈過幾萬倍。實際上，我所能見到的只是

他的強大的光線中最淡弱的一部份微光而已。我根據我的體驗結果可以確實向諸位證實，欲窺見「真理」的完全的面目只有除非實行完全的「不殺生」（亞喜姆沙。）

欲正視着宇宙及「真理精神」的面目，正應該愛那最卑劣的受造生物如愛自己一般。一個人如欲達到這種境界便不能脫離生活上最狹小的土地，這就是我對於真理的熱心追求而牽涉到政治方面的原因；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而且充滿恭謹的心情說，凡是有人堅持着宗教對於政治不發生任何關係者是沒有認識宗教的意義。

若欲與有生之物共同化爲一體除非自己淨化是不可能的，若使缺少這步工夫，對於不殺生法則的遵守只是一場空夢而已。凡是心地不純潔的人是無法我得神的。自己淨化就是具有淨化生平一切舉動的意義。這一種道德是富於傳染性的，一個人如能自己實行淨化必定會使周圍的一切也自然淨化起來。

但是自己淨化的道路是崎嶇難行的。爲了要達到完全淨化的境界，人應該上升到愛與憎的逆流以上，從愛情與憎惡中解脫出來，在思想，言語及行爲方面成爲一個絕對沒有熱情的人。我雖則常努力不懈進取但是在自己還沒有獲得這三者的純潔。所以世俗的榮耀不能使我感動；實際上他時常反使我感到煩惱。我以爲要征服微妙的情慾比用武器去征服物質的世界更來得困難。自從我回到了印度以後，我發見在我自身潛伏着蟄眠着種種情慾。這種自覺使我感到羞慚，但是並不以此而自餒。我得到經驗和努力的支持而汲取得莫大的喜悅。但是我知道在我的面前橫陳有一條崎嶇的路必須穿過。我應該把我自己化成爲零。凡是一個人不能自動把自己列在同类中最後的位置終無法解脫，因爲不殺生是謙卑中最遠的界限。

向諸位讀者道別時我要求諸君同我一起祈禱「真理之神」賞賜我在思想言語及行爲方面實現「亞喜姆沙」

（不殺生）的恩寵。

（全書完）

譯者跋

距今七年以前，我突遭災厄，被禁錮在上海歹土一角的魔窟裏，備受虐待，前後住過四個牢獄，飽嘗了四個多月的鐵窗風味。直到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二日釋放出獄，那時整個的上海已經淪陷在日軍鐵蹄下了，當初我有意將我被捕的經過和我的獄中生活紀錄下來，寫成一本回憶錄，不過因為鑒於那個時期環境的險惡，我的身體行動，仍在奸細們密切監視之下，並沒有絕對的自由可言，所以雖則一度蓄念打算寫一本獄中記，而終於沒有執筆的機會。後來，偶然在上海法文協會的圖書館中，得見喬治德卡米爾女士用法文譯的一部「甘地自敘傳」，我讀了深受感動，覺得若把我那次在牢獄中所經歷的種種和甘地的囹圄生活互相比較起來，其相差不可道里計；我便打消我的原來計劃，而決心把這一位亞洲偉人的獄中自述譯成爲中文，使我國的知識份子更能進一步認識這一位印度獨立運動領袖的生活思想和他的懷抱，這是我從事編譯「甘地自敘傳」的唯一動機。

這一部「甘地自敘傳」的原稿，大半都是根據甘地翁自己的口述，是當他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被禁在監獄中，窮三年多悠長的歲月，他用印度語言敘述而由他的獄中同志筆錄下來的。這些文字後來經人譯成爲英文，並由甘地翁親自校閱過，先在報紙上連續刊載，發表了全文以後，即彙印成單行本，題名爲「我對於真理的經歷」。原書在印度出版，共二大厚冊，這是「甘地自敘傳」第一部的文獻資料。

印度著名詩人太戈爾有一個英國朋友叫安德魯，是太戈爾在加爾各答所創立的聖蒂尼格丹學院中的一位教授，他參考甘地自敘的「我對於真理的經歷」和另一部甘地的著作：「精神之力」；（原書名「沙蒂雅格刺

哈」)，是甘地翁自述他在南非洲所遭逢的一切經歷。安德魯教授根據了那兩部著作編纂而成爲這一部的「甘地自敘傳」。這一部傳紀的內容，共有二十三章，除了英國版本以外，還有美國的版本。法國喬治德卡米爾女士根據了安普魯教授的英文譯本，全部翻譯爲法文，在法文譯本「甘地自敘傳」的卷首，刊有法國文豪羅曼羅蘭寫的一篇序文。我將英文本譯者安德魯教授和羅曼羅蘭氏所撰寫的兩篇序文，都譯載在本書的正文前，提供讀書諸君作爲參考。

我編譯這一部「甘地自敘傳」，除了根據喬治德卡米爾女士的法文重譯本以外，還參考高田雄種氏的日文譯本「真理探究者之手記」，可惜我對於日文是門外漢，不過我採用不少日文譯本中的漢文名辭。據一個朋友告訴我，好多年以前，在上海一家基督教的書局中，曾經出版過一本中文的「甘地自傳」，可惜那一本書絕版已久，據說那是根據英文版本而譯出來的，我在開始譯這本書時無法讀見該書，等到譯到第十六章時，才看到青年協會書局出版吳耀宗先生譯的「甘地自傳」，因此，最後的幾章，我便參考吳先生的譯本，和法文譯本互相對照，獲得不少的益處。在吳譯本中刊有第二十四章是英譯本安德魯撰述的「編餘」，在法文譯本中缺少這一章，我也省略去了。至於每章中的細節標題，爲原著所無，是由我擬加上去的。

我譯這一部傳記時，甘地翁還健存在世，誰料得到當本書正在排印中會突然傳出他老人家死在暴徒之手的噩耗呢？這一位被印度全國三萬萬餘人民尊敬爲「聖雄」的救世者，雖已爲國殉身，但是他竟能及身目睹印度獨立大業的成功，也足以自慰的吧？

英國詩人米爾頓說過：「一本好書是一個偉大靈魂保藏好的寶貴心血，他的目的是要留給來世的。」甘地的自敘傳，正是符合「失樂園」作者所說的一本好書。

最後，謹向爲本書作序的牛若望副主教，楊家駱先生，阿特里雅教授，掬示謝悃。我妻費志仁女士，在
困阨中鼓勵我完成這一部書的翻譯工作，也應該表示裏內的感謝。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九日甘地百日死忌，張天松識於上海。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0934B

翻 不 所 版
印 准 有 權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出版

甘地自敘傳

定價國幣六元五角

外加運費匯費

譯者 張 天 松

發行人 張 靜 江

出版者 世 界 書 局

發行所 世 界 書 局



9282